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二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六九六

晁公遫 一七

與李仁甫結交書 ····· 一

上周通判書 ····· 三

答陳震秀才論易書 ····· 四

答趙文學論春秋書 ····· 五

答楊監稅書 ····· 六

答劉煜秀才書 ····· 七

答家仲安書 ····· 七

答程奎文秀才書 ····· 八

答郭興秀才書 ····· 九

答關知縣書 ····· 一〇

答李垕秀才書 ····· 一一

答趙縣尉書 ····· 一二

答曹監稅書	一二
答楊教授書	一三
答郭教授書	一四
答何炫秀才書	一四
答李司理書	一五
答劉秀才書	一六
答樂文學書	一七
答樊縣尉書	一八

全宋文卷四六九七

晁公遡 一八

上夔路王提刑書	一九
上總領趙少卿書	二〇
答王子儀書	二一
答孫叔豹書	二二
答景雲書	二四
送師淮父序	二四

送冉元老序	二六
送王子載序	二七
送子嘉兄赴達州司戶序	二八
薛經仲詩集序	二九
楊景溫字序	三〇
呂商隱字序	三一
試恭南進士策問一首	三二
策問一首	三三
贈墨手道人說	三四
汲黯似伯夷	三四

全宋文卷四六九八

晁公遡 一九

盡心堂記	三六
何公祠堂記	三七
墊江縣主簿公廨記	三八
靜邊堂記	三九

潛心堂記 四〇

梁山縣令題名記 四一

重修城隍廟記 四二

雲安縣尉廨蘭菊軒記 四三

淮南轉運司思政堂記 四五

程氏經史閣記 四六

優然堂記 四七

保安鎮夫子殿記 四八

全宋文卷四六九九

晁公遡 二〇

定慧院記 五〇

嘉州清溪觀道藏記 五一

眉州州學藏書記 五二

眉州起文堂記 五三

省齋記 五四

梁山縣尉廳題名記 五五

捨田記	五六
武寧縣學記	五七
少陵東屯祠堂記	五八
涪州伊川先生祠堂記	五九
涪州石魚題記	六〇
元汝功硯銘	六一
師公傳	六一
劉汲傳	六三

全宋文卷四七〇〇

晁公邁	二一
程邛州墓誌銘	六六
宇文蜀州墓誌銘	六九
王脩職墓誌銘	七一
王少卿墓誌銘	七四
江原張君墓誌銘	七六
晁公邁墓誌	七八

眉州先賢圖像碑陰 七八

祭楊參政文 八〇

祭吳宣撫文 八〇

祭程邛州文 八一

祭宋提刑文 八一

祭安制幹文 八二

全宋文卷四七〇一

晁公遡 二二

管領楊參政樂語 八三

管領虞參政樂語 八四

管領范運使樂語 八五

管領程安撫樂語 八五

管領郭提刑樂語 八六

管領程達州樂語 八七

管領程邛州樂語 八八

管領交代范知郡樂語 八八

管領通判樂語		八九
鹿鳴宴樂語		九〇
代人作管領鮮于都運樂語		九〇
謁先聖文		九一
謁諸廟文		九二
祭竈文		九二
祭雨師文		九二
祭雷師文		九三
祭社稷文		九三
祈晴文		九三
謝晴文		九四
祈雨文		九四
天慶觀謝雨文		九五
天慶觀謝雨文		九五
天慶觀謝雨文		九五
大悲閣謝雨文		九六

大悲閣謝雨文	二	九六
大悲閣謝雨文	三	九六
諸廟謝雨文	一	九七
諸廟謝雨文	二	九七
諸廟謝雨文	三	九七
第五尊者祈雨文	一	九八
第五尊者謝雨文	二	九八
慈濟廟請湫水文		九九
慈濟廟送水文		九九
慈姥巖請湫水文		九九
梓州洞門五百大阿羅漢靈異之迹甚多因來敬禮而說偈言		一〇〇
請象耳山長老疏語		一〇〇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一	一〇一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一〇一
提刑司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一〇二
常平司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一〇二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一		一〇二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一〇三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三		一〇三
提刑司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一〇四
常平司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一〇四
中巖祈雨道場功德疏右語			一〇四
園通道場功德疏右語	一		一〇五
園通道場功德疏右語	二		一〇五
祈雨設醮青詞	一		一〇六
祈雨設醮青詞	二		一〇六

全宋文卷四七〇二

田 經

乞邕州溪洞知寨須正任差注奏		一〇七

呂游問

乞毀均州魚枋奏		一〇八
本州三瑞合宣付史館奏		一〇九

乞召百姓承佃營田屯田奏	一〇九
鄂州都統司差撥官兵收捕盜賊事奏	一一〇
諸屯人馬抽回教閱事奏	一一〇
請添置撥發船運官一員奏	一一一
畢 豫	
宋故朝請大夫通州太守董公墓誌	一一二
吳祇若	
跋包孝肅奏議	一一三
李 縉	
婺源義役記	一一四
朱永裔	
涪州石魚題記	一一六
石才孺	
幼幼新書後序	一二七
郢州土風考古記	一二八

王 逵

請罷諸州鹽倉奏		一二一
賀鄧提刑啓		一二二
謝太守薦舉啓		一二三
謝試中館職啓		一二四
赴任上通判啓		一二五
赴任上寄樞密啓		一二六
赴任上提幹啓		一二七
赴任上教授啓		一二八
軍器監題名記		一二八

全宋文卷四七〇三

趙 逵 一

擬趙汾降官制詞		一二〇
擬王琦進直秘閣制詞		一二一
擬丁禩朱珪轉官制詞		一二一
謝狀元及第表		一二二

御試策一道	一三二
請將諸處祥瑞圖狀於鹵簿行旗狀	一三八
除放四川科斂條目事奏	一三八
上宰相書	一三九
代上太師書	一四一
上孫太冲書	一四二
代上劉使者書	一四四

全宋文卷四七〇四

趙 遼 二

代上韓都大書	一四六
代上茶使書	一四七
上馬運使書	一四九
上資守趙子然書	一五一
賀丞相生日小簡	一五三
送范漕赴湖北序	一五五
一經軒記	一五六

潼川司理廳書齋記		一五七
州知監樂堂記		一五八
攻玉銘碑		一五九
生日祈禳設醮道場青詞		一六〇
修大聖寺鐘樓疏		一六〇
造佛菩薩像疏		一六一
繪三清御容疏		一六二
化度牒疏		一六三
禳水疏		一六四

全宋文卷四七〇五

蕭 燧

周必大兼侍講制		一六五
郊祀樂工用三十六人奏		一六六
乞臣僚進對所得聖語盡行錄報奏		一六六
乞捕盜官改官取特旨奏		一六七
土著士人方許應鄉舉奏		一六七

二廣呈試定差事奏	一六八
乞革廣西丁錢弊奏	一六八
乞併置兩廣鹽事司并添準備差遣一員奏	一六九
乞宣付孝宗皇帝聖諭入史館奏	一七〇
引見金國人使事奏	一七一
請上大行太上皇帝廟號高宗議	一七二
懿節皇后改謚憲節議	一七四
謝轉官表	一七四
祭呂祖謙文	一七五
范 同	
請禁火葬之習奏	一七六
董時敏	
乞悉行改正重疊科敷狀	一七七
杜子善	
乞恩例狀	一七八

詹亢宗

均減嚴州丁稅記 ····· 一七九

鮑 𩇛

靈惠廟記 ····· 一八〇

全宋文卷四七〇六

洪 适 一

銀條魚賦 ····· 一八三

惡蠅賦 ····· 一八三

緣邊殘破州軍德音 ····· 一八五

郊祀大禮御札 ····· 一八八

郊祀大禮赦文 ····· 一八八

郊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冊文 ····· 一九三

郊祀前一日朝饗太廟帝后冊文 ····· 一九四

別廟冊文 ····· 一九四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 一九四

皇地祇冊文 ····· 一九五

太祖皇帝冊文……………一九五

太宗皇帝冊文……………一九五

立皇太子冊文……………一九六

除張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加食邑實封制……………一九六

除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府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岐國公加食邑實封制……………一九七

除楊存中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依前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和義郡

王加食邑實封制……………一九八

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依

前特進岐國公制……………一九九

除陳康伯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少保進封魯國公加食邑實封制……………二〇〇

大同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蒲察久安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制……………二〇一

除吳璘太傅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進封

新安郡王加食邑實封制……………二〇一

保平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彥加食邑實封制……………二〇二

推誠順化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遠承和秉禮歸仁協恭勵節繼美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特進檢校太師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天祚加食邑實封加遵度功臣制……………二〇三

全宋文卷四七〇七

洪适二

撫諭四川軍民詔……………二〇四

戒戢賊吏詔……………二〇五

激諭將士詔……………二〇五

撫諭歸正將士人民詔……………二〇六

親征詔……………二〇七

視師詔……………二〇八

又視師詔……………二〇九

改郊祀詔……………二〇九

改上辛郊祀詔……………二一〇

皇帝答皇后詔……………二一〇

賜王彥獎諭詔……………二一一

賜劉寶獎諭詔……………二一一

賜王彥戚方時俊皇甫偁獎諭詔……………二一二

賜潘清卿等乞以秦國大長公主所留金銀助視師犒勞之費不受獎諭詔……………二二二

賜吳璘爲發遣吳拱於祁山堡等處掩殺番賊大獲勝捷獎諭詔……………二二三

賜吳拱於祁山堡等處大獲捷獎諭詔……………二二三

賜王彥時俊戚方獎諭詔……………二二四

賜姚憲乞以糴到米一萬石助平江府常州闕乏獎諭詔……………二二四

賜金安節辭免吏部尚書兼侍讀不允詔……………二二五

賜徐林辭免給事中不允詔……………二二五

賜張浚再辭免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二二六

賜張浚第三辭免恩命乞致仕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二二六

賜兵部尚書湖北京西路制置使虞允文乞宮觀不允詔……………二二六

賜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黃祖舜乞宮觀不允詔……………二二七

賜汪應辰辭免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不允詔……………二二七

賜宰執湯思退等乞全免南郊支賜不允詔……………二二八

賜龍圖閣直學士趙子瀟辭免知福州不允詔……………二二八

賜戶部侍郎淮東宣諭使錢端禮乞宮觀不允詔……………二二八

賜錢端禮辭免吏部侍郎不允詔……………二二九

賜戶部尚書韓仲通辭免荆襄制置使不允詔	一二九
賜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生日詔	一二〇
賜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居廣生日詔	一二〇

全宋文卷四七〇八

洪适 三

賜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密乞致仕不允詔	一二一
賜吏部尚書金安節乞致仕不允詔	一二一
賜賀允中赴闕詔	一二二
賜湯思退等爲水潦害稼待罪不允詔	一二二
賜湯思退等爲水潦再上表待罪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一二三
賜趙密辭免少保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一二三
賜金安節辭免敷文閣學士不允詔	一二三
賜虞允文辭免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不允詔	一二四
賜賀允中辭免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允詔	一二四
賜皇子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恭王生日詔	一二五
賜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允中辭免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一二五

賜淮東宣諭使錢端禮乞罷遣不允詔	一二二六
賜起復檢校少保威塞軍節度使充河北路招撫使建康府駐劄御前忠毅軍都統制蕭琦乞宮觀不允詔	一二二六
賜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生日生餼詔	一二二七
賜張浚辭免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恩命不允詔	一二二七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福國公陳康伯辭免判紹興府不允詔	一二二八
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賀允中乞依舊致仕及還納前後錫賜恩數不允詔	一二二八
賜左僕射湯思退辭免都督江淮軍馬不允詔	一二二九
賜少保崇信軍節度使趙密辭免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不允詔	一二二九
賜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辭免同都督江淮軍馬不允詔	一二三〇
賜左諫議大夫淮西宣諭使王之望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一二三〇
賜吏部侍郎淮東宣諭使錢端禮辭免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不允詔	一二三一
賜左僕射湯思退乞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一二三一
賜左諫議大夫充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再辭免參知政事乞宮觀不允詔	一二三二
賜給事中吳芾辭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一二三二
賜參知政事王之望辭免督視江淮軍馬乞致仕不允詔	一二三三

賜左僕射湯思退乞罷機政不允詔	一二三三
賜湯思退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一二三四
賜楊存中辭免都督不允詔	一二三四
賜陳康伯辭免召赴陪祠不允詔	一二三五
賜兵部尚書錢端禮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一二三五
賜顯謨閣學士虞允文辭免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一二三五
賜陳康伯辭免尚書左僕射不允詔	一二三六
賜參知政事周葵生日詔	一二三六
賜吏部侍郎吳芾辭免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不允詔	一二三六
賜草土沈介辭免特起復元官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州漢陽軍沿江制置使不允詔	一二三七
賜陳康伯再辭免尚書左僕射詔	一二三七

全宋文卷四七〇九

洪适 四

賜參知政事周葵乞賜黜責不允詔	一二三九
賜敷文閣直學士王剛中辭免翰林學士兼給事中不允仍特免迴避祖諱詔	一二三九
賜王剛中辭免改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一二四〇

賜周葵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詔	二四〇
賜陳康伯辭免兼提舉玉牒所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不允詔	二四一
賜郭振辭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不允詔	二四一
賜陳康伯辭免長男偉節除直秘閣次男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不允詔	二四一
賜沈介辭免權兵部尚書不允詔	二四二
賜王之望辭免端明殿學士不允詔	二四二
賜步軍司後軍統制崔臯辭免鄂州觀察使不允詔	二四三
賜錢端禮辭免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二四三
賜虞允文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允詔	二四三
賜王剛中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二四四
賜戚方辭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不允詔	二四四
賜皇子少保鄧王愔生日詔	二四五
賜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曹勛生日詔	二四五
賜簽書樞密院事王剛中生日詔	二四五
賜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龍大淵辭免落階官不允詔	二四六
賜陳康伯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二四六

賜參知政事虞允文乞宮觀不允詔	二四七
賜虞允文乞宮觀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二四七
賜知福州趙子瀟乞致仕不允詔	二四七
賜凌景夏辭免復徽猷閣直學士不允詔	二四八
賜王大寶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二四八
賜趙密再上表辭免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二四八
賜賀允中再辭免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恩命仍斷來章批答	二四九
賜文武百寮湯思退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二四九
賜湯思退等再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二五〇
賜湯思退等三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	二五〇
賜楊存中上表再辭免同都督江淮軍馬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二五一
賜王之望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斷來章批答	二五一
賜錢端禮再辭免簽書樞密院兼提舉德壽宮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二五二
賜虞允文再辭免同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二五二
賜陳康伯再辭免尚書左僕射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二五三
賜錢端禮再辭免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二五三

賜虞允文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二五三
賜王剛中再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二五四
賜文武百寮宰臣陳康伯等上表奏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第一批答	二五四
賜文武百寮等再上表奏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第二批答	二五四
賜文武百寮奏請御正殿復常膳宜允批答	二五五
賜吳璘辭免太傅新安郡王不允斷來章批答	二五五

全宋文卷四七一〇

洪 适 五

撫問犒設荆襄將士口宣	二五六
賜三省官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二五六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二五七
賜殿前司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二五七
賜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二五七
撫問賀允中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二五八
賜趙密辭免少保不允批答口宣	二五八
賜少保致仕趙密告口宣	二五八

賜賀允中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五九
賜湯思退口宣	二五九
賜楊存中辭免同都督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五九
賜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〇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〇
賜三衙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〇
賜樞密院官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一
撫問王之望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二六一
賜趙密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告口宣	二六一
賜王之望辭免參知政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二
郊祀畢宣勞將士口宣	二六二
撫問少保恩平郡王璩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二六二
傳宣撫問宣押陳康伯赴行在口宣	二六三
賜湯思退提舉太平興國宮告口宣	二六三
賜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告口宣	二六三
撫問張綱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二六四

撫問陳康伯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二六四
賜錢端禮辭免簽書樞密院兼提舉德壽宮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四
賜虞允文辭免同簽書樞密院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五
賜陳康伯告口宣	二六五
宣押陳康伯赴都堂治事口宣	二六五
賜陳康伯批答口宣	二六六
撫問楊存中賜金合藥口宣	二六六
撫問諸大帥并賜鞍馬口宣	二六六
賜錢端禮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七
賜虞允文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七
賜王剛中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七
賜蒲察久安告口宣	二六八
賜吳璘告口宣	二六八
賜吳璘辭免太傅新安郡王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六八
賜王彥加恩告口宣	二六八
賜三省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九

賜三衙滿散天申聖節道場香口宣	二六九
郊祀畢端誠殿受賀樞密宣答宰臣詞	二六九
端誠殿宣答樞密詞	二七〇
端誠殿宣答筦軍詞	二七〇
麗正門肆赦宣答宰臣詞	二七〇
賜四川宣撫使吳璘夏藥勅書	二七一
賜保信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二七一
賜南平王李天祚曆日勅書	二七二
回賜南平王李天祚勅書	二七二
賜階文龍州經略使吳拱等夏藥勅書	二七二
賜湖北京西路制置使虞允文淮東西路宣諭使錢端禮王之望夏藥勅書	二七三
賜福建路安撫使張浚夏藥勅書	二七三
賜荆湖南路安撫使黃祖舜夏藥勅書	二七三
賜江東安撫使汪澈銀合臘藥勅書	二七四
賜江東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勅書	二七四
賜御前都統制郭振等銀合夏藥勅書	二七四

賜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銀合夏藥勅書……………二七五

賜吳璘夏藥勅書……………二七五

全宋文卷四七一

洪 适 六

錢端禮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制……………二七六

張宗元司農少卿制……………二七七

韓彥古將作監丞制……………二七七

向洵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制……………二七七

知盱眙軍郭淑直秘閣制……………二七八

權劍門縣杜兼循資制……………二七八

趙密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制……………二七八

龔茂良太常少卿制……………二七九

給事中吳芾轉左朝議大夫制……………二七九

忠訓郎戴青降一官制……………二八〇

魏勝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楚州陳敏轉成州防禦使知高郵軍制……………二八〇

鎮江府後軍統制胡明轉武經大夫制……………二八〇

知漣水軍夏俊轉武節郎制	二八一
單時秘書丞王東里著作佐郎戴達先莫冲校書郎制	二八一
吳飛英太學博士制	二八一
蘇峴太常寺主簿制	二八二
揭陽縣令余致和廣德縣令趙善禮循資制	二八二
唐閱都官員外郎制	二八二
知樞密院賀允中贈三代制	二八三
賀允中曾祖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少保應機贈太子太保制	二八三
賀允中曾祖母和義郡夫人楊氏贈同安郡夫人平樂郡夫人侯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二八三
賀允中祖朝議大夫贈少保撫辰贈太保制	二八三
賀允中祖母嘉國夫人王氏贈蔡國夫人制	二八四
賀允中父承議郎贈太子太傅坦贈少傅制	二八四
賀允中母太原郡夫人王氏贈賀國夫人制	二八四
賀允中妻永嘉郡夫人鄧氏贈和政郡夫人制	二八五
范榮忠州防禦使制	二八五
王選高州刺史制	二八六

郭剛達州刺史制	二八六
徽猷閣待制周執羔封贈制	二八六
周執羔父朝奉大夫致仕庭俟贈右朝請大夫制	二八六
周執羔母宜人吳氏贈令人制	二八七
周執羔繼母宜人劉氏贈令人制	二八七
劉大辯太府寺主簿制	二八七
度支員外郎吳巘陞郎中制	二八八
商江等贈官制	二八八
賀允中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制	二八八
李進右武大夫制	二八九
吳芾吏部侍郎制	二八九
陳俊卿知泉州制	二九〇
王槐孫趙壬楊友循資制	二九〇
呂擢直徽猷閣知建康府制	二九一
保義郎閻揆降一官制	二九一
敷文閣直學士王大寶轉一官致仕制	二九二

李益謙戶部員外郎制 二九二

全宋文卷四七一二

洪适 七

徐嘉知紹興府制 二九三

尹穡右諫議大夫制 二九三

晁公武侍御史制 二九四

參知政事王之望贈三代制 二九四

王之望曾祖遷太子少保制 二九四

王之望曾祖母向氏始興郡夫人彤氏永嘉郡夫人制 二九五

王之望祖右朝奉郎文太子少傅制 二九五

王之望祖母安人黃氏昌元郡夫人制 二九五

王之望父左朝散郎綱太子少師制 二九六

王之望母碩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制 二九六

王之望妻令人張氏咸安郡夫人制 二九七

考功郎中沈度直秘閣知平江府制 二九七

何熙志御史臺檢法官制 二九八

沈清臣太學錄制	二九八
起居舍人季南壽直秘閣宮觀制	二九八
陳大年循文林郎制	二九九
李喆贈奉議郎制	二九九
錢宗俊承信郎制	三〇〇
歸正官張彥循儒林郎制	三〇〇
虞允文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制	三〇〇
錢端禮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提舉德壽宮制	三〇一
魏勝贈節度使制	三〇二
張全贈拱衛大夫防禦使杜斌贈拱衛大夫團練使李庠贈左武大夫團練使制	三〇三
知漳州王晞亮秘閣修撰致仕制	三〇三
王逯右正言制	三〇四
程叔達監察御史制	三〇四
曾逮浙西提點刑獄制	三〇五
王彥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三〇五
劉寶落節度使制	三〇六

惠迪國子博士制	三〇六
吳芾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制	三〇七
薛良朋直顯謨閣浙西轉運副使制	三〇七
朱夏卿權戶部侍郎制	三〇八
王稽中考功員外郎制	三〇八
趙禹閣門祇候制	三〇九

全宋文卷四七—三

洪 适 八

魏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制	三一〇
唐堯封殿中侍御史制	三一〇
晁公武權戶部侍郎制	三一—
王剛中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制	三一—
周葵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三一二
鄧王夫人錢氏廣國夫人制	三一二
慶王夫人韋氏華國夫人制	三一二
恭王夫人李氏定國夫人制	三一四

張宋卿秘書郎鄭升之正字制	三二四
閻安中國子司業制	三一五
王佐直寶文閣知宣州制	三一五
葉顥母封贈制	三一六
葉顥故妻陳氏令人制	三一六
陳巖肖禮部員外郎制	三一七
程宏遠太常博士制	三一七
王剛中轉朝散大夫制	三一七
郭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制	三一八
崔臯正任觀察使制	三一八
唐閱司封員外郎制	三一九
知天台縣王琰轉官再任制	三一九
蔣芾起居郎制	三一九
張進董江遙郡刺史制	三二〇
沈介起復權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制	三二〇
呂廣問敷文閣待制在京宮觀兼侍講制	三二一

莫延蓁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

事武騎尉制……………三二一

何備權工部侍郎制……………三二二

王稽中起居舍人制……………三二二

楊似循從事郎制……………三二三

王宣防禦使制……………三二三

任天錫左武大夫遙郡防禦使制……………三二四

陳偉節直秘閣制……………三二四

全宋文卷四七一四

洪适九

皇后封贈三代制……………三二五

皇后曾祖吉水簿夏令吉太保制……………三二五

皇后曾祖母張氏衛國夫人制……………三二五

皇后祖穀太傅制……………三二六

皇后祖母孫氏蔡國夫人制……………三二六

皇后父協太師制……………三二七

皇后母趙氏福國夫人制	三二七
張綬潘景珪賈選大理評事制	三二七
唐仲友秘書省正字制	三二八
王時升權兵部侍郎制	三二八
翟貴妃封贈三代制	三二九
翟貴妃曾祖世俊太子少保制	三二九
翟貴妃曾祖母孫氏齊安郡夫人制	三二九
翟貴妃祖思成太子少傅制	三三〇
翟貴妃祖母張氏和義郡夫人制	三三〇
翟貴妃父益太子少師制	三三〇
翟貴妃母劉氏咸寧郡夫人制	三三一
吳蓋妻趙氏越國夫人制	三三一
王逯直秘閣宮觀制	三三一
李若川權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制	三三一
張運知廣州制	三三三
陳正同贈四官制	三三三

潘景直秘閣致仕制	·····	三三四
李瑋常仲循資制	·····	三三四
僉書樞密院錢端禮封贈三代制	·····	三三四
錢端禮曾祖暄秦國公制	·····	三三四
錢端禮祖駙馬都尉景臻大寧郡王制	·····	三三五
錢端禮父忱慶國公制	·····	三三五
錢端禮妻高氏和政郡夫人制	·····	三三六
左僕射陳康伯祖居仁越國公制	·····	三三六
范成大秘書省正字制	·····	三三七
吳總右朝奉大夫制	·····	三三七
邵及之福建運判制	·····	三三七
鞏衍大理正制	·····	三三八
戶部侍郎朱夏卿父勝非魯國公制	·····	三三八
兵部尚書沈介故母莫氏贈碩人制	·····	三三八
又所生母阮氏贈碩人制	·····	三三九

全宋文卷四七一五

洪 适 一〇

王之望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三四〇
敷文閣待制朱翌左朝議大夫制	三四一
韓彥古太府寺丞制	三四一
江淮都督楊存中父震秦國公制	三四二
王天覺循資制	三四二
王師心知湖州制	三四二
虞允文父祺太子太師制	三四三
周時夔路運判制	三四三
張宗益起復武翼郎充殿前司將官制	三四四
張子蓋妻封國夫人制	三四四
薛良朋知臨安府制	三四五
趙渙江東運副制	三四五
吳芾吏部侍郎制	三四六
黃鈞國子正關耆孫國子錄制	三四六

周用之循資制	三四七
鍾世明復直徽猷閣知廬州制	三四七
汪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制	三四七
姜誦兩浙運判制	三四八
倪偁太常寺主簿制	三四八
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制	三四九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三四九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制	三五〇
魏昂魏昌承信郎制	三五〇
胡昉直秘閣知盱眙軍制	三五一
魯訔太常丞周舜元太府丞魯可封將作丞制	三五一
唐輅大理司直制	三五一
龔滂國子正制	三五二
祝閔利路運判徐人傑江西提舉常平制	三五二
陳輝知廣州制	三五二
竹友直循資制	三五三

韓慤胄循資制	三五三
左迪功郎龔總父紱封右承事郎制	三五三
馬希言太府寺主簿制	三五四
胡堅常直秘閣知盱眙軍制	三五四
洪葢大理司直制	三五四
袁震循資制	三五五
李暉降官制	三五五
朱華孫降官制	三五五
知贛州趙公稱復直秘閣制	三五六

全宋文卷四七一六

洪 适 一一

張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	三五七
李珂改官制	三五八
劉芮湖北提點刑獄鄭丙湖南提舉常平制	三五八
張訓通復官制	三五八
魏彥轉官制	三五九

劉淑贈官制	三五九
孫諒轉遙郡刺史制	三六〇
吳掞轉五官太府寺丞制	三六〇
吳柄轉五官直秘閣賜紫章服制	三六〇
周夢若母許氏封孺人制	三六一
莫延廕承信郎制	三六一
彭昇貴州刺史制	三六一
王瀾浙西提點刑獄竇敷潼川運副制	三六二
薛鳳國子正季翔太學錄制	三六二
魏吉甫大理評事制	三六三
凌景夏復敷文閣直學士制	三六三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黃祖舜轉一官致仕制	三六三
李如岡磨勘制	三六四
梁俊彥轉遙郡刺史制	三六四
周葵封宜興縣子制	三六五
王之望封襄陽縣子制	三六五

黃祖舜贈五官制	三六六
劉立等轉官制	三六六
高郵軍立功人轉官制	三六七
權洮州趙令結妻包氏封令人制	三六七
楊貴等轉官制	三六七
吳益轉右朝奉郎制	三六八
薛良朋進職制	三六八
姜詵進職制	三六九
韓彥古轉官制	三六九
吳掞駕部郎官制	三七〇
閻安中中書舍人制	三七〇
趙伯強承信郎制	三七一
葉顥磨勘制	三七一
劉儀鳳磨勘制	三七一
吳璘判興元府制	三七二
王大寶禮部尚書制	三七三

方滋權刑部侍郎制	三七三
王承祖等轉官制	三七四
唐闕國子司業制	三七四
王弗權戶部侍郎制	三七五
鄭立改官臨安府知縣差遣制	三七五
韓彥古直徽猷閣知嚴州制	三七六

全宋文卷四七一七

洪 适 一二

戒諭諸將撫循士卒詔	三七七
令監司舉廉吏詔	三七八
令宗司舉賢宗子詔	三七八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誥	三七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保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制	三八〇
雄武軍節度使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除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三八一
御史中丞除禮部尚書誥	三八一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誥	三八二
戒守令勸農詔	三八三
仲夏賜諸路恤刑詔	三八三
乾道二年殿試策題	三八四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實錄賜宴表	三八五
代宰臣賀收復河南州縣表	三八五
代宰臣賀正旦雪表	三八六
代皇子謝明堂加恩表	三八七
代普安郡王謝賜第表	三八八
代邊將謝賜春衣表	三八八
代狀元以下謝賜中庸篇表	三八九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皇帝實錄賜獎諭詔表	三九〇
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	三九一

全宋文卷四七一八

洪 适 一三

謝賜先臣謚忠宣表	三九二

代程樞賀南郊禮成表		三九三
代程樞密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三九四
代人起居太母回鑾表		三九四
代宰臣進六曹寺監庫務通用法表		三九五
代張建康謝賜御製孔子七十二賢像贊表		三九六
代賀冬至表	一	三九六
代賀冬至表	二	三九七
代賀冬至表	三	三九七
代賀冬至表	四	三九八
代賀冬至表	五	三九八
代賀冬至表	六	三九九
代賀正旦表	一	三九九
代賀正旦表	二	四〇〇
代賀正旦表	三	四〇〇
代賀正旦表	四	四〇一
代賀元會表		四〇一

代天申節賀表 一 四〇二

代天申節賀表 二 四〇二

代天申節貢銀狀 四〇三

代謝賜曆日表 一 四〇三

代謝賜曆日表 二 四〇四

代張提舉謝立祖廟表 四〇四

代陳饒州謝到任表 四〇五

代魏吉州謝上表 四〇六

代辰州守謝到任表 四〇七

全宋文卷四七一九

洪 适 一四

代福州守謝到任表 四〇八

代雷州守謝到任表 四〇九

代謝赦表 四一〇

荆門謝到任表 四一〇

賀郊祀表 四一一

謝赦表	·····	四一二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	四一二
賀皇太后慶八十牋	·····	四一三
代賀皇帝表	·····	四一三
賀天申節表	·····	四一四
天申貢銀狀	·····	四一四
謝賜紹興二十九年曆日表	·····	四一五
謝賜御製損齋記表	·····	四一五
知徽州謝到任表	·····	四一六
謝赦表	·····	四一七
大行皇太后上仙慰表	·····	四一七
顯仁皇太后祔廟慰表	·····	四一八
謝賜紹興三十年曆日表	·····	四一八
賀立皇子建王表	·····	四一九
謝賜御書手詔表	·····	四一九
謝賜紹興三十一年曆日表	·····	四二〇

提舉浙西常平謝到任表	四二〇
代朱丞相第三辭免表	四二一
江東常平謝到任表	四二一
欽宗皇帝升遐慰表	四二二
賀明堂禮成表	四二三
明堂貢銀狀	四二三
謝赦表	四二三

全宋文卷四七二〇

洪 适 一五

賀誅完顏亮表	四二五
車駕視師起居表	四二六
謝賜紹興三十二年曆日表	四二六
提刑司謝賜曆日表	四二七
車駕回臨安起居表	四二七
欽宗皇帝祔廟慰表	四二八
欽宗皇帝小祥慰表	四二八

顯仁皇后大祥慰表	·····	四二九
戶部員外郎淮東總領供職謝表	·····	四二九
太上皇帝內禪賀表	·····	四三〇
皇帝登寶位賀表	·····	四三〇
登寶位貢銀狀	·····	四三一
謝登極赦書表	·····	四三一
太上皇帝上尊號賀表	·····	四三一
賀皇帝上太上尊號表	·····	四三二
賀會慶節表	·····	四三二
謝賜隆興元年曆日表	·····	四三三
賀天申節表	·····	四三三
欽宗大祥慰太上表	·····	四三四
又慰皇帝表	·····	四三四
賀會慶節表	·····	四三五
賀立皇后表	·····	四三五
賀皇后牋	·····	四三六

賀太上皇帝表	四三六
賀壽聖皇后牋	四三六
謝除司農少卿表	四三七
謝賜隆興二年曆日表	四三八
謝中書舍人表	四三八
謝宣召入學士院表	四三九
謝賜衣帶鞍馬表	四四〇

全宋文卷四六九六

晁公遡 一七

與李仁甫結交書

某再拜仁甫同年足下：人未有無所好者，然必有得於其中而後好焉。人之所常好者不論也，即其異者觀焉。或嗜芟、羊棗、昌歎，聚鵠而冠，意錢格、五戲者誠異，然亦必有得於其中爾。某平生亦所好異，而與此不類。方其趨所好，自亦不知其所得云何也。長來無父師，性放焉不能自制，且復疏懶，日日增甚。見有異書，心欲得之，而不喜劇讀。間取觀焉，數卷以後，則欠伸思寐。及聞有學強而記博者，則亟欲交之。所居無其人，則杜吾門靡所接。其所好如是，顧於書豈有所得者哉？與某熟悉者，經怪此意，雖某亦不自解也。然所遇無厭吾意者。來梁山，與其令雒陽王子載游，論近世人物，某因言兵不釋翳於今十五年，中原遺英落南而不克歸者亦零落殆盡，幸而全者惟吳蜀爾。天子在吳，吳人固多顯，蜀何爲不若也？子載因道往年試諸生於丹稜，而得足下，尚能記憶其文，稱之纚纚

不去口。曰：「蜀何爲不若歟？」某時固喜，願交之，而尚疑其言之夸，未決也。日者至瀘上，始得足下所著《通論》五十篇，讀之，其言闊大而不肆，深切而不迫，多言繁稱而有統要。於是既不復疑，且恨子載知之有所未盡焉。是時足下如少城，雖不克見，而自謂吾已得其心，猶見也，非若今之世必振衣持謁至廬下，得闕聽其聲光，然後曰友。彼所謂友者，豈皆得其心哉？足下以爲誠然，非耶？無謂某何從便得之也。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云者，固其實也，非君子不能。而後世多以名應書，雖小人而挾才者亦容焉。蓋其取之者必其多聞也，故其學始之以六經、諸子之書，而其博也至於陰陽、地理、星辰、方藥、稗官之說，譎諛多所通，然後可以充乎其選。雖曰君子，未必皆有是才也。故古之賢良方正云者，以其能直言極諫之謂也。今之賢良方正云者，必其多聞者也。卜式烹宏羊、汲黯排刑名、朱雲折殿檻，非賢良方正者耶？漢世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伯始果能直言極諫乎？甚矣，世之善應書者，探微揣端則似智，逆許其所不爲而陰中其所欲則似直，此其凡也。方其坐殿廡下，挾翰墨，觀主之所向而謀一言之合，訕在後不暇恤。有能顯斥天下利害，奮不顧忌者，徒欲出常士之表，以獵名位而已。既得之，亦容容自守，不復如對策時。嗟夫，所謂賢良方正者，止進取一途耳。足下曰：「天子之詔三下，而四海九州之衆大，無特起者一二焉。」足下亦知其故耶？世非無能直言極諫者，顧所少者多聞耳。君子而多聞固善，不然，小人而能之，亦將求之歟？故當先君子而後多聞，若唯多聞者之求，吾懼小人之售也。足下既以博習修潔多聞之才，將爲諸儒倡，非主於利祿而然。雖當世莫我知者，數往即焉，唯求道之行，毋怠而止勉之。異日得發其所存，大潤澤於天

下，某亦與施焉。且亡實趣名之敝，庶乎自足下而改。然懼不達所以願友之之意，而私怪其遽，故以曉足下，并陳固陋。不宣。《嵩山集》卷四五。

上周通判書

正月日，門生、左迪功郎、梁山軍梁山縣尉晁某，謹齋沐裁書，獻於某官。某家，故儒也，以是傳其世，今五矣。至某德弗能肖似其先人，其業寢衰焉，尚何敢曰家故儒？然亂來既孤且寡，甚皇皇焉，衣食之是謀，而資身之策素不學也。念欲吏於郡邑，庶有祿焉以生。而仕以他岐進，於義乎不可。故不自量其無所能，而復從事於文。非敢求繼其先也，覬萬有一得，推擇爲吏足矣。往年天子下明詔，廣延四方之士，而某適爲郡國推上，蓋有幸焉，其誰曰宜於是？擔簦躡屨，不遠千里至蜀都，與諸儒角其能。某度弗支也，留則慚其交游，將舍而歸，則既爲之，不忍棄之，姑進其厭飫之言以嘗焉。不意執事遽之，俾與在得中。某自維幼已不喜書，先君強焉使學，而非其性所堪。及先君捐代，因棄去，不復竟，故業不專，而學不加進。中間從事於文，非敢必其售。及在得中，至今思之，未嘗不發媿，然獨德執事之深也。蓋自壯橫歷天下且半，望達官之居高門，而垂箔周衛，謹不可入，故必介左右之容而後通。既入見堂上，抵之以言，不拂焉者鮮。故雖夜光明月以暗投人於路，且按劍。若某於執事也，未嘗拜下風而望精光，一旦不階介紹，自夷於儔人之域，遽抵以言，而其言亦庸庸耳，

其辱按劍焉固當。而執事獨不然，某平生未嘗得茲於人，而顧德執事爲如何也！常欲寓西南之郵，布一書以謝，而莫知其名居，故久未克，爲甚恨。今茲渡瀘，首得見執事，中心始有遂焉，則又甚喜。雖然，執事行古人之道於今之世，彼謝恩私室，固不取。然曲逆侯不忘魏無知，良史以爲不背本，則執事於某不當拒也。傳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執事既已聽之矣，則某願因事之間，執經座下，承顏接辭而受教焉，庶幾遂聞長者之餘風，他日有以自立，不止區區一得而已。惟執事終始之，幸甚。《嵩山集》卷四五。

答陳震秀才論易書

某頓首陳君足下：聖人所以由之之謂道，所以傳之之謂言。後之學者曰：「聖人，吾師也。」顧不即其道而即其言，言誠近矣，於道何有焉？蓋孟子而上無書，非無書也，非孟子自著也，其徒公孫丑、萬章聞其言筆之而成書，趙岐者始即其書觀之，則曰：「孟子於詩書，其長也。」嗚呼，岐果知道乎哉？即其言者之弊也。夫即其言不即其道，其弊殆有至於此。天下之功不在士而烏在焉？是果何歟？言者華也，務華而不趨於實，則銜其華以欺世而盜名，如之何非少也歟？今之士，僕察其亦少知悔矣。雖曰吾不爲文之華，而惟經是學，庶乎其爲實，而不知斯亦聖人之幸也。故其論或有高於先儒而稱於一世，考其行事則不及焉，何哉？蔽於其言也。《易》之理最深，足下識其所以深也耶？深者

非象也，非數也，其惟進退存亡乎！明於象數而不達於進退存亡者，京房是也。房乎可不謂深於《易》，惜非善用《易》者也。足下有考於《易》，其亦思所以用之。湯、武、高宗、箕子，非獨得其一，而文王得其九，聖人姑所以明《易》之用云爾。《蒙》之利利刑人，刑以發其蒙，非謂刑餘之人也。刑餘之人，何時而可用乎？弧矢威天下則不言射，射則不言弧矢可矣。「履霜堅冰，陰始凝」云者，堅冰蓋爲羨文，足下不此之疑，而疑高墉之射，何者？足下學《易》之餘，又及於《書》，堯舜所由之道，魯之伯禽、秦之穆公，其言有幾於道，孔子則亦錄之。或謂孔子知秦可以代周，故序於《書》，無乃流於讖緯之說耶？足下其尚有感，幸見告，更爲商略。《嵩山集》卷四五。

答趙文學論春秋書

某啓：聖人之道行則無經，經之衰也則有《春秋》。《春秋》者，救經之衰者也。足下自謂學《春秋》者，豈亦有憫於今之世歟？所云魯必請於周而作頌，以爲權出於一，不知夫頌蓋僭矣。召陵之盟與會戎於潛，夫會於潛，以誌戎始入中國，召陵之盟以誌伐而不遂，楚始大也。齊歸汶陽，譏諸侯之專也。使孔子而爲，必如文王。吾見揚子雲論，淺矣。隱公之後諸侯強，文宣之後大夫強，昭定之後陪臣畔，蓋上怠也。爲上者固不可以怠。《書》稱堯舜曰「無怠無荒」，皋陶稱禹曰：「克勤」，周公稱商周之賢君曰「無逸」。蓋勤則天下治亂可得而知，民之疾苦可得而聞，臣之邪正可得而察，孰敢

有竊其柄哉？惟其不勤，則上失其柄，下斯竊之矣。足下論樂書卻錡，真可謂砭世之膏肓。傳曰：「昔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足下勉於其學，盍使吾有觀焉？《嵩山集》卷四五。

答楊監稅書

某再拜楊君足下：某頃在硤內，去蜀遠，故不甚與蜀士接。及來此邦，則於蜀爲西部士之秀者爲多焉，然各從事於一官，係於其州，顧無因至此邦，則其不與蜀士接，猶如初也。歲四月，吾諸生當賓興於其鄉，乃有自旁郡來考其道藝者六人。使之考夫道藝，則皆選於其部，必所謂其士之秀者也。此邦不與他等，有司於其選又加詳焉。其來者必又士之秀而尤者也，既已考吾諸生道藝，則皆升吾堂而求謁焉。乃一日盡見蜀士之秀而尤者，固甚喜。第念朝而見，未夕而去，卒卒不獲叩其涯以涉其瀾，探其源以觀其所委。今足下不遠數百里一辱教之以書，及讀其辭，則視向之不獲叩而涉之，探而觀之者，皆在是矣。信乎，士之秀者，宜莫蜀若也。足下慨然歎息，今之俗如病，尫氣削而神不張，蓋由士大夫敗其氣，欲人之我思而不欲人之我怨，欲君子譽之而無惡於小人。某懷此久矣，嘗謂士誠與吾同者多，則其氣之敗者尚可起焉。至此邦曾未久而已，得足下與吾同，則凡蜀之士固亦與吾同者有矣。儻欸焉而位於其上，其志勿懈，有以倡於其黨，則是氣也其復矣乎！惟足下見有與之同者，幸

告之，庶乎他日有歛焉而位於上者，則今之嗟嘆，將變而爲詠歌，斯亦幸哉！詩則溢於美，若猶狃於今之俗然，何也？《嵩山集》卷四五。

答劉煜秀才書

某再拜劉君足下：僕未至足下所居之鄉，已知其鄉有蘇氏，以文章聞天下。合辭稱之曰：某人足下其謂斯人也，其爲擅場者歟，其於道也真爲近歟！周公而前，夫豈無君子哉？世未有以文章稱之者，何耶？君子而稱文章，君子之不幸也。文章於道或遠焉，則又道之不幸也。足下所謂蘇子瞻成於歐陽永叔者，豈謂道而言乎？子瞻之近於道，孰知自陳扶風耶？今之俗亦美矣，所恨知道者鮮也。誠能知道，則於《封禪書》、《出師表》、《離騷》之辭，《子虛》、《大人》之賦，猶辨白黑矣。足下其試思之，敢以是爲報。《嵩山集》卷四五。

答家仲安書 伋

某頓首仲安足下：某始被命而來長茲土，因過富順，見吾弟子愈而後西。子愈相語，通義固多士，嘗獨高仲安之賢。因問仲安之賢何如，子愈曰：「仲安少而學，學成而試於有司。屢絀，則盡棄

其少所學爲進士者，以謂吾何進士爲哉！其惟古人之爲學。居於城之東偏，坐一室，其書環之，見古今事，是非成敗，有所感輒引筆著紙上，翩翩不能休。其爲說皆剴切有義理。終日未出，而況至刺史令之庭。以爲吾不求有司，尚何刺史令之求哉？」某大驚歎，不謂斯世而有斯人也。古之諸侯枉千乘於陋巷，郡守迎以爲師者，其在斯人歟！某始至，不勝於簿書，既未果見廬下，又不敢以興致之也。今事若少閒矣，方朝夕是謀。乃先辱書，告以「古之君子好賢樂善，非有所求，至唐之世則出於勢焉而已耳。夫上焉如古者，噫其遼闊不可復見；下焉如唐者，布衣之士與王公大人各因其求以成其功名，則世猶有賴也。今則吾悲焉，上下之相求，非勢則利。」某不肖，不敢望古之人，其亦不忍爲今之人所爲，故欣聞仲安之風而將謁焉。仲安乃不以古之諸侯郡守相望，則欲爲客於我。此某所願也，自茲敬爲席以俟。所示《中論》，真前所云剴切有義理之文也。然謂漢之風俗，不正其源於貫高、酈其，末流及於杜欽、谷永。竊嘗論漢之興，以蕭相國而亡之者，張廷尉也。須仲安來，更爲商榷。書詞宜即答，屬連日夜親戚朋友還至，故後。併亮之，不宣。《嵩山集》卷四五。

答程奎文秀才書

某啓：頃者在足下枌榆之社，而爲之長，於時所謂士者無不見之，而足下獨若深藏而不市。僕今來此，去夫枌榆之社百五十里而遠，乃忽自其社不憚其勞而跋山浮江以來，則若古之人負笈而求之

者。僕既恨始不能訪諸其徒而致之，復愧於斯，無以當足下來之之意也。足下慨然論仁之方，而怪世之人或以軟弱不勝任者名其仁。世之人其何怪焉，生見孔子者，猶難乎其言也。仁者其爲性歟？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謂「堯舜，性之」，其道則孝弟也。苟學者而得其性，則其所爲各適其宜，無往而不爲仁。世之人徇其情而從其所遷，則其性亡矣，尚惡識所云仁哉？足下其勿怪焉，惟於其性謹操之，無失之，僕亦不敢忘。不宣。《嵩山集》卷四五。

答郭興秀才書

某啓：僕出而仕，常憂不任其職。今乃當一道，斯民其有壹鬱而無誰與語者，日至於庭。僕尚恨無以滿其來之之望，而況欲從之以求先聖賢之道乎？生去其鄉，抱負其學而來，僕亦豈敢不盡其所聞以告諸？今生自謂頃嘗取一書而讀之，兀然恍然已，乃豁然且昭然矣。不知書何用使人兀然恍然也歟？夫所謂文之至於精微宏深者，非謂其精微必若離婁而後見之也，非謂其宏深必若大撓而後知之也。蓋如古先聖賢之言，則爲精微、爲宏深焉爾。生云心之量與天地同，學之深與江海同，無乃有敝於精微宏深而求之過也？先聖賢之言，孔安國固云坦然明白，生不之思焉，苟不自修性始，則誠讀其言亦將兀然恍然矣。生歸而務修其性，則視向所謂豁然昭然，則又當有加焉。《嵩山集》卷四五。

答關知縣書

某再拜青神大夫關君足下：今之世知道者誰歟？知而能行者又誰歟？藉不能行而能言之者又誰歟？嗟乎，僕久未之見也。足下過僕而語乃及焉，始則駭怛，繼之以喜，蓋平生所願聞，而今則有獲焉。雖然，足下果嘗究道之歸乎？夫道也者，孰爲權於天而有以與人？孰爲權於聖賢而後能傳於人？天命之謂性，禹與塗之人其生皆命於天者也，天烏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天且不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則人又烏能有所傳、有所不傳？惟人於其道也，畫而習以遠其性，則不與道會矣，初非天不與之，聖賢不以傳之也。如曰天不得秘以畀之聖賢，聖賢必其復如我者而授之，無乃以其難於所與而尤於天，難於其傳以望於聖賢？殆未考孟子之於道非由外爍，欲其自得之，蓋有不在天與人也。足下獨慨然志於道，則其性於道已爲近焉，尚何僕之求？其性於道不近焉，僕又何庸益哉？足下誠知仲尼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其本於一，則於道固已有得矣，第未知其於文爲豐乎，於道爲豐乎？行矣，措之一邑，予將觀焉。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李屋秀才書

某頓首仲信茂才年家：某與尊太君游久矣，每聞教其子曰有程，堂上視膳猶執其業在旁，有問則對，須徹膳已乃退，則又挾其書冊過庭下，且讀且問。學士大夫皆嘖嘖稱其善教子。某見尊太君，常與執書冊過庭下時相後先，不及見其儀冠，然亦何待識其儀冠？夫生於鄧林者，必皆良材也。顧獨怪其累累試於主司，率不得上第，烏有教之如此其至，業之如此其勤，而不能中主司之權量者耶？今日忽辱示所論著，亦自歎率三歲甲乙聯登於進士第者，猶夫人也。徐察其文，則亦已無甚愧者焉。某因取所示論著讀之，則不惟視夫人者無甚愧，復有加焉，然後知其不售於主司者，其咎在乎文之過乎工也。夫夏商周之鼎彝，其刻文皆篆籀奇古，而使寓於今之人之目，殆不能字，則孰知其爲噩噩爾，灝灝爾，要必得如孔子者乃能討論，以爲合於經，宜吾子之不售也。今吾子爲之不悔，蓋有志於古之學。古之學蓋期於彊立不返，謂之大成。吾子於此果大成歟？噫，亦足矣，又何汲汲乎慕今之公卿大夫論薦，以求利祿也哉？姑待有孔子之徒出，則於吾子亦必有取焉。不然，以吾子之名徹於上，上將加考詳焉，其亦猶前日之主司，又何往乎？吾子其思之。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趙縣尉書

某頓首：凡郡所以置官屬者，夫豈徒哉？亦使有以輔之，猶梓人之於室廬，必資群工而後能有所成。顧今之官屬乃不然，趨而進，趨而退，語之則唯，問之亦唯，又何賴於官屬也？方念吾一州四邑，峨冠而仕者固衆矣，豈都無一諤諤者歟？朝夕疑且駭，是真無其人耶？抑太守不足告耶？今忽得足下諄諄而語之，三人行必有師，十室必有忠信者，不誣也，是皆某所願聞。聞斯行之，聞而未能行，子路之所懼也。揚子曰：「行之上也，教人次也。」蓋未有不能行而能教人者焉。足下其亦於斯邑，使官事無留，賦輸惟時，則某亦何事於汲汲而不知止哉？繼今有可告者，尚無靳。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曹監稅書

執中

某頓首：前此聲猷未相聞，今辱手誨，欣承邇來領關市之征，尊候勝常。左右所云「大道以公，小智以私，則成巧詐姦黠之俗，雖行三代鄉選、諸侯貢士，適足爲姦人之資，而薦舉者又以公道爲私權，益以要市於士，或相貿易，或因包苴，或出於子弟」，此誠是也。某見士之居約時皆能言之，一

朝得爵位率忘焉。姑以今之諸生觀之，其爲主司所絀，則相聚諍語罵主司，聞者不以爲過。其後上第，爲主司，則亦然矣。左右抱負《春秋》之學，能言之，必能充之。他日爵位可躡而升也，幸無忘焉。其如三科論士，重厚者取之，華而不實勿取也。便於民而忠於國者取之，便於文而不顧其民勿取也。其辭有益於治體者取之，不近於理以害風教勿取也。士之有求於某者多矣，未有能如左右告以此者焉，敢不敬戢良規！左右其亦篤於其行而勉於其政，使某有聞，繼當論奏諸朝。人將曰左右有以得之，非如左右所云丙有所託於丁，丁不得不與也，則甚善。相望未有見日，千萬厚自持，務趨遠大。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楊教授書

某再拜承父教授議郎：日者得墨啓，其亦世俗之以爲禮者也，施諸世俗人可也。承父平日自謂剛者，而亦知某厭茲世，而欲超然出其外，不應止以世俗之爲禮者見待也，方日日以爲念。豈承父自謂剛者，見世俗之不好，而或少貶歟？又日日以爲疑。居今之時而爲剛者之爲難也，今貺之長書，而告以「士有欲爲於世，而民未服，先振撼其中，以爲立威之地，有以服之。然用而不已則褻，其當欽而時出之」。承父誠知天下之敝，而憂爲剛者之難也。雖然，承父其謂民之未服，先爲立威之地以振撼之者，是蓋觀趙廣漢之所爲，不若尹翁歸也，烏識臯陶九德之大哉？夫剛而至於塞，強而至於毅，皆

當祇敬敷施，日宣而不可廢，是君子之常德也，焉有用之不已而至於褻者乎？吾見世之人始而嚴，中而弛，終而慢，其下褻者有矣。剛而不至於塞，強而不至於毅，則將拂然於其下，又豈但褻也？承父愛我者，當日用之不可已已，則人褻如是。承父爲誠知剛者已，不宜憂某之用不已而有所窮也。馬德駿詩止於如是而已乎？某始至，裁剴尚未閒。自力作報，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郭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議郎：某與足下未之識，而至此亦屬爾，初未知足下爲如何也。乃遠以書自通，并其所論著而明以告曰：「願備論薦。」今之世有求於是者，不介紹於通官要人，則以賄。足下乃能獨陳其所學，足下其有以異於今之人，蓋久未見也。某實歎息，其敢不論薦？然某見此部仕者，其薄於才而懦於力，則委靡頽墮；苟少有才與力，則暴厲不循法令。某方欲振起之，以變其習，要自治民者始。足下盍亦倡導於其朋以助我，或有改焉，某論薦不敢以後。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何炫秀才書

某啓何君足下：某受命至此部，已三告朔。自惟所以塞其職者，要無汙吏以害吾治，使民安焉，

其庶幾乎。顧深居而簡出，罕與人接，何由知夫孰爲汙吏，而民果以安否？每旦而坐堂上，民有赴訴於前者，不敢如異時下約束，必其字不得過如干，事不得過如干乃受。以爲凡如此者，非欲聞其疾苦耶？民亦欲知之，故日至於庭，十百爲群，或挾敗紙直書姓名，或不書。某皆一一錄其言，且讀且問之，冀因是而知汚吏與民不安狀。然愚民昧大體，類撫細故；惟大夫耆老，其論議有根據，而又狃於流俗，所言率欺。然某與足下未嘗面，而忽數百里外，遣家僮函紙數十番所以告某者，皆所欲聞而未獲者，即當因足下之言考核焉。其若明詔所除巴蜀虛名之征，則固嘗論之矣。自今有可告語，繼此勿靳，幸甚。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李司理書

某頓首。某老矣，凡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言，接於其前者爲多，而知其敝在於文之勝也。故郡縣之吏工於簿書，披籍而考之，誠皆若精明無欺焉。大夫士之於言，虛己而聽之，亦皆賢者也。至於事行則顛倒錯亂，雖至愚不肖，未有加焉。工於言者亦皆然，而皆工於事長。或不工於言，則求工於言者爲之，以眩於其上。故某自年大以來，不敢信郡縣以簿書，而觀大夫士以言也。足下遠自臨邛走百餘里而見某於此，意者若恐某之不己知也。辱貽以書，讀其言，若知今之弊者，誠所望也。不識第能言之而已乎？某未敢遽以言知足下也。足下行居其官，勉之。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劉秀才書〔二〕

某啓：生居學官成都中，日與其徒婆娑嬉游，以討論周公、孔子道，宜與世不相聞。非如郡縣吏，須論薦者四五人乃得遷，則不得不從諸勢力者求之也。今生忽錄其昔進說於君，抵通官顯人而言者，并自論辯，累數百言，以告於僕。其志若顧託廝養焉，不知生何用如此汲汲爲也？生之心，憂天下之心，迫隘而偷；其文日入於俚，而欲使其在上者大有所建立，以起其敝而成其功。蓋嘗去其鄉而道乎萬里之遠，並南海而歸，生之志可謂篤矣，其力亦已勞矣。顧其說卒不售者，生亦知其故耶？夫伊尹耕於野，傳說築於巖，非有求於湯與高宗也。而湯與高宗求之，是以聽其言惟恐有不盡焉，言之未嘗不行也。伊尹、傳說豈誠小人，欲食其力以老於耕且築哉？子貢論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孔子亦求之者也。所以求之者，以溫良恭儉讓爾，蓋異於人之求之也。伊尹、傳說之在下，顧亦修是德焉。而湯、高宗聞之，其捨諸？伊尹、傳說，可謂善求之者也。生果欲有爲於世，蓋退而修於家，上之人有不聞而不求之。生之說不售者，僕爲欺生矣。不宣。《嵩山集》卷四六。又見《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

〔二〕《文粹》卷一《伊尹傳說》即此書之後段。

答樂文學書 敦仁

某啓樂君足下：古者居是邦，其所事之也，必其賢者焉。其有問也，或曰孝，或曰仁，或曰政，外於是而問則未之有矣。嗟乎？僕不得而見於斯也。凡有求謁僕者，非知僕果爲賢而事之也；其有問者，亦不於孝於仁於政之及也。其意若曰：「其勢力足援也，將從之而求所欲焉。」故地大則附者衆，位高則譽者來。足下今日獨懷其所論毛公詩者以見於僕，足下抑有志於古者歟？何其與今戾也？僕既嘉其志，將因其志以論其學，謂亦好古者歟？披其卷而讀之，乃自謂「其少也惟古之學。目窮於所見，耳屈於所聞，心悸於所知，而無所得。已而棄所學以求諸己，若有知焉。殆如從諸影而後形得，從諸響而後聲得，從諸夢而後覺得，從諸幻而後真得」。僕於是置卷而嘆，足下何爲斯言也？因恨魏以來一經之師與博士之家法始亡，士乃不知所承，而自以其意求之也。夫世所謂老聃、莊周之書，在漢時，學者不傳。太史公顧比之韓非、申不害之徒，同諸刑名家立傳爾。始自王輔嗣好其書，既自爲解說於《道德經》者，而又取之以汨吾聖人之《易》。其流風被於司馬氏之晉，而支道林輩出，復附益其浮屠氏之言，則益漫瀾矣。後之學者遂陷溺於其中，非止足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云者，率性之具也，舍是而能率其性者，非吾所謂性也。吾夫子蓋嘗問禮於老聃，聃之學本亦自是而入者也。足下謂風雅頌之爲別，季札能知之，孔子豈不聖矣乎？其官名必待於郯子、商

羊之辯，必得於童子之謠，季札於詩，豈無所自而知之哉？風雅頌所以爲風雅頌，前乎國史以著之，後乎孔子以次之，宜亦考其得失，與夫政之所由廢興，不必更議夫何以爲風、爲雅、爲頌於其間可也。如論詩之作，其志有淺深，有大小，有高卑，有遠近，則不若蔽之曰「思無邪」。凡三百五篇，其箴而刺者可以戒，美而頌者可以法矣。今日頓爾寒甚，其風直使人悽慄，勉強作此答，不究一二。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答樊縣尉書

某頓首樊君尉曹執事：聖人之道在經，經與今世戾。有誦其言者，或聞之則曰：「有是哉，其迂也！」況行之者乎？聖人之道，殆若不可用。執事見過，乃獨舉子思《中庸》而相告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嗚呼，此尤世之所謂迂者也！執事既知之矣，顧方問萬里之途，凌江湖，跋山川，斯以險矣，無乃欲爲中庸之時乎？時乎中庸，子思蓋以爲難焉。雖然執事既將不得已而行乎險，盍思有以處之？孔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夫如是，雖行乎險之中，而居之以易，則猶中庸也。某始見色辭未浹，輒爾極論。可與言而不言，不智。惟執事可與言也，不宣。《嵩山集》卷四六。

全宋文卷四六九七

晁公遯 一八

上夔路王提刑書

夫人生而卓然，乃死而與草木同腐者，雖富與貴不能自解免也。其有可以亘萬世而常存者，獨幽憂困窮之士，窮愈劇而思彌深。於是自孔子有所論著，而嘗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餓於陳、蔡，不容於天下，其窮特甚。故其辭甚偉，其道最尊，而傳亦最久。其徒曾參、原憲，亦皆火不舉、衣不製者，動以歲月論，故亦配孔氏以傳。及左丘明、孟軻、莊周、虞卿、荀況、屈原以來，其窮有淹速，則辭有精粗，傳有久近。然則文者果不祥之器歟？曰非也。夫蒼然在上而無聲者天也，故常就善言者假之言，然非捭抑摧暴，則彼康居而佚處，外之利欲交乎其前，是非瞠乎其後，內之清房燠室便安而惡煩，則不暇知吉凶悔吝、天地萬物之變。不暇知吉凶悔吝天地萬物之變，則不能極其言。言既極而窮亦至矣，則天思有以厭慰之，故使之有傳於後。不然，如孔氏之徒，殺者無罪，籍者

不禁，其孰爲之傳哉？天必有以相之矣。彼公卿大夫則有傳者，有不傳者，是以君子不以一朝之得而易吾萬世之傳，故困窮而不悔，貧賤而不恥，人不知而不愠，凡以此也。某自少無他能，惟知君子之所以能傳而不亡者好焉，似亦於其道不至底滯。然始猶或近而忘遠，見世之有名位者，色慕之，竊傷悼，恐不幸類向之所陳者。及出仕，果困且窶，幸所學益遂，久乃自喜，將天欲假之言，使有以傳而不亡也耶？故亦不悔不恥不愠，求極其所學，以自附於聖賢之錄。是以由仕以來，不願進，亦不願退，姑欲託於祿位，以畢所志。蓋自知必淪絕於今，而僥倖於後之或傳也。顧近世所謂之文者，大抵篤於平近，習於膚末，有異於是則斥爲艱險譎怪之辭，曾不知三代兩漢之所爲傳者，誠何如也。或曰吾師其意而已，奚文之拘，是何以異夫慕三代之彝器而工不至焉，其亦何觀乎？嗚呼，古之文章其果不復也，此所以不敢辭困且窶，而思於是盡力焉。謹錄近所爲文若干篇以獻，執事察其棄世俗之所尚，以從寂寞之道，僥倖於後之或傳，其亦可哀也哉！不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二。

上總領趙少卿書

天之所爲榮名顯休，惟有功於天者而後畀之也。民者天之所甚愛，吾能裕焉，則有功於天者也。若是惟制民之賦者爲能裕焉，近世則以謂利者國之所資，而取乎民者也。昔者衛鞅、桑羊、皇甫鎛、王珙、楊慎矜、劉晏之徒，往往觸刑禍，雖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而仲亦不祀於齊。或者以爲利不可

爲也，然彼所爲者，非聖賢之所謂利也。聖賢之所謂利者，必先裕焉，春則爲之相丘阪，定準直，利隄防，具曲植以勸蠶事；夏則爲之巡縣鄙，駢獸害，行水殺草以祈穀實；秋則告之謹壅塞，脩困倉，趣收斂，務蓄菜；冬則告之出五種，備田器，以待來歲之宜。凡有可以佐民求助於神者，無不爲也。故《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如是而阻飢，則天亦錫之以祉。故《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民咸得豐給而不乏，且有以肅給公上，比之爲利多矣，豈必奪民而後可哉？夫以奪民者有禍，則知裕民者必獲，天之榮名顯休者也。竊聞今歲之春，天子親載耒耜于郊，以戒農用，已乃出執事于蜀以制民之賦。某嘗恨近世士或避不肯言利，其有奮而爲之，則又非聖賢之所謂益焉以爲民，不復見如古之制民之賦者以死也。乃者大夫士皆道執事博器宏度而達識，能如古者也。某於是不惟喜執事將獲天之榮名顯休，且以賀斯民之遭也。自茲凡制民之賦者，惟執事爲法，益知務自勉，則執事及物之功，豈不博哉？其宜受報尤大也。不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二。

答王子儀書

古者莫不有師，爲鑿、爲圉、爲弁、爲追、爲舞，以至鑄、鍾、笙、磬、弓、矢、車、輿，亦皆有之。其在成周之時，皆爲之設官，況其上傳道授業，將學而爲士者哉？由秦、漢而降，唯置博士，他師之官並廢。他師之官廢，而私傳習者不替，其博士反止存其名。學者不即焉，往往各自講問

於閭巷之間，如漢之太史載於儒林者，類非出於所置博士也。聖人之道因之離散，無以一之。於是蘭陵之爲《易》者，知孟喜不知東萊之費直；濟南之爲《書》者，知伏生不知魯之孔安國；魯之爲《詩》者，知申公，不知燕之韓嬰，齊之轅固；齊之爲《春秋》者，知胡毋生，不知瑕丘之江公也。今凡爲博士者，自謂財利不征於其躬，簿書不關於其前，吾唯安坐而食爾。著弟子之籍者，又曰非有事於學，吾退而卧其廬。嗚呼，師弟子之失其職，其亦久矣！某念此方愧且懼，忽承足下率先裁書見過，無乃有感於僕所云者，將責僕以古之道，而不欲博士者徒存其名歟？某切恐不勝足下之責也。雖然，苟有問焉，某敢距其請而不接蓄其有而不陳乎？於聞有疑，執經以來，當與足下商之，所謂非足下有得，則僕得矣。不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三。

答孫叔豹書

甚矣，世之不用其誠，而切磋琢磨之道熄也。故自某來此，多有以文見贄者，率以譽而不以規，固已不樂。而切怪居黨庠者登乎四百之數，豈無一直而諒者耶？及今得足下書，讀其言，誠若友之益者也。然以韓退之、蘇子瞻望僕，則媿非其倫焉。足下之言曰：「退之、子瞻其遇後進之士，擇之也精，與之也寡，然後足重。」而僕泛泛然不置衡尺於胸中，視棄其辭如咳唾。比來則應之，應之愈多，則不足爲重焉。設或位隆於今，則來者日衆，應之有所不合，是又不可繼焉。僕乃知足下於二先生，

第能推尊之，豈於其行事弗之考，抑藏之而不言，姑以是激僕也歟？退之蓋嘗自言：「來者不可不以誠答，雖衣破衣，繫麻屨，無大知識，如呂鑿山人者，初未嘗恐天下議己而金玉其音也。」子瞻在彭門則見張山人，在齊安則見古生、馬生與夫賣藥之郭子、沽釀之潘子，李委得以笛見。其在鵝城、儋耳，則有黃洞、黎子雲、符老、吳翁。於斯數子者，咸爲賦詩，蓋如足下所謂至其門者皆得以相授者焉。惟夫庸庸者且不遺，則卓犖自名者固取之矣。足下但見退之之得張籍、皇甫湜、李翱，子瞻之得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及吾從父無咎，而不知其求之於衆也。蓋自吾孔子，其於人也必汎愛焉，雖有斐然狂簡之子，亦思有以裁之，成就其爲賢，未聞其絕人也。故孔子之後，獨有子張者知之，子夏猶不也。子夏之與可者，拒不可者，未若子張之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焉。故大賢則無所不容矣，足下何不爲孔子、子張之學，而遽欲爲子夏之隘乎？若曰來者衆，力所不給，則非所當憂也。譬之鍾焉，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鍾豈以爲勞哉？昔者燕有負千鈞之弩而至魯者，魯之儒見其曠然，憂其力之不勝而絕臚折脅以死。其負弩者，見魯之儒操觚而書，執牘而吟，亦憂其不自休，將唇腐而手敝。何則？各以其不習者觀之也。足下吾之徒也，何爲憂吾力之不給哉？足下朝夕決科，不但繼僕所爲職行，遂升乎通顯之位，士方有望焉，其無以是爲念。不宣，某再拜。

粹》卷一一三。

答景雲書

辱告以三代學者所爲道德性命，而求僕誨焉。足下知志於學，而未知要自有守爾，盍不六藝之問，而及於性命道德之遽乎？《傳》曰「學不躐等」，故孔子告伯魚者必學詩，必學禮，豈不有次第哉？其性與天道，則子貢有不克聞者焉。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始喜竊異端以亂微言，擯前脩而夸新說，每語人曰：「吾之所學者惟其道德而已矣，其惟性命而已矣。」然有方窺諸章句訓詁而未盡通，望其道未得其所由，或得諸子之末流其近似而非者好之。始猶諱其名，或問之，則對曰：「固聖人云耳。」既久，則顯爲孔氏之棄而爲諸子之歸矣。嗚呼，學者幾何不之楊之墨耶？敢因足下之惑而陳其本。昔者孔子之道傳于曾子，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以所得著爲《中庸》四十有九篇。其言性命也，存于今者財一篇而已，其旨明白而易究，閎大而不詭。足下果欲此之學，其亦盡心於六藝，久則自有得矣。不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三。

送師淮父序

富貴可求乎？孔子七十有餘，聘而無所遇焉。富貴不可求乎？戰國之士所至爭以爲卿相者，何

哉？夫以其時而合於吾之道，然後有所爲也難；以吾之道而求合於其時也，則孰有甚難者耶？吾之所謂道者，常與時之所欲爲者戾。譬有人焉，其形羸而未至於萎，其氣衰而未至於索也。或告之曰：「子之病幸其未痼，盍思所以病者，其由荒於色而沈湎於酒，於是戒焉，而擇草木之性甚和而良者輔之，期年其瘳矣。」或告之曰：「人之生，以有室居飲食也，子之病羸而衰，無他焉，藥之未至也。吾有藥可以使子盛而強，朝用之夕可以充子之欲也。」聞斯二者之說，孰不曰禁吾之所欲期年而效者，其誰能待之？抑亦朝用之而效於其夕者斯可也。於是聚天下之藥爲之餌，於其形也，非以養之而以耗之；於其氣也，非以錮之而以散之。形誠若不羸而將至於萎矣，氣誠若不衰而將至於索矣。洎其萎而索也，則曰其命矣。噫，不可爲也，故自孔子之時及於戰國，舉世之人皆惑於此者也。雖季路，其徒也，猶以夫子爲迂，而孟子皆謂之迂闊，則固宜矣。遂使蘇秦、張儀之說行於諸侯，諸侯卒受其禍，而嬴氏特後焉。天下後世一觀之此，當何如也？第於孔子、孟子不敢曰迂闊，而有爲孔子、孟子之道者，則猶曰是亦迂闊云爾。眩於名不究其實，其猶惑也。今明天子在上，吾之道蓋將行之之時也。予戚師淮父將往焉，其無狃於世俗之所惑，而憂聽者以爲迂闊，不以孔子、孟子之道待其上，乃予之望也。《嵩山集》卷四七。

送冉元老序

龜陵冉元老官紆溪滿將歸，某往踐更焉。於其行也，客有送於途者，指而言曰：「君其樂是哉？人情於故鄉，天下之所同樂，而卿相有不能者焉。蘇季子應聘諸侯，佩六國相印，丈夫至此，亦足矣。然伏軾結駟，橫歷天下，不得一日安其廬，喟然太息，恨無負郭二頃田，歸老於周。顧其心於故鄉爲何如也？吾視季子雖貴矣，又奚以樂？今君家龜陵，上腴之田甲一州，而能勤苦學問，爲郡國推上，以文辭在選中。於是載書冊，從宦游，去家纔數百里，而乃翁時節乘安車過君。君日夕擊鮮供具，爲乃翁壽，極樂數十日乃去，至今里中爲君榮。今者歸覲其親，過里門，父老必喜曰：『此吾里中長者子，賢矣哉！』與其故人邑子載酒肴，願交歡於君，道路之人亦必有咨嗟嘆息者。使季子與君同時，固當有羨於君也。」某曰：豈特季子有羨於君而已耶？雖南面之尊，猶有慕也。客亦知夫沛公之過中陽里乎？徘徊不忍去，酒酣歌《大風》之詩，慷慨悲泣，而車駕即日西，不得留也。某至今想其思沛中之喬木，望芒碭之白雲，其魂魄依依然猶在也。君於是行，宜乎客之謂君之樂也。雖然，處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其憂者然後知之。某與中原大夫士捐墳墓，去鄉里，跋山浮江數千里，爲一官役。罷則擔簦徙倚於途，而無所歸，故於是有以知君之爲樂也。若以君之才游於吳，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可從容取顯仕，然後馳四乘傳，北入扞關，使邦君除道而郊迎，令長負弩矢前驅。如

是，當益爲鄉榮，不止歸來之樂也。《嵩山集》卷四七。

送王子載序

予憶曩居大梁時，承平故事，士非繇吏部選不用，故四方無游諸侯者，士於此舉集焉。予家五世而儒，不見棄於大夫士，大夫士集予門特多焉。由是見先君所與友日狎至，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於家。家故貧，猶貰貸修具終其去，人人皆盡歡其間。所遇豁達無隱，謔浪笑傲，或雜出辭章，含譏諷，靡所忌，宜暱甚。雖有沈厚而深者，亦篤誠可持久，謂不相負。然近者期月，遠者三四年，或後以貴故，因復決捨；或既去，迹寢疏，不相聞；或始出無聊，及得勢則背而馳，不復來；或有所謁，陽示狎密，謁已或遂或不遂，皆捨去，再遇則若不相識。予心疑之，豈先君待士薄耶？間以問先君，先君笑曰：「無庸此之問，後乃自知。」予既孤，年益壯，家益窮空，視當時先君之友猶半在，然頗珥筆持橐侍禁中，甚寵，不復記憶往事，以一字慰問其孤者。嗟乎，風俗其已久矣，不足悲也！去之東游吳楚，彷徨不知所稅駕，始徑蜀道，於今十有五年，更事滋多，而所居交情，比往時加甚。予貧且賤，得此於人固當。近世士見有勢力僅如毛髮比，已願爲僕隸，不之耻；稍下與己列，雖同里居，不與通；否則求多焉，不厭則怒且絕。故昔朱公叔始作《絕交書》，蓋傷之也。而劉孝標之論最後出，其言五交三釁當矣。顧絕之則非絕之，是植怨也。夫鳥獸之區，非人所往，而古之君子欲與之同群及

居焉。士布滿天下，予何往而絕，去人境則同群鳥獸矣。士雖鄙，言語通，嗜欲同，至比之鳥獸猶愈也。予嘗存是心，士去予不强而追，及來吾不憤而拒，與之汎然上下，祈無忤而已。雖不敢置青白吾目中，不可謂胸次無所識也。日者貧甚，思出仕，往即焉。今幸得客下邑，始識君，從之游。君性疏簡，今之沓冒善迎合者所不悅。蓋與人交，密不至昵，而久亦不厭，無勢移，無利遷，無威奪，自初至迄其去，予不見有少異者。因愧恨不蚤知其賢，何至是乃克也！於是慨然惜其去。然當途多知君者，章交上，其時之逢也，胡可留？然晏平仲善與人交，後世聞其風，且思執鞭。予雖不見信於人，異時尚欲一言之，庶有激而興者焉。《嵩山集》卷四七。

送子嘉兄赴達州司戶序

古之吏也，惟其賢之貴；今之吏也，不必其賢。太上强伉，勇於犯，則人憚而忌，謂曰敢爲；其次色柔慢，工言辭，則亦以爲才，愛而易親；其次憑權而負勢，則雖不肖不敢棄；最下乘招權者，顧金錢因得以市其上。故凡曰吏云者，必如是然後足任也。某自度不可爲也。故不樂爲吏。且不幸，生十年而北敵發難。先君惟國之憂，不忍捨而去。留佐東道，師敗於寧陵，某不能從死，獨與兄弟扶携而東。方亂，市無車駟可假而奔，就有焉，貧不能得。煢然其幼也，會天雨雪，足塗潦，不能勝，數步一仆，罷曳不能起，相持而慟，更掖之以進。時又四方所徵兵集梁下者皆散歸，剽道上，於是危。

得脫度淮，蓋濱九死幸而存，至今常與兄弟言：「已不幸蚤孤，獨兄弟在，其可須臾離也？他日苟不死，當共棄人事，求山川勝絕處，買田築室，歲時伏臘，斗酒自勞。閒暇葛巾藜杖，上下山坂，徜徉焉，亦可以老矣。使得官，則當仕他州，將不得集處如田畝間也。」以是愈不欲爲吏，又經亂來，尤不喜與人別。每朋友去，亦悵悵作數日惡。今既仕離三四年，乃始得合。其間或因緣檄召置旁郡，或轉徙滋益遠，則邈乎其歸也，故初與兄弟約不仕。然家儲亡素者，欲弗仕不能也。於是往即焉，涕泣以訣。故吾兄子嘉今將往通州，爲其郡戶曹掾，或曰：「今之位乎上者，志乎功名者也。」昔人言求田問舍，是陳元龍所諱，而劉先主亦謂斯人也，當卧之百尺樓下。吾以不樂爲吏之心，而從事於志乎功名者，難也。不然，所謂志乎功名者，其待吏也，非其賢者也，不得以兩人比。吾雖有可以陪輔之者，然非如今之吏云者，其能聽吾言？宜吾之爲吏不樂也。不然，吾何敢然？今也幸皆有祿，姑可衣繒飯糗，儲其餘，他日歸，買山焉以隱，庶乎曩志之卒有成也。《嵩山集》卷四七。

薛經仲詩集序

孔子作《春秋》之時，蓋曰詩亡矣。天下其果無詩乎？《麋裘》之歌，《滄浪》之歌，可不謂之詩哉？夫謂之亡者，非真無詩也，或出於童子，發於里巷，而不衷於禮義，非大雅之士之所爲也，何辱觀焉？如是而謂之詩亡可也。漢《房中》之章，與夫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蓋亦

有作者矣。豈孔子之時，皆止於童子委巷之人，士獨不能歟？夫士之所爲而無以異於童子委巷之人，則惡得謂之詩也？故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其聲淫矣，又孰有安樂怨怒哀思之辨也耶？雖然，禮義之澤有盛衰，不幸而衰，亦未有至於盡亡者焉。或有謂夫子沒而微言絕，言固微矣。望其傳者一二於千百，而謂之絕則不可也。予幼而喜爲詩，求詩之尤者，見韓退之於唐獨稱李、杜。而子美之詩，掩魏晉以來，其殆庶幾乎《三百五篇》，無乃所謂望一二於千百者歟？詩之道，噫，其難哉！既壯而求於世，今之世誰不爲詩？乃得薛仲經父之詩，於李杜爲近，而甚愛之。古之風人不得而見矣，見其近於李杜者。斯去孔子之後，而大雅之風猶在，豈易得焉？或曰：「子之取於詩不太嗇乎？」予則歎曰：孔子之時，詩蓋亡矣，予又何嗇？仲經父既死，其子純志媚於予，錄其詩并文若干篇，以示予。予於是乎言，使覽者知詩之所以亡與可以興。其果有興也，仲經父有功於斯文也大矣。雖仕不達而且蚤死，其視區區得志於一時，既老而無以自託於斯文者，如何也？其行義年，予嘗誌諸其墓，故不著，獨著其所得於詩者也。《嵩山集》卷四七。

楊景溫字序

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雖塗之人皆能焉。試舉周公、孔子、飛廉、惡來革以語於衆，今汝於此孰慕歟？則必曰周公、孔子所願學者也，聞飛廉、惡來革則怒罵而耻道之。然觀其所爲，有不

若飛廉、惡來革者鮮矣。飛廉、惡來革亦豈不知善爲可慕歟？惟失其性也，則卒陷於惡而不自悔焉。子思嘗論所以爲性者曰誠，而舜則知所以執之者曰一。蓋天地之中，而非一不足以執之。舜以有所嘗聞於堯者以告禹，蓋未有不由于是而能爲聖賢者焉。士果欲其言周公、孔子也，其行周公、孔子也，其可捨誠與一哉？夫不存乎誠則僞矣，不持之以一則其德二三矣。觀其言則是，考其行則非，燕子之以成其篡，王莽以文其姦，劉炫、蔣欽明之徒以肆其欺，猶黃帝之五兵小人挾之則惟盜而已。國朝論君子，皆曰溫國司馬文正公。文正公者，周公、孔子之徒也。予友楊子嘗曰：「文正公，吾師也。」自名曰景溫，可謂知所慕矣。予恐慕其言而已，因告之文正公之所守者曰誠曰一，蘇子瞻蓋嘗云爾，故字之曰誠一。《嵩山集》卷四七。

呂商隱字序

呂子自益州來，謁予而言曰：「商隱起諸生，辱天子庭見而問之，錄其言而觀之，念嘗登執事之門，不可以不謝。」予曰：子今既仕矣，始所以慕商之隱者誰歟？彼隱於商之山者，以秦而不出可也。至漢而猶隱焉，不知斯人者於何時而可以出也。商之世，有抱負堯舜之道以隱於莘之野者，非不出也，其有待也。隱於商之山者，自爲者也；隱於莘之野者，爲人者也。湯知之，一以幣起之，則念是誠知其道歟？至三幣則始幡然從焉，以爲湯真欲用之。其拳拳於是者，夫豈徒哉？湯亦以爲斯人也而

肯出也，寧厭莘之野而求富與貴焉？蓋思以其道施之於天下，使君享其名，而百姓被其澤。湯之心常恐其謂我不足以用其道而捨之，以返乎莘之野，而君不得享其名，百姓不得被其澤，故湯敬而尊之。凡立湯之朝者亦皆敬而尊之，以爲斯人也，非與我爭是富與貴也。故太甲安於桐宮，而伊陟進，而天下不以爲忤。無他焉，惟其道重，則於富貴也輕，則不遽以出，其出則上下交信焉。惟上之人其權於士，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士亦以爲富貴其所欲也，不敢少有拂焉。或稱其賢，上之人初不知其爲賢也，曰姑召之。其人亦不思上之人其果知之也，幸其見於上，而得其所欲，誠知天下之事有所宜言者，顧莫測其所爲，而不敢先焉。上之人見其來，而未嘗辭，聞其說又止於如此，亦曰姑留之。今日或以喜，明日或以怒，其居於位也不敬，其去也不思。謂夫士者皆愛吾爵祿，猶之犬馬畜。伋也，顧欲求道之行，而天下受其賜也，難矣！豈上之人端使之然哉？呂子雖已出，而仕常能如在莘之野，有以自重，予見其道之行，而富貴非所論也。其曰既已仕，不得如在莘之野，則使誠得富與貴，其道必不行也。呂子將何擇焉？因字之曰幡然，蓋亦審其出而已矣。《嵩山集》卷四七。

試恭南進士策問一首

問：堯之時，懷山襄陵之患作，亦多故矣，而曆象日月星辰，恭授民時，未嘗敢後，然終之陰陽和，五穀登，光被四表，罔不率俾，豈非聖人奉天時之效歟？今國家內修政事，外輯遐方，夙夜不遑

康寧，而猶命郡國博求治曆之士，將以講明天地之紀，以正四時之序。嗚呼，其得堯之爲心乎？有司宜承上之意而詢於吾子也。夫數象之學尚矣，或生於律，或起於大衍，或推而至於三統，皆可用而爲曆者也。而古今曆家不能經百世而無弊。若曰四時寒暑與夫天日月星之象，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淹速之不同，故久而不免於差忒。然大衍之法，後世無以易，何也？必曰推而上之考於古之占候而無爽，然後傳之也。遠則戊寅之元與《詩》、《書》、《春秋》，漢之《太初》皆合，而行之纔三世，輒疏闊而不可用，又何耶？將謂所學有精粗，故其傳有久近，則古曆六家，聖所作也，而學者疑其紕繆，曾不及唐都落下閎之所爲，殆可惑也。然律也，大衍也，迄於今依倣而行之。至夫《春秋》之於日月尤謹，每書朔書閏，或遇夫司曆失之，必正焉，猶曆法也。是以劉歆取以作《三統曆》，班固稱其密要。而或者以爲傳會之說，後世無傳焉，是果不可用歟？抑微妙之學通之者鮮歟？以至五帝而來，所用之曆，亦有可施於今者乎？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吾子業於儒者也，宜嘗講此，願詳著於篇，以待上之採擇。《嵩山集》卷五一。

策問一首

問：取士之制，至周始可考。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其亦不過不征之而止爾。自學而升諸司馬，其亦不過謂之進士而止爾。升之學而有不變者，則屏之遠方，不齒。於周之時，公卿大

夫蓋各世其祿，未聞有自進士而爲大夫、爲卿、爲公者也。觀其制爲甚略，且若不甚貴之。由漢以來，其制則甚詳，待之則甚重。至於進而爲大夫、爲卿、爲公，而無有不齒者焉。夫取之甚詳則宜得其賢，待之甚重則宜有所感激，副其所以重之之意，守節仗義以報其上，修身力行以不辱於其士，求有異於庶人。然漢以來所謂公、卿、大夫者，僅臨利害毫毛比，則已顛沛喪其所守，乃不及周之所謂士者。如仲子、王蠋、魯仲連之徒，寧高舉遠引，或餓與死而不少屈，其道其故何耶？願與諸生辯之，亦以觀諸生之志。《嵩山集》卷五一。

贈墨手道人說

翼奉能觀其人，以某時來者，知其邪正，知人者蓋當如此。予鄉人吳德一甚工此法，士大夫多喜從之，然止欲問富貴耳。德一當告以邪正，使識所避就，不當專以富貴語之也。凡從之者，皆慕爲君子，則德一之名，他日要不減嚴君平。《嵩山集》卷五一。

汲黯似伯夷

淮南有謀，憚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之，無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

而自折衄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黜，夫以萬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

全宋文卷四六九八

晁公遡 一九

盡心堂記

人之心孰於其事而有不盡歟？夫農工商，賤者也。農之於稼穡，工之於器，商之於貨，蓋相與議於肆，語於市，謀於野，亦各於其事盡心焉耳矣，而況所謂大夫士哉？然予觀之大夫士，居其家非曰吾樂是堯舜之道而不出也，吾之不出，顧未有爵位於朝，其心皇皇焉，而圖所以取是爵位。既得之，不曰上之人畀以爵位者，謂其於堯舜之道能樂而誦之，必能行之也。乃蚤夜思慮計畫，始吾樂誦堯舜之道，果可行之以否？堯舜之道於無告不虐，於困窮不廢。彼所謂無告者，必壓於勢而不足於力，困窮者又天下之簡棄者也。於斯無告者，苟加憐察焉，其負勢者得不怒乎？困窮者，吾儕而與之，不亦爲天下所簡棄乎？然則其道，吾徒誦之，殆不可用也。其心則又皇皇焉，揣量天下凡貴而達者，能禍福我者也；強而有勢力者，能毀譽我者也。徇之者悅，違之者不悅。善者惟其善者好之，惡者惟其惡

者好之。善者少，不能勝惡者之衆也。違之而不悅，不若徇之而使悅也。我於是則盡心焉。農既以其稼穡而富，工既以其器而富，商既以其貨而富，我亦以是得好而悅之者爲多，皆將福我譽我，其貴且富矣。通義師公，紹興八年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獨慨然曰：「傳不云乎：刑者，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人曰必刑，法曰必宥，我則宥之；人曰必宥，法曰必刑，我則刑之。上刑下服，下刑上服，我惟曰有法。噫，其盡心於是矣。」或曰：「今之盡心者與此異，奈何？」公笑曰：「知其職而已，皇恤其他。」因得故平羌縣廢廨材，爲堂於公座之東偏，以盡心名之，曰：「此所以志也。」堂成而公去，不果記其事。後二十有八年，其婿鄭晁某繼領是任，乃推廣公之意而爲之記。乾道二年十月六日也。《嵩山集》卷四八。

何公祠堂記

古之人也誠，今之人也僞。古有碩德美行，爲人所敬愛，生則烝嘗之。賤如嗇夫，桐鄉德之，愈遠而愈不忘，過於其子孫。其時公卿大臣曾不及焉，豈求有所悅哉？今也異於是，使民而烝嘗我，則畏我者也，既去而毀撤者有矣。使吏而烝嘗我，則諛我者也，既去而姍笑者有矣。惟浮屠氏，其學務專得其性，蓋吾《中庸》之誠者也。故淡然絕外慕，於權勢無所畏，於富貴無所諛。有能走數百里外，求公之繪像，歸而嚴事之，如思齊者，必非僞也。思齊乞文於某，因語之曰：「爾不聞《甘棠》

之詩歟？周人德召伯，託所止之棠而作歌，顧歌其所芟所憩所說，不歌其德，何耶？誠者之辭寡，而僞者之辭夸也。乞文以爲夸，無乃爲誠之累乎？」思齊曰：「然。」獨取刻之。《嵩山集》卷四八。

墊江縣主簿公廨記

仕自一命以上，皆受食於縣官，而又爲之居室，將無憂其私而公是圖。於是朝夕以燕安其家，所爲庇也大矣。孰有忘其所庇，而不愛焉，使之顛以仆？夫然蓋忘其身者也，彼身之忘，其於民何有焉？必愛其身而後知愛其所庇，愛其所庇而後知愛其民。夫邑所以庇身者也，惟其有是居室者，由有是邑也。邑之立由有是民也，無民則無邑矣，其身何託焉？故身欲肆於莞簟，則念民亦欲寧其里閭；身欲無薄于風雨，則念民亦欲無暴于史胥。今有視其居室而猶視諸逆旅之舍，仄撓罅漏，雖且壓也，如旦將去之，則其視民豈不亦猶視諸逆旅之人哉？或謂好治居室者民病，今之不治者果不病歟？主墊江縣簿者，其居室壞久矣。蓋瓦缺穿墻落毀，若不可一日處也，而來者恬焉。今歲之六月，合陽衛君始至，惻然咨嗟，邑子知之，則相與言：「衛君能不忘其所庇，民其庶幾乎！不可以不成其志。」乃各效其材，出其力，勸以即工。居無何，室成。晁子聞之曰：「愛其居室者，且知愛民，況其民爲之樸斲，爲之版築於斯，求以燕安衛君，衛君則愛其民宜益甚民，果庶幾乎！」《嵩山集》卷四八。

靜邊堂記

紹興三十年，嘉州徼外蠻至塞下，邊吏大驚，走州以告。州又大驚，走其部以告。其部遣將將其兵至塞下，不見蠻兵。其將輕行出塞，卒與蠻遇，師又大驚，投谿谷以死。州初不知狀，愈益恐，調他州兵，除塞下爲戰地，日日以備蠻爲事。他州爲耗費，而塞下民益騷然。於是州尤以犍爲爲憂。開封李景司子紹祖，始以提點刑獄司奏於朝，選爲令，既至，乃不以備邊爲事，惟按簿書，考賦租，其平時擅民之輸，而乾沒入之。強梁不受命者，立得其主名，痛繩治。吏素與附和者，皆噎不敢出氣。一邑方竦然，知有令在是也。其聲即日布塞下，塞下吏亦震攝相告：「是令不可慢也。」其並塞民則皆大喜相語：「蠻不日至，而吏與兵於我蓋朝夕焉。猪羊鴨雞不待肥而息，禾麻菽麥不待州而食，父母妻子不得安其廬，蠻來不是過也。苟吏不吾苦，蠻來吾能扞之，蠻何能爲！蠻亦相語：「蠻安能患漢邊？」蠻至即民自棄其邊而去，吏無與爲扞，則自怖而死耳。今李侯來未期年，蠻無一迹至塞下。鄉之益吏與兵所以備蠻者，求以靜吾邊也，而邊愈益不靜矣。李侯既樂其邑無事，而虞來者不知吾邊所以由靜也，故以名其堂。然令不能常如李侯，則吏與兵且復肆矣。誠徹吏與兵，盡募塞下民，使耕其旁，而差擇其豪以爲屯長，免其田租之半，凡力役無所預，其民皆其傭，各相安而不相侵，苟無事五年，則其豪得以爲校尉，其遷以是爲差，否則黜而更差擇焉。其民有愛其地之利，

其豪榮於其賞，則其爲守也，雖微李侯，豈不亦固矣哉？李侯來請記其事，故併書之。乾道元年七月一日，嵩山晁某記。《嵩山集》卷四八。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三。

潛心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動於外，故必有所入焉，不入於道，則放而入於利。入於道者惟君子爲能，養其浩然之氣，靜而一，虛而明，見利不易介，禍至無改容。雖然，世之知道者鮮，而競於無涯之爭者爲多。方其利害戰於中，一以喜，一以懼，其道茅塞而莫之睹，是以見利邇而見道遠。惟擇其利害而去就焉，有可取容而求媚者，必內慕而力爲之，惟恐其不近也。充其志乃可以免於今之世矣，奈何？予之心獨泛然而無所薄，既不足以入於道，相忘於倚伏之際，盍亦利之歸也？而又不能，非曰惡乎此而不爲也，顧嘗願學焉。然佛其性而彊之以所不能，則愈病。爲之卑躬令色，惴惴乎恐與物忤，則人以爲玩已也。爲之甘言曼辭，溫潤而不悖，則爲近諛也。爲之吐情素，效誠實，鯁固而強直，則人以爲傲世也。至於多言繁稱，道法往古，則以爲忤而自矜。含章內晦，以遁其光，則以爲深中而莫之測。意謂於此可以全身遠害，而乃有大謬不然者焉。是惟有潛深伏奧，退於寂寞之濱，與當世不相聞，而自群於麋鹿，庶幾其可免也。而方窮游天下，無一塵以爲之歸，皇皇於郡邑以就食縣官，與四方之士相從於利害之塗，蚤夜思之，至危也。惕然中不寧者，日四五焉。幸歲之豐，枹鼓不鳴，吏得安其

居，無所事事，故恐懼小間，因築室於其廨之西偏。某告汝南李公曰：「爲我名斯堂，將出入省觀，存諸心以自戒，禍其可逃！」公曰：「禍福不足論，論其心。可貴者，雖罹於禍無憾也。董仲舒、公孫宏均儒業，而仲舒黜膠西，一蹈於世不復振，而宏位至丞相，封侯。是蓋有命。論其心，則仲舒終其身之所潛者，大業而已，若宏則詐也。後世謂兩人果孰賢？子寧一時之伸，而後世之屈耶？嗟乎，子寧死耳，其忍效宏之爲也？」願以潛心名吾堂足矣。然念吏居不可久，而予之志當著於異日，使繼予來者無棄此而取彼也，於是乎書以告之。《嵩山集》卷四八。

梁山縣令題名記

某家大梁，垂百餘年不遷。丙午歲始去其里中，自是屈指以數，其寧居之日萬不得一焉。故益苦厭行役，每聞道上車過，輾輳有聲，輒魄動而悸。去歲之冬，自涪陵來尉茲邑，始識令王公。公，雒人也，溫厚馴雅，號令不苛。見已歸就館，自慶曰：「尉職無越境，又得事賢令君，殆天憐我，俾息肩焉。」既而閱郡中遺書，得故刺史厭次劉公渙之文，稱其風俗簡靜，或淹旬訟牒不至庭。自書以相報文移外，廓廓無餘事，其僚朝夕笑傲佚樂，蓋建中靖國間也。讀其詞使人益喜，及問諸父老，則曰：「今安有此哉？是邑實褊且瘠，而厥賦倍他州，軍旅之費取給焉。稍弛不治則乏軍興，且得罪。故令帥其僚殫精力於簿書敲扑之間，顧豈有須臾暇哉？」雖然，此言非也。天下本無事，而治亂何與

焉？吏誠賢耶，雖居搶攘之中，民懷其生，而其屬亦安其職。不然，無事亟擾之，不得寧，幾何而不困哉？然而平時吏擾之民猶堪也，若世多故矣，而能鎮以靜，此尤民望而祈也。今邑中之民既已安吾王公之政，則某雖居今之時，又何用而不樂，有愧於昔也乎？自邑之建，其爲令者甚衆，而達於是者其能幾人？然皆姓氏顯著，王公取其近而可考者刻諸石，而求文於某，曰：「子之先有爲茲邑者，至今喜道之不忘也。不知距今幾年，而子復以尉來，其忍暗無辭以廣其傳？」某方念得王公之依，以償其疇昔之勞，而復聞此言也，其將何辭以拒之？於是樂爲之記。《嵩山集》卷四八。

重修城隍廟記

郡舊有城隍祠，距北郭而近。其經始者不能得良地，隘焉蔽於一隅，塗之人過之，初莫知其有祠也。以故民滋有怠心，歲時之祀且廢弗舉，憑附之質漫漶不彰，而其宇日亦摧圯，上雨旁風，草生於墉而牛羊入之，若朽壤然。郡吏相與謀曰：「民不可勞也，若以俸錢若干，卜高敞地遷焉，庶幾明靈就安，有所降依，而民亦知神之歸。」會刺史太原武公至，謁祠下，既去，登車回顧，有不懌色。某吏於郡，秩最下，非其職不當有所言，然竊知公之心有所在也。夫民，神之主，苟民力之普存，則神亦賴而享焉。固自有先後，而曠一不治，則不可。今民既已安公之政，樂公之德，而年加豐矣，則公將致力於神也，其敢後？於是都監號略楊偁率郡吏以請，公欣然以聽。乃去舊祠稍東得爽塏，剷荒而

夷治之，更建祠宇。再易月，匠氏奏功，恍然如去榴翳，而特立於通衢也。自是過其下者必易容以趨，不敢慢。今夫硤中之民尚機鬼，而在祀典者反漫不之省，殆非朝廷所以崇建之意。公今獨能興焉，某樂爲邦人道而未敢也。第退自念，往居鄭時，時天下無事，見其長民者各奉其一方之祀唯謹，意天下皆然也。既壯，會兵興，西北之祠舉爲燼區。雖山川之在封內，大而嶽瀆，有土者佐天子守，今且棄不保，而況是祠也哉？而公能於治民之餘，施及於神，使公刺史於此也，其能佐天子守，不棄而保，截然爲國之防也較然矣。懷斯言未有以發，不自意公以文見屬，輒不辭而爲之書。《嵩山集》卷四九。

雲安縣尉解蘭菊軒記

廣陵孫長文自胸臆以書來曰：「予尉此邑，幸歲之豐，里中偷兒不復躡故迹爲群盜以生。夙夜憂所厭苦者，輒傳之使午行於涂，而自予至，一歲中率不過再過，予力任焉。又吏舍遠闌閑，予樂也。其旁岸大江，夏潦所鍾，水際天，望之令人渺然有湖海間意。秋水落，江中石出，隱見洲渚，而湍流益悍急。石爲水齧，暮夜有聲，若循除鳴。每旦起而望，遇天無雲，四山屏立，草木叢茂，羅列而進予前，意尤樂之。而日罷於遐觀，無以休予也，故退而築茲室。自念爲尉，居甚佚，祿甚給，無功以宜之，實有愧。當慕古之尉而賢者師焉。顧遠者不勝慕，論其近者莫若裴子餘、程玠，吾師焉，庶無

惡聲嘈嘈於邑中，其於愧少削焉。故取陳雍州之評名予室，子其爲我記之。」某得書不獲辭，第不知長文將脂韋突梯以成名斯世乎，抑皦皦嶢嶢召讒而取忌耶？夫蘭夢燕姑，而胡文恭侯以菊壽。予觀之，或得春陽而始華，或抗秋以豐榮，蓋有君子之德然，誠可貴。長文取其名是也，若欲求成名也，不宜，蘭隱於山，世鮮知者。或采焉不以佩，而以其薝自焚，幸而植諸門，則迫於鉏夷，傷焉。菊之菁華不薦於用，獨《離騷》之士放逐憔悴，頷顙而亡聊，始或餌其英。蓋古今無常好，聞昔之人有大臭者，莫能與處，自苦而居海上，反有悅而從者。楚之末，亦以薺蓁施盈室，而糞壤充幃戶。皆服艾，安用其爲草香也？士欲成名如蘭與菊，或不若海上之臭。且於楚黜焉，吾亦當化而爲之歟？然則裴子餘輩誠足慕，顧不當取是名。不幸似焉，如前之云，其可易也哉？雖然，以俗觀之固若是，以道則非也。君子之於世，用舍之不期，而惟道之圖。芳而不蕝，潔而不汙，位卑而不懟。如是而不用，或外慕而化，則是芳而蕝，潔而汙也，可乎哉？然物之變化多有矣，腐朽如枯枿而芝菌出焉。薰奪於蕕，其臭十年，則亦不可知也，君子宜謹哉！長文於某爲外兄，相從十五年，悉其人溫厚長者，仕不急於名世，能以芳潔貴，我固善，不然決非外慕而化者。賢哉，可謂善自處矣，而非求名者也。紹興

年月日，潁川晁某記。《嵩山集》卷四九。

淮南轉運司思政堂記

物之塊然者無思，其動者皆有思。鳥獸之有思，唯飲食牝牡，强者食其弱，游牧孳尾，肆焉而不知其宜。人於萬物，爲最靈者也。小人之思殊異乎君子之思，拂逆則思怒，順適則思喜，有所得則思樂，其失則思哀。君子不以己而以人，人之溺其猶吾溺也歟，人之飢其猶吾飢也歟！逆吾志者其直也，吾何爲而怒歟？遜吾志者其諂也，吾何爲而喜歟？其有所得者，義當得者也，吾又何樂？其有失，則命也，吾又何哀？其蚤夜以思者，皆非此之謂也。居其家思乎孝悌，出而仕，隨其位而思其職。舍是而思，則非其正也。其思誠正，則所思者寡，於吾心不勞而甚安焉。爲之易强而少欲也，行之有功而無愧也，故君子不敢須臾舍是以思。苟思之不正，吾豈異於人哉？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其可求，則執鞭亦爲之。或者蚤夜以思高其爵位，而務豐其家，則曰：「聖人猶爲是也。」心慮之，力爲之，力與心俱又勞也。一身而二任，宜於其職有不暇思者焉。慶陽王能甫，予所友而敬者也。每與語，出而爲政，不可强其不當思，而忘其所當思以相戒。予嘗先其出而爲政，能甫有聞於昔與語者，不戾則喜也。予自恨其才不强，而心知能甫之才可以大有爲，而曰：「須其出以觀其施置，必有以快吾意者，而將矜式焉。未幾，天子起能甫於九品官，用爲轉運判官於淮南東路。予適在益部，自益過巴硤，涉江湖，至其治所，蓋六千九百九十里。雖有往來者，使歷數其政，不可詳且盡。

然以天子之聖有以察其才，能甫之賢必能以才自用，其爲政之善，不待問而知也。能甫一日有書來曰：「吾以思政名吾堂，願得記之。」始予聞其語而信其賢矣，今觀其名斯堂，則信能甫所語者又將行焉。雖不登其堂，而諒其民之樂其政也審矣。能甫諱之奇，世之人至今稱清源公，嘗執天下樞，其議論行事磊磊軒天地者，蓋其父云。《嵩山集》卷四九。

程氏經史閣記

公卿大夫之位三，諸侯之爵五，而各有守。天下之民四，而各有業。失其守者，卑隸自爲也。失其業者，是謂離制棄本，命之曰姦宄之民。斯蓋三代之制云爾。後世井田之法壞，民渙然肆其所欲，其志之大者，則有慕於吾所謂位之三、爵之五者，而舍其業以求之。或得其爵五之三焉，進而不已，又有得其位三之二焉，高者或盡得之。而公卿大夫與諸侯之後，乃有不安其貴，而反以富爲忤者，則伐冰之家，不止乎雞豚之畜也。其家所當傳者，卿之禮二，士之禮七，大夫之禮三，諸侯之禮四，諸公之禮一，其誰復知之耶？民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與位三之二，或盡得之，然多者再傳，少者一傳，則已復爲民矣。故天下之名爲公卿、大夫、諸侯，率無世其家者，以其禮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蹶，故公卿大夫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爲盛衰，安得有司空、司徒、司馬、司寇以官名其家？張氏、調氏、甄氏以技名其家？各以傳之無窮，終三代之際，有以別其族而不亂。若歸其咎於井田之廢，則

仲連、顏蠋之徒，顧生其時，何獨然哉？眉州程氏始以進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鄉人私怪其故，將何以致之？予昔嘗爲涪州軍事判官，事太守程公，知其家既貴，而不以殖其貨，而能築閣於其所居，以聚四庫書，而貽其子孫。程公豈特程氏之賢哉？實古之公卿、大夫、諸侯之選也。其子孫能世守之，是亦常爲公卿、大夫、諸侯，則所獲寧止雞豚之利也耶？程公嘗欲予爲記，不果而卒，其子因過予，道其事，予悲其志，賢其所爲而書之，不但侈大程氏，將以告諸伐冰之家，使知所尚焉。程公敦書，官至左奉直大夫，守四州，所至良二千石云。《嵩山集》卷四九。

優然堂記

今之士焉不學，自其幼也，父母屬之師，必使之干祿以爲其養。苟得之，則始謂其學有成矣。故率去其親而從師，須有司命之仕而賦以祿然後歸。其心皇皇焉，食則見於其羹，坐則見於其牆者，非其親之爲見也，學成而其天性離矣。學者固當然乎？夫爲父母者亦願其子之孝，古之君子蓋學乎是也：於寢必問，於膳必視，晨而省，昏而定，不於斯須而遠其側焉。予見今之士始學而曰吾從師，吾父母不得從也；既仕而曰吾事君，居則守簿書，去則又求之，吾父母不得從也。父母之喪，豈復思其所樂所嗜，冀有見於其位，而聞其音聲，蓋其忘之也。久則安焉，是果其父母之所願也哉？果吾君之所求也哉？李生嘗與予游，予聞其始學則不忍去其父母，而惟師之從。有賢士大夫過其鄉，則往謁而

請學焉，曰：「吾不既得師矣乎？」既葬其父母，則爲堂於其阡，曰：「吾歲時上丘墓，堂所以尸也，吾不既猶有見有聞於斯矣乎？吾不知父母之亡也。」凡父母之教其子以學且仕者，本求其行加孝，養加至，寧求其忘之耶？古者之於祭猶未嘗不優然有見焉，而況其生事者歟？予嘉李生獨能不忘其親，則知登其阡之堂，抑必有見如優然者矣。《嵩山集》卷四九。

保安鎮夫子殿記

三代之時，天下皆習於禮義廉耻而安其分。公卿大夫之家各有采地，士庶人各有田，下者食其力，以供其衣食，足乎己而無求於富，莫知其孰爲利也。於是時天下無兼并，而人皆得保其常產，累數十世而不失焉。國有太學，邑有庠序，非設以致天下之士，蓋士習於禮義者，以斯爲禮義之地則從之矣。其鄉則自有塾，亦豈官使爲之哉？居其鄉者苟不得志於太學庠序，其不可以不學也，故立塾焉。鄭子衿之詩作，然後士始知爲利，乃薄乎庠序而不處，渙然無所歸。陵遲至於戰國，五公子興，始號召而收之，雞鳴者往焉，狗盜者往焉，蓋必爲名矣。夫其下至於利而爲兼并，則人不保其常產，而廉耻衰。其上志於利則下亦名應之，而爲浮窳媮薄，莫知禮義之實。雖國有太學，邑有庠序，其猶虛器焉。嘉州保安鎮，其鄉之長者即其鄉爲孔子廟，以居其鄉之爲士者，使學焉。予不知始作之者爲名歟？其來學焉者，其誠知孔子之道爲禮義廉耻歟？誠作之者不爲名，以其禮義率其一鄉，自其一鄉

而傳之一邑，自其一邑而傳之至於一州一道者，聞之而慕，士庶人各將食其田與力，以足乎己而無求於富，是之謂三代之俗，則塾之立，書之大復古也。不然姑託於名，其居於庠序者以駕凌於其邑，其居於塾者駕凌於其鄉，以爲我蓋士也，則又何有焉？《嵩山集》卷四九。

全宋文卷四六九九

晁公遡 二〇

定慧院記

硤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與黔其尤焉。而涪於二邦爲近，故其俗延及於外之屬邑。樂溫亦然，有疾則謝鑿却藥，召巫師，刲羊豕，以請於神。甚者用人爲牲以祭，不可則云神所譴，弗置也，即卧不食，俟期以死。世相傳爲常，不之怪，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民用鮮少，生字不蕃。長吏以下懼焉，夙夜思念所以佐天子理元元之意。因見唐柳州其俗大抵類此，賴刺史柳宗元至，知其民頑，難以訓告，因修郡之大雲廢佛祠，設浮圖氏之法以竦動之。由是其俗去鬼息殺，而稍遷焉。意者浮圖氏之法，果可以佐教化也。或者以謂梁以浮圖亡，唐以浮圖衰，顧何取於今哉？是大不然。竭天下之力，弊於土木，爲宮室之麗者，浮圖之末也。若夫以慈惠不殺爲心，以清靜持戒爲行者，乃其本爾。梁、唐徒以其末致亂，吾能舉其本焉，有不可乎？今樂溫有浮圖祠曰定慧，其先以律

自名，用此以却四方之士，而保其環廬之田，以庇其室，至於長子孫而襲居焉。非徒不能化其民，而又甚之也。異時嘗見東南持禪那者爲嚴，不與律等。今若易律而禪，求具名德者，令說法齊衆以表率之，其於佐教化者宜易也，而涪之民當有勸焉。於是上之即位十二年，郡守得請於朝，命吉祥寺僧了鑑統其徒。越明年，而寺之椳桷板檻之腐撓者，蓋甃級磚之夷圯者，鑑皆易治之。其宇日以嚴飾，其俗有革於舊。予適客於是邦，聞其事心嘉之。會鑑來以記屬予，故爲之書，且信柳子之言於後世云。

《嵩山集》卷五〇。

嘉州清溪觀道藏記

天有言乎？天無言也，無聲無臭者也。天有爲乎？天無爲也，蒼蒼而視下者也。夫然河出圖，洛出書，其可謂天無言也歟？善者福，淫者禍，其可謂天無爲也歟？惟其不常言，而託於人以言；惟其不常爲，而託於人以爲。世之所謂刑賞褒貶者，天以託於人，非世之所得私焉。天下有善者斯褒之，斯賞之，非人也，天也。有淫者，斯貶之，斯刑之，非人也，天也。《書》稱五服五刑者，皆天命之，豈不然哉？故其賞其褒而不知所德，其刑其貶而不知所怨。有不察夫褒貶刑賞皆天也，乃竊取而私焉。淫者苟所與也，安得而刑之，安得而褒之？於是違天之意，天乃感然不寧，而自下禍福焉。既富矣，俄而其家，噫，已困窮矣；既貴矣，俄而其身，噫，已死矣；其子孫，噫，已微且絕矣。宋之火

也，寓於廟以呼；晉之衰也，寓於石以言。蓋有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爲者焉。今老子之祠，有錄其經如浮圖氏之藏者。或曰道之原出於天，天烏有言乎？殆狃於所見。世之有竊其刑賞褒貶而莫之禁，以爲天真無言也，無爲也，容其得私焉。不知天亦感然不寧，而自下禍福也。予斷之曰：天固有言也，固有爲也。然則老子之祠所以藏其經者，可信不誣矣。嘉州清溪觀道士趙妙通於其觀爲大殿，藏其經而未有記，予因書其說，使覽者知刑賞褒貶之不可私，而禍福之不可竊也。《嵩山集》卷五〇。

眉州州學藏書記

郡於益部，以蓋藏則不足焉，以文則富矣。予始至郡，見學宮諸生，誠皆彬彬然。徐問諸學官，其食有田而無書也。郡之富於文，不獨諸生之言辭爲然，蓋文籍於是乎出，至布於其部，而溢於四方。顧學官無書，甚不稱也。予既爲之市諸書以遺學者，不俟求諸其家，以取於左右而足，豈但使之誦說而止歟？夫書之效，修於家則齊，修於國則治，修其身可以爲成人，其大如此。或者好之，有謂之癡，謂之貪，謂之淫者，非書之罪也。今夫博觀而彊記，盡天下所有無不知焉。及與之語道理，論當世事可爲不可爲，後所以利害者，則昏塞而不通；置諸其位，臨事如毫髮比，皆荒憤而皇惑，不幾於癡乎？其志惟欲天下之書萃於其家，見或有之，則必取之，而記覽實不能周，矜多衒得，橫陳於前後，日愉而心悅，謂之貪且淫，其亦可也。學而至於此，已於書有負，況挾其說，上下馳騁，以文其

姦而欺其君？惟其所爲如戰國縱橫之徒，秦疾其然，并其書焚之。夫秦敢遽蔑棄吾書哉？挾書以爲資者累之也。夫子爲斯文，生以口相傳，歿則壁而藏之，抑有望於後世以羽翼夫道也。縱不能羽翼焉，其無負之可也。而乃累之，可勝恨耶！郡人張文紀在漢末建安間有高節，蓋可奮乎百世之下，其被於學官諸生爲近，其風宜有存者焉。今知予遺之以書，必不肯負之，其尚有累之也耶？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記。《嵩山集》卷五〇。

眉州起文堂記

書於其牘，粲然以爲華，是以謂之文者，惡睹古聖賢之有作於斯世，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皋陶之謨》、《益稷》之篇，伊尹以告太甲，傳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顧不獨以文稱焉。而巫咸、甘盤、閔天、泰顛之徒，又無一言以傳諸其人，豈其不足於文歟？戰國之時始以著書爲責，士各大肆於文，高者爲虛無，下者爲縱橫，則凶於其國，害於其徒。而天下後世祖其說益巧，其爲虛無者不謂虛無，而曰黃帝吾師也；爲縱橫者不謂縱橫，而亦曰堯舜吾師也。於是有行不顧言，色厲而內荏者焉。蓋不可以文論古聖賢人。夫以文論古聖賢人，其猶論媯汭、塗山、有娥、有莘、姜原、任姒以色，則妹喜、妲己、褒姒，亦在可論也。傳曰：「有德者必有言。」吾之尚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鄭晁某來守通義，始登洛邵博爲刺史時所作起文堂者，堂上有刻銘，謂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軾實其郡

人，能起三代之文，故云。予不知觀蘇公之文，止於其粲然書於其牘者耶？誠如是，則國朝斯文之盛豈一蘇公而已乎？盍不考諸古聖賢人以論蘇公？則歐陽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十策之言，不若王荊公感發於前，而陳扶風切磋於後，粹然始有得於五十策之外，而遂及乎三代。然不果施於用，廼去中國以屋岫嶠而航渤海，其文之所發，徒以爲經奇宏偉，玩於耳目，則其文爲可恨也。今之人多喜以文論蘇公者，大雅之士斯傷焉。因爲推廣所刻銘之意，使聞之者有感，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復起也。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記。《嵩山集》卷五〇。

省齋記

始予未識許昌盧君，而於大夫士間耳其名且熟。雖其爲人未悉也，而心知盧君奇士，氣忼然，慕義亡窮者。觀所與友皆一時人豪，其視齷齪輩則絕不與通，以故世多嫉其高。而盧君久宦不遂，予所聞類如此。己未歲，初見盧君於涪上，從之游，故知之也益詳。每與語，必慷慨論兵，出入奇正，纔纔不知倦。察其志，常在萬里外，而不欲爲州縣留也。予固喜之，而獨恨其才高氣疏，遇事輒鋒發，不自爲毫髮計，若古豪傑以此失之者多矣。噫，人之才難，而不能用其才力，禍也。鄧析之亡以其辯，而鄆舒以其俊。俊與辯非所以亡，其爲亡者，內怙其才而不知慮外，復不能合世之變，用以自斃。是以君子日加三省於其躬，仕且達則名立而身遂，雖窮而無悔焉。以盧君之才，宜思有以用之。

夫天下不可易也，是冬予有紆溪之行，越明年庚申，予再以事至涪上，聞盧君嘗築室名之曰省，且來乞文爲記。予欣然曰：「吾平生極知盧君才有餘，而所乏者寡思耳。今能省焉，他日庶幾有成也。」

《嵩山集》卷五〇。

梁山縣尉廳題名記

硤中縣三十有二，予常以事至者殆十之五。雖其地廣狹瘠腴異焉，而風俗大略同也。其民多服農畝，一日或釋耒焉，則珥筆而吏。故外椎魯而詭譎根諸中，玩易法令，若亡所憚者。及犯而刑，始懼，號呼祈免，已復如初，不遷也。往往取具案各藏諸其家，後有辯對始持以出，其家亡，因不復在。由是輿賦失其平，而訟者亡所質，故其治號爲難。至者辯訊讀，答文移，不足日爲事，間欲與賓客舉一觴不能也。是皆令專焉，而主簿亦鈎稽其籍，朱墨盈前，目怠手煩，不能竟，間又持檄出旁郡。獨尉無治事，吏時抱成案執削授尉使書，已輒持去。雖有才，亡所施。惟盜發所部，許剗治，暴衣露冠於外，不得歸沐，始獲用其才。然今朝廷教條嚴，恩澤下，十有三州之民安焉，何苦而盜？彼椎埋剽攻者則固無有，若理阡陌，治候館，亦其職，而勞民以求名，其可哉？此外非有所候迓至境上，或受民歲所委輸者，則無復事。或者不能自閒居，惻然有可憐色。苟得一事，則躍躍以喜，予所不曉也。自予至，掃除一室，左右皆書，讀之倦則卧榻上，戒吏杜門。事無以關我，蕭然盡日，不知

身在城闕，而心乎巖石也。今之世而有樂如此，惜夫無文以見，於是因求前人名氏書之壁而爲之記云。《嵩山集》卷五〇。

捨田記

太平興國禪院，有善知識曰張民瞻與其兄弟，爲其父母捨所有田，其廣十畝，一歲得米爲二十斛，而此大衆有五十人。是時會中起下劣想，今以此米以供此衆，一月之食不能滿足。有一居士從他方來，聞作是想，告其大衆：「汝所得田，凡爲幾塍？一塍之中，凡種幾粒？一粒所化爲無量粒，始自一歲以至五歲、十歲、數十百歲，如是展轉至無量劫，則我所化無量粒者，爲無量飯食，我飯者爲無量衆。汝思所食，則爲幾粒？如恒河沙。雖汝會中算數善者，亦不能知是善知識乃大檀越。」居士既宣此義，復說偈言：國王有大倉，如四大海水。使汝入其中，恣汝所噉食。不過於滿腹，久食亦當盡。乃以有限身，而起無邊相。爲飲食轉流，以至生病惱。汝能去貪癡，無時不滿飽。盡阿僧祇劫，如此一食頃。《嵩山集》卷五〇。

武寧縣學記

聖人之所謂道者，本以修諸身而已。天下見其然，乃尊而號之曰儒。儒之力苟施之於外，則大足以治天下，小足以範一鄉。古之願治者知其然也，思有以招徠之。於是聘之於其鄉，賓之於其大夫三老焉。然後不敢以其道獨善其身，乃始於區內。區內之民被渥澤，蒙休德，幼者遂以長，長者佚以壽。有不獲聘而賓之也，則以其道記之於空言，尚庶幾乎後之人得以用於天下。故得施於時而見於事者，則是仁義之載於其耳目者也；其不得施於時而著於書者，則是仁義之發於其口者也。夫豈以斯道爲沽聲譽、釣爵祿之器也哉？自漢顯立爲取士之科，方以斯道爲筮仕之具矣。然既得之，猶終身專門不敢叛其所習。凡議法令商政事，則必傳以古義，曰吾夫子之徒云爾。捨諸漢氏而下，其可勝言哉？夫學古所以求入官者也，既入官乃不古之學，而惟求法律，應會期，以不給爲憂，視昔者呻吟之編以爲決科可也，其將無務於政焉。至蟬食鼠齧，棄不復省，又孰暇問吾夫子俎豆之所也。汝陽馮獻道始舉於禮部，禮部以其名上於天子，天子官之，來尉於茲邑，獨不能忘所學，慨然顧黌舍類類而嘆之曰：「今夫佛老氏、巫覡氏皆以衣食其神之故，則知嚴其棟宇，潔其粢盛。而吾夫子之徒，既已資其業，免於齊民之版，而登于百執事之籍，事其師者乃反出其下遠甚。師之不崇，則於其道何有？安而不作，我則有罪。」即請于令，以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廣其學而新之。其四墉繪其高弟七十子及

諸先賢之像，峨冠垂紳，左珩右璜，儼若侍闕里而游洙泗者也。邑子弟觀之，其益加敬於吾夫子之道，而復講問有筵，肄業有房，釋菜有庖。予聞之，以爲法宜書，使爲士者知在家而習之，在邦而行之，終始典于學，悉如獻道者，則返三代之俗斯不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〇。

少陵東屯祠堂記

少陵先生故棲東屯，在寧江東二十里。其墟有李氏之廬，李氏乃治旁奧爲立祠。東萊蔡興宗伯世嘗攷正先生之詩，既卒篇，因持祠具至廬旁奧所立祠告之。顧其像黯昧且不類，始更之，加崇繪，因歎曰：「斯可謂窮之至歟！」某曰：世殆有甚焉爾。先生特盛時不克大奮蹕，取顯位，然呼鷹逐獸齊趙間，登叢臺而歌，放蕩者幾十年，亦已樂矣。最後西游秦，奏始入，天子至爲廢食召，而汝陽、漢中王競客之。既老見放，猶所至諸侯遣騎問所須，其豪長者皆爭進田居，有百頃之稻，四十畝之圃。下至田父泥飲，園官送菜，亦不可謂不達於時矣。今夫齟齬而學，齒髮俱敝，而耽玩彌篤如公者，乃一去吏，則過無所抵，上下莫省問焉。顧欲退而耕，又不能得田，可盡力以自養，尚敢望先生壯游之樂哉？其窮不更甚矣乎！某於是益傷風俗之薄也。雖然，先生之詩得公而益明，而公之志不可以無所託而傳也，故并記之。年月日，晁某記。《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二。

涪州伊川先生祠堂記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若相授以傳，孔子盛矣。而至於孟子之後，幾於屢絕而復興。嗚呼，聖賢不常有，而道之難行也！本朝蓋自柳仲塗氏始，起五代之創殘，以復古之文。諸儒繼繼承承，及程氏兩先生出，則汪洋大備矣。正叔氏常放于涪陵郡，即其北山之浮屠精舍以居。惟其不得施於事，則覃思於《易》而爲之傳，所以立於世者大矣。其放之非人力也，天將以極乎窮達得喪，致其所以大也。於是乎鉤其深幽，而肆其閎大，發揮顯白，使天下後世較然信其易能而易知，則茲地宜其風俗之厚歟！顧不祠於校官，而獨圖像於其精舍，是荐放之也。紹興三十年夏四月，轉運判官廣都費公入境，固怪其地卑陋而民習囂昏。其在職方之版圖，將踰二百年，浸濡熏沐，卒不能化，以合乎道德，由其民不向於學也。程先生幸嘗辱吾部，誠表而立之校官，庶夫民識夫軌範也。其屬潁川晁某曰：「先生惟古之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古者天下之民四，而以士率之，則禮義廉恥成於下，故三代以士爲重。其井田，其學校，所以處其士，食其士也。有以處其士不至於無所歸，則知自重；有以食其士，不爲窮所阨，則知自貴。當時不敢以利祿待之，以素有其貴且重，豈須於利祿也哉？世必有伊尹，傳說、呂望之徒，然後與之共天下，非寵以爵位而自我三公之也。平居所用公卿大夫之家，前以車服，後以斧鉞、刀鋸，吾則不敢以此待士。士知上之人其重我，其貴我，不在彼而在此，超然輕

富貴，盡其力於學，不過九年而大成，求爲強力而不反，以稱其爲士。學而至於斯足矣，然亦無甚難焉，何獨難乎後世之爲士也？無田於野以處之，而學校又不足以盡收之，則出利祿以勸，而人皆有爭心，以思勝於衆，則昔之禮義廉恥壞。而吾部素爲卑陋囂昏，又當如何也？今不篤告以先生所學，而徒嚴立之，其猶無益焉。」公曰：「然。」俾刻其語，以告所部云。《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三。

涪州石魚題記

江發岷山東，流入于巴，其下多巨石。霜降潦收，則石皆森然在水上。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魚，或攷其時蓋唐云。其後始志其出曰其占有年。前予之至嘗一出，已而歲不宜于稼，及予至又出。因與荆南張度伯受、古汴趙子澄處、度公矇景初，李景孚紹祖、楊侃和甫、西蜀張珪廷鎮、任大受虛中往觀。既歸，未踰月而旱。予竊怪其不與傳者協，豈昔之所爲刻者自爲其水之候而無與于斯耶？抑其出，適丁民有年，而夸者附之以自神耶？將天以豐凶警于下而象魚漏之，則懼其不必于政，而必于象魚，故爲是不可測者耶？於是歸三十有六日，乃書此以告後之游者。是歲紹興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嵩山晁公遡子西。同治《涪州志》卷一四。又見《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下。

元汝功硯銘

昔之斲者爲老成，今之斲者爲後生。孰謂茲石，其方似義，其重似德，居今之世，而有典刑？

《嵩山集》卷五一。

師公傳

師驥字德駿。唐末有諱政者，自平原徙於眉之武陽，歷八世不顯，至公始大。母史先夢赤馬相逐而行，已而生公。父濬喜曰：「吾兒聲號發聞必遠，其名以識之。」年十五即從師授王氏詩，猶本諸毛鄭詩，皆通其義，善講說。去游太學，終其去太學，未嘗一出遨。所聞益博，講說益魁奇。每課試太學諸生，讀其文慙然服，不敢與之齒。未及升禮部，會父喪以歸，歸而母亡。公純孝人也。閔其親生惟庶人食，沒而祭之不能以公食，豈不能以卿大夫食？忍死以就其志，益奮爲學。除喪，入鄉校，課試連出諸生上。政和二年鄉貢之於禮部，試其講說第一，遂登進士第。故事，太學官常取第一人爲之。宰相蔡京方自外來，輩類進士與百官迎於郊，公獨不往。京猶欲羅致之，出我門下，乃從吏部署仙井監司刑曹事以去，聞者怪歎。成都府路提舉學事翟栖筠因訟其不宜，奏授嘉州州學教授。京憾不

置，惟威州深入蠻夷中，吏民數百家，天下之窮處，移公居之，聞者愈怪歎。公初不悔懼，進謝變前所爲。京去相，始除太學正，尋遷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擢右正言。時文武官簿濫且冗，公主資送物踰制度，有司爲寵倖治第無藝，中貴人益用事，出其黨於諸道爲廉訪使者，權勢震中外。公入諫院，即日上疏論之，不報。靖康初，愈益論事，執政不悅，出知房州。行半道，所不悅者罷，召還，拜衛尉少卿。雖去諫院，猶論事不衰。明年見上於南都，哭且謝不能紓國難，退移病卧。詔聽歸其鄉。其後累刺蜀、瀘二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夔州路轉運副使，官至左朝請大夫。秦檜專國政，以嘗事公於太學，熟其名行，屢以詔起公。公自念嘗再爲執政者不悅，殆天性然，老且死，其可以更辱？辭以老不行。紹興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瀘州。既歸葬十有八年，不果告於朝，書其事於太史氏，又不得直而信者銘。其季女婿潁川晁某曰：公豈可以無傳也？夫使傳之者寧欲如今之所爲銘於墓而侈大之，嗜功利者夸慕？吾蓋觀諸士大夫，常患富貴無地道，苟見有地道，雖往受垢不憚。公自少時，獨不樂事權要，誠書而傳之，庶乎來者知慕此而不慕彼，風俗尚有改，於教化有助。公之長女適范孝純，先道方城以歸，遇賊能以不屈死，其風節良有自也。若所聞於蜀耆老，稱公葬族父及從母，嫁舅之女與族之女孤而無歸者。凡内外戚，或貧無以衣食，輒分所得祿衣食之。死之日無餘財於家，所居官寬而直，爲政務趨於實，而不收聲士大夫，於此猶有能焉，故略而不書云。《嵩山集》卷五

劉汲傳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曾祖易、祖浩，雖不仕，其鄉論其德，以爲大姓。父安民，仕至朝請郎，種德益厚，至汲乃大發。聞始冠於廟，即辭其大人游太學，居三年，是爲紹聖四年（二），登進士第。瀘州三江蠻長請歸其地職方，宰相遣李成允撫諭授之。緣道知汲名，自武信軍節度推官以版致之，使行。其地皆不毛，因曰不可授。會成允溺死，即自上其狀職方，職方以爲然，不受，瀘州得無耗費。政和三年知開封府鄆陵縣，時所在爭言祥瑞，至凶災則匿不以聞。鄆陵適歲大侵，汲奏減賦役。明年冬大雪踰月，道無行人，五穀薪芻不入市，乃發官所儲以予民，部使者怒，汲不爲止。潁川曹氏女五歲，鬻於彭氏十餘年，其母陳告，縣取之，愕然不自知，汲質其驗者，女身有黑子，出視之，女感泣，汲曰：「彭氏亦須而養，其養彭氏如而母。」女再拜曰：「如公言。」傳一邑皆嗟嘆。人豪李伸私其傭耕杜玉妻劉，劉不從，毆死，賂玉焚其屍。事覺，具獄上府。是冬當有事於郊，有赦。伸謬稱冤冀赦，移大理寺，受其賕，以縣爲枉。汲論於朝，移御史，卒論伸死。尋通判隆德府。河北罷所鑄鉛鐵錢，錢湊河東，民不肯用，闔市無所鬻，民不得食。汲曰：「歲飢則出義倉，今患有甚於歲飢。」即出以貸民，已乃自劾。常平使者吳時大驚，奏論其賢。方士林靈素方大幸，府諸生班自以妖言改《易·繫辭》爲奇怪，附靈素。汲白府，下自獄，以事聞。靈素薦自有道，詔轉運使陳知存即

驗。掾吏懼不敢署獄，汲按治自如。知存憚汲，正奏曰：「府當之是。」宣和元年，除開封府刑曹掾，治左獄。始盛章等暴酷敢誅殺，或法不至是，而其意深刻，以爲不快，則請於上，相以爲常。汲白府爲大姦則當請，餘宜如律。嘗有所坐微而遇赦特不原者，汲論：「赦者無遠近，無小大，其罪畢除，而轂下不及，可乎？」上曰：「汲言是也。」靖康元年，除京西路轉運使。女真逼東都，召知鄧州高公純以兵行，公純懼不敢行，汲譙責公純，公純以無糧告，汲曰：「公其行，饋餉吾職也。」知永興府范致虛亦按兵華下，汲復以書譙責，且教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敵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致虛以書謝，而與公純終亦不行。汲憤憤取公純所部兵即日行，公純不得已，亦行至南陽，復留。汲獨持至東都，則徽宗、欽宗北狩矣。當此時楊貴、張沂、薛廣、王任、尚虎各潰爲盜，太上皇帝曰：「汲爲我行，告諭之。」其長聞汲至，皆迎降。天子議幸鄧州，取潼川府、夔州二道錢幣儲於鄧。汲論二道士瘠而貧，必將斂諸民，請勿徵。公純、致虛相繼去，汲兼行刺史事，修城池器械，募勇士得數千，其後與俱死，盜過莫敢近。遂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十二月受命，即遣家歸其鄉，益爲戰守備。曰：「他盜非吾敵，女真至，當率諸軍一戰。如天之靈，幸而勝，不則吾職死之。」明年正月，女真至，號稱二十萬，州兵不滿萬人，汲語諸將曰：「國家養而曹，不死戰無以報。且吾不令而曹獨死也。」皆感奮曰：「願爲公死。」復諭居民曰：「吾則死矣，若屬俱屠，無益。有材勇願與吾留者聽，餘盡出。」得敢死士四百餘人，乃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議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倚之。而汲以牙兵四百登埤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

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爲却。俄而議敗走，敵以二軍夾而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曰：「吾不去蓋，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吾死，彼將不敢輕中國。」遂與鼎戰死。汲平生重節義，族女貧，既笄不能嫁，則爲嫁之。拊其兄弟之子如其子。姑適程氏，不能衣食，爲市田衣食之。程死葬之，其子病不能養，迎其姑養之。晁子曰：凡平居軟熟不自立者，其臨難必不能如此，益信也。予嘗念靖康中，河南北兵作，上下震擾，豈其無節士？予守通義，聞外屬邑有汲，訪其事於其家，喜爲書之。《嵩山集》卷五二。又見《南宋文範》卷六四。

〔二〕四：原作「三」，據《宋史·劉汲傳》改。按紹聖三年非貢舉之年。

全宋文卷四七〇〇

晁公遡 二二

程邛州墓誌銘

某昔仕涪州，所趨走州刺史程公之子仔衣大布，戴大帛之冠，手其書一編來見，曰：「哀不能言，執事其視諸書。」仔去，某取其書讀之，以爲爲善而志常遂者天也，或有不遂者，天所不逮也。天則以文予人，而使之發揚焉。仔之父仕至右朝議大夫，不克大顯。其葬也，於是乎有待乎文也。某聞公之先，蓋有諱仁霸者，州論其行義，使攝錄事參軍。有盜蘆菰根，不自意所持刀傷主人，尉幾幸賞，以爲劫獄。吏受尉賂，強榜服之。錄事公昨謂盜：「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州竟殺盜。盜後三十年「二」，晝見請往與尉史對，對已則子孫其昌矣。至公蓋六世，果皆官達而壽，天於公之家抑厚矣，尚懟曰不大顯。第見世有愧於公者，而在高位，顧不求其傳，孰能如公之家歟？不必資於文以發揚也。雖然，公且葬，不可不具著以告於後之人，知公實大顯，又非止於其身，將其後皆然。公

諱敦書，字通叟，其先武昌人。唐廣明中諱琦者，從僖宗入蜀，遂家於眉州。曾王父諱濬，大中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宋氏，京兆郡君。王父諱之邵，大中大夫、顯謨閣待制，贈龍圖閣直學士，累贈少師；其配史氏，蜀國夫人。父諱唐，寶文閣學士、右正議大夫，贈特進；其配楊氏，通義郡夫人；許氏，同安郡夫人；勾氏，安康郡夫人。自其曾王父而來爲仁厚，寶文公未嘗以徒罪刑人，及公益寬大。宣和二年，寶文公任爲承務郎，始爲資陽丞，鹽井日征有程，主計者欲征倍程，檄公覈其實。公曰：「是盈縮無常，今而盈可也，不幸而縮，吾不可奉上官害民。」列其實，有司爲正，民間大叫譴，以喜去。監金堂縣稅，愈益輕其征。其初課不登，已而商賈爭出其途，課大增。將去，留其贏於庫，不以著籍，曰姑以是備不登可也。再爲江原丞，率其民盡力於堰，仍爲均水，約束民不復爭。張魏公宣撫川陝，陳公通判達州，尋遣奏事闕下。呂丞相欲留爲郎尚書省，公曰：「不可不返報。」既歸，州闕太守，兼行太守事。女真逼安康，其帥王彥以其軍來，公諭其民，民曰：「公不欺我。」爭出粟葛，其軍亦喜曰：「微公如何！」公復令其軍，有譁者吾不貸。終其軍去，無敢譁。守涪州，其民舊出地租爲公使錢者悉除之。守普州，鹽井廢，所負不入，繫獄者百餘家。公論其課當除，卒爲免其課九十九萬一千餘斤，錢五萬三千餘緡。再至涪州，州之人喜且相語：「我公來矣。」守雅州，徼外蠻殺靈關民，提點刑獄司欲徵旁郡兵，公曰：「何至是！」第召土丁集塞下，徼外蠻意懾不敢動，蜀以無事。守邛州，欄江堰久廢，公治之，民溉田增多，歲餉漢中諸軍百萬，實八十萬。前爲守者常先一歲取民輸以充賦，民力竭不能輸，公上其狀，且自劾。未報，則戚戚以悲；既聞有議

復除，則喜，過於其民之得復除也。其後卒除十萬緡。而公以乾道三年正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七，民恨公不及見，歎息以泣。公少淵靜無競，所至爲政簡便，蓋自其家法而然。其居家，於親也孝，於兄弟也順，於族也惠，於士也誠。嘗予之田以資其養，從女之孤者嫁之，內外屬貧者賙之。瀘上有族，於楊夫人之喪助沐椁，見必泣。公所居鄉，其鄉人愛之；所居官，其邦人德之。有子又能教之，以文學登進士第。古之君子著於冊書，爲世所稱道蓋如此，公詎不大顯也耶？仔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壬申，葬於眉山縣之懷德鄉公所卜龍淵之上。黎恭人之壙，去寶文公墓三里。公之孝益信也。恭人，左中奉大夫、直秘閣揆之女，生子男二人，俱，右承事郎、前瀘州瀘川縣主簿，致仕卒。仔，左承直郎，前邛州軍事推官。孫男四人，以正、以發，將仕郎；以簡、以一，未仕。孫女五人，長適右迪功郎、資州龍水縣主簿孫直洵，餘未嫁。銘曰：

世有施仁，孰識其報？既熾既昌，於公有考。公之初祖，慈惠且溫。冤則直之，天大其門。迄公六世，仕者加多。爲帝守邦，旗纛弓戈。登於光顯，益秉故常。實羨於仁，以篤不忘。公之子孫，是效是似。繼今綿綿，刻示無止。《嵩山集》卷五二。

〔二〕盜：疑衍。所叙本蘇軾《書外曾祖程公遺事》，無此字。

宇文蜀州墓誌銘

炎帝有嘗草之功，北方謂嘗草爲俟，并人語轉爲宇文，子孫以爲氏。始著見於拓跋魏，其後建國，爲盡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聞者累累有焉。至唐太和間，有諱籍者，爲諫議大夫，佐武元衡節度劍南西川，有功，則以文顯矣。諫議之子諱從禮，終渠州司馬，因家於益州。四傳至諱真緒，從外邑廣都。又四傳則有諱粹中者，爲尚書左丞；諱黃中者，爲翰林學士；諱時中者，爲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華陽縣男，遂赫然爲名臣家。徽宗付天下於欽宗也，左丞公作詔，語驚人，其智不多耶！建炎初，衆聞女真皆膽掉，翰林公獨請行，入不測之地，其勇何如！華陽公守平陽，其有先自幽薊來者，語汹汹，欲相扇爲變，憚華陽公，不敢發，其武功又何如！是三君子者，蓋發於文而然。夫爲葦籥韭祭於豳之世者，必數百年，而後有周公制禮作樂之盛也，其信本諸炎帝歟！華陽公長子諱師申，字德聞。其幼，華陽公誨之書，一誦輒不忘，則喜曰：「吾兒，才也。」華陽公年未耄，歸其鄉，德聞盡以其祿奉之，得以益市利田宅，使華陽公可以歸卧而不出，則又喜曰：「吾兒，孝矣。」德聞之賢，豈特見於斯哉？方諸方立於太平甚盛之朝，其時熟習見聞，孰有出於干戚俎豆之外者耶？德聞獨揣天下亂，常色憂。宣和四年以左丞公任爲承務郎。四川買馬監牧司歲以錦市馬於西南夷，紹興三年，德聞爲幹辦公事，或議用重錦冀多得良馬。德聞曰：「西南夷馬不能皆良，今費十倍

而馬如初，若之何？」其慮遠矣。宣撫副使胡世將奏爲參議官，同時在幕府者有大吏，無敢與抗。德聞每與事爭，不阿。其僚或以親戚故人屬諸將竄名伍籍中，論戰多輒得官。德聞獨無所屬，諸將益敬服。世將死，鄭剛中繼爲宣撫副使，恨不能留之，乃上章言其才，使守資州，趣其行。不得已，至資州，不越月，踰時有詔主管台州崇道觀。德聞蓋念不可以斯須去華陽公旁，先以請于朝，既奉詔，即其日以歸。已而，喪華陽公。免喪，益治室廬，陳圖書。客至與執觴觚栢豆，留者館之。冬而裘，夏而葛，時其朝夕，而籩豆既進矣。其有急難，奔走赴之，久亦不厭。弟師說蚤卒，迎致其嫠與孤撫之，終其身。故德聞死，無内外哭之者必哀。閒居殆十餘年，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謂：「仕爲養也，吾今尚何仕？況去先人丘墓耶？」再除知合州，則曰：「君命不可屢違也。」至合州，見學宮壞，喟然而歎：「吾政出於是，其可不敬！」既修繕之，已乃問前者州牧將所以効數慢去，皆吏胥瞞譎隱没〔二〕，則數其宿負廷戒之後無前然〔二〕，聽者皆伏，抑首之。疏其事以白，即行之。比歲多盜，取其魁渠寘於法，他盜懼，出境，郡遂大治。總領財賦所論其最，德聞笑謝之曰：「守取諸民實有媿，何最也？」漢中出甲三千屯荆、襄，德聞以私錢餉之，皆喜過望，相戒不敢譁。賓客至者亦然。移知蜀州，未行，以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病卒於合州之正寢，年五十二。市者哭於肆，行者弔於途。過赤水，其鄉聚皆哭曰：「使君吾所芘也，天何爲奪之！」是歲十二月八日，其子紹恭葬德聞於會同鄉泉山之原，華陽公之墓次。越四年乃請銘於予。德聞前卒之七月十有一日，過合州與之語，知其賢也，且待予厚，可不銘之？其世系則已載於華陽公之誌，不書。德聞初娶簡州劉氏尚書郎涇之

孫，再娶隆州何氏秘書丞棠之女。德聞三子：紹恭，右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紹莊，登仕郎；紹芳，將仕郎。五女：適右承務郎廣漢張栻，餘未嫁。孫景廉，將仕郎。銘曰：

始之受氏，肇自炎帝。登于武成，代魏以興。融因商利，遂相唐明。厥緒則大，才惟未備。至君諸父，實昌而熾。勇功智名，君子之文。遭變不懼，君子之武。君出就事，其才是似。出少處多，弗克繼繼。我作銘詩，告爾後人。勿怠勿忘，庸篤厥慶。《嵩山集》卷五三。又見《南宋文範》

卷六六，民國《華陽縣志》卷一一。

〔二〕吏：原作「史」，據《南宋文範》改。

〔三〕前：原無，據右引改。

王脩職墓誌銘

延州來季子聞歌風歌雅而知其國，吾從伯姑歸趙懿簡公之家，其居長安中，見种隱君之後爲名將，則曰：「是於五經之外，蓋好黃帝陰符。」吾文元公儀刑於家者，至於女公子猶可以配季子，其他亦孰不然？凡出而相其夫之內屬外屬，見其子若女，必指之曰：「是有晁氏風規。」吾安氏姑，先君伯娣也，有女適少保懿恪公之曾孫諱湘，字清夫，能使清夫蘄乎有以立者，其有助歟！況清夫自其

少時，抱所業詩入太學，博士課所業詩，常最其列。太學諸生相語，他日上第，必王君也。其父去中都官而出使，則曰：「吾當治官文書，孰與我治家文書耶？兒與我行。」清夫遂不果從禮部試。自是其父使四方，凡事當奏論與報謝賓客者，清夫日日執筆牘在旁，手翩翩無停。既成書，父取讀之，無不中輕重。欽宗即位，以恩授將仕郎，歷四官。其父以老故謝事，居嘉州，清夫無出仕意。蜀公知其貧，使即所居州監清酒務。終父喪，以貧乃復出。入歷四官，秩右修職郎。既罷邛州火井茶場而歸，以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子棟長寧軍司戶參軍之廨，年七十三。清夫始欲從事於吾聖人之書，以求伸其志，訖不遂，乃自謂少之志非也。蓋聞有聖人之道者三，西方聖人之書所云德也，柱下聖人之書所云道也，吾聖人會歸焉。清夫率夜漏未盡十刻以起，讀是三聖人之書，至夜漏下二十刻，仰天而歎曰：「嚴乎，神明之在上！」端起而拜之，古之畏天畏大人者，其謂斯人歟！父母已死，至其生之日如其在，具酒食，稱觴跪起。及後病棘，猶酌酒自觴之。古之大孝，終身慕者，又於是乎在也。世孰不知有三聖人之書哉？清夫則誠且敬矣。在嘉州嘗增推酤錢二十六萬緡，在相州則論業茶者推之重，皆逃。使者符行中喜商利，怒其言，愈益辨之，不懼也，行中不能奪而從之。在雙流縣，富民詣縣庭請答婢，清夫問之，則出於懿恪公同年生之家，即贖而嫁之。在峨眉縣，時朝廷命徼外蠻歷階以官，制書至，歷階不出受，而擁種落千餘人塞下求互市，闔門惴恐。提點刑獄司使清夫往「二」，直馳一騎抵歷階帳曰：「國家今命爾官，使南詔知國家之爾與也，不敢窺爾地，則種落蕃而馬孳，其利不利不多於互市乎「二」？」歷階蹶然拜曰：「謹受命。」清夫於事要各適其宜，非若貿然涉海者，不可

適之川也。其儕以財論功，不究其可不可，於公則怯而勇於其私，外其家者皆塗之人也。二男，其長棟也，次楫。女適右奉議郎、簽書道州判官廳公事李端卿。內外孫十人。棟以乾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峨眉縣三獨鄉宗教里龍坎山之原，祔以安夫人，侍御史鼎之孫，左朝奉大夫通判南康軍譚之女。祖諱端甫，大理評事，累贈正奉大夫。父諱敏文，右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累贈右通議大夫。母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孫，累贈碩人。某常念先君鮮兄弟，有如見其姊，其猶先君焉。既幸見仲於高氏，叔於种氏，季於孫氏，獨恨不得見安氏之姑。姑有婿而賢，由其女相之，姑亦足以有聲晁氏矣。因棟來請銘，則爲銘曰：

嗚呼，清夫之學，本於誠敬。仰有畏，俯有懼，其能承三聖乎！清夫之行，可謂能孝，其父老則不出，既喪而去，惟欲致爲臣而歸，冀因是置朝籍，以追爵其父母，斯君子之所憫乎！清夫之智，將仁其民，顧不果，則效其所有以惠於困窮，對大官不懾，蹈蠻貊不懼，其得士之正乎！清夫之家，藏其隕齒，有纍然璀璨者五，不必驗諸浮屠氏。蓋如剛松之峻潔，入於地爲虎珀者，猶真勁乎！所爲至於斯，而不克以受福，其後之人，尚有慶乎！《嵩山集》卷五三。

〔一〕「點刑」二字原倒，據文意乙。

〔二〕「不利」二字似爲衍文。

王少卿墓誌銘

公諱珏，字德全，姓王氏，紹興二十五年爲夔州路轉運判官，始見某，相語勿去，幸佐我。某爲之留三年，日日語不厭，大略本於不傷財，不害民，如司馬文正公言。或曰：公之曾大父文公，不啻與司馬文正公之論異乎？斯蓋不知者也，胡不觀諸文公晚年之論？文公與文正公俱學孔子者也，求之爲聚斂，文公、文正公皆知攻之，特有先有後爾。公於是可爲孝矣，蓋養志者也，愛以德者也。公去夔六年，以目有疾，上太府少卿印綬，卒於家。嗣子宜之錄其行事以告於某，使銘其墓碑。某因得盡觀公平生所爲，而後益知公之於文公，猶蘇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嗚呼，可謂孝矣。文公諱安石，守司空，贈太師。大父諱滂，奉議郎、秘書省正字。父諱桐，承事郎、直龍圖閣，累贈特進。公始以文公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紹興二年起家鹽官縣丞，年方壯，屢行令事，邑人已安之。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除公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踰年盡償亭民，且有贏巨萬，請儲之。秦丞相曰：「於國何利乎？」公曰：「是錢不乏則鹽無虧，國之利也。」丞相意不快，已又開華亭、海鹽亭河二百餘里，鹽滋得流通，其溢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三十七戶尤爲病，公奏除之。兼提點刑獄，未閱月正大辟，重而輕者三人，死而活者五人。丞相銜其前敢抗己，以爲荆湖南路提點常平茶鹽公事，

旋移北路轉運判官，用以苦公也。公不以爲懟，益戒其部曰：「民困矣，爾取之勿倍。經冤而訴於上者，爾勿忿疾。」郡縣皆應曰：「諾。」鄂州征民竹木并役之作堤捍江，歲歲水齧堤壞，公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爲堤者五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不能齧堤。州人謹叫曰：「吾封植者不伐矣，吾罷老者休矣。」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公聞立罷之。夔之郡縣行經界，大爲姦利不均，公至爲均之。戒其部曰：「吾州土瘠而貧，不與他等。民歲輸者，捐之又捐可也。」行其部，持什器與偕，須水則錢市之。通判夔州張紘，公薄其人，紘附丞相沈該進用，誣公苛斂，罷轉運判官。其歸一不載蜀產，送者涕泣而言：「公去，我將如何！」明年，起知真州，益務爲寬大，出俸錢糴米五千餘石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深自悔謝以去，強猾者然後刑之。適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免。兵部尚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詔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居無何，得錢千者其贏八十萬。會女真大入，陷揚州，四旁官吏環視而逃，公先受命，備海道，乃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無行，公不聽，即日陞舟，其案牘藏錢無毫釐失。女真既去，有詔寵褒之，曰：「吾將使效職不去者勸。」朝廷論其課之增，爲錢二百五十三萬餘緡，鹽五十二萬四千六百餘石，而亭民亦以致富羨，遂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宿兵於邊，輓輸者以六萬錢而致一斛，公遣官屬即其屯市之，民爲便而用以饒。遷太府少卿，疾不能治事，遂以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提舉台州崇德觀。其糧在襄陽者，得石百餘萬，其諸戍亦不減十餘萬。上猶冀公之疾愈而復用之，詔曰：「須其愈，亟以來。」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一日卒於蘇州寶華山之私第，年五十三。

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葬於湖州烏程縣雪水鄉丘墓村屏風山之下。娶鄭氏，贈令人，先公卒。男一人：宜之。女一人，未嫁。疾革，告宜之與其從子升之以事君行己者曰：「吾固嘗語汝，今將死而言，庶汝念之勿忘也。」公居官得饋遺藏之，去則歸於官，凡四千六百緡。文公之清節爲似之矣，夫使公之生也蚤，而及乎文公之時，文公必曰：「吾家有由也，惡聲其不聞焉。」某既載其事，則遂繫以銘曰：

吁嗟文公，秉志孔武。鄙今弗爲，維古之慕。古謂伊何，必曰堯舜。公其承後，不墜厥問。自仕迄歸，甚敏於行。文公有志，迨我而成。緬彼二帝，無或怨咨。既富既庶，我安靜之。凡世大家，誰其無孫？衆稱其賢，爵位之存。公能繼之，惟艱其有。時亦逢矣，用乃莫究。士喟而悲，有時無年。維石有章，刻示九原。《嵩山集》卷五四。

江原張君墓誌銘

江原張成叔始入鄉校，即爲古文《尚書》。時主司非王氏說不能通，每入坐試席，惟考究古義，一不主王氏說。於是天下凡評文章必歸之通官貴人，又獨好予所爲文，且死屬其子若虛曰，葬必求予銘。若虛既除喪之六月，其母語若虛：「爾忘爾父之言乎？」即日自其鄉走眉州，來請予。得其所書行事，私怪其父生已不能追時好，以老於諸生，葬有銘必託之通官貴人，所欲顯揚於後，而覆蓋其子

若孫也，而復求予銘其生，徇其志，予固不可以奪，如其葬則在子，盍亦求於通官貴人可也？若虛曰：「吾父非悖者，其有以也夫。」予因歎曰：「在唐權德輿盛時，爲宰相，坐廟朝，凡有葬其親者，不得其銘則自懟爲不孝。乃今無一傳者焉，惟昌黎韓愈爲四門助教，爲國子博士，其時所刻銘故赫赫尚存。乃父之意，抑其在此。予愧非其人。」若虛泣曰：「苟不得銘以歸，是無以葬吾父也。」予不得已，諾而銘之。其先高祖諱中理，嘉祐初與顏復輩二十三人遺逸舉，召試中書省，獨謝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曾祖諱公綽，其鄉推爲鉅人長者。祖諱潁，嘗與維州試第一，而開封府者非維州比也，天下之士舉集焉，試又在優等。考諱珪，以五舉於禮部，授九品官，嘗監瀘南井鹽，致仕得右承務郎以卒。成叔諱績，其季子也。始自東漢張文紀，其風節蓋偉矣。成叔嘗欲世其家，爲不墜者，故務爲崖岸，嶄絕不可近，至其論說天下事物之理，則披抉其奧盡露。州縣長官聞其名，思聽其說，顧不可致，皆就見之，資以爲政。成叔之兄伯氏、仲氏與其子相繼卒，能使其母忘其哀，而伯氏、仲氏之遺孫忘其孤。其稍大也，男乎詩書誨之，女乎組紉誨之，可嫁者嫁，可娶者娶，大小宗之不能立者，亦皆使有所立。其事若米鹽，成叔處之乃甚暇而辦。其餘力猶足溢於筆墨，皆可觀，百工伎藝無不通解。成叔蓋多才者，以不得用於世，而用於其家，止於如此而已。使成叔用於世，則有得於今，必失於古，不知成叔其孰所願哉？知成叔者當能辨之。成叔之卒，年五十有二，以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其葬於犍爲鄉伏筒里世塋之次，則以乾道二年十月乙酉。娶湯氏，左朝散大夫、前通判成都府、贈大中大夫牧之女。生三子：若虛、若晦、若退。一女嫁楊鑄。銘曰：

漢司空公，葬於河南。其子御史之葬，則復返乎犍爲之阡兮。唐之末有曰祺字景福者，始遷於江原，而宅甘泉兮。歷千數百載，蓋嘗三徙而卒不失其世守，抑可謂賢兮。吾見公卿大夫既貴矣，其後降於阜隸，卒不過於再傳兮。蓋亦觀諸張氏所以不失其世守者，居今而好古，其所立之超然兮。《嵩山集》卷五四。

晁公邁墓誌

通判建昌軍，未至建昌，女真虔劉豫章臨川，遂命權知撫州。女真始去，公私掃地赤立，盜發其傍，州人惴恐。乃誅豪彊，撫鰥寡，盜聞其聲，不敢犯。或者毀其功以爲罪，呂頤浩當國，銜前所發運使爭公事，奏免所居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九。

眉州先賢圖像碑陰

右三十二人，皆出武陽。郡人楊師中嘗考諸書，其地有彭亡聚，相傳彭祖葬此山，後世因以彭山名其縣。唐先天以前名隆山，拓拔魏以上則通稱武陽。武陽之名蓋甚古，秦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敗走於武陽，獲之，謂此地也。蜀郡建乃爲縣，班孟堅云：「漢武帝開夜郎，立犍爲郡，領縣十二，以

爲南夷。」非也。王褒家資中，孟堅爲褒傳云蜀人。鄧通事文帝，而傳云南安人。南安今爲嘉州，武陽居其上游，則三邑殆割蜀郡隸之也。常道將亦稱蜀本一郡，漢分巴割蜀以立犍爲、廣漢，因有三蜀之名，益知武帝所開南夷，止得今瀘、戎之地，而附以蜀南鄙，爲無疑也。漢律，縣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赤水有黃龍廟，有漢碑，載武陽令泠化。當時武陽蓋爲大縣，孟堅書武陽有鐵官，而丹稜、青神鐵冶猶在焉，則吾郡之四邑，皆爲武陽故疆也。彭山縣市南有祠，臨官道，上題其顏曰忠孝。其壁有畫，漢晉衣冠。長老言，元祐末縣令鞠嗣復取張文紀、李令伯續焉。師中以爲堂堂乎縣，自漢光武稱爲士大夫郡，當不止二士。於是益於古求之，如隋諫官宋遠、唐陵臺令任宥，皆由他邦來居之，則不論，獨取是三十二人者，命畫史程其年論其世，稽其所立而爲其冠服容貌。師中曰：「文紀父大司空升明事安帝，爭太子不當廢，其後立爲順帝，救趙騰不當以忠言誅，同時減死者八十人。令伯祖父朱提亦名二千石。則文紀、令伯蓋由有家法也。」師中字民極，嘗來見予，請以是立之學官，因并其言刻之。予於是歎曰：平生第聞茲郡爲多才，而不知皆出於士大夫家。夫所貴乎士大夫者，其法有以貽其後，故守其家法則爲能子孫，非專以其山川之靈，嘗出白虎、神鼎、寶磬而然也，覽之者其無忘焉！

《嵩山集》卷五一。

祭楊參政文

惟公之鄉，世蓋有人。仕則光顯，文則成名。其文爲誰，文安先生。聲其仁義，偕二子鳴。其仕伊何，曰孫文懿。垂紳于朝，中立不倚。致其爲臣，歸老閭里。專以德化，與鄉人齒。降及中微，逮公復興。文則子山，煜煜其英。公則貴矣，與壽作朋。子山既亡，瘞于九原。謂公壽考，曾不百年。遂令此邦，氣象就萎。鬱彼喬木，忽焉變衰。我昔守邦，屢登公門。聞公實傾，聲吐復吞。遣隸以往，于義弗敦。我今過之，敬奠一樽。《嵩山集》卷二八。

祭吳宣撫文

聖人之興，獲祐昊穹。爰出異才，爲帝折衝。有韓有張，萬夫之雄。在帝左右，秉鉞以從。帝曰有事，汝往即戎。執訊而還，曰帝之功。維西岷山，厥土巴庸。外有勁敵，誕肆不恭。帝曰其遠，誰撫予封？惟王之家，父教之忠。與其元兄，外攘內崇。帝語于朝，實惟臣宗。乃俾專征，賜之彤弓。越四十年，爲蜀旃幪。敵來莫知，野嬉而農。爵既王矣，秩則三公。宜錫壽考，拜于臨雍。遂濟大河，訖歸鎬鄠。斯志未諧，奄及考終。士涕于途，帝哭于宮。尚其神靈，駕彼豐隆。震驚要荒，號爲

雷風。挾帝之輶，自南徂東。大復境土，以配車攻。王今長往，冥漠之中。聞我矢詞，其聽則聰。
《嵩山集》卷二八。

祭程邛州文

古之諸侯，有仕其國，死則喪之，是曰臣僕，迨漢猶然。嘗與爲吏，其殯阼階，則就哭位。風俗之衰，莫識故常，生兮相親，歿兮相忘。抑又甚者，觀勢重輕，三命已踰，至名其人。矧復云士，殆誰肯顧？由客不賢，或議其主。我官涪陵，乃爲公知。薦我于朝，遂致登茲。廣柳之車，忽自臨邛，載公以歸，嗟弗克從。雖弗克從，敢廢古義？使乎其行，代我往祭。尚享！
《嵩山集》卷二八。

祭宋提刑文

我始識公，渝水之陽。其氣甚溫，如朝于庠。語人啍啍，惟恐其傷。可鎮彼浮，可攝彼狂。比再見之，輶車煌煌。巡屬臨我，有嚴令章。霍然大驚，孰知其剛？厥德日新，豈守故常？我友經仲，乃薛之良。曰仲山甫，公之雁行。曾不一施，歸于山岡。賢者先殞，公今則亡。嗚呼公家，宜熾而昌。汔其衰矣，天乎莫量。哭以奠之，優其在傍。
《嵩山集》卷二八。

祭安制幹文

在昔吾宗，內外蟬嫣。其盛莫如，元祐之年。迨今既衰，外屬亦然。念始東都，見君弟昆。乃翁於時，給事黃門。君蓋盛壯，有乘華軒。吾伯從父，亦掌帝制。人謂兩家，中僨而起。噫其如槿，弁忽斯已。粵四十年，復與君逢。不圖其存，各訴閔凶。無寧常屯，以待昊穹。吾族伯止，官既通貴。君兄持節，仍出奉使。我喜而呼，又舉而墜。意君繼之，晨夕此留。俄報其疾，遽棘弗瘳。失聲驚嗟，涕泗以流。有酒于觴，有饌于盤。尚疑平生，相對笑譔。君乎過此，爲我一餐。《嵩山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四七〇一

晁公遡 二三

管領楊參政樂語

朝廷大臣，既乘駟馬安車而去位；郡縣長吏，當奉養牛上尊以至門。是固國家之舊儀，亦表里間之盛事。恭惟某官仕宦而遇明主，富貴而歸故鄉。名遂功成，蓋聞君子之大道；年高德邵，實兼天下之達尊。雖在燕閒，所宜優禮。知郡敬以折俎，陳於宰庭。鯁祝在後而餽祝在前，敢忘本朝體息之意？廩人繼粟而庖人繼肉，庶幾諸侯奉事之恭。通判摳衣以趨，正襟而立。饋饗於太學，須進禮而示尊；侍坐於先生，願奉觴而爲壽。某等創逢高會，逖考前聞，笑蘇轍城顛沛而不歸，喜孫文懿安榮之復見。輒興善頌，以抒下情。口號：

遶屋扶疏草木高，曉張翠幕拂青霄。初陳罇俎歌子夜，便覺園林如午橋。慣見黃封曾賜醴，少留赤舄未還朝。歌呼肯伴長安吏，誰道尊嚴絕百僚？《嵩山集》卷二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粹》卷九〇，《宋四六選》卷二四。

管領虞參政樂語

大臣所至，郡守備橐鞬而出迎；尊客之筵，主人陳鐘鼓而作樂。是爲典禮，著在冊書。眷言當道之小邦，敢廢前賢之故事？恭惟某官才可任重，謀能折衝。暨避臯陶而避熊羆，豈特朝臣之皆服？不畏呂姥而畏韋虎，至今敵國之猶傳。絕口不言，奉身而去。今天或者，往慰先公於九原；於帝念哉，行賜少府之一節。復還近輔，遂究成功。知郡嘗懼辱知，每思守道。非不欲早託鑪錘之地，蓋恐有私附權勢之嫌。請觀羣情向背之間，正在今日進退之際。念昔處中而當軸，世相慕而子來；及茲居損以避盈，衆所棄而我取。敬涓燕豆，願致衮衣。通判執爵伏興，沒階趨進。有酒多且旨，幸陪燕衍之歡；束帶可與言，許接從容之語。某等生居通義之壤，近接仁壽之郊。始見安車，載歸故里。魯邑之在東表，皆云同氣之相求；楚冠而操南音，想聽升歌而益喜。口號：

忽聞赤舄去承明，不待當朝制作成。今歲暫還安石墅，何人能撫野王箏？玉屏山遶真佳麗，

金鼎羹調已太平。只恐須公斷國論，召歸即日對延英。《嵩山集》卷二七。

管領范運使樂語

持節而行重部，賢哉不居成功；問途而指故鄉，浩然乃有歸志。誠欲暫休高陽之里，第恐已遣追鋒之車。少留燕嘉，以勞行役。恭惟某官名滿於蜀，治最於夔。郡縣向風，知有漢使者之來而可畏；父老聚語，蓋自王大夫之去而未聞。豈容言旋，當益進用。佇應懋賞，環三百里賜越之封；然後就閒，享十八年居穎之樂。知郡嘗蒙奏牘，深願挽舟。尊俎雖陳，莫將幣帛箱篚之意；土地所出，可無資糧匪屨之供。通判尚友古人，喜見君子。達觀其所舉，歎鑑裁之甚明；主歌無庸歸，幸笑談而盡醉。某等屬陳薄伎，獲對初筵。設雲母之屏，未遂瞻於公坐；歌風人之什，茲敢獻於歡謠。口號：已見峨眉翠作堆，巴人猶望傳車回。驚聞江水連宵漲，知帶恩波不遠來。池上蓮開白羽扇，尊前荷卷碧觴杯。使君正欲爲公壽，莫遣津頭疊鼓催。《嵩山集》卷二七。

管領程安撫樂語

式干木之間，里巷於是觀德；置穆生之醴，飲食所以尊賢。況我耆舊之英，屢膺屏翰之寄。家庭燕處，族黨推高。是宜設席以肆筵，相與作樂而侑食。恭惟某官久勞于外，暫佚於鄉。周旋郡國而譽

益隆，出入阡陌而人自服。眷此名城之重地，蓋多前輩之聞人。豈惟其田十耦而千，尤近於古；皆謂吾州三老之一，復見於今。因觀同時執友之不傳，愈覺大門風流之獨盛。知郡嘗事巡屬，每懷依歸。適來奉法而典城，親見承師而問道。論其宿望，天子猶當割牲；在於諸侯，庖人敢不繼肉？通判亦思擁簪，當共舉觴。同心之言臭如蘭，每咨謀而允協；君子之交淡若水，將歡好於窮年。欣然合辭，請以卜晝。某等爰自舞雩之歲，乃居好學之邦。日恭敬往朝，未嘗見其貴客之重；夜掃灑張具，孰有如此賓筵之華？願效雅歌，庶資歡笑。口號：

刺史開筵已合歡，門前風動魯衣冠。元王置酒邦人喜，公子虛車道路看。況始垂紳休靜館，亦曾持鉞上桑壇。請觀禮樂詩書帥，不比諸生氣象寒。《嵩山集》卷二七。

管領郭提刑樂語

二年按刑，未有縲紲之中非其罪；一日去位，自謂田園將蕪胡不歸？惟此高風，見於今日。乃超然而命駕，宜觀者之塞途。某官不喜浩煩，每思清淨。樂其有麋鹿魚鼈，姑往所居之谿；卜之非羆虎熊羆，少俟有爲之會。知郡頃同膺仕，久接劇談。聖人之言遠如天，嘗論瞿、聃之道；君子之交淡若水，不減管、鮑之情。屬言返於故鄉，實稱嗟於清節。因陳尊俎，少駐車輿。通判竦然相與言，歎其莫能及。可止則止，遂解綬而就閒；惟賢知賢，故舉觴而爲壽。某等竊語於衆，孰能如公？中世士大

夫，罷官無所歸，顧當塗之皆是；進食客主人，興辭然後坐，迨終日之甚懽。自慶難逢，永歌以進。
口號：

今年遂解節旄歸，懶復趨朝執介圭。不向龍蟠落天闕，却尋牛飲指雲溪。鳬鷺久別猶相識，雞犬歡迎自不迷。坐使諸公歎高節，千秋名滿劍東西。《嵩山集》卷二七。

管領程達州樂語

當年三老，蓋相繼之多賢；出守一麾，今復還於故里。考彼耆舊，未之前聞。老史之在郊墟，終身隱約而不得仕；大蘇之游臺閣，皓首悵望而莫克歸。是宜郡縣以爲榮，遂設鐘鼓而相樂。某官智略開濟，才能敏強。退而居鄉，則爲大家之賢長者；出而分土，必作致君之顯諸侯。想行致於超遷，歎久安於閒散。知郡每懷雅好，況預英游。謂茲鄉人長於伯兄，當先酌酒；雖無幣帛將其厚意，敢廢吹笙？敬卜良辰，難辭徑醉。通判更深永歎，佇慶特招。雖甚喜惠然而肯來，獲同談宴；恐無由繼此而得見，亟上要津。某等蚤生樂郊，喜見高會。明珠之照雙璧，不減前輩之風；新炊而舉十觴，願盡主人之意。輒陳累句，聊助清歡。口號：

熊軾傳聞昨去州，邦人遮道不能留。歸尋巷陌三老宅，永配聲名五相樓。可惜久居巴峽遠，不來相伴習池游。三春桃李今開盡，綠葉成陰水自流。《嵩山集》卷二七。

管領程邛州樂語

解秩而歸其田園，懷銀黃以夸鄉里；守土者乃其賓客，出幕府而持旌麾。於茲地以相逢，舉近年而未有。某官出典四郡，有聲一時。爲宗族鄉黨所稱，無若此衣冠之後；得山川土田之錫，蓋多其簪履之餘。知郡擁簪以迎，奉觴而起。官屬頌美，爰自昔者以來；門人爲臣，敢忘事之以禮？通判賓贊在坐，感歎有言。君之史、趙、堯，今當牧養於是；客則敬、陳、紀，願助旅酬於前。某等獲奉初筵，喜觀盛事。欲資宴樂，輒效詠歌。口號：

今見門生奉六條，里中父老盡歌謠。寶嬰作意時修具，王吉從今日往朝。子致旨甘供俎豆，人尊封植戒芻蕘。白須紅帶身長健，名位俱高瑞草橋。《嵩山集》卷二十七。

管領交代范知郡樂語

迎新送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設席肆筵，邦君以爲兩君之好。工師在列，父老填郭。某官服民以寬，爲政以德。若河潤之所及，皆日用而不知。三年有勇而知方，殆將自化；百姓蹙頞而相告，安可少留？通判三最著聞，一郡矜式。食云食而敢不飽，已加禮於當時；樂莫樂於新相知，復交懽於今

日。知郡舉觴相慶，傾蓋難逢。血指而執斧斤，願師巧匠；作樂而知笙磬，喜得同音。某等觀謠俗之所傳，歎燕嘉之未有。暫停度曲，永歎成詩。口號：

淑景初升宿霧妝，朝來城郭盡歌謳。一錢相送追劉寵，五鼓纔聞挽鄧侯。鳳詔會從天闕下，隼旟肯爲野人留。給扶漢殿前朝事，即見安車覲冕旒。《嵩山集》卷二十七。

管領通判樂語

司馬令尹之偏，實紀綱之所在；執事天下之選，復賢哲之難逢。况美景之良辰，兼清時之勝事。并此四者，萃于一時。某官尤高吏能，屢上治最。今明天子在上，方延訪於智謀；以誠長者處官，宜入陪於議論。尚乘泥軾，姑惠遠民。知郡深服英才，實爲嘉歎。仕宦絕在咸後，何州縣之久淹；刑罰不如洪平，顧弟兄之莫及。茲設豆籩之禮，以資盃酒之懽。某等執籥在行，戛金罷奏。不度斐然之作，願爲瞽者之歌。口號：

四郊草木亦欣欣，賓主相懽昔未聞。治道會令齊一變，邦人今喜魯中分。晴江綠漲樓前水，細麥黃堆隴上雲。樂歲益應風俗美，里閭始見起斯文。《嵩山集》卷二十七。

鹿鳴宴樂語

考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雖曰舊章；有飲食琴瑟以燕嘉賓，是爲高會。共言茲部，無及我邦。永佑陵再有寶興，首冠四海；文忠公尤爲畏避，放出一頭。閭里相傳，風流未遠。某人早知強學，果預獻書。議論得東坡之餘，人物宜南宮之最。浩然方策，數千百載之洽聞；屹然岷山，三十六峰之擢秀。行登上第，式勸後生。知郡擊節嗟稱，舉觴勞勉。論士秀者，深嗟有司之明；以禮賓之，爰設初筵之秩。通判嘗臨試士，所願成名。業患不能精，更當勤於講習；酒行可以起，無自溺於宴安。某等喜刺史別駕之尊儒，觀長老先生之在坐。請誦食苹之雅，以榮折桂之行。口號：

吾州人物盛當時，放出聲名壓九圍。不日會看金榜掛，何人先奪錦標歸？得陪對策瞻龍袞，何止橫經在虎闥。再向南宮爲第一，他時相繼到黃扉。《嵩山集》卷二七。

代人作管領鮮于都運樂語

松舟檜楫，咸榮衣錦之歸；酒淮肉坻，爰舉奏金之樂。所以厚豆籩之薦，庶幾留徒御之行。恭惟都運少尹當世巨儒，斯民先覺。忠孝之節，冠冕於百行；文章之美，鼓吹乎六經。決天府之浩穰，人

所謠頌；主計臺之漕輓，國以富强。朝廷已知其經濟之能，天子閔勞以煩劇之政。實將登於大用，暫均佚於殊庭。行見雍容廟堂，左右帝室。緩帶而率天下，諒有待於世臣；折箠而答關中，顧無勤於聖慮。此蓋知郡大夫分符千里，託庇二天。每接勝流，獲預登門之客；嘗膺清舉，深懷推轂之恩。適逢輶傳之來，敢後餽牽之禮。竊恐獸人之味，不給於鮮；願歌《鹿鳴》之詩，式燕以樂。某等幸忝歌工之列，獲觀食侑之華。歡頌發中，敢陳口號。口號：

玉節來爲父老留，使君開宴接英游。朝雲卷旆離巫峽，秋水揚舲向蜀州。翰墨宜居鸞掖貴，君王行賜鶴書求。今宵明月須重賞，不減當時庾亮樓。《嵩山集》卷二七。

謁先聖文

益部之人，尚儒而好學，自文翁始。通義於時，其猶郊遂也，被其教化，今爲最多。夫尚儒而好學，則其民知禮，宜其易治。而或以爲難者，蓋不以吾聖人之道待其下，則其下亦不以聖人之道待其上矣。某今得爲刺史，祇見于庭，而今而後，不以吾聖人之道待其下者有如江。《嵩山集》卷二八。

謁諸廟文

某聞刺史至之三日，皆見於廟。刺史惟曰：「吾率故事。」既見則忘矣。神亦惟曰：「彼率故事，於吾何知？」所謂刺史者，殆不識民保於神。其欲撫有斯民者，必致敬於神，而後民獲所保焉。某茲來非曰故事而已，神乎鑑之！《嵩山集》卷二八。

祭竈文

太守始至，祀事必親。相承蓋久，莫識其因。我則知之，聞諸古人。與媚於奧，不如事神。惟神鑑觀，祐我下民。家有炊火，野有廩困。來者勿疑，聽我諄諄。《嵩山集》卷二八。

祭雨師文

敢昭告于雨師之神：惟神茂育百嘉，允茲膏澤。載惟利物，敢怠吉蠲？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嵩山集》卷二八。

祭雷師文

惟神出地起蟄，功施奮豫。群萌必達，美利無疆。《嵩山集》卷二八。

祭社稷文

古者諸侯有罪則變置，社稷有水旱則變置。天子蓋屬以其土地，而其責同。某今爲刺史，猶古之諸侯，敬以三日見於社稷。某不敢陷於罪戾，神亦惟救民水旱之災，其各無愧！《嵩山集》卷二八。

祈晴文

古之循良，時無謬戾，蓋由政事之善，能致陰陽之和。惟我蠢愚，爲茲牧守，豈期上天不弔，越自暮春以來，幾若秋霖，蛾欲化麥，復行冬令，蠶不齧桑。吏如墜於淵冰下，將無以衣食。顧常雨常寒之罰，宜加於刺史之身；念斯人斯疾之災，無絕此下民之命。我則不德，彼其何辜？即是日以禱祈，冀致誠之感格。《嵩山集》卷二八。

謝晴文

比以淫雨，告于昊穹。大悲閣、仁祠諸廟有神。天工人其代之，不能修政而底豐美。巧言顏之厚矣，乃復飾辭以致禱祈。遂開沈陰，特出杲日。惟天佑于一德，蓋其愛聖主而及斯民。有罪無以萬方，豈忍因守臣而累茲土？敢忘庇貺，更盡齋明，願終惠於提封，使獲逢於善歲。大悲閣云：敢忘正覺，申敕群靈，更期無礙之慈，降賜大熟之歲。《嵩山集》卷二八。

祈雨文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國家嘗爲百穀之祈；曰雨而雨，曰暘而暘，郡縣庶無三時之害。吏之不德，累於此方。非霖潦之爲災，則旱暵之告病。乞晴之禱方遂，干澤之請復聞。政乃弗修，瀆亦太甚。宜降刺史以罪疾，罔害斯人之粢盛。十日雨而五日風，幸今歲美；一年耕而三年食，得逭民飢。

《嵩山集》卷二八。

天慶觀謝雨文 一

土爲王土，下臣屬當撫封；民乃天民，上帝自應敷佑。茲遂蒙於潤澤，乃大起於焦枯。顧非蠢愚，能致感格。自今以始歲其有，無復後災；播種而耰時又同，悉令大熟。《嵩山集》卷二八。

天慶觀謝雨文 二

惟此支郡，屬於守臣。不能使四時之協和，歲每告旱；今將及二年而代去，民無阻飢。蓋當旱乾，必賜潤澤。道大天大地大，敢忘保佑之恩？歲終月終旬終，得免曠瘼之罪。敬頓首以致謝，因矢心而陳詞。更祈眷懷，以畢收斂。《嵩山集》卷二八。

天慶觀謝雨文 三

膏澤之下，解此亢陽；沐浴而朝，謝于上帝。肯徇微臣之請，有憫老農之勞。立苗正疏，穫稻尚遠。願時施潤於南畝，庶幾終惠於西成。《嵩山集》卷二八。

大悲閣謝雨文 一

比聞吁嗟，皆苦旱暵。南交命義叔，莫修其官；西方有聖人，蓋可以告。施以膏澤，曾不崇朝。更祈無礙之慈，卒副有秋之望。《嵩山集》卷二八。

大悲閣謝雨文 二

某謬爲郡國之長，實賴天人之師。昨者始來，免憂凶年救死而恐不贍；及其將去，復使服田力穡亦克有秋。蓋蒙慈悲，每救旱暵。豈宿世而曾親近，故有禱必皆聽從？果終其二年，常獲善歲；願以此一念，永歸大乘。《嵩山集》卷二八。

大悲閣謝雨文 三

爲此聖人氓，憫焉望歲；念彼觀音力，旱不作災。惟匪遠於斂收，願遂終於保惠。三十倍於古，嘗憂征調之乏興；七八月之間，更冀雨暘之順序。《嵩山集》卷二八。

諸廟謝雨文 一

吏爲政善，雨則時若；民罔告病，神亦弗勞。某來守此邦，蓋亦屬耳。已干陰陽之和，靡通山澤之氣。致走群望，以請于神。惟神愛民，勞則不憚。而吏實失職，愧其可辭！某聞昔帝堯十日則雨，神於其時，豈止一方而已也？寧於聖代而獨不然？神乎聽之，尚享！《嵩山集》卷二八。

諸廟謝雨文 二

神食此邦，載在祀典。有秩於國，蓋與吏均。近者亢陽，惕然震懼。施以潤澤，非神不能。請自今茲，與神爲謀。民有疾苦，吏不能去，神則我責。水旱之災，而神不恤，其如國何！西成近止，願以終惠，無爲國憂，則天子亦將嘉神之休。《嵩山集》卷二八。

諸廟謝雨文 三

某聞古之良吏，所居之方，氣不隔并，時則大熟。某之來忽焉踰年，病于夏畦，無歲無之。莫知

所圖，惟神是禱。神不我厭，每禱必從。然則字民者非某也，神也。神則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而某顧食此土，可謂於民則有愧，於國則有負。惟神矜其不能，而察其將去，以終惠之。尚享！《嵩山集》卷二八。

第五尊者祈雨文 一

惟我應真，既授佛記，隨其住處，而作福田想。謂有三近古之風，異於他方國土。故得第五尊者之至，爲此大事因緣。若時相傳，每禱必應，乃當孟夏之月，屬苦亢陽之災。願乞錫端之泉，霈爲封內之雨。《嵩山集》卷二八。

第五尊者謝雨文 二

自諸佛威音王，乃衆生慈悲父。有羅漢之爲上首，所當奉行；在震旦而通他心，亦復如是。比苦亢陽之厄，輒修甘雨之祈。普潤公田，敢忘神力？更冀從今以去，隨念現前；大推赴感之慈，應病與藥。庶令多稼，卒獲豐年。《嵩山集》卷二八。

慈濟廟請湫水文

惟神所宅，滙而爲泉。其烝出雲，而上于天。膏澤溢流，施于土田。無有槁乾，俾有豐年。得命于朝，廟食豆籩。豈其降登，有不潔蠲？乃夏之始，致此旱然。請挹而歸，潤及無邊。敬自今茲，孰敢不虔？《嵩山集》卷二八。

慈濟廟送水文

比以旱故，請于山川。乞水而歸，以救槁乾。甘澤隨之，若建瓴然。顧敢夕留，敬返諸淵。惟夏蘊隆，陰陽或愆。無事禱求，即蒸于山。保我稼穡，罔有後艱。《嵩山集》卷二八。

慈姥巖請湫水文

尊者於此方，蓋將示正法藏；衆生以是水，則能大作福田。頃得挈瓶而歸，遂救闔境之旱。惟火宅之焰方熾，故水種之苗易乾。冀終惠於豐年，敢復求於餘潤。《嵩山集》卷二八。

梓州洞門五百大阿羅漢靈異之迹甚多因來敬禮而說偈言

惟五百大士，從佛已得度。云何住此山，來者獲親近。諦觀盡讚歎，梵相實希有。袈裟及錫杖，餅鉢諸器用。一一皆備具，猶昔宴坐時。或舒臂欠伸，或倚膝假寐，或執珠念持，或植杖止觀，或引衲蒙頭，或脫屣垂足。謂已出世間，我所見者誰？謂今在世間，所見非真實。真實難思議，非泥土合成。石壁中有罅，大士嘗出入。愚人日守視，意此是真實。匍匐往究尋，畢竟不可得。如來說法身，初不墮有無。求色與音聲，是見非正見。心迷現種種，終落斷滅想。若夢佛國土，夢覺了無有。果能除迷妄，我心即大士。去是之他方，無往而不在。執一未離幻，有二亦非正。我來爲聞聞，則爲法所縛。我來不聞聞，則爲境所轉。敬請非聞聞，而爲我說法。大士默然許，爲我說法竟。《嵩山集》卷五一。

請象耳山長老疏語

自威音王以來，有能傳正法藏，在閻浮提之國，乃可坐大道場。苟或非人，是名作業。支勒那之徒化鶴，瀨利吒之死爲蟲。若誑語異語不離凡情，則請者受者俱墮惡道。止得顰頭之後來，難住象耳

之名山。長老果公爲衆歸依，稱善知識。應笑田間之童子，拽鼻却回；肯憐會下之學人，求心不得。快爲說法，無事執謙。當思爲一大事而來，不負第五尊者之記。《嵩山集》卷五一。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一

爲天下君，已成功而高蹈；祝聖人壽，當久視以長生。是惟普率之情，莫報生成之施。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年高五帝，仁覆萬方。廣成子之修身，不待具茨之訪道；天可汗之在上，永令回紇之畏威。《嵩山集》卷一六。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二

彌月既臨，凡我尹伯庶常之士；即日相率，至于浮屠老子之祠。爰設淨筵，共祈景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嗣周歷服，垂舜衣裳。億萬年敬天之休，自高上古之壽；七百世守器以正，更如聖祖之書。《嵩山集》卷一六。

提刑司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太上有立德，蓋神祇祖考之皆安，率土莫非臣，顧嗟嘆詠歌之不足。屬臨彌月，往扣真乘。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永御綿區，倍膺景福。同太祖丁亥之歲，生而神靈，推大撓甲子之書，周而復始。《嵩山集》卷一六。

常平司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天祐聖人，不禱祠而福衆，於是日皆竭蹶以趨，凡集梵宮，用祈景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巍然高拱，樂此太平。游於巖廊而無爲，常偃萬方之兵革，長於上古而不老，親見百世之子孫。《嵩山集》卷一六。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一

伏以黃老佛之道，歷代之所共尊。微盧彭之人，祈福於是有禱。恭即誕彌之月，相與駿奔於庭。

皇帝陛下，伏願永享萬年，再清四海。放牛桃林之野，此志必成；獻禽大安之宮，其樂無極。《嵩山集》卷一六。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二

非常道，非常名，蓋爲清靜之教；歸依佛，歸依法，是謂調御之師。可以迎上天之休，可以使聖人之壽。恭因震夙，共効禱祈。皇帝陛下，伏願神以扶持，天所仁愛。得其位，得其壽，固高擯於百王；合其德，合其明，更永臨於萬國。《嵩山集》卷一六。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三

黃老于漢而佛于魏，蓋自千載而來；泗沂入海而渭入河，爰盡九州之地。共崇其道，仰祝吾君。皇帝陛下，伏願儲思穆清，承顏溫清。古之胥訓胥保，惠永稟德於慈宸；天其命哲命歷，年自膺時之純嘏。《嵩山集》卷一六。

提刑司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天佑民而作之君，篤生是日；臣歸美以報其上，正在斯時。禱於梵宮，介於景福。皇帝陛下，伏願壽高五帝，德被萬方。東面而征，南面而征，威遂加於不服；西海而準，北海而準，化當格於無疆。《嵩山集》卷一六。

常平司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有王者起，蓋不圻疆而赫厥靈；爲聖人氓，固常春秋而祝於社。及履帝武之日，願即浮屠之祠。皇帝陛下，伏願邦休永孚，天壽平格。非特致上帝之夢，與爾九齡；蓋將同王季之親，申以百福。

《嵩山集》卷一六。

中巖祈雨道場功德疏右語

惟長於千夫百夫，若歲大旱；乃至於一日二日，靡神不宗。終焦槁之未濡，凡禱祈而莫應。皆謂

尊者，近在中巖。蓋一念之甚慈，兼六通而無礙。密雲自西郊不雨，能憫斯時；隱雷在南山之陽，可召而至。敬遣官屬，祇設淨筵。願以守土之拘，阻於伏地以請。其如激切，當即感通。《嵩山集》卷一六。

圓通道場功德疏右語 一

惟此封部，蓋百乘十萬井之田；計其賦輸，乃一歲三十倍於古。宜我慈憫，念其困窮。已於播種立苗之云初，救其旱暵；忍見遺秉滯穗之將及，使之焦勞！願終惠於疲民，想不遺於神力。《嵩山集》卷一六。

圓通道場功德疏右語 二

惟聞思修王，有大誓願，於閻浮提國，爲衆歸依。今我部封之田，遭此旱暵之苦。嘗聞神力，善救群生。使沸鑊之湯而化爲池，不起于坐；瀉淨瓶之水而散作雨，非有甚難。敢期軫念以垂慈，遂即尋聲而赴感。《嵩山集》卷一六。

祈雨設醮青詞 一

爲政不善，害於時和。自夏以來，再以旱告。固知上天不宜屢瀆，每念荒年實有可憂。豈惟轉車人徒之屬連，無以奉饗；亦恐父子兄弟之離散，不能爲邦。願憫夏畦久勞而未償，無使秋稼垂成而或敗。歲則大熟，民可小康。《嵩山集》卷一六。又見《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四。

祈雨設醮青詞 二

民之貧困，未有甚於此時；田無斂收，則使餓於我土。惟天眷佑，以時雨暘。乃自是月以來，遂致膏澤不下。田畝之苗莫立，隄閼之水未通。今者部封，惕焉憂懼。儻三日之不雨，必百穀之無秋。如此閔閔農夫，丕降汝罪；告于皇皇后帝，寧丁我躬。吁嗟以祈，隕越于下。《嵩山集》卷一六。（以上

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七〇二

田 經

田經，紹興二十七年權發遣邕州。

乞邕州溪洞知寨須正任差注奏

紹興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邕州左右兩江，並是歸明羈縻州洞居止，外通交趾諸蕃。自來於溪洞內置五寨鎮，彈壓洞民。每寨有都同巡檢、知寨、都監、主簿及兵級三四百人，請受全藉知寨主管博易場及溪洞苗米稅賦等應副支給，及修葺城塹。每官到罷各有酬賞，惟知寨更添減年，最爲親民要職。近來多是士人及待闕官時暫權攝（一），既不應賞格，無所顧籍，與溪洞官典通同交易，是致財賦匱乏，支遣不繼，兵級逃遁，十存二三，城塹傾頽（二），殆將過半。乞行下本路帥司，今後知寨不許差人權攝，須踏逐有材武廉謹人奏辟正任，申朝廷差注。任滿，候正官交替，方得離任。有事故者，以次官兼權。寨中所管稅賦，仰本江都巡檢互相關防，庶可招填土兵，修葺城塹，以寔邊面。《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一二（第八冊第七

四六四頁）。又見同書方域一九之二五（第八冊第七六三八頁）。（曾棗莊校點）

〔一〕士：原作「七」，據《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九之二五改。

〔二〕塹：原作「暫」，據右引改。

呂游問

呂游問，紹興二十七年知均州，三十二年權發遣閬州。乾道二年知嘉州，以貪殘不法放罷。七年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兼提領措置屯田。八年爲湖廣總領，除直顯謨閣、知襄陽。淳熙元年以收受錢物放罷，降兩官。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六一、瑞異一之二七、食貨六三之一五〇、兵七之二七、職官二一之五一、職官七一之一四、職官七二之一一。

乞毀均州魚枋奏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城下迫接漢水，乃是放生去處。公使庫歲收魚利錢補助收賣天申節進銀，自金州以來密布魚枋，上下數百里，竭澤而漁，無一脫者。乞將本州魚枋盡行毀拆，除免公使庫魚利錢窠名，嚴立法禁，後來不得復置。仍禁止應干沿流不得採捕。《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六一（第七冊第六五七六頁）。又見《建炎

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七。

本州三瑞合宣付史館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今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後，本州新井縣麥秀三岐，閬中縣牛產二犢。已遵近降指揮，畫圖繳申尚書禮部。繼於六月初十日有五色雲，見於州城之南，錦屏山之西，若煙非煙，若霧非霧，浮空映日，自未及申，傾城士庶觀之，莫不嘆仰，皆謂與前二瑞不同。兼西南地望正屬普安郡，雲見其上，又在皇帝即位一日，允合陛下受命之符。竊謂合宣付史館，以彰陛下聖德。《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七（第三冊第二〇七八頁）。

乞召百姓承佃營田屯田奏

乾道七年九月十一日

本所所收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乞依元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五〇（第七冊第六〇六一頁）。

鄂州都統司差撥官兵收捕盜賊事奏

乾道七年九月十二日

鄂州都統司差撥官兵一百三十九人，前去江州，措置收捕盜賊，一季一替。而近年以來，江湖間有群盜，其都統司所差官兵，元無捉到人數。《宋會要輯稿》兵七之二七（第七冊第六八五三頁）。

諸屯人馬抽回教閱事奏

乾道七年九月十七日

得旨：將諸屯人馬，斟酌緊慢，抽回教閱。今鄂州軍差出，見屯德安府欲留一千人，郢州欲留三千人，隨州欲留五百人，常德府欲留二百人。信陽軍三百人，棗陽縣六十五人，漢陽軍馬監九百六十人，應城縣孳生馬監二百七十人，欲并存留。潭州九百九十二人，復州一百人，應城縣四百九十五人，武昌縣五十人，漢陽軍四人，永興縣八人，欲并抽回。荆南軍差出襄陽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均州一百人，光化軍一百九十八人，欲并存留。江州差出，光化軍欲留三百人，黃州欲留五百人，大冶縣欲留三十人，麻城縣五十一人，欲抽回。棗陽縣人并抽回，却于隨州存留人內，每季輪差五十人，于本縣屯戍。漢陽、應城縣兩監養馬人，發回本軍入隊教閱。却于本軍減半請給人內對數摘差，赴逐監使喚。并令將帶老小前去，一處居住。黃州并大冶縣人并盡數抽回歸軍。《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

八（第七冊第六八五三頁）。

請添置撥發船運官一員奏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襄陽在今日爲必守之地，務要廣積糧斛。緣鄂、郢州沂流至襄陽，悉皆灘磧，以致綱運留滯，押綱與舟人相通爲奸，限匿官物，利害至重。今措置欲于郢州添置撥發船運官一員，如任內職事修舉，與減磨勘三年〔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五一（第三冊第二六四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四四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五八八頁）、四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六二八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二〕減：原無，據同書食貨四四之一一補。

畢 豫

畢豫，紹興中爲左文林郎。按李石《方舟集》卷一〇《答趙道源秀才爲僧書》云：承議郎畢豫先爲僧，後棄祠牒，再長髮入學，與石爲同舍友。又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載：畢豫，內江人，登進士第。姓名、時代均合，當爲同一人。

宋故朝請大夫通州太守董公墓誌

紹興丁丑二月己酉，右朝請大夫、知通州軍州事董公卒於官，九月喪歸，兩年三月壬申克葬於里之龍溪，乞銘於朝士大夫。銘未至，議以表墓上，而先擄左文林郎畢豫之狀，刻石納諸壙。公姓董氏，名時敏，字彥修，饒之德興人。曰操、曰森，公二世祖也。曰鴻，贈中奉大夫，曰余氏，贈令人，公考妣也。公年十四補縣庠，繼貢辟雍，通禮經，爲太學上游。駙馬都尉石公端禮雅聞其名，以堂妹妻之。用戚里恩，及貢登進士第，銓衡爲選首，授迪功郎，調江之湖口尉，差掌守禦同機密文字。用軍功，改宣義郎，知湖之烏程。金人犯順，公力保障，湖城獨全，以功知婺之東陽。俄易贛倅，贛有洞獠，聚黨猖獗，調兵者首鼠不敢進，公銳然出。敵賊謀害公，流矢中御者，公進兵不已，賊迺效順，民賴以安。丁父憂，起爲純州倅。民樂其德，至繪像以事之。繼爲鄂州倅，終更除忠州守。忠累政攝職，蠹弊叢委，公悉埽除。就任移通州，轉漕運使，不赴，以疾卒。年六十有九。初娶張氏，無子，葬新營。再娶石氏，西秦王之七世孫。有子二：知古、知節。知古，右迪功郎；知節，將仕郎。女適星源胡棠。孫男女合五人。嗚呼，公處庠序爲醇儒，居鄉鄰爲善士，任州縣爲循吏，履燁危爲烈丈夫。一。歷事三朝，律身無玷。以全德壽考終始，宜有以紹後世，乃繫之以詞。詞曰：佳城鬱鬱兮龍溪新遷，後負以兌兮震峙於前。巽源癸流兮中橫湛然，秀氣融結兮地靈發潛。雙劍相從兮

永安九原，質此樂石兮何千萬年。同治《德興縣志》卷九，同治十一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二〕燬：似爲「難」之誤。

吳祇若

吳祇若，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紹興中爲左修職郎、廬州州學教授，紹興末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官終奉議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及其自撰《跋包孝肅奏議》。

跋包孝肅奏議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閒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閒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稿，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左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正訛謬，鏤板

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包拯集編年校補》附錄，黃山書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二五。（刁忠民校點）

李 縉

李縉（一一一七——一一九三），字參仲，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少穎悟，日誦千言。遍涉諸經，尤精《春秋左氏傳》。而絕意科舉，卜築雲山間，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自稱「鍾山園翁」，世號「鍾山先生」。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論語西銘解》及詩文集。見《新安文獻志》卷八七所載程洵《鍾山先生李公縉行狀》。

婺源義役記

淳熙九年十一月

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來宰邑事。甫浹日，縉因間見，周侯謂縉曰：「婺源素蒙最劇之名，吏部出榜梁間，踰歲時熟視不敢睥睨，豈不以賦役繁重爲病乎？若賦則窠條俱在，以無爲有，費於供億，固可憚；若役則健險之辭，是非變惑，不尤可憚乎？異時剛決之吏猶或引避，矧如異懦衰遲，自

詭過誤，雖悔何追？今神明耗于訴牒，始之不圖，將何以終？國家良法美意具在，何者爲便？嗚呼！三代而上，比閭族黨之間，時雍之化，比屋可封，載於詩書，使人羨慕。今也不然，兄弟親戚，匪顧情義，相爲敵讎。推求其原，悉起於役，尚氣喜鬪，計析先後，告訐有亡，破產蕩屋，甚於流離顛踣。漫不自省，固有在役而訟，役滿而訟不休。自數十年來，議者紛然。既無定議，於是有爲義役之說者，所謂因不義而義之名始立。子一鄉之望者也，盍取其說，詔其父兄子弟，擇其中而行之，請從子始。」縉謝不敏，因不辭而承其事。縉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相與視其戶口賦稅之多寡與夫事力之劇易，裒金與穀，聚田百畝，量其租入，召募一夫，募者樂就。爲要約三十有九條，遇田有登耗則較量多寡以裨益之，募無闕事。自是歲秋七月始，人情翕然，無復乖易。雖悍吏之來，東西叫囂，南北隳突，昔之譁然而駭者，不過募人起而應之。士者安於士，農者安於農，熙熙而樂，恂恂而和，其效之易見如此。遂上其事於縣，縣聞於州與常平司。又二年，縉因事至縣室，周侯復曰：「縣有六鄉，總五十都，自吾告子之行是役也，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奈何氣習不齊，難以一律？吾冀其速成也，未欲因其俗，欲求其如二都立約之善不可得也。雖然，自始之爲此也，大要主於息爭而已。自吾之至斯邑，水旱饑饉之相因，事之叢至沓來不可勝計。向使訟役不已，吾將日不暇給，牴牾過差，其能免乎？吾去此將有日，末途之艱，不如始至之猶可爲也，益有懼焉。天下之事，固有百歲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何獨於此而疑之？然此非法也，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惡知數年之後，不有暴戾貪沓之人，喜於作爲，以是雖便於民，庶而不利於官吏，一切之政，趣辦爲先，其能免於不沮斁

乎？有桀黠嚚頑之民，苟於目前，以彊陵弱，斬銖兩斗斛之入，致募者之不至，伺隙偵罅，紛爭肆起，其能免於不沮壞乎？昔人謂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吾懼成未易樂也，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曉之以利害禍福，所在無使如吾之所慮者而終守之，庶有益乎！」縉退而書之，以爲《第二都義役莊記》。周侯名師清，官爲通直郎云。淳熙九年十一月穀旦，鍾山園翁李縉記。《新安文獻志》卷一一，四庫全書本。（刁忠民校點）

朱永裔

朱永裔，字光叔，小名信哥，小字冠先，閬州閬中（今四川閬中）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淳熙間權知涪州。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涪州石魚題記

淳熙六月正月

詩人以夢魚爲豐年之祥，非比非興，蓋物理有感通者。涪郡石魚出而有年，驗若符契。比歲頻見，年亦屢豐。今春出水幾四尺，乃以人日躬率同僚教官相臺李衍、郡幕七閩曾稷、秋官武信胥挺、武龍簿東平劉甲來觀，知今歲之復稔也，因識其喜云。是歲淳熙己亥，假守閬中朱永裔書（一）。同治

《涪州志》卷一四，同治九年刻本。又見《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卷下。（刁忠民校點）

〔二〕「是歲」以下原無，據《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補。

石才孺

石才孺（一一一七——？），字伯元，鄭州管城（今河南鄭州）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時年三十二。爲江陵府司戶參軍。隆興初爲郢州教授。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宋詩紀事》卷四七，《鍾祥金石考》卷一。

幼幼新書後序

議者曰：經籍吾道之筌蹄，方論醫道之筌蹄。然則然矣，使經籍不存，學者無所折衷，安知夫道之淵源？使方書不著，醫者無所夷攷，安知夫醫之精粗？世有盧扁華佗，則處劑意解，妙通于神，何假方論哉！柰何盧扁華佗不世有，求其不迂不泥不矜不誣者蓋鮮。士大夫與其委聽于庸醫之手，曷若因方論，求古人用心，以之衛生濟世耶？方論之于世，猶五穀之于日用乎，孰謂士君子恥言之？褐陽劉公帥荆湘，嘗命編集古今醫書中小兒方劑之說爲一書，總四十卷，目曰《幼幼新書》，既成三十八

卷，而疾不起。漕司四明樓公實繼其政，乃曰：「前之美不可不成。」肆命亟迄其事，因合後二卷爲一，復纂歷代所述求子方論爲一卷，冠其編首，閱月而書成。噫！可謂盡矣。才孺竊嘗聞夫子之言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嗣續之道，人倫之首。《詩》三百十一篇，聖人所取。婦人樂有子，《芣苢》美之；子孫衆多，《螽斯》美之；居然生子，《生民》美之；乃生君子，《斯干》美之，讀書至此，使人三致意焉。求子之論，古人所以著于方書者，與今公會萃諸家之說，實諸方論之前，使成書流布，家藏人有，真得夫子與詩人之意者也。抑嘗謂，昔宋莒公因暴雨至，水浸蟻穴，公折竹爲橋，以過群蟻。他日有僧。謂公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千百萬命者。」夫折竹爲橋之時，戲事螻蟻，微生何補于世，而陰爲功惠如此。矧是書之傳，利及天下後世，則公之弗祿榮延取心于天端，可執左契也。紹興上章敦牂歲十一月哉生明，左迪功郎、新差江陵府司戶參軍石才孺謹序。《幼幼新書》卷末，萬曆十四年刊本。又見《宋以前醫籍考》。

郢州土風考古記

謹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曰宜城〔一〕，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都，楚別邑，故郢。又按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芊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都，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由是言

之，楚之郡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攷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爲郢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見之〔三〕。夫沿漢而下，沂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櫟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名櫟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爲郢都邪？此又不然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爲州，爲富水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郢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若敗郢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郢於蒲騷。夫郊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鬬廉之敗，莫敖之次郊郢，以師行道里推之，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知正在郢州也。謂之郢，實郊郢焉。謂之石城，因岡阜峭壁而爲子城。屬縣二：曰長壽，治慕化、安定二鄉；曰京山，治太平、長安、移風三鄉。其民樸，其俗儉，其土饒粟麥，其產多麋鹿，有西北之風焉。郡境東抵安陸，西抵荊門，南抵天門，北抵襄陽，界通荆、湘、川、陝、陳、蔡、汝、潁之郊，舟車往來，水陸之衝也。若夫宋玉之宅，兩石競秀；梅福之廬，煉丹有井，龜鶴有池；蘭臺避暑之宮，雄風自若；陽春白雪之歌，餘韻莫傳。子陵與劉文叔遊，而山有子陵之洞；莫愁家住西渡頭，而水有莫愁之溪。聊屈之山，鹿池之靈，雨澤應焉；高僧之塔，白乳之異，兇渠懼焉。以至新郢、肇郢亭之名，王維畫孟亭之像，李昉創五客之堂，崔耿建天王之祠，皆昔人勝槩遺蹟也。夫山川區域之顯晦，人物風俗之差殊，名存而實亡，昔是而今非，傳聞之與親見，固已復不相

侔。況出於千百歲之後，頽壤燬灼之餘，州圖方志之鮮備，遺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參稽訂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傳，顧豈淺見謏聞所能？要當質諸閎覽博物君子。雍正《湖廣通志》卷一〇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康熙《安陸府志》卷三二，乾隆《江陵縣志》卷四五，《鍾祥金石考》卷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曰：原無，據《鍾祥金石考》補。

〔二〕「渚宮」下原有「下」字，據右引刪。

王 逌

王逌（一一一七——一一七八），字致君，本籍宛丘（今河南淮陽）人，建炎中徙餘姚（今浙江餘姚）。紹興末以郊祀恩補登仕郎。隆興元年登進士第，除御史臺主簿，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以直秘閣出知鄂州，尋以母老奉祠。乾道三年起知溫州，次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移福建。淳熙中爲國子司業。五年二月終於官，年六十二。逌少而力學，老不稍衰，爲文務極本源。著有《西漢決疑》三卷，《補注杜詩》三卷，《王司業集》二十卷，編集南北戰爭事實爲《南北龜鑑》。見樓鑰《國子司業王公行狀》（《攻媿集》卷九〇），《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一八等。

請罷諸州鹽倉奏

乾道四年八月十七日

温州管下南北天富監、永嘉、雙穗、長林場並產鹽去處，見今依祖額每年買納。自初置鹽場，唯籍處州客旅鋪戶就場算請袋鹽，并本州四縣住賣，別無他路發泄，客鈔稀少。究其利病，蓋緣改置州倉，其監官專秤，暗增秤勢，不無病弊。今相度逐州支鹽倉有害無利，今若罷去州倉，依舊就場支請，守倅檢察，不得高擡斤重，則其利有八：「一」，就場支請，較之州倉，人獲其便，自然數多。其二，省減押袋官與添差鹽倉官、稍手、吏徒糜費。其三，免於交納之時，暗增秤勢，苦虐亭戶。其四，不須差雇民戶艚般，循環騷擾。其五，既不運入州倉，則般鹽脚子無由在路偷幹，雜以偽濫，影帶私商自然息絕。其六，不入州倉，且免般剝銷折之患。其七，亭戶就場得錢，免有登涉道路，就州請領，使用裹糧之費。其八，官鹽盛行，私鹽稍息，且免終歲捕獲鞭笞之酷。《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

二四（第六冊第五二六七頁）。

〔二〕一：據下文例，「一」字前疑脫「其」字。

賀鄧提刑啓

伏審光膺帝制，榮總憲綱，朝廷允賴於忠良，郡邑聳聞其風采。除音誕布，公議咸歸。竊以有德爲刑，宜得盡心之君子；非妄折獄，當戒少恩之法家。如得其情，則曾子務於哀矜；閱實其罪，則呂侯貴乎審克。既詳八辟以爲之議，又求三刺以斷其中。寧失不經，惟臯陶然後稱士師之任；例用中罰，非蘇公不足充司寇之官。美加謹於于、張，善從寬於陳、郭。凡作天牧，莫非哲人。雖號爲茂業藹然，照耀方冊；曾未有徽猷藉甚，超踰古今。屬二聖有爲之盛時，席千載無疆之休運。明德謹罰，發政施仁，同夏禹之泣辜，效成湯之罪己。謂律令蓋非所以先也，在帝王不得已而用之。雖禁暴止邪，固當嚴於法守；而司政典獄，亦嘗患於才難。有能持近厚之心，方可布好生之德。疇若于采，曰惟公諧。恭以某官天與多能，身兼數器，凜凜古人之烈，恢恢王佐之才。明於見善而剛於用心，究於執德而篤於信道。致用則森森之武庫，濟時則浩浩之樓航，事有作以皆成，才無施而不可。昔參大計，何止有九年之儲；今按謹刑，將使亡一人之獄。輶車鳳駕，屬部初臨，聲光熠耀而清風襲人，旌節駢闐而和氣滿野。方此觀風之始，翕然布治之和。不假埋輪，當路已爲之宸恐；無煩攬轡，遠方咸得以澄清。轉呻吟而作詎歌，化姦宄而爲淳朴。上裨聖世，幾拱而不用之成康，下使嘉師，知欽哉惟恤之堯舜。蓋將大任，以貽蒼生之福；故先煩使，以觀智者之能。道大不可以小知，器遠宜無以近

用。三千國典，暫資明允之才；九萬天衢，佇展翱翔之翼。坐未容於暖席，召行聽於追鋒，伏念某黃卷腐儒，青衫委吏。早自提孩童子之日，稔服搢紳先生之名。雖丘垤仰泰山，固無階而拜德；然駑駘希逸驥，常有志於望塵。偶幸會之自天，繫庇庥而得地，備員曹掾，隸職部封。使節煌煌，夙喜執鞭之慕；公庭殖殖，佇諧歛板之趨。踵元禮之門闌，有同登坂；識朝宗之標矩，不願封侯。削劍方彈，鉛刀乍試。一嘖一笑，冀聞咳唾之吹噓；三沐三薰，庶使精神之澡雪。樗櫟欣逢於匠石，礦頑待鑄於洪爐。仰止南溟，莫識鯤鵬之志；依於大厦，不勝燕雀之情。《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傳增湘校補本。

謝太守薦舉啓

職守方郡，鼠技已窮；名聞公車，鶚書交上。薦叨獎拔，倍負兢慚。伏念某閥閱已衰，名實素下。挈瓶近智，無所建明；刻玉小材，安能施設？雖殫意竭慮，公以忘私，而左支右梧，勤不補拙。敢圖寵借，下及孱庸！此蓋伏遇某官廟朝羽儀，社稷寶鎮。綴蘭臺之法從，高踐亨衢；殿淮海之名邦，光揚遠業。尚收孤跡，謂有可書，欲使迅騰，曲加藻飾。某敢不脩持晚節，庶圖橫草之功；砥礪微忠，更盡鉛刀之用。上酬天造，次答已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試中館職啓

辱賜聖策，下諏鄙臣，質之以詩書治古之所傳，副之以農桑孟子之所論。才難盡志，筆不逮心。至于前世之宜，當今之弊，聖賢之法度，天人之際交，拳拳未列于孤忠，瑣瑣僅能于小補。宗工垂借，第等過優，徹旒纁之聰明，入廟堂之甄化，越自蘭臺之冷秩，躡升書府之秘遊。寵榮有殊，感懼亡措。於穆盛世，幸逢極治之君；思皇庶臣，孰匪碩學之彥。素養而待倉卒之用，器使而議鴻纖之材，處是位者責是功，辨其事者付其責。況于簡冊之所，英俊之躔，多文章經術之老處其間，亦公卿牧伯之任出於此。秩以太官之稍膳，增以內府之俸泉。使無芥蒂之勤，以牽乎事外；俾無塵苴之累，以汨乎胸中。思慮不分而道明，進止有餘而氣壹，士遠乎賤而爲周之貴，學得以肆而非秦之拘。則可以夙夜鉛丹，左右籤軸，浩乎泛古今道德之海，曉然見治亂安危之途。當言而言，豈爲無助；有用而用，所向悉宜。顧惟中下之資，猶躋仁智之品。若某者進按名責實之治，乏趨變通時之宜。辨不足以揚王庭，勇不足以建邊略，昧于理財而不足以語計，疏于言法而不足以評刑。凡是數端，舉無一可，其在聖世，當爲廢人。惟學是專，乃性之病，耽尋經傳而成癖，亡遺冠屨而幾愚。至如灌浸切磋，人以爲勞而已以爲樂；剗研編削，怯於所短而喜于所長。比者幸會于天，處得其地，生死願同于書蠹，咿嚶無嘆于囊錢。庶幾羲易之養蒙，冀卜揚雄之終老。重念某惟物輕重，沿時盛衰。嚮立是科，間出

奇士，蓋取之甚隘，則來者幾希。由待之既殊，則舉思自奮；歷時既久，其終寢微。致或上言，指此學之可廢；近復著令，罷推恩於從來。顧是庸平，分宜澄汰。豈期援取于末屬，收拾于殘餘，仍採薦論，亟膺簡拔。此蓋伏遇某官開廣治具，贊襄睿文，思人人之盡其能，欲物物之得其所。謂選士可以報國，謂博古可以救時，姑擢謏聞，更觀後效。誓竭有爲之志，仰酬不報之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赴任上通判啓

彈冠而仕，仰瞻別駕之屏星；斂板而趨，遽豁公堂之宿霧。天其與幸，人以爲榮。敬奉尺書，致恭丈席。恭惟某官英標帝峙，雅量淵淳。文雅健而雄深，德輝光而篤實。才非自耀，粹然三代之風；政不出奇，坦若六經之旨。薦誠割鷄之手，稔蜚馴雉之聲。考功亟奏於楓宸，錫命旋飛於芝檢。煌煌泥軼，用彰賢德之臨；奕奕佩刀，已有公輔之望。山川改觀，風月平分，行進席於龍光，寧久淹於驥足？同流王化，謾煩千里之題輿；還簪從班，式副九重之側席。某性天不爽，材地無堪，分隨太史牛馬走之塵，濫登正元龍虎榜之列。未閑吏事，初試尉曹。捶楚奚辭，叨贊一同之治；帡幪有賴，鼎依半刺之榮。坐逃曠敗之虞，亶有趨承之幸。高山仰德，少償積歲之誠；流水知音，庶幾今日之遇。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赴任上寄樞密啓

叨塵使指，出綽自天，祇赴官朝，驅車及境。久聞善地，素有絃歌之聲；一入樵城，知爲賢聖之國。親仁有自，爲幸方深。恭惟至孝樞密大資柱石本朝，準繩多士，伊尹聖人之耦，夷吾天下之才。場屋高吟，才壓東南之彥；班行闊步，秀傾冠蓋之群。雖德業由於世傳，而雲霄乃其自致。以大手筆，馳文章之鉅術；以名臣風，發議論之詳明。一言裁契於淵衷，兩社已參於近侍。凡爭事人主之前者，一出於正；故立身朝廷之上者，居無幾何。迨此執喪，確然秉志，推至性之有守，屈成命於難回。晏嬰食粥而居廬，謂之有禮；閔子要經之服事，其何以心？仰止仁人，足爲世法。某趨風自昔，去德有年。惟昔先人，受知前列。千里命駕，登吳會之門閭；一面披襟，剡解梁之尺牘。奉承再世，繾綣一心。豈徒賤子之生，復見公孫之貴。當六條之廉察，加二司之浩繁。智與年衰，懼廢郎中之守；恩容世及，亦惟宇下之依。節兆開秋，氣纏流火，願略過哀之慕，俯循中制之宜。禱頌之私，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赴任上提幹啓〔二〕

跂仰賢猷，久蜚英於槐市；祇趨吏役，行識面於荊州。顧爲吏之維新，知託庥之有自。敬脩尺牘，用寫寸誠。恭惟某官天所間生，文之司命。書覽平生未見，學參前聖不傳，混融天理於日用之常，酬酢世變以時中之義。地嚴壁水，表儀鼓篋之八千；雲近蓬萊，步武去天之尺五。果題名於雁塔，宜促侍於龍墀。尚煩婉畫之賓，協贊中興之業。旋幹一時之邦計，摠持九路之利源。惟地寶之不遺，斯泉貨之有裕。孔子嘗爲委吏，下惠不辭小官。公家之利無不爲，盡足國裕民之要；賢能之舉不待次，持經邦論道之權。某鉛槧腐儒，箕裘末學，分隨太史牛馬走之賤，濫登正元龍虎榜之科。初試尉曹，未閑吏事。居有面牆之患，動多撻墮之虞。所賴依仁，少稽曠職。何其幸也，獲披宿霧於公堂；又有甚焉，願借餘波於天地。《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二〕此下二篇，原文未署撰人名，以前接王逵文，姑錄于此以俟考。

赴任上教授啓

綰青絲之綸，方愧塵埃之俗吏；坐絳紗之帳，乃逢道德之真儒。叨聯桂籍之名，敬下芹宮之拜。恭脩尺牘，用寫寸誠。恭惟某官讀萬卷書，通百家學，粹然出於正接游夏之淵源，煥乎其有文爛卿雲之黼黻。早蜚英於槐市，旋擢第於楓宸，有光雁塔之題，姑掌鱣堂之教。簪纓敬仰，俱泰山北斗之高；冠履從游，有沂水雩風之盛。聊居領袖，未究規模。士雖就有道而正焉，上念何相見之晚也。渙孚甚渥，起先生於齊魯之間；晉接維新，致吾君於堯舜之上。某筆膏易涸，學殖久荒，偶濫竊於儒科，顧仰攀於賢躅。禹門浪暖，雖同比於魚龍；莊海風高，實殊飛於鵬鷖。疵賤祇趨於吏役，尊崇欽仰於儒宗。方跪聽於誨音，敢僭論於年契。嘗憂駁雜，類東方之不純師；何幸趨承，將北面而稱弟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軍器監題名記

淳熙三年六月

將作名官，古也，軍器非古也。周有六職，百工居一焉。漢以少府列九卿，其屬考工，專主器械。軍器非古也，其職古也。有唐設官，軍器與將作並列。國朝具官無員，而其職掌隸於三司。熙寧

制更，然後軍器有監，監有長、有貳、有丞簿，率屬合治，與唐六典建官不殊。中興以來，承平官府併省多矣，而此職具存，豈以用武之時所務爲急，雖時偃武，所以除戎器者不可一日置耶？由長而下，異時選用人才，其閒踐文昌，登丞弼，爛然可睹盛矣。迹也不肖，由尚書郎得長是官，日虞非材，玷辱前列。顧瞻石刻，雖有名氏，而未述官守建置之繇，輒不少遜，慨然書之，併以姓氏列於諸公之左。來者繼之，頽然瓦石珠璧，後先遲莫，有榮焉。淳熙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咸淳臨安志》卷八。

（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七〇三

趙 逵 一

趙逵（一一一七——一一五七），字莊叔，資州（治今四川資中）人。紹興二十一年對策擢第一，授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秩滿，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明年同知貢舉，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十月卒，年四十一。逵純正善文，有「小東坡」之稱，著有《棲雲集》三十卷。見周麟之撰《中書趙舍人墓志銘》（《海陵集》卷二三），《宋史》卷三八一本傳。

擬趙汾降官制詞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議汝於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擬王琦進直秘閣制詞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秘閣。夫父祖之于子孫，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于側也。汝克孝秀，祇聽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擬丁禩朱珪轉官制詞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敕：朕于大臣死生之際，未嘗不用其極也。既旌其忠，卹其家，猶以爲未也，而又錄宿所指令之人，崇其官而顯其身，豈非以示朕禮貌始終不替之眷也歟！禩等服勤吾丞相府久矣，府廢而恩加焉，故畀以戎麾，遷秩超資，恩意甚渥，益勤忠孝，無斁無怠。《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謝狀元及第表

君門九重，入奉臨軒之問；愚者千慮，誤叨絕等之恩。非臣疏愚，所克負荷。中謝。伏念臣才質迂下，學問空虛。驟起草萊，不識朝廷之忌諱；輕獻狂瞽，蓋本忠義之激昂。敢期一日之間，辱在多士之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天縱，輝光日新。方恢中興之功，不求匹夫之備。謂臣言語之至拙，察臣志趣之非邪。特畀殊科，以主正論。臣敢不洗濯素志，益勵前修？恩重丘山，敢自榮而僥倖；身輕絲髮，寧有憚于糜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御試策一道

紹興二十一年

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爲謀者總總也。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顧狃於見聞，小惠相先，了官事爲癡，履忠信爲拙，以括囊爲至計，以首鼠爲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洒濯可以革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虛佇，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

臣聞君臣父子之際，天下真情之所在也。惟實之爲貴，而文有所不必備也，惟以心爲感，而言有所不必足也。文有加乎其質，言有違乎其心，是之謂欺，臣不敢以用於君，子不敢以用於父。恭惟皇帝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招來四方草茅之臣，咸至於庭，降清問而親策之，豈特取其華藻文章哉！臣知陛下必不以此也。顧以神器之大，祖宗畀付之重，方與元老大臣叶謀比德，以緝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同憂。古者一命以上，食其祿者任其事。今也不然，己則不勤，而又爲它人爲之非宜，則陛下將誰與治天下者！故夫營私自便，雖曰士風苟且，寔陛下家事也。臣等布衣，陛下必不謂其賤且疏，一朝之間，訪以家事，臣雖昧陋，亦能仰認陛下至神至聖，廣大明白，親待臣等如此，敢不率其意之所欲言者，圖報萬一，而徒爲泛濫之辭，以負陛下臨軒之勤，以干不誠事君之誅，臣甚懼焉！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爲謀者總總也。」臣有以見陛下想慕前列，而追咎前日兆變之臣，欲與天下一起頽風，而紹復祖宗之盛軌也。臣仰惟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文以守之，列聖丕承，卷甲不用者幾二百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堯舜三代之盛，所不能及。雖聖聖相承，蓋自藝祖即位，尊禮趙普爲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德驤，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始各識知朝廷之意，洗濯自新，爭爲功名，由是風俗廓然變矣。事無微而不舉，法無小而不遵，叶氣嘉生，薰爲太平，不亦宜乎！承平日久，志狃於恩而不知威，見其小而忘其大，移昔日憂國愛民之心，而爲曲學阿私之計。黨同伐異，議論起而風俗壞，風俗一壞，變故遽

起，宜乎陛下深恨之也。尚賴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執政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既已尊任其人矣，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礪之，使其知爲曲學之計，不若爲國家之計，則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非所患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臣有以見陛下欲得賢才，與之共濟中興之運也。臣聞天下至大，萬民至衆，獨智之所不能察，獨力之所不能舉，自堯舜三代以至於我祖宗，必取天下之才，任天下之士。今內而臺府、寺監，外而職司、郡縣，皆陛下取而任之以家人子弟者。百口之家有嚴君焉，已不自理，惟子弟是信，任百口之責。不以嚴君之心爲心，而其察是謀，亦足以知其不令子弟矣。子弟之不令，父母猶將責之，況夫天下之柄，獨無若人何哉！臣伏讀聖策曰：「顧狃於聞見，小惠相先。」臣有以見陛下欲得真材碩能，而惡夫瑣瑣之亂政也。臣聞天下無事，庸人擾之。夫所謂庸人者，非果庸常無能之人也。庸常之人舉足畏法，而何足以擾天下！古者非庸懦無能之足憂，而小智小惠之可畏。帝堯之廣大，而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不容者，知其能擾民而亂政也。夫所謂真智大惠者，危論不能搖，邪說不能惑，靜而爲止水明鑑，動而爲開物成務。小人不然，竊其近似而矜耀之，自謂不惑於流俗，而不知爲蜂蠆蛇蟲之毒人也。老子曰智慧出而有大大偽，謂此等也。孟子之論益成括見殺，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由是觀之，小惠既以毒人，又以殺身，爲天下亦安用斯人哉！雖然，古之所以必疾乎小人者，以其智辯足以移人主之聽而已。指白爲黑，謂正爲邪，皆此人也。人主惟說其言辯，高其才智，而不議其歸，鮮有不爲動搖者。今陛下既知其小人

矣，確然不惑，無使得于廟堂之正議，臣將見其術窮矣。臣伏讀聖策曰：「謂了官事爲癡，履忠信爲拙，以括囊爲至計，以首鼠爲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臣有以見陛下別白邪正，卓然不惑也。臣嘗論之：惟天下之大人，爲能立天下之正論；惟天下之小人，爲能敗天下之正論。非正論之可毀也，事不自己，而疾它人之有成也。蓋嘗聞之秦穆公，「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曰是能保我子孫黎民者。至於嫉人之技而不樂，聞人之彥聖而違之，而以之保子孫黎民，則不免於殆焉。嗚呼！此千古不易之論也。今請因陛下之問，而極言其故。夫謂「了官事爲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謂「履忠信爲拙」者，天資巧詐之人也；「以括囊爲至計」者，不恤國事之人也；「以首鼠爲圓機」者，左右反覆之人也。何謂幸人無成之人？國家設令，有功則有賞，有罪則有刑。天下之賢遭逢大有爲之君，趨事赴功，夙夜不怠。彼見其然也，則爲朝廷必將有以旌其勞，而天下亦皆謂其爲能人。自視缺然，慮其進而我不逮也，則先爲不偉之論，曰是癡人也。既以自解，又且幸其人之惑我言，信而自殆，棄其前修，亦與我均耳。故曰：謂了官事爲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何謂天資巧詐之人？臣聞水火不並用，薰蕕不同器。天下之理，有善有惡，善者天地鬼神知福之，不善者天地鬼神亦知禍之，而況人乎！故夫巧詐之人，以己之所爲必有所不快於人也，又況乎忠信之人，以其忠信而形吾巧詐也，則曰是拙人也。既以自快其一時俊放之流，且冀其有以欺世俗也。故曰：謂履忠信爲拙者，天資巧詐之人也。何謂不恤國事之人？有二焉：一曰全身之人，二曰無才之人。天下之言，有合有否，合則利，否則害。利害者，人主聽群臣

之柄也。今夫人言而利害未知也，是以不敢有所言。有人於此入不善之言，觸不測之刑，則相指爲戒；至於善言受賞者，又從而嫉之，全身者唱之，不才者和之，以自晦於清議，而謂爲得策。曷若辭人之祿而使賢者居之也！故曰：以括囊爲至計者，不恤國事之人也。何謂左右反覆之人？臣聞好富貴而惡貧賤，天下之情一也。夫全身之人，與不才之人，既以括囊不與議論矣。猶有僥倖富貴之人，欲揚聲言事則不敢決，欲緘口不言則不足進。於是持不可指之論，以左右人主之心。言合則蒙其福，不合則罹其害，視方正之臣，甘心殊科而無愧。故曰：以首鼠爲圓機者，左右反覆之人也。今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邪人不利，猶扇爲四者之說，宜陛下謂其無望於爾也。臣願尊其所聞，每進一人，惟其癡，惟其拙；退一人，惟其至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乎稍知向方矣。臣伏讀聖策曰：「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洒濯可以革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虛佇。」臣有以見陛下博聽群臣之言，欲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臣聞人心無常，惟上所化。盤庚遷都，民咨胥怨，上至百官族姓，議及朝廷，若鬩然而起。盤庚不誅而明告之，終之天下咸服，商室中興。今小惠相先，肆爲四者之說，而陛下所以詢及臣等，謂洒濯革舊習，陶冶成美化。陛下真得盤庚之用心矣！顧臣何說，以處於此！嘗讀《易》至《咸》曰：「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於感人也實難，德至於感人心，則天下能事畢矣。然受之以常，何也？曰：天下之事，未可遽革者也。革之以驟，其變必速；革之以漸，其持必久。故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陛下推至誠以待

天下，所以感其心者至矣。誠於進人之際，惟其癡、拙，不惟深計、圓機者，持之既久，金石可動，況士大夫必有心腹腎腸，何自不洗濯，爲上所命，而自棄於浮薄之域哉！儻猶不悛，陛下赫然震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誰敢不服！臣非敢勸陛下用刑也，顧勢有所不得已而必致於是耳！陛下既策之以此，又於其終詔之曰：「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臣有以見陛下欲以名節勵臣等也。臣聞不能愛身者，不可言忘身；不能忘身者，不可以言事君。自古人臣皆知名節之爲美，而不忠不正之可疾也。然一旦持保祿位，喪失本心而不覺者，其患初起於能不愛其身。是故以之耽耽於富貴，而不能以自脫，偃然，日以爲愛身之至矣。而不知愛身之至者，非富貴利祿之謂，而名節之謂也。人臣知此，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起草野之臣而爵祿之，大恩至德，夫何以加！況又訓戒明切如此，人非木石，孰不忘身以事陛下！此又非獨臣而然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得條陳于前矣。然尚存私憂過計者，慮陛下尊所聞之不堅也。臣請申言之：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也，爲之必成，行之必至，不成不至，必有害之而中變者。是以古之明王將有爲也，必先觀天下之勢而逆爲之謀。謀之既臧，則又固執之，以要其成，而不牽於衆人之多言。陛下今已知群言是非之所在矣，異時或有言今之癡者爲真癡，今之拙者爲真拙，今之深計者爲有德，今之圓機者爲有謀，而陛下疑焉。雖聖主在上，群臣輔佐，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也。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雖萬無此理，然不言則無以盡臣之忠。臣不勝拳拳。《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五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請將諸處祥瑞圖狀於鹵簿行旗狀

紹興二十五年

恭維國家中興之盛，復古所無。邇者芝草產於太廟，瑞麥秀於留都，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主上爰命詞臣，以芝草、秀麥製爲樂章，以薦郊廟，甚盛舉也！近徽州通判周麟之有請，乞令有司考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故事，以今來太廟芝草圖其狀於華旗，以章一代偉蹟。蒙都省批送禮部看詳施行外，竊見前後諸處申到祥瑞甚多，如贛州太平瑞木，黎州甘露，道州連理木，遂寧府嘉禾，鎮江府瑞瓜，南安軍雙蓮花，及嚴州兜率寺、信州玉山縣亦生芝草，皆太平盛事。欲乞盡付有司，參照鹵簿行旗圖內未載者，一就令所屬製造施行。《中興禮書》卷一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除放四川科斂條目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陛下加惠遠民，以四川在萬里外，科斂條目，戶部稽考之所不及，故詔帥臣蕭振等同共措置，欲以實惠摩拊疲弱，亦事有所當知者。蜀之取民，條目繁巧，不可一概而視，按籍而決。蓋有顯其名而公取之者，激賞絹之類是也；隱其名而陰取之者，激犒錢之類是也；取之以甲，而用之以乙者，畸零絹估錢爲羅本錢之類是也。此三者若一槩而視，萬一蠲放所及，民有熟視而不知，徒爲貪吏猾胥之幸

者矣。欲望明詔振等，凡總領司錢物窠名，當先析爲數條，曰此官與民通知者，此官與民不相通知者，必當根其所歸。有欲除放，不於其官籍之名，而於其人戶之所從來，然後陛下實惠，州縣不能沮格。《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七（第四冊第三一九〇頁）。

上宰相書

某嘗讀三代以下書，切怪治世少，不治世多，反覆詳究，私歎初非治不治之至於此也。天生時，聖賢乘時，天下之人日趨於無事之境，其形甚微，其來甚密。衆人屬目，未見其來之形，而不知境界之既立也。造作言語，挈而之他，委既成之業，違將亂之時，天力返所不能勝。譬如大江既決，奔潰四出，浸淫日久，漸復故道。人力既至，則可以盡復初來之舊，而復憂不務出此，乃多爲隄防以障，惡其所當行，而引導其所當避，無怪乎河患之不息，而前功之頓棄也。人之言曰：「去來者時也，可否者勢也。」嗟夫！不在立相造命之語而挽之，某知其無足云也。而言語如此，亦可謂不知道者。我國家以道德仁義統天下垂二百載，陽九之運既去，太一之福斯生，誰與之功也！共惟太師相公積諸中者，如天地海內之辨，亦不足以形容萬一，獨其見於外者，熙然爲春，粲然爲夏，肅然如秋冬者，人得以指而名目之曰：「此春夏秋冬也。」安知夫元氣初何可別哉？亦有能言太師相公之見於事業者矣。今天下之人，自以爲脫戰國之場，而履衣食之地，無輸運之煩，而致安靜之福，息金鼓之聲，而聞絃

誦之教。朝廷之上，法令脩明，典章備舉。夫吏盡其職，民安其業，則曰相公使我致此，又安知所以勃然立太平於擾亂之際者，聖主配天之至德，而相公格天之大功也。某聞之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有堯、舜在上，禹、稷爲相，禹在上，皋陶爲相，湯在上，伊尹爲相，文王在上，周、召爲相，凡此數聖賢者，所謂一德享天心也。至於成王之於周公，君臣之際，漸見間隙，則風雷飛變，宸心一悟，反災福於瞬息之間，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周公至此，其視禹、稷、皋陶與其身之初，亦有所不足哉！自三代以還，能探天意以立時運，惟主上與相公足以當之。主上推至誠以待相公，相公推赤心以報主上，君明臣良，知天意之必回，而民以之思治也，斷然不疑，偃戈植文，以迎天意，以順衆心。當是時，群議毛起，欲壞成績，彼方安其未成，而時其將有立也，而不在我者，既有以處此矣。惟相公能知天意之所在，主上能循相公之所議，天亦知主上與相公克當，其忻然聽之。是以十餘年間，兵甲寢息，五穀時熟，天地清明，日月照耀，南北赤子，一歲所活幾千萬人，十年之間，十倍數之爲幾人哉！昔之言曰：「活千萬人，子孫封侯。」漢室蕭、曹僅能與民休息，子孫傳國幾二百年，況相公生死骨肉不可數記，天之報秦氏與皇宋無窮，人惟曰不足也。某西南之鄙人也，以職事至闕下者，相公賢開絳帳，領袖後進，某隸業功名，親聞木鐸之音。倉卒之際，相公建大業，定大議，某亦親見之。惟其身何者，動植得被教育。又自私念居今之世，得值禹、稷、皋陶、伊尹、周、召巍巍堂堂，豈非天錫之願畢矣！某受教之舊，亦不負天所賜矣，惟相公召而許之，與錄而用之，使某得生成於皋陶之下，不負爲皋、稷、周、召之民，志願允畢矣。《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五。又見《宋代

代上太師書

某鈍滯無能，因緣世恩，得被簪裳，竊祿廩。二潘守過其分，其成無効，尚逭刑誅，猶不自懼。蕪陋之詞，再至黃閣之下，僥覲德澤，今漠然無報，必其不肖之狀既形，而駑蹇之步不可策也。《傳》有之「時不再來，聖主不世出，良相不時出」，天下既平，風俗淳厚，大者成勳名，小者效尺寸，向之深山窮谷遁世不耀之人，皆有投足亨嘉之心。豈必人人好富貴哉！聖賢相逢，千一不可知也。不於此時策名百執事之末，亦豈不足惜！是以雖高帝嫚罵，蕭何無文，然能以治易亂，以仁代虐，則商山之叟，棄其八十年隱淪之舊來歸，漢起以共扶持四百年之神器。史失其意，以爲卑辭厚幣，真果可以致來斯人，是不善議時也。自今觀之，四老人且至，其外有不至者哉！天下之士，有不以貧賤爲耻者哉！故曰：「我後子先，古今人情一也。」共惟太師喬岳孕秀，以爲皇宋萬世社稷之輔。靖康始難，則已建大節，定大議，宗廟享之，天地知之。兵興一周，未有底極。主上既已厭兵，天亦悔禍之延，順人心而弭難也。在廷之臣，無有能合天意、契聖心者，相公寔始慨然以身任之。自是兩朝赤子，始得解甲釋兵，以與父母、妻子同有生之樂。古者非撥亂之爲難，一日廓然有治平之功，此最難者也。以其致之之難，是故遇之之難，以其遇之也難，則天下之士愛日競辰，懼不一投足於其間也，蓋亦理

之所必致者矣。今相公既已爲此時矣，凡有血氣，必有爭心，此其所以再三瀆尊，不慮斯刑案之也。伏念某蒙相公器使，而弟慙亦蒙聖恩，視頒近臣，相公實推挽之。兄弟冒寵，不知報德，然猶叫號而不知止，則以其親值難得之時，及此日得效尺寸，使人不謂天下有道，而耻爲貧賤也。抑又有不敢云者，某從仕三十年，家無餘貲，無田可耕，無屋可居。弟某仕時，廩又有繼，奉以三百指諉之。門戶凋喪，兩家幼累萃於犖然之軀，自以紆朝廷組綬立於士大夫之後，不欲逐商賈、謀財利以自活，而至危急如此，進退如此，不控告相公，欲何爲去也！伏惟造化之宰，念使令之舊，哀旦夕之急，憐其齒髮之衰，察其志願之切，與之西南一郡，俾得盡力。某雖不肖，願奉宣朝廷法令，不敢曠職，以累陶鈞之化。漢史紀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某老矣，尚能以此報聖朝，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相公儻加德焉。《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續補。

上孫太冲書

竊嘗聞之：仕而不求知于人者，僞也；求知于人而不得其正者，辱也。求知而得人，雖掃舍人之門，草自薦之書，君子以爲宜；求知非其人，則雖一日九遷其官，君子以爲辱。蓋君子之于人，嘗于其所附焉，觀之則終身之榮辱見矣。如子皮之識子產，祈奚之舉伯華，鮑叔脫夷吾于拘囚，平仲免石父于繆綯，雖暴之天下可也。若馬融之于史良，班固之輔竇通，足以爲大圭之玷。其一時榮幸，與夫

百世之清議，孰爲輕重？此昔之君子所以難求知于人，而惡不由其道者，知榮辱之所係焉故也。唐韓、柳氏俱以文鳴，在當時固未可以議其才器之優劣。然愈也始受知于裴中立，以典午入幕府，而英名高節，卒與裴公相望；宗元一陷叔文之黨，雖超取顯美于數月間，而例被惡名，視韓如星斗、如河漢不可幾及。方二子求知之心一也，而所附各異，故榮辱隨之。吾宋自慶曆、嘉祐以來，保舉之法愈嚴，自一命以上，歷官三四，致求舉主三四人，然後有職官之望。非自負傑異之才，遇特達之知，橫飛捷出，不由郡縣，則有終身盤薄于選調而不得望陞朝之選者，多矣。處世如是，而必誦言于人曰：「吾方求人而附之，豈加信哉！惟幸而趨走執事乎？」當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之門，遇品題，亦庶乎可以揚眉而論古人之出處也。抑嘗聞之天聖中，王文康出鎮洛陽，而富公彥國、歐陽永叔、尹公師魯、梅公聖俞、謝公希深、楊公子聰咸以筮仕之初，錄其幕府，長育成就，卒爲名臣。奇才偉氣，雖諸公之所固有，然見信于時，見用于君，寔以中丞一顧之重也。恭惟某官才德之善，學術之富，輝映一時。自入冊府，而直辭勁氣，風采凜然，求之古人，未可多遜。既而朝廷憂勞，又選近臣之一通知政事者，出典外郡。而閣下迭領二州，政清訟簡，民安吏畏，亶亶乎龔、黃之上矣。政成入覲，則雍容禁林，居論思之地，推挽士類，寔惟其時。而某也天與之幸，方筮仕之初，獲居下風，爲征榷末吏，日與商賈、小民爭尋常，以趨簡書。俗學鄙文，荒落殆盡，中何所有，而欲景慕前輩，以希大君子之薦揚哉！嘗聞之生于良樂之圉，而不見顧，則畢世爲下乘。某之所以求知于閣下者，意寔在此。倘居下風爲末吏，而不獲一言之許耳，則終身沉陸，可逆知而前定也。況某家世寒素，當塗要人，漫

不知識，養交借譽，計無所出，苟非含垢忍恥，輸寫情素，浼執事之聽，則後而失其時矣。伏惟高明少加憐焉。《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代上劉使者書

蜀部四臺，益部爲最重，凡選用使者，必參以明敏愷悌乃得任。執事繡衣鼎來，成都之人瞻望咨嘆，曰：「先大夫持節此州，有德在民，繪像存焉。父子繼踵澤此州，十五郡之民何以報劉氏！」嗟夫！士之生於世，坐於廟堂，進退百官，佐天子出令，膏澤天下，天下稱賢焉，然後爲至。若猶未也，攬轡登車，春雨秋霜，上爲君相之所眷，下爲斯民之所收屬，如執事之今日者，亦不可謂不如意也！當此之時，縉紳之儒巧於文墨者，莫不引筆伸紙，頌詠刻畫，以丐執事之知。顧若某者，抱拙守訥，素不能出一詞，而一旦抱其鄙野之語，將有謁焉，無衆人之所能，而爭衆人之所欲，進則獲戾於左右，退則朋友之所譏罵，某亦自謀之不審矣。然其情不可不察也。某聞之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而懼其後也。景星鳳凰，欲其先睹；蓬萊方丈，欲其先登。燕昭築臺，郭隗不自揆量，而請居之，燕昭從焉。隗因得益自修飾，以無負燕昭之舉，而釣來樂毅之徒。燕昭於是有多賢之名，而萬世後隗亦有聞焉。向使隗奉身卷舌，而不敢自先於衆人，則何以終自致於燕，而今豈復知有隗哉！故曰：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而懼其後也。今執事之在此堂也，非特景星鳳凰之瑞，蓬萊方丈

之深也。某而病狂則已，不然，豈得無衆人欲先之心哉！伏念某少時刻意學問，年十五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凡六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四年始得郡從事。拜於麾下，前後四十年，遭值紛紛，可嘆可笑！蒼顏已老，青衫如故，改秩之日，邈無涯際，此其窮困何如也！蹤跡鄙弱，何足暴露，聒亂人耳目！是素與聲稱，又且褊促，不足以自奮於大人、君子之門，所以致此屑屑乞憐而無愧也。共惟執事德望凜凜，實傾西南之人，士之求進，捨此奚擇！況忠誠發越，剖刺史之識既已畢舉，猶日孜孜以人物爲己任，此某得爲門下郭隗時也，惟執事與其進。某敢不益愈修潔，以圖報稱？儻得執事職拔，以不泯沒於斯世，而百世史冊，且將記執事以不朽焉，此又非特今日之榮幸也。《新

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全宋文卷四七〇四

趙 逵 二

代上韓都大書

鄒陽有言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無不按劍相視者，以無因而至前也。蟠木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爲先容也。噫！審如是，則希世之寶，雖有瑰奇之質，以無因而見疑；不才之木，以先容而獲用於當世。斯人也，殆將啓天下之士，角爲奔競，飾智要名，以求知於大君子之門。而其所以進者，唯左右之求爲是也，此豈爲知言者哉！某鄙人也，才識駑下，無游觀廣覽之知，然自少至長，粗知讀書。年十五，慨然而束書走京師，就太學，齏鹽自適者七八年。靖康之變，狼狽西歸，學既無成，始受世賞。屬類試川陝，一再舉而僅得之。不幸災害相仍，五易歲叙，蓋自忝冒，以至于今十有五年。棲遲冗散，未有振發之期。內則無相然之友，以揚其聲容，外則無版援之勢，獨其操心積慮，日以堅勵，期自植立，以無忘先君之訓。雖鄙陋不足以希明月夜光之貴，而譬之

蟠木，尚有取焉。惟是門地單薄，了無先容之助，獨紆徐容與。一遇當世偉人，超然遠覽，如權衡冰鑑，輕重期醜，了然胸次者，庶得以少伸其志也。天啓其塗，使蒞官麾下，獲備使令於前，以償其夙昔之願。儻懷疑曲縮，不自一伸其喙而求左右以爲先容，是自棄也，非所以爲事君子也。恭惟閣下鍾德相門，爲時膚使，以宏廓洪偉之量，輔正直剛大之業，受知君相，銜命西來，摘發姦伏，聰明若神，使在位聳擢，不敢爲非，而爲善者加勉而有所恃。全蜀之士，莫不延頸企踵，洗心易慮，期自處於無過之地，庶幾一望几舄，少希顧盼之榮焉。顧某瑣瑣，淹沉士大夫之後，何足以汙大君子之齒牙。乃者竊聞閣下不以其不肖，辱記姓名，許賜提拂。及進見，存撫慰薦，殷懃甚備。自揣一介，何以得此於門下，雖結草銜環，固未足以酬萬分之一也。抑嘗聞會稽孔闔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令草表以示元暉，元暉嗟賞，因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當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某受知於門下，既無按劍之疑，而竊祿於此，以報盡一行之命。伏惟上念鄒陽無因至前之難，推元暉獎成晚進之意，特垂收錄。借重諸人，俾寒谷孤根，不日遂生成之意，卵翊之惠，非閣下其誰任之！」《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代上茶使書

某讀史至駸蔑、魏勃事，切自感嘆，以謂士不幸無位，欲一見世間名德大人面顏，貴賤殊隔，咫尺

尺千里，而心腑間有千里湯火，寧廢寢輟食，不敢一日釋雉而弗執也。猶不得見，則甘心僕妾之役，收器堂下，幸一言之中者，甚至於掃舍人之門，以求自通。蓋經歷旬時，然後僅償其區區，而遠者至於十歲，或一歲始得望履幕下。嗟夫！士之交於卿大夫，其勢如是之難，其身如是之卑，其爲計如是之迂，而可笑也。然二子不出售用之術，黽勉人之所不堪，僥倖人之所共欲，豈非上下之交不可力取，逡巡委曲，待其自合乃安耶？雖其顧視一日，不啻三歲，然回翔久之不變者，必行其志，以厭其欲，故不自覺日月之飛馳。不然，徑情直前，彼將唾罵弗接，而尚何執手以干薦而貴之之敢望？故曰：迫遽者退，淹緩者進。當今日，進言於執事之前，名位不聞，歲月不淹，而欲有求焉，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共惟執事宏才巨德，妙文碩學，爲一世標準，殆晉叔向、曹相國之爲人也。聖天子以爲賢，眷西蜀財賦之重，委以董護，遂建大將旗鼓，進臨巴夔。曾未踰年，顯庸上聞，僉曰：「峽道非所以煩公也，蜀賦最贍者莫如茶與馬，以是命命執事。旌纛西來，觀呼填郊，其聲閭閻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受子之粢兮。』」非特是人也，又有絺章繪句，稱譽盛德者；斟酌損益，講磨利害，而上公府者；板援權勢，求備升祿者。是三人者，其數不可計。雖駸蔑、魏勃再收受器掃門之術，將有所不得施。是非奉咫尺之書，飾鄙陋之辭，而可以辱一諾之重於旬月間也。然聞之處陸之魚，仁人興哀，浮圖之夫，君子合之。某之得祿於此也，抑可謂勤爾已矣！自惟少時，妄意讀書，年十五即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感激自奮，既不墜其家聲，以無負父兄切切之誨。不幸學未成而有靖康之變，徒步萬里，出沒風濤間，僅乃得歸返。未息肩復就學，偶得一第

於稠人中，學雖未成，而名已從矣。方欲來學，家禍繼起，飢寒迫其前，妻子驅其後，乃始強顏隨牒以自活，然其夙昔之志，耿耿于懷不忘也。蓋其生十有五年，而游學六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五年，始得拜於榮戟之下，年五十矣。向者諸公憐其窮，引手援之，疑若有僥倖改秩之緣。今年十月，將遂罷去，章尚闕其一，此於執事先生不能無望。執事之來也，某不得留日趨墻仞之下，以欸平生欣慕之素，又不得執事一美言以去，人將謂某何？某將謂人何？夫惟使其有以籍口於人，又使某緣執事而脫飢寒之憂，一發而兩利俱，使某何以自己哉！用敢叙其區區之蹤跡塵穢，不自愧耻而輒露之，其勢遽非收器掃門而俟也。左右其加意焉。《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上馬運使書

唐韓愈嘗曰：「布衣之士，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愈之意蓋以在下者不能自致富貴，必有富貴者提携之，然後可以脫其貧賤之憂。理則然矣，而其所以爲言，則非也。古之君子以聰明英偉之資，而立於衆人之上，清心平手，以稱量天下晚進之士，曰：「此賢也，此能也，此孝悌、忠信也，公勤廉潔也，得之於吾心，置之於吾君，豈獨爲斯人利祿之地也哉！」以爲居衆人之上，爲天子擇人，吾無心也。惟其無心，故居天下之重任，而人不以爲無功。引援後進，援提淹滯，而人不必爲沽名。有其器而不獲舉，無其具而得用者，萬不有一焉。人於是乎翕然推尊之，曰：「斯人也，

士之所爲重輕榮辱者也。」於是乎天下之士，莫不奔走於其門，以幸聞於一言。何者？天下之士，其大者孰不欲行其所學，以衣被天下；小者欲爲國家建立功業，以垂之無窮也。雖然，吾有是志者，未知其獲伸與否也；吾有是才者，未知其才之果堪與否也。故汲汲焉於斯人也。其許我焉，吾其得行其所學，以衣被天下乎；不然，亦得建功立業，以垂之無窮。儻其不我與也，則足以知吾之不足，以處夫二者之間，游心思慮，布衣藜藿，以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已矣。古者王公大人之於士，其嚴如此，而何勢之足云！士之所以奔走於王公大夫之門，蓋以自審其才，而何勢之足惜！審如愈言，則天下混，惟勢是從。下之所以求於上者，以勢不以道；上之所以達於下者，以位不以德。勢移事去，吾亦轉而之他。上下爲市，名實俱喪，舉者甚輕，求者無厭，是教天下相率而爲浮僞者也。若某則不然，雖其資質椎魯，不足以盡識古今聖賢窮達出處之際，獨其賦性褊質，切有事君子之心，幸而得遭斯人，求一露胸腹，以爲其死生去就之決。今天啓其塗，使蒞官於執事臨按之下，儻閉口不言，是自棄也，非安分也。伏惟執事以忠厚正直，受聖天子之知，十余年間，四持使節，烜赫盛大，無以偏比。西蜀地方三千里，戶口數十萬，視執事可否，以爲休戚。一言之出，列城聳動，其於予奪之間，而其人賢否決矣，豈非古所謂聰明英偉，立于衆人之上，清心平手，以稱量天下晚進之士，而爲之輕重榮辱者歟？伏念某蠢愚不足以爲當世取舍，然自始改齒，父兄教之以書，十三執筆爲文辭。以爲遠方不足以自奮也，東走京師，水陸數千里，蠶鹽六七年，謂天子之爵祿可以平取。狼狽西歸，凡再試於春官，而僅得之。自其始學以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青衫蒼顏，未知改秩之期，亦天下之窮人也！向

者主縣于彰明，諸公不以其不肖而辱舉之，是以在此。今者惟不遭王公大人之可以榮辱我者也，兀兀焉而行，默默焉而自藏也，執事以一世名卿之重，觀風乎上，而某以二十九年窮苦之餘，守職于下，是將見夫所謂輕重榮辱于我者也，其可不疾趨大走，以求快其夙昔之願，而決其平生之去就哉！孔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凡孔子所不與者，則天之所棄也。當今之世，可以居此任者，非執事而誰！某甚懼焉。是用敢忘其固陋而述其區區之懷，以投告左右。寧不居管、晏之任，不願不道仲尼之門；寧得李將軍一諾，不願得百鎰之黃金也。升之於九天，墜之於九泉，重之於泰山，輕之於鴻毛，在執事於可否之間爾。惟執事憫焉而收辱之。《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上資守趙子然書

某聞之，士之有求於人也，不求於其人，有可以榮辱我者而從之，則其人固有所不見，見亦有所不必合，合而不必喜，不合而不加愠。非合不合之不足以爲喜愠，良以其人輕，吾之榮辱不在焉。則雖欸曲密熟如加諸膝，怒罵中絕如納諸穽，彼自用其榮辱喜怒，而吾榮辱登降不賴也，則亦安用朝夕其門，愁苦其肺腸，以候伺其顏色哉？若夫名世之君子，言重山岳，天下之所取正，褒貶一出，升天墜淵，無所不至。士無意於世則已，萬一有焉，舍是而之它，吾未見其立也。彼我接也，謹身事之，洗濯磨治，以附近之。雖拒戶而不我納也，猶欲收器掃門，以幸一見之榮。其人引而進之，立之其側而

教誨之，雖未得志也，亦足自卜其終身，可以列於士君子之林而無疑。彼其所以與我者不苟也，依進而若無焉，有請而辭焉，而吾尚欲行於天下哉！故夫名世之君子，士之菁蔡也，一語默而窮達定矣。昔者某之始學也，父兄訓之以事賢，及其仕也，朋友教之以親附君子，日不忘其雖多，亦奚以爲？某心藏之。竊聞天之西南有編脩趙公者，文富學博，材全德鉅，舉世無以爲對。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兒視文舉，奴視少霞，蓋天下之士待之以輕重也。某也惟其遠於門庭，無階自通，抱懷鬱鬱，則以天不我相，俾不得一望執事之輝光，求印可而自占焉。試吏盤石，宦滿將代，而執事開府資中，某得以縣小吏拜伏跪起，遵奉教條，服食道德，以滿其願望之素。雖然，方其未見也，亟欲見之；及其既見也，不能無憂。何則？大美必有大畏。豪傑之士，視世間不足與者，不啻糞土，求田問舍之語一出，而陳元龍反目不顧，瑣瑣餘子之不數固也。某之未仕也，執事薦引之所不及，人憐之曰：「惟其遠也。」自譽其能，而人不以爲怪。今也朝夕在廷，而不得一言，則相與議某之無能者，群立乎其後矣！此某之所甚懼也。執事愷悌樂易，不立稜岸，雖布衣之士，分席而坐，解帶磅礴，舉酒相屬，無有間隔，於某夫豈不怪聞者！辱喻以來歲剡薦，此某平生窮達之決也。然某官期入冬而足矣，無故不去，人將謂某亡耻而懷祿。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子去晝，至於三宿，豈不欲亟愛身故也！惟執事寔圖利之，俾得藉口及春以行，某亦因以久在下風，躬趨吏之役，以報盛德，是使其徒知其辱取於執事，而不議其後。某之腹心，不敢復自蔽，盡布之執事，執事幸加憫焉。《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賀丞相生日小簡

成歲受春，恭惟天棗正人，道尊德隆，鈞候動止萬福。某被受大庇，方達墻仞，敢祈嚴護威重，永綏斯文。某下情真禱。

僭候鈞崇，粗謹公牘矣。春律初回，天地始交，裁成輔相，眷倚上宰。仰惟以道消息，戡穀畢臻，更祈倍萬節宣，順舍太和，以輔九重仰成，重慰四海百世具瞻無窮之願。恭惟皇上纘服，聖德配天，天實祚之，卜世千億，則有光明碩大萬人之英，應時而來，勸相我國家。昔武丁中興，帝賚良弼；宣王中興，嶽降申甫。此豈偶然哉！無疆惟休，豈特一時賴之。某疏賤率爾妄議上及天人君相之際，蓋師友宿之共論以爲如此，非某所私臆也。

恭惟某官受天地之間氣，出佐興運，曉然見秦、漢以來歷世之士，陷溺末習，隨宜補闕，僅立一代之治實，始慨然收拾堯舜三代、周、孔之遺文，盡發其秘，起是道於千載禮樂廢絕之後。神功妙用，無處不到，大位天地，小育萬物。聖天子知是其出於一也，傑閣大書，以表中興，天下皆得而測之曰：「君臣之際蓋如此，豈非真儒治效之極致，聖宋無窮之盛烈也！」某敢誦言之。

某讀書，竊嘗妄議，以爲人莫大於有我，莫大於有物，有我之至，至無物。孔子、孟子之身相魯爲齊卿，當時視之若一旅人然，何則？有我之至也。伏惟某官有大勳勞于天下，皇上念無以致報，備

物典冊，窮極尊榮，可謂盡天下之富貴矣。而燕居之室，左圖書而右文史，介然端坐，奉養枯槁，如高僧逸士。人之以言語自達，有無間精粗靡不流覽。隆暑祁寒，忍倦忘疲，如布衣儒生。然則兩儀間復有何物可以惑我者？非孟子所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動」，莊周所謂「焚大澤、流江海、破山震海之風雷所不能變」者哉！擴而充之，是爲大丈夫，歛而融，則爲博大真人。某不自虞，僭議光明，無所逃其罪。

某草茅微賤，讀書應舉，其實爲貧也。當聖王勵精庶政，某官器使群材之日，得以文墨徹名于上，冒寵不避，退有愧懼。繼得再到東閣，道所以幸，敢圖賜之從容如大賓客？擇地除官，滿適其意，且以爲純白可教，教以有吏。某雖愚無知，聞某公先生之言，亦竊自奮厲，以口語心，惟忠惟孝，惟恭惟謹，庶幾萬一不負嚴訓。區區感激不覺露布，惟先生撫綏之。

仰惟上帝篤生大賢，以休息我國家元元，十餘年來薄海內外，父子兄弟得保天性，禾麻菽麥各遂生理，投我木瓜桃，瓊瑤報之，人情古今一也。矧億萬生靈舉入壽域，此何從來哉？是則無以報矣，獨可無以致其誠乎？茲者嶽降之辰，竊爲炷香薰心，瞻南極之星，誦千載之章，而虔頌者無間貴賤人也。群情如一，上帝臨之。

竊惟盛德無私，施及萬物，天下樂推而頌焉者，結於情而感於中也。某蒙生成，及茲愈豐矣，既不能親舉壽觴，竊不自揆，綴爲律詩十篇，引領鈞屏，再拜以獻。顧以一德格天，福及萬方，眉壽不害，與宋無極。豈待人言哉！然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如前之云。斐然而成，突然而至，不自知其言之

陋也，惟大仁人寬之。某慚圖前去交割職事，身在鈞鎔之下，有命其敢不承，惟某官所以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送范漕赴湖北序

湖北在春秋爲楚都，壤地千里，處諸侯雄。秦爲南郡，漢爲藩國，晉、宋爲宿兵重地，杜預、陸遜、庾亮、謝尚之所枕戈而歎息，劉元德、孫仲謀所以返面而投隙也。皇宋受命，以路分天下之地，數路之重，湖北與焉。蓋爲節度者三，爲列郡者十二，總十五郡之地，爲縣五十有六。其土廣，故名崇，其地近，故其擇人以治之也必詳。今乘輿在臨安，湖北爲國西門，其地益近，其名益崇，其擇人而治之也甚難而加詳也。紹興十五年，詔徙成都范公爲轉運副使，湖北之民企踵而望，成都之民遮道而不得進。公進焉，屬吏某曰：湖北、成都，非所以輕重公也。雖然，某將爲公慶。公名家子孫，有文武長才，度量雄偉，可屬大事。雖處外二十年，聖上之心，未嘗一日忘公姓名也，故將命司蜀者再，詔辭優厚，天眷甚寵，不與他使者侔，而他使者視公亦不敢同也。方朝廷綜核名實，出儒弛，進忠良，作新中興之政，多士盈朝，豈無可以堪湖北之任！乃數千里命公領之，公知其所以然乎？方天下多事，賢者宣力於外，以爲天子懷惠遠民，功成治定，賢者在內，以贊天子萬機之政，此古今之所同然也。公在蜀，有功於蜀人，天子念公功，曰：「湖北寔邇王畿，吾將觀焉。」然其聞之荆、楚之

間，其俗梗健而多能，剽悍而易搖，公歸，其以治蜀之政治之，薄其賦，時其役，革其澆風，起其良心，使其民如蜀民。當是時，天子獨以湖北處公哉？某既以慶公，且爲湖北慶，繼又爲四海慶也。於是一路之人，夫若吏若士，各爲文詞，稱述天子遷擢之意。誠恐以湖北爲超遷優異之命，而不知湖北者，寔超遷之權輿也。《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一經軒記

紹興壬申，予赴官潼川，道東川，而東卿大夫嘉陽通守王侯寔來顧之。予自少則已聞侯之先君子黎州府君聲聞隱隱在搢紳間。黎州有美才，以早歲取上第，仕官顯，文史足用，不改布衣陋巷時，以故詩禮之訓，比一時士大夫最嚴。而侯遂以科第世其家，益大其門庭。嗟乎！予不得見黎州矣，見侯所願焉。已而侯遂以所榜一經軒求予記之。自漢韋氏父子以經術取宰相，當時歆艷，爲之語曰：「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今之教子者，率以此藉口。予觀賢與元成，皆恭儉孝謹，進退有本末。而元成至陽爲狂病，辭爵避兄，顧肯持父祖之學博人公卿，以反面其親哉！然鄒魯之士，仰其賢而尊其貴，如孟子所謂見王之羽旄而忻者，故云。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孔子之所述，僅足以與黃金爭輕重於銖兩間，豈不瀆哉！而夏侯勝亦爲此言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尤鄙陋不信。然觀勝立朝，前後引經危言，瀕於死者數矣，視青紫何物也！而世不察，例使其子弟售經術以

脫賤貧，亦已過矣。乃若侯則不然，自以厥先祖父不以子孫邇於利，而沃之以聖人之語，言我先君既受之益，煒煒其光輝，以照臨我後之人，懼弗克嗣，寢食寒暑，抱經而居，天子幸不鄙夷之，而以爲臣，其敢遂謂學者之極功，舍而弗圖，以負天子，以爲前人羞！則開軒而名曰經，是不可一日不聞此聲者。夫不以一旦得志爲可以自滿，而請終身誦之，忠也；不以己能得之而忘其先，孝也。王侯之忠孝備矣，君子尚之。經史吏事，皆似先人，今爲朝散郎，而侯之子師友淵源益深，王氏之經，其愈久而愈馨乎！黎州諱振，字文揚。侯名駿，字德稱〔一〕。其子名輅云。十二月甲子，趙逵記。《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二。

〔一〕字：原作「自」，據文意改。

潼川司理廳書齋記

事有慊於中，則飲食不爲位，若有鬼神焉，執其神而作止之，此何以哉？始予知臨安，艤舟于江陵，夜半雪作，予累蓬重繭而居，雪不能威也。顧僕夫跼蹐，以身受慘慄不得去，則心爲之動，夜將旦而睫不交。嗟夫，人適己獨善，固不能自可於其私哉！百工有司之非人，皆足以暴物，而莫急於獄。獄，人命所係也。潼川，大鎮也，土廣人衆，則事叢而獄煩。司法之官三歲一易，敏給善柔之

士，雜代而無別。自其始觀之，早暮寬猛歧然而不齊，而人之死於無告，其終則一也。敏則急，善則無斷，幾何不爲利之所賣！是故居此官者，皆有負向隅哭泣之人之羞，而何居室之敢安，清虛濁塞之暇擇哉！廣安張君慎言緘仲之來，遺利不問，引囚而前，諭以法，告以朝廷哀矜庶獄大意。人知君之不可欺，且謂君不使我至於極也，故笞箠不用而獄情得。君亦始慨然求爲燕間之居，以溫燠父師之。舊聞廳事之北有地二畝，斬茅結庵，時取休息，然前爲舫齋，鑿東西窗而廉之。庵左右爲土室，戶牖南北向，素壁斐几，古聖賢之圖書橫陳其間。庭下有竹各百竿，蕭爽闐寂，窈窕邃密，人之至者，以爲山僧之居，不知在城郭也。君遂言曰：「吾甚愛吾室，不可無書。」以告於予。夫士愚不知所以立，士而不知所以立，則志近而昧遠，逐物而喪己。今吾治金穀而學會計，理刑獄而讀法律，轉而之他，舊物放棄，何者爲措足之地？古之男子，養之於無事，用之於倉卒，伊尹之有莘，傳說之傅巖，顏子之陋巷，皆是物也。君名家子，好學篤行，言論有本末，憫世悼俗，凜然猶有前輩遺意，是豈華好屋廬，以使安其體膚爲快者哉！予既嘉君能使民不冤，內無所愧以爲此居，又嘉君之朝夕於是，治心養性，庶幾求所謂立者，故爲之記，且使來者之不苟也。《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二。

州知監樂堂記

紹興二十四年十月

安岳馮侯領合陽州事之明年，剔除蠹荒，政化大洽。民既安豫，乃敢閒暇行郡廢圃，弔癸酉漲江

之遺迹。舊有監樂堂，館宴賓客皆於斯，水至毀矣。侯方念之，會民有爭三巨柏不決者，願以獻於官。侯曰：「是欲成吾堂耶？」明日，命工度舊材，稍增益之，用力勿亟，人不知役。時達被詔詣行在所，買舟於合，而東堂方經始也。侯即召達曰：「故題是仍。」且君侯不聞春臺之說乎？累土而崇之，樹之芳菲，四時推遷。彼有變于外也，而人心移。今夫列戟而居，闢道而出，孰曰此非吾使君也耶？然人不見其爲春也，則望其羽旄之美，聞其鐘鼓管籥之音，而愀然乎其中。今予入侯之境，人語藉藉，望侯爲父老長守此土也，君侯何以得此哉！且非獨是也，顧余之在涪土也，侯之佳聲，與蜀漢之舟日泝而上。今順流千里，歷三巴，抵固陵，盡蜀封疆所至，見守令及士君子皆譽馮侯，或自以爲不如。馮侯之佳聲，又與荆楚之舟日沿而下。非侯有德於是邦，而其人頌侯之不已也，則二水櫓聲，皆足以寫人之愧心，而堂何以居？侯名搏，字茂恭。紹興二十四年十月晦日，資中趙達記。乾隆《合州志》卷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攻玉銘碑

岫屏其容，采雲其丰。來自他山，豎名不窮。我有美名，適子我攻。我器之成，爾勛爾庸。咸豐

《資陽縣志》卷一三。

生日祈禳設醮道場青詞

臨下有赫，孰窺不測之神；應天以誠，或動蓋高之聽。伏念臣質弱多病，性昏不靈。雖知忠孝以盡心，常懼寵光之過分。敢以始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妙力所加，諸惡莫作。錫以多福，蕃以後昆。齋心潔誠，永求歸于至道；竭力盡瘁，庶無愧于明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二。又見《宋代蜀

文輯存》卷五九。

修大聖寺鐘樓疏

自紺宇更新，井邑氣象粗具足，顧鐘簾弗作，昏曉不謹，道俗以爲慊。里人段玠禱於佛前，願以身任責。鳩工範金，一鑄而就，將作樓以居之。父老同語，懽喜鼓舞，爭出財力，共成勝事。玠三復來請，乞言諭衆。爲書始末，宜示芳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造佛菩薩像疏

佛無在，無不在。深山窮谷，荒郊斷塹。虎豹蛇虺之所宅，榛莽塵穢之所聚。一念清淨，佛即現身。蓋其道以無有爲宗，以一死生、齊寵辱爲當然，故曰：欲求寂滅樂，當學妙門法。彼視其身如泥沙塊壤，破碎埽除，踐履洟汨，有所不顧，而況夫屋室堂殿，金碧丹雘，高潔深廣，燦爛晃耀，而喜欲居之哉！雖然，天下之人，達者寡而流者多，不嚴乎其外，彼之中必有所不敬；不示之以相，彼之真實必有所不固。是故無量寶臺，鐘磬幢幡，香花燭燈，種種具足，列乎吾前者，蓋所以化之不敬不固，有不得不然者也。丹心慧目寺有僧紹緣者，年甚少，事佛甚謹，常以寺闕菩薩之像爲慊，曰「是罪在我」。乃謀乞貲二萬于諸大檀越，作菩薩像，覆以夏屋。夫豈不知華靡之不足以奉佛，然區區于是者，其志蓋遠矣哉！人孰不欣然從之。異日必有瞻禮再拜，因敬生悟者，此皆紹緣與諸施財者之功也。黃君浩然移書于某，具述紹緣之意，請書其然，固爲書其所以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

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繪三清御容疏

人心之好善也，如水之濕，如火之燥，其所以自賊至于桀、紂、盜跖者，外不見其所敬，故溷亂于中，至于迷而不返也。吾嘗使天下之人，春秋冬夏、飲食起居，日常見其所不能見，知其所不能知。見者可敬而不可慢，埽除潔滌，以葆其芳。不善之心，何由而生？是故目者，心之委也，心者，目之歸也。古之人所以設爲圖畫之法者，豈非欲人見其所不見，起敬起孝，以固其良心者與？是心一固，則可以通天地而貫日月，去菑害而召戩穀，不可謂無也。乙丑之歲七月己巳，道士令狐壽椿來訪，既而言曰：「壽椿入道之山有觀，觀有壇，壇有殿，殿有三清玉皇上帝御容。三境高真，一一具備。每季春之日，百里內外，若士若民，奔走俯伏，虔祈景祝，靈效大著。來者日益，然異時道里或遠，則人亦不能數數至也。有志願而不能至，是斯人之心常不滿也。嚴具繪像，使有志願者無奔走之勞，而有瞻禮之益，以滿其不滿之心。壽椿竊有志焉，顧貧而無貲，子盍爲我一言。某曰：「諾。」萬法皆僞也，以僞即亂不可，以僞導善而終以獲福，吾何尤哉！人其忍辭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八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化度牒疏

佛常云：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深山窮谷，粗衣糲食，務自枯槁，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也。今之學佛者則不然，裸其顛，方其袍，變易其姓名，轉換其聲音，形容不殊，而佛法微矣。僧希成顧謂某曰：「言作彼相者，幻也，作是念者，亦幻也。冠襟而入，宗廟莊欽，不勉而至，杖屨而登，塋壠涕泗，不期而至。物固有變于外而遷于內者，子以音容之同，不足以爲佛。獨不觀夫超往三界，證上乘妙法，有不自于音容之同者乎？」某笑曰：「汝有欲哉！」希成曰：「童行道能從希成二十年矣，欲歸誠佛僧，囊無餘資。惟願慈悲，爲我等作語，白諸大檀越，令我童行道能得隨佛出家。」某曰：「嗚呼道能，而來前！汝道能自從無始以來，焚諸名香，至于今生，自從今日，有種種善因，合受如是報。今諸大檀越聞汝出家，生歡喜心，各捨所有，成殊勝事。如吾之窮，無物可捨，亦能爲汝作言語，明汝本心，白諸大檀越。今汝受施，自從今日，乃至汝身，不須念佛、念法、念僧，不須說戒、說定、說慧，安排道具，淨洗鉢盂。假使住世七十九年也，受得許多布施，乃至經歷百年萬劫，且作未來因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禳水疏

平原出水，皆緣吏治之失中；小民無知，尚幸佛慈之加憫。敬脩淨供，夤奉真乘。惟潼涪千里之邦，帶東南二水之阻。漲不時落，地無孑遺。乃者暴雨連陰，悍湍四決。惟鬼神虐用其罰，起尋丈於斯須之間；而民吏不奠厥居，寄性命於毫髮之上。是用頓首皈命，聲言求哀。願虔終夕之香燈，全獲一城之生齒。仰惟觀音大菩薩廣大不念罪，慈悲不違人。重雲歸水，山漲返壑。吏民免魚鱉之食，父老寬子孫之憂。大德難名，大恩難報。今者分飭屬吏，各洗厥心。非佛疇依，既免向隅之泣；以民爲急，不忘在莒之危。誓守丹衷，仰酬法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七〇五

蕭 燧

蕭燧（一一一七——一一九三），字照鄰，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以不附秦檜被斥，久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乾道中，歷任太常丞、將作少監，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初，累遷至國子司業，兼起居舍人、中書舍人，進起居郎，擢右諫議大夫。求外，歷知嚴、婺二州，所至有惠愛及民。淳熙八年召還，除吏部右選侍郎，爾後歷遷權吏部尚書、侍讀、參知政事、權知樞密院。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燧立朝有本末，議論鯁切，甚爲孝宗所稱。幼而能文，多所著述，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外制五卷、經筵講義二卷、東宮講義五卷。見周必大所撰《蕭公神道碑》（《文忠集》卷六七），《宋史》卷三八五本傳。

周必大兼侍講制

淳熙二年九月

敕：朕惟總攬萬幾之餘，探蹟六經之粹。於春秋繫事，雖因廣記而備言；然褒貶成文，莫非懲惡

而勸善。疇咨宏博，入奉燕閒。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某，名擅儒宗，學臻聖域，自徧儀於禁路，實備竭於嘉猷。既侍金華之講，以濬其淵源；又參玉堂之直，以攄其藻麗。肆爲真於武部，爰申命於邇英。俾加紬繹之勤，以助緝熙之益。載念仁皇可傳之法，深明仲尼不刊之書。丁度開其端，宋綬繼其後，皆嘗以從容之際，而見乎答問之間。朕仰遵列祖之規模，方資折衷；爾其攷三傳之同異，以廣發揮。益思古訓之稽，庶復多聞之效。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賜如故。《文忠集》卷首。

郊祀樂工用三十六人奏

乾道六年十月七日

勘會郊祀大禮，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乞依舊用樂工三十六人，庶幾不損禮節，仰稱聖朝當郊欽事神靈之意。《中興禮書》卷一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五〇頁。

乞臣僚進對所得聖語盡行錄報奏

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記注之職，言動必書，臣僚進對，法當錄報兩省，違者有罰。比年以來，唯趨簡便，略而不報。昨緣史官奏請申嚴，故一時所報粗詳，可備編次。今茲又復因循，遂使陛下訪聞所逮，告戒所加，或

隱而不傳，或闕而不錄。乞下兩省檢坐條法，應臣僚進對所得聖語，除事干機密外，其餘盡行錄報，庶幾聖主言動，具載簡冊。《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三（第三冊第二三八三頁）。

乞捕盜官改官取特旨奏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捕盜官應格改官，將以勸功，而姦生詐起，往往湊足人數，遷就獄情，求合法意。乞詔敕令所改修成法，止與循資。其能擒捕劇賊自立奇功者，取特旨改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一一（第三冊第二六〇五頁）。

土著士人方許應鄉舉奏

淳熙五年五月十一日

諸路士人，並有寡廉鮮耻^{（一）}，貪他郡解額之寬，詐冒以僥幸于一得。土著士人^{（二）}，爭訟紛紜，場屋鼓譟，無所不至。乞下諸州嚴爲之禁，自今士人赴鄉舉者，必須實係土著，方許赴試，仍從本縣保明煙爨申州，以憑結保。若揭榜有非煙爨冒貫得解人，並行駁放。其借以戶名，與之委認者，同底于罰。《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一（第五冊第四五二二頁）。

〔一〕鮮：原作「解」，據文意改。

〔二〕土著：原作「土著」，據文意改。後同。

二廣呈試定差事奏

淳熙九年

頃年因臣僚言，有請乞罷二廣銓試，以革僥幸之弊。乾道七年三月，詔吏部將廣東西路銓試自乾道八年爲始並行住罷，惟是武臣呈試弓馬或七書義，二廣仍舊，其試中人定差一次，却移籍參部。亦有本部試中未經定差，徑來參部者，事體未均故也。《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一三（第五冊第四六五五頁）。

乞革廣西丁錢弊奏

淳熙十二年四月三日

廣西去朝廷爲最遠，其民視諸路爲最貧，而小民之無稅產者貧尤甚焉。竊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收免課役者，皆縣令親貌顏狀注籍，通知取索丁簿，稽考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奈何廣西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一家之中，其子若孫年長而成丁者，使之輸納可也；而父祖之老疾者不免焉。又況輸納之際，邀求無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户計丁若干，每户必使之分析。一户之內，有抄紙錢，息

本錢，縻費錢，公庫錢，大抵公庫所入居多，此何理耶！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涉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固聖主之所不忍聞也。乞令廣西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多散文榜曉諭。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重寘典憲，以厲其餘，庶幾窮民得安其業。其他諸路州軍有似此者，乞令本路監司依倣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一六（第七冊第六二一五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二，《續資治通鑑》卷一五〇。

乞併置兩廣鹽事司并添準備差遣一員奏

淳熙十二年六月

罷廣東提舉一司，改置提舉廣南路鹽事司，照昨來廣西帥臣詹儀之陳請，且就梧州置司，專管兩路賣鹽，序位在兩路轉運判官之下。所有常平茶事，廣西依舊係提刑兼管，廣東乞委運司兼管。其廣東路鹽事司幹辦公事一員、廣西路鹽事司主管官一員，並改作廣南路提舉鹽事司幹辦公事。今來併司，委是利便。若只置幹官兩員，慮檢察不及。乞更添置準備差遣一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四三（第四冊第三二九五頁）。

乞宣付孝宗皇帝聖諭入史館奏〔一〕 淳熙十三年五月一日

恭睹淳熙八年四月甲戌經筵讀真宗皇帝《正說》終篇。六月壬申，有旨宣諭：「陸贄《奏議》，可與不可進讀？」王希呂等言：「贄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元祐中蘇軾等乞繕寫進呈，置之座右。將來開講如令進讀，實有補於治道。」七月丙子，制曰「可」，且令日讀五版。九年四月辛亥，詔講讀官同班奏事。上曰：「朕每見陸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條具闕失來上。」侍讀芮輝奏：「陛下推誠待下，可謂曲盡甚至。」侍講黃洽言：「德宗猜忌刻薄，《唐書》一贊盡之矣。」上曰：「德宗彊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當彼艱難之時，所宜與贄朝夕論議，猶恐不濟，而每事但遣左右宣旨，罕嘗面諭，豈能深究利害，此所以知德宗之不振也。」侍講崔敦詩言：「德宗於軍旅間，亦多是中人傳旨，實情安得上達？」上曰：「德宗欲以此濟其猜忌刻薄。」輝又奏：「聖言及此，社稷之福。」於是合辭奏言：「臣等敢不仰遵聖訓，願竭愚忠。」十三年三月癸卯開講，時《奏議》猶有三帙，凡三萬五千餘字。有旨諭講讀官：「令自後每讀以半帙爲率。四月庚戌，臣燧讀贄《論度支令折稅市草事狀》。臣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爲欺誕以銜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庚申，臣燧讀贄所論裴延齡書。上曰：「贄論延齡姦惡反覆曲折如此，延齡可謂至小人。」臣燧言：「延齡之姦最甚，世所罕有。」又有旨，

特以十八日、二十二日御講延。臣燧又讀贄所論裴延齡書，讀畢，臣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常爲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裴度爲皇甫鎛所勝。」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惟臣等以庸瑣之材，幸得備員華光，日侍左右。仰惟陛下以天縱典學，緝熙光明，一話一言，皆足以貽諸萬世，堯舜之聖，不過如是，豈唐德宗所當同日而語！然宸心惕惕，每慮或蹈其失，以爲寒心。夫德宗親聞贄言，而棄之如土梗；陛下進誦贄語，而寶之如元龜。至以退朝之後，傾聽數千言而不爲倦厭。又特於雙日躬御邇英，蓋故事所未有。聖愚相去，何止高天之與下地也！臣等不勝大願，乞宣付史館，以彰著陛下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一五（第三冊第二二九六頁）。

〔二〕此奏與侍講宇文价、葛邲、蔣繼周、洪邁，起居郎李巘，舍人吳燠合上。

引見金國人使事奏〔二〕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今來金國賀會慶節人使到闕，雖與明道二年故事相類，緣目今車駕見留德壽宮喪次，兼已降指揮，百官免上壽，恐難以引見人使。如人使必欲朝見，却乞用明道故事，小祥二日後於二十三日只就德壽宮素幄引見。庶合上項典故。《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四（第四冊第三五六二頁）。又見同書儀制八之二

二（第二冊第一九七七頁）。

〔一〕此奏與兵部尚書宇文价，翰林學士洪邁、權刑部尚書葛邲、權工部尚書韓彥質、戶部侍郎葉翥、刑部侍郎劉國瑞、給事中王信、中書舍人陳居仁、李巘、右諫議大夫謝諤、權吏部侍郎章森、權戶部侍郎張杓、權禮部侍郎顏師魯、太常少卿尤袤、起居舍人胡晉臣、禮部郎中鄭僑、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監察御史吳博古、太常丞喻良能、太常博士黃黼合上。

請上大行太上皇帝廟號高宗議

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恭依聖旨，尚書省集議大行太上皇帝謚號者。燧等議曰：伏以超宇宙之大者，惟天獨隆；極古今之聖者，惟堯爲盛。載稽上聖，丕迪大猷，亶異世以同符，斯配天而立極。伏惟大行太上皇帝誕膺明命，紹開中興，有紅光燭天之祥，有甘露降鼎之異。無菑無害，而天瑞日著；克岐克嶷，而天德日彰。聰明本乎天生，智勇繇乎天錫，偶運中否，遭時多屯，禍亂之作，此天所以開聖人也。天造神斷，宏濟艱難，追少康祀夏之功，纂周宣復古之績。陳師鞠旅，以外遏醜虜；命將董兵，以掃除寇攘。天威所臨，中外底定，攢宜齊事，結好和戎。方將海涵春育而一視同仁，天覆地載而並育不害。於是輕徭薄賦，議獄緩刑，厚賑貸以惠窮，詔牧守以風德化，敷仁政也；去邪遠佞，虛己聽言，開黨禁以褒元祐之臣，復賢科以追慶曆之盛，勵人材也；建大學以養士，闢秘館以崇儒，親灑宸翰以表章

六經，躬耕帝籍以風厲四海，恢文化也；五饗明堂，七嚴郊祀，迎東朝而尊養，奉慈寧而怡顏，崇孝治也。在位三十六載，而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涵濡乎德澤，漸摩乎仁義，此天德之出寧而蕩蕩巍巍之治也。方且道妙不寧，成功弗居，鑑造化之盛虧，蹈唐虞之揖遜，乃睠嗣聖，纂承丕圖，爲天下而得一人，自生民之未有。頤神恬淡，玩意穆清。問寢龍樓，三至日勤於舜養；卜年龜鼎，五福類錫於箕疇。鏤玉揚休者，蓋不一書，奉卮爲壽者，方將億載。俄而荆山鼎就，杞國天傾，三光爲之蔽明，兩儀爲之變色。然念冀善傳聖，既冠德于百王；遵制揚功，宜垂芳於奕世。謹按謚法：窮神知化曰聖，應變無方曰神，克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聖能法天曰憲，慈惠愛親曰孝。即其抱神明之性，根中庸之德，無爲而天下化，不詔而萬物成，非聖矣乎！即其知變化之道，通幽明之故。消息盈虛，而動與時偕；縱黃汎應，而惟變是適。非神矣乎！以無爲烈，以不殺爲仁，非天之善經乎！教離麗之明，崇賁止之化，非文之化成乎！顯諸人則出與民同患，藏諸用則入與天爲徒，則聖能法天之憲也。繼其祖武則克篤前列，貽孫謀則垂裕後昆（二），則慈惠愛親之孝也。夫德覆萬物曰高，令終配天曰高。惟商高宗，中興冠古，惟我堯考，侔德有光。況商丘大夫之城，惟我宋興王之地，則今之廟號，實有契符。僉言既同，敢詔億世。請上大行太上皇帝尊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謹議。《中興禮書續編》卷五〇。

〔二〕「貽」字下疑有脫字。

懿節皇后改謚憲節議

淳熙十五年三月五日

恭依聖旨，尚書省集議懿節皇后改謚者。燧等議：裋衣久闕，驚駒隙之易移；慈宸上賓，愴龍髯之忽墜。禮無專議，義盍正名。恭惟懿節皇后沙麓紀祥，河洲協德。天作之合，既輔佐於潛闈；王假有家，用儀刑於內壺。翟車從狩，駟馭旋歸。方深故歛之求，遽起逝川之嘆。儷椒塗而正位，嚴寶冊以追尊。屬升祔之有期，豈易名之敢後？行爲可則，蓋全四善之儀；禮以自防，繇迪二南之化。肆褒大美，式訂徽稱。謹按《謚法》：「有善可紀曰憲，能固所守曰節。」僉言既同，敢詔億世。請改上懿節皇后尊謚曰「憲節皇后」。謹議。《中興禮書續編》卷五〇。又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五六（第二冊第一五一頁）。

謝轉官表

鶴禁侍言，初乏一毫之益；龍飛臨御，遽叨兩秩之遷。弗獲固辭，深慚虛受。臣中謝。伏念臣學惟涉躐，識本迂疏，頃濫預于政機，每聳觀于參決。遭逢特異，榮幸滋多。運膺九五之當陽，恩厚尋常之賜爵。雖上聖罔遺于故舊，而微臣猥荷于眷憐。蒙疊組之優崇，顧循墻而控避。洊頒溫詔，仰戴

鴻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纂紹丕圖，恢隆至治。慶覃無外，矧依日月之光；澤潤有加，不忘簪履之舊。顧如衰晚，亦被記存。荷雨露之沾濡，實鄉閭之焜耀。在江湖之上，難補報于君恩；居畎畝之中，第謳吟于聖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祭呂祖謙文

淳熙八年八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蕭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得其本真，川海一流。呂氏之學，在伯恭父。洞徹本末，雍容出處。伯恭在朝，未昌厥施，毋曰未昌，吾黨有依。洎其病還，小大歎惜，毋庸歎惜，後學是式。伯恭雖病，不病者存。薰染其徒，培根浚源。曾是仕已，與其病否。匪足慶唁，願君壽考。燧同朝之舊，叨守于茲，將以暇日，課得考疑。未酬其心，君遽易簀。知與不知，同一慘惻。學至從心，其德乃全。朝聞夕可，又何洒然。二者之辨，君已洞識。英爽在茲，炯炯明白。尚饗！《東萊集附錄》卷二。（以上尹波校點）

范 同

范同，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

請禁火葬之習奏

紹興二十七年

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宋史》卷一二五《禮志》二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續通典》卷

董時敏

董時敏，紹興二十三年以右朝請大夫知忠州，二十七年知達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八、一八四。

乞悉行改正重疊科敷狀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州縣人戶送納苗米起發上供，其水脚糜費固已帶納，而州縣又從而科敷，令重疊送納。欲望行下逐路轉運司條具，如有似此重疊送納者，悉行改正。《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四（第七冊第六三九二頁）。

（楊世文校點）

杜子善

杜子善，定州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昭憲皇后侄孫。見《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一一。

乞恩例狀

紹興二十七年

繳到政和五年十一月八日手詔：「昭憲皇后淑哲懿敏，誕育二聖，深謀遠計，輔佐初潛，勤勞王家，勲在社稷。今考杜氏之後，門閥微替。可令有司訪其後裔，條具來上。」乞依前項指揮，將本家未仕子孫逐月計口支給孤遺錢米。《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一一（第一冊第二三八頁）。（楊世文校點）

詹亢宗

詹亢宗（一一一七——？），字叔子，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年三十二中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中歷官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六年六月除知處州，移知嚴州。召爲右司諫。淳熙元年以論列宰相曾懷迫三官勒停，永州居住。後知吉州。十年三月，以言者論其短於剴裁，別與差遣。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七二之三七，《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南宋館閣錄》卷七、八。

均減嚴州丁稅記

乾道九年七月

嚴依山爲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嗇者莫嚴若。嗇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曾不閱時，汔有成議：討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匹，爲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廬場之租，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歟大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曠絕，而其人相資以爲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爲富者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爲取之方，輕則貉，重則桀，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爲心，其能約己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薰爲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

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爲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亢宗不材，幸得承乏爲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以顛末鑱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詹亢宗記。《嚴陵集》卷九。（吳洪澤校點）

鮑 贊

鮑贊，海州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南）人。紹興二十七年累官右宣教郎、主管官告院。刑部侍郎張杓稱其博學有文，優於吏事，召對，不稱旨。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六。

靈惠廟記

皇帝駐蹕於臨安之十有二年冬，臨安府耆老陳德誠等狀於有司曰：「化度寺有臯亭神祠，自隋以來事之，至今不絕。旱乾水溢，有禱必應，郡民事無鉅細，皆請於神，應若影響。朝廷歲時降香祈請，不異他祠。而封爵無加，廟額未立，蓋闕典也。」有司以聞。明年秋，詔用奉常議，以靈惠名其

廟。遠近鼓舞，願刻諸石，侈大神休，以昭天子之寵命。寺僧行蘊以其記來請，某不得辭。謹按，神姓陳氏，諱某，字行嵩，會稽人也。事東晉，歷青、揚、荆、廣四州刺史，以武功食錢唐、海鹽、鹽官三邑，見於李宗諤之圖經者如此。梁大同二年，敕封興善王。後改封崇善王，而失其時代歲月，見於桑衍之圖經者如此。隋僧真觀講於衆安寺，夜夢神求受淨戒，仍舍廟屋五間爲佛殿，見於《高僧傳》者又如此。爾後遂寢血食，專供伊蒲塞饌，見於白居易之祝辭者又如此。神嘗使虜，留三年，乃斷左臂求還，遂以胡服報命居喪，哀毀過制。既卒，人嘉其忠且孝，立廟於臯亭山之西南而祠之，聞於耆舊之傳者如此。神既事僧真觀，願護伽藍，始建廟寺中。惟化度寺在唐爲「重雲」，更曰「承雲」。本朝皇祐中，始改今名，疑即隋之衆安寺也，聞於耆舊之傳者又如此。考之《禮經》聖人之制祭祀，非有功烈於民者不在祀典。而神生則勤於國，死則爲國家民物禦捍災患，其功烈宜祭祀。故當中興盡毀淫祀之際，獨以衆請，廟得賜額，載在祀典，與百神受職。嗚呼！天子之所以愛民而禮神者至矣，神之所以承天子之寵命而福斯民者，宜如何哉？抑嘗聞漢朱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之，死葬桐鄉西郭外，民共爲立祠，歲時祠祭。夫邑特縣小吏，民且不忘，況神有武功忠孝昭著，宜其舉邑祠之，至四十餘所。又聞蜀將關某廟食玉泉山，嘗受戒於僧智顗，後祭絕葷茹，福及荆南。神之依嚮釋氏，亦無以異也。雖然，碑版載神之事爲多，而怪誕不經，適足以誣神。今特摭其可書者，以信於天下後世云。鮑巒記。《咸淳臨安志》卷七二。又見《淳祐臨安志輯佚》卷一。（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七〇六

洪 适一

洪适（一一一七——一一八四），字景伯，號盤洲，初名造，字溫伯，一字景溫，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皓長子。紹興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除敕令所刪定官，改秘書省正字，歷台州通判，知荊門軍、徽州，升尚書戶部郎中，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除中書舍人。乾道元年，遷翰林學士，同年歷升參知政事、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以災異乞退，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家居十六年，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謚文惠。适幼敏悟，有文名，喜著述，又好收藏金石拓本，參證史傳，考覈頗精，著有《隸釋》（存）、《隸續》（存）、《盤洲集》等。《宋史》卷三七三有傳。

本書所收洪适文，以四部叢刊本《盤洲文集》作底本，該本據宋刻本影印，附張元濟校記（簡稱張校），此外參校影宋抄本（簡稱影宋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及清光緒十年續刻本（簡稱清刻本），輯得佚文二十餘篇，合編爲五十卷。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寔群游於深水。闖雙目之如漆，體潔白其無比。絕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十百，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以半醉。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偉巨鱉以登來，爾不聞於一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鈎，又不足以簞張子之味。唯醢瓠之是宜，乃漑鬻之所棄。我聞北溟之鷗，其身大乎千里。又聞東海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爲而若斯，爾何爲而至是，信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盤洲文集》卷二九。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爲可惡。閨類至之惡聲，扇朋來之弱羽。方災晝以如焚，擁火輪而停馭。汗浹體其漿流，邈清風之遐阻。就枕簟之冰霜，庶少逃於烈暑。汝於此時，迺縱黨與，或撲面以緣髯，或循肱而集股。扇屢拂以復來，睫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公之可遇。此庫狄伏連所以杖扣閨人，使無得暫入於庭戶者也。又若疥癩始生，瘡瘍見苦，纔流潰以未乾，正疔癰之小愈。汝於此時，群來莫禦。俱逐臭以尋腥，爭穿裳而入袴。吮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玄。徒手倦於驅除，終

無繇而得去。此王思所以拔三尺之利鋒〔一〕，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親故。窮水陸之珍奇，列果肴兮脩脯。染指方嘗，張頤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舞。或沉溺於壺觴，或循環於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顧。咸失色以輟飡，豈玉山之可仆！此武元衡所以舉扇而力揮〔二〕，訝其來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牲牢，餅罍作酒，倘防守之不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召侶，悉投隙以尋香，竊羶芬而爲蠹。纔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無數。既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至變亂黑白，恣爲點汙，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鐫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寘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之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子駒支所以辨晉國之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實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爲營營欲何之，以取嫉貽憎於率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烝黎於安堵。設官屬以成書，垂後王之儀矩。射鳥張庭氏之弓，除蟲擊壺涿之鼓。或掌覆天，或職熏蠱。雖蛙龜之聒人，亦洒灰而不恕。何於汝而獨遺，豈眇末而不數？寧分職之有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必不汝棄。嗚呼，若鳳鳥之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以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壬人之塞路。惟屈指於秋來，鼓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飄零於何處？《盤洲文集》卷二九。

〔一〕王：原作「三」，據庫本改。

〔二〕武元：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緣邊殘破州軍德音

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二〕

朕惕奉慈謀，務行仁政。懼赤子之蒙禍，敢起爭端？會鄰國之厭兵，弗渝和好。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領而歸，靡有毛輦之隱。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魏杞使車，已越疆而通問；淮南侵騎，皆空壁以退師。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煨燼，田疇併喪其犁鋤，老穉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纍之苦，三冬匱薄，千里繹騷。顧爾何辜，皆予不德。宜推洗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入赦文〔二〕。於戲！歌鴻雁之詩，期莫桑麻之業；息貔貅之戍，俾無金革之聲。尚冀循良之臣，共敷汪濊之澤，用陶協氣，復見樂郊。咨爾群黎，體予至意。《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史》卷三三《孝宗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宋元通鑑》卷八二，《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七，《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九。

〔一〕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原作「隆興元年」，據《宋史·孝宗紀》等改補。

〔二〕此德音內容原文已刪，《宋會要輯稿》載有所刪之部分內容，今錄以備考：「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守令能措置安輯流亡、勸課農桑首就緒

者，令本路監司保明事實以聞，當議優異推恩，仍加擢用，內選人減舉主二員。」（《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二）「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倉場庫務，但干係官錢物，并般押諸雜綱運往別處州縣收藏，或回易興販不曾遺失者，候德音到，限十日經所在首納，並與免罪。如限滿不首，及首納不盡，令監司守臣究治，開具聞奏，重寘于法。」（《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八）「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民戶拋棄田產亡失契書之人，仰申所屬陳乞，官爲審驗給據，管業不得容令合干人邀阻作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七）「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州縣官仰請給等，全賴當職官措置酒稅利源補助經費，如或不足，亦當申所屬監司斟酌通融那移，不得因緣科斂百姓，如違，許人戶越訴，當職官吏重寘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五）「楚、滁、濠、廬、光州、盱眙軍、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鹽場亭戶因避人馬或被害之人見停廢去處，仰提鹽司親行巡歷，點檢措置，招誘人戶借貸糧米本錢應副起竈煎煉，常加存恤。」（《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一七）「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興販及置買蠶織農具耕牛斛斗及蓋屋材料雜色等物往殘破州縣者，各經所屬自陳給據，與免沿路收稅抽解一年，關津不得邀阻。內流移復業人應隨行財物並不得收稅，舟船仍免力勝。如有違戾去處，許民戶越訴。」（《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三）「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土豪并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鄉兵，把截關隘，或曾戰鬪，或能保護鄉井有功者，仰逐州軍守臣開具

保明，委帥臣監司覆實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二）「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人戶復業無力之家，許於寺院或空閑無主屋宇安泊，仍將官司白地出榜，令指射蓋造居住，應棄下幼小但十五歲以下，聽行收養，即從其姓。」（《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二）「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歸業人戶內有貧乏之人闕少牛具種糧，恐妨農務，可令監司帥臣同常平司量度借貸，免納租課，後及三年，分作兩料帶納，不得格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一二）「楚、滁、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逐州軍招填廂禁軍闕額請給錢物，內已有指揮免起年限，竊慮未能椿辦，可更與放免二年。」（《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七七）「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人戶合納稅賦，除見放免年限外，并房錢、白地錢予展放二年，其日前積欠稅賦，並予除放。」「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日前係官及常平司諸色借貸欠負錢物，一切並特予蠲放，其人戶承買坊場河渡拖欠淨利、課利亦予除放，見承買人令提舉司相度量予蠲減，并民間私下欠負權行倚閣，並候及三年依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二）「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信陽、高郵軍曾經殘破州縣戰陣去處，見有遺骸，令帥漕司召人埋瘞或焚化，每乞二百副，童行支度牒一道，僧道賜紫衣師號，餘人比類支給，度牒價錢專一差官監視覈實書填。」（《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二五）

郊祀大禮御札

隆興二年六月六日〔二〕

敕内外文武百寮等：朕受太上之燕詒，宅域中之廣大，將迎景至，初款圜丘。念報本反始，匪尚乎虛文；而交神塞明，在顓乎誠意。稽皇祖之詔令，敕攸司而討論。凡粢盛祭典，則不改故常；若鹵簿賜式，則俱從省約。行潦潢汙之可薦，斯舉邦彝；駢駒鸞路之勿修，敢勞民力？庶函蒙於繁祉，以大庇於黎元。豐年無患於蟲蝗，斥候不驚於烽火。遂成熙事，用答鴻休。大號是盼，先期迨戒。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謁款于南郊，咨爾有司，各揚厥職，相予肆祀，罔或不恭。故茲札示，想宜知悉。《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二九（第二冊第一〇三三頁）。

〔二〕年月日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郊祀大禮赦文

門下：朕仰受燕謀，獲承洪業。刺六經之王制，監百代之禮文。治壇燎以祭天，警邊氛而遷日。蓋昌陵始避於近晦，在太宗嘗改而用辛。誠意動而二儀通，孝道專而九廟格。致鄰國講休兵之好，實

上穹開悔禍之期。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五辰循宣夜之躔，三白示豐年之兆。進玉卮而介親壽，爰創縟儀；偕椒屋以慶母慈，有光徽躅。祇荷博臨之況，敢忘昭報之虔？啓蟄而郊，飾周人藁秸之具；奉牲以告，協漢世竹宮之時。式履孟陬之端，遂逢先甲之吉。靈心可卜，帝武是繩。乃哀四極之驩，用絜一純之薦。款闕宮而朝獻，假太室以裸將。酌沿襲不同之宜，取齊戒自新之旨。瑄璧續桌，權火配藜。高旂滇滇臚所求，美光旁燭；百官濟濟敬厥事，熙典備成。載惟我宋之肇裡，迺當乾德之盛際。法皇祖紀元之義，采義文行健之辭。誕易嘉名，以寧大器。宜推作解之宥，益廣好生之仁。可大赦天下〔一〕。其隆興三年改爲乾道元年。於戲！逆三神之釐，既橫流於春澤；接千歲之統，期丕顯於文謨。尚賴臣鄰協恭，小大服采，同濟更張之治，用承涓選之休。

《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中興禮書》卷二〇一。

〔一〕此赦文內容已刪，《宋會要輯稿》載有所刪之大部分內容，今錄以備考：「應諸州軍申奏到文武官陳乞奏薦封贈加恩及致仕遺表恩澤，錄白真本一切圓備，止是漏保明字，與作小節放行，案後行下取會。如有違礙，即行改正，內奏薦申奏狀內不填實日，却係在前後日分內發奏者，亦與放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九之一一）「勘會州縣寄居宗子等孤遺錢米，累降指揮，令按月支給，訪聞州縣不爲依期批勘，致有失所，未副惇睦之意，仰監司常切檢察。勘會行在、紹興府孤遺宗子宗女宗婦等所請錢米微薄，不能養贍，可比附兩外司孤遺體例，將見請錢米之人籍定名字，如十五歲以上，每月添支錢一貫、米一石，十四歲以下減半添支。」（《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四）「應士庶男子婦人年九十以上，與依格給賜束帛等，令戶部速下所

在州縣就賜，不得追擾，仍仰監司檢察，具就賜過人數物色名件以聞。」（《宋會要輯稿》禮二五之二三）「承直郎以下犯私罪徒、贓罪杖得不礙選舉差注者，若舉主考第比無過人例合磨勘者，奏裁。」（《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四五）「勘會監司巡歷州縣，依條不得過三日，訪（原作「詔」）聞近來多是過數收受饋送，并隨行公吏已降指揮借請歲不得過兩月，却有直判白狀重疊過數借請，乞取搔擾。若州縣過數供送，并抑監司互察，如違，令御史臺彈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五）「勘會官員職田不問年限，拘占人戶無業可歸，多致流徙，甚者將租課本色抑令折變，及過數折納見錢，增收加耗，民甚苦之。仰諸路提刑司體訪，日下改正除放。如尚違戾，按劾聞奏，計贓斷罪，許被科抑人越訴。」（《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二六）「應文武官所任差遣，依條合行批書到罷有無不了，方許放行陞改注授。恐其間有所任差遣因事廢罷，元置司去處無處批書之人，許於所在州軍召本色保官二員，結罪委保批書，候到部，令吏部照應出身以來文字，委無詐冒放行。其州軍批書不完，有礙注授陞改，亦許召陞朝官二員先次放行，續行取會批書。」「勘會四川、二廣官員陞改考第，舉主定差使闕恩例名次應得格法，緣本路運司行遣，或州軍批書小節不完，致取會留滯，許令就行在召本色保官二員委保，先次放行，案後取會，如有違礙，依條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二）「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官司侵用，暨至年，及往往占吝，多不給還。仰州縣日下依條給付，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七）「應夏秋二稅催科自有省限，州縣官吏多不遵奉條法，受納之際，多端作弊，倍加斗面，非理退換，縱容專斗揀子計會乞取，方行了納。或先期預借，重重催理，不與除豁，既已納足，阻節銷鈔之類，甚爲民害。仰守令嚴切覺察，如有違戾，仰監司按劾申奏，重行黜責，仍許人戶越訴。」（《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一〇）

「勘會諸路進士各有立定額解，比年間有緣事在路不能趕赴本處解試，雖昨權令附兩浙轉運司，緣人數太多，解額至少，日後難以更行附試，慮誤舉人進取。令禮部遇科舉年分預期行下諸路轉運司并諸州軍分明散榜曉諭舉人通知，各就本處解試，庶免奔馳道路，趁試不及，却成殿舉。」（《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一二）「在法，病人無總麻以上親同居者□耆報所屬官爲醫治。訪聞比來客旅寄居店舍寺觀，遇有病患，避免看視，趕逐出外，及道路暴病之人，店戶不爲安泊，風雨暴露，往往致斃，深可憫憐。可令州縣委官內外撫察，依條醫治，仍加存恤，及出榜鄉村曉諭，月具有無違戾去處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〇之一三）「州縣其間有被水人戶，理合優恤，令本路帥臣監司多方存恤賑濟，其渰浸田畝照近降指揮檢放，如有因此災傷死亡之人，官爲收殮，無爲虛文，不得滅裂。」（《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二六）「兩浙、江東西、湖南北、福建路合造發上供歲額軍器物料甲葉并泛拋軍器物料，可自紹興三十二年以前拖欠未起之數並予蠲免，內湖南北路每年合造弓射克敵弓箭，已免至紹興二十五年終，可更予蠲免三年。」「溫、明、秀、贛、吉州各有造打年額糧船，并真州小料舡積年登帶拖欠數多，若令補造，慮致搔擾，可將遂州紹興三十二年以前未造舟舡並予放免。」「諸路州軍般發米斛，緣有折欠，將管解人并綱梢等送所屬陪填，訪聞其間有貧乏之人無力償納，監繫日久，可將見欠五十石以下人並予蠲放，其欠五十石以上人，除蠲免五十石外，其餘所欠數目，行在委戶部、外路委總領官取見詣寔，先次批發，押下元裝發州軍依數補糴。」「應欠負官物，元非侵欺盜用，及雖侵盜而本家并干繫保人內無抵當財產償納，或官司失於催理，誤行支遣，見行均認，并因水火損敗若被盜，及綱船拋失各無欺弊見剋折侵受，或坑場因苗脉不發及不顯侵欺係欠課利見行催理，或冒佃官田與戶絕田產并欺隱稅租見理積欠等，委是貧乏，無可陪填，已上並委本屬限

一月保明申轉運，常平司審寔，申戶部除放。」「應犯罪合追贓備賞，并先以官錢代支，而犯人委是貧乏，無催理見行監錮干繫人名下均攤償納，及監司州縣一時增立賞錢，日下追理未足者並特予蠲放。」「冒佃官田及戶絕田產，限一月許令經官自陳，其欺隱過稅租並予除放。」「諸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壞、綱運沉失、倉庫漏底，注在簿籍，委非侵盜，并四川民戶拖欠布估水腳錢，已放至紹興二十八年終，竊慮以後年分亦有積欠之數，官司見行追理，無所從出，可將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終拖欠之數並予除放。」「淮浙鹽場亭戶虧欠鹽數，已降赦文放至紹興二十九年，可將紹興三十二年已前拖欠未補數目，令提舉鹽司取見，如委寔不能補趁，並予蠲放。」「州縣災傷（原作「傷災」）去處，第四等以下戶依法合借種食，限一年免息送納，切慮貧乏之人限滿無可輸納，可並予蠲放。」「民間欠負已除放至紹興二十八年終，其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終民間欠負私債如納息過本，可並予除放，應民間所欠官私房廊錢，並予除放。」「軍州起發金銀物帛綱運，內色額低次之類，估剝虧官錢數行下補發，訪聞州縣監勒干繫人等及元賣鋪戶均攤，貧乏之人不能償納，理宜矜恤。可將紹興三十二年以前未追數目，如委是無可填納，並予除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二）「州縣稅務依法各有合置去處，近來又行私置，邀阻商旅，於民爲害，仰日下廢罷，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勘會在獄病囚官給藥物醫治，病重責出，自有成憲。竊恐州縣循習苟簡，致有瘐死，誠可憐憫，仰諸監司守倅常切檢察，毋致違戾。」「訪聞州縣多以私意將不應禁人寄獄，皆不書禁歷，或遇按察官到盡，責付公人在外看守，候按察官過，却行收禁，動經歲月，雖有約束，竊慮尚循舊弊，仰監司覺察按劾以聞，當議重寔典憲。」（《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八）「應鞫獄干証如係緊切照勘，方得時暫追証，有罪先次摘斷，無罪日下疏放，前後約束，非不

嚴備，尚慮當職官不切究心，止憑胥吏枝蔓追逮，連及無辜，有失恤刑之意，仰監司常切覺察，不得容庇。」（《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四）「勘會犯流配役人依條會恩則放，訪聞州軍不遵條令，遇赦到，尚行拘留，情寔可矜。仰限赦到，除元犯惡逆及事干邊界外，須管日下放役，仍仰提刑司覺察，如違按劾。」（《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一）「應過犯經斷人，依條限三年外不許雪訴，如元因有司違法勘斷不當，實在五年內首，並經所屬投狀以聞，當議實責改正施行。」「勘會進士枉被州縣刑責，依條令所屬審定保明聞奏，慮恐所屬多係元斷官司嫌避遷延，不爲保奏，仰諸路監司遇有訴理之人，即取索元按委官看定，如係枉斷，即令所屬疾速依條保奏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三二）「州縣輒行差雇人夫應副過往，累降指揮約束，已是嚴切，尚慮州縣依前循習舊弊，違戾差擾，及抑令出備雇錢。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重寘典憲。」「州縣差役，自有條法指揮，往往當職官吏不躬親檢照簿籍戶口物力高下，致輪差不均，有力者夤緣幸免，下戶復致頻併，互有糾論，更不究寔，枝蔓追呼，淹延不決。公吏恣行誅求，誠可憐憫。仰諸路州縣今後須管依寔定差，毋令不當，引惹詞訴，仍令常平司常切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九五）「應賞給除諸軍已先次支給外，其餘未經支賜人，可依格例指揮支給。」（《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一五）

郊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冊文

伏以丕顯聖德，垂光在天，源深流長，基命積累。肆予微眇，獲保宗廟，神丘備物，亶惟其時。

沈沈闕庭，靈旂所御。其香始升，克綽永福。《盤洲文集》卷一一。

郊祀前一日朝饗太廟帝后冊文

伏以天祚炎圖，聖聖繼武，盛德必百世紀，是之謂流光。施及菲涼，嗣無疆大歷服。爰熙紫壇，初交於神，先事一日，入太室裸。駿奔濟濟，列陳嘉籩。假哉皇祖，啓佑我後人，永緝熙於純嘏。

《盤洲文集》卷一一。

別廟冊文

伏以燁燁管彤，卓卓坤極，綏予孝子，服堯之服。上辛改卜，禮神頌祇。絜粢廣牡，既右饗之，兆蒙祉福，天下艾安。《盤洲文集》卷一一。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惟泰元尊，丕冒下土，旋轉三辰，闔闢陰陽，元功無垠，蕩乎難名。粵惟冲眇，繼天爲子，

仰憲聰明，求端謹始。茲執犧牲主幣，肇禋于郊。籩簋非馨，於薦誠慤。高高降監，是饗是宜。事親保民，惟皇其右之。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涓選休成，肅若舊典。《盤洲文集》卷一一。

皇地祇冊文

伏以至哉坤元，穆穆柔祇，播生品彙，配天其澤。惟冲人不德，傳國于慈父，用辛之吉，禮行於郊。宴娛安鵠，粵其敢不察？時和歲豐，皇建有極，用永受于蕃釐。《盤洲文集》卷一一。

太祖皇帝冊文

伏以五季搶攘，遠邇如沸，寔天生德，經武緯文，滅除凶災，用肇造我區夏。燕及曾孫，獲繩祖武。崇崇其壇，陟配上帝，庶幾臨饗，克昌厥後。《盤洲文集》卷一一。

太宗皇帝冊文

伏以天造草昧，聖武布昭，席卷畔援，卒其伐功。傳序無疆，于今九葉。恭承禋祀，瑄玉升壇。

烈祖烝哉，克配彼天，於萬斯年，介以繁祉。《盤洲文集》卷一一。

立皇太子冊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皇帝若曰：在昔帝王，稽夏、商家天下，春秋之法，立嫡以長，主器繼明，蓋取諸震、離，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咨爾皇子、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鄧王、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八百戶愔，生有異表，序居上嗣，敦厚溫文，金昭玉裕。問寢視膳則盡綵衣之孝，親師就傳則樂聖人之道。令德逐日以新，英聲隨風而流。元良正本，久矣僉望。朕服堯之服，兢兢四載，仰奉慈訓，肇闢春闈，協華復旦，日宣重光，懿哉鑠乎，有國有家之慶也！是用撰嘉辰，御路朝，盛儀備物，迎休于乾《》，冊命爾爲皇太子。於戲！悉爾心，脩爾身，勿蹈非彝，勿邇邪佞。惟誠可以格物，惟仁可以濟衆。正言正道，聞斯行之。敬之哉，用永我祖宗之不命。《盤洲文集》卷一一。

除張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賴籌邊之效；冠三孤而張六纛，曲隆制閫之權。我有明縉，颺于拱著。具官某，材尊王佐，道聳民瞻。節操堅剛，曾歲寒之不改；規撫遠大，寧日仄而遂休。蚤逢陽九

之交，上應魁三之象。叱王尊之馭，亘井絡以蜚聲；下楊僕之船，空潢池而掃稭。更險夷而一致，謂文武之兼資。粵從綠野之游，殆爲蒼生而起。肆予嗣服，卽俾來朝。提江淮表裏之封，盡顓總統；佩將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于茲，庶績用乂。蒐乘補卒，亦旣輸勞；增陴浚隍，未嘗徹警。孟明報彭衙之役，獨負壯猶；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朕念疆陲之久戍，詔師衆以代更，分遣從臣，往宣使指。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疊覽指瑕之劾，且披請老之章。欲畀舊官，蓋無故事。是用出楓宸之異渥，超棘位之巍班。盪節有光，擇合肥之名鎮；甘棠弗翦，臨長樂之价藩。衍以圭腴，侈其真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於大臣，固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毋有遐心。《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容齋三筆》卷八，《宋四六選》卷三。

除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府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依
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岐國公加食邑實
封制

門下：位上宰而通四海，久成調鼎之功；開莫府以督諸軍，有賴止戈之略。參考古今之制，獨顓內外之權，式倚宗臣，用凝丕烈。剛辰允協，顯冊具宣。具官某，學博而識明，器宏而用遠。稟五行

之間氣，蓋彪外而弼中；冠四輔於兩朝，實光前而絕後。主盟公道，杜塞倖門，業可侔於皐夔，言必稱於堯舜。當群疑之未定，每潛畫而有餘。事不一書，既鏗鐃於竹帛；智惟千慮，迨契合於著龜。聿高憂國之風，遑恤盈庭之咎。樞機周密，猶神爵五鳳之時；廟堂雍容，增大呂九鼎之重。臻茲殊效，本自至誠。朕獲纘皇基，常懷戎事。顧邊塵之未靖，方議尋戈；總兵柄而非輕，孰能和衆？若時英袞，正幹洪鈞。文武爲憲萬邦，真有兼資之美；精神折衝千里，當收無競之勳。蔽自予衷，諧乎人欲。俾仍提於相印，往盡護於師干。煥泰階三台之躔，益隆瞻仰；括尺籍伍符之數，咸聽指麾。自然增氣於貔貅，何特知名於草木！乃陪井戶，併衍爰田。於戲！兵事節度皆付公，吾豈從於中御；天下平治誰舍我，爾盍勵於遠猶。緬惟真儒，寧煩多訓？《盤洲文集》卷一一。

除楊存中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依前

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和義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聽鼓鼙而思帥，孰能折於遐衝；賜斧鉞以視師，殆無踰於英望。仍其制閫，寵以揚廷。具官某，識邃而明，氣剛以果。聲颺朔野，知虎頭燕頤之名；書受邳沂，非風角鳥占之術。勇爵號萬人之敵，洪鍾銘百戰之勳。左右凝嚴，掌西漢羽林之衛；始終福祿，繼汾陽異姓之王。近整轅門，外開

幕府。飭備有金湯之固，分屯如箕翼之形。遏彼北鄰，制於悍將，靡思踐好，不戒窮兵。若李斗之妖星，有踰淮之候騎。雖丞相一勞弗憚，偶未禡牙；念元戎三令已行，宜申跪轂。庶幾獨任，可以有成。是用誕舉徽章，特隆異數。顓錫盾雕戈之柄，增淑旂元袞之威。況國家或置督軍，皆宰輔用之立武，惟此總干之命，是爲絕席之恩。更廣主腴，益光竹帛。於戲！諸將於是，皆以兵屬，朕既付以重權；匈奴不滅，無以家爲，汝盍追於前哲！必圖來效，庸副眷知。《盤洲文集》卷一一。

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

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依前特進岐國公制

門下：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時具瞻於進退。睠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上印之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揚坦制，亶告群工。具官某，器宇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騫之篇，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籍甚要津。烜赫北門，擬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結慈陞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粵予纂紹，復俾贊襄，積熙載之忠規，罄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耳忘私；應變守文，常以今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甚堅？選衆舉臯陶，任蓋尊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泊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

推渥典，用賁歸途。鼎秘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氈之舊；喜愠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游。無起遐心，斯能終譽。《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六，《宋四六選》卷三，民國《廬山志》副刊之二。

除陳康伯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少保進封魯

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咨四岳有能奮庸，實係朝廷之輕重；圖舊人越惟共政，尤藉老成之典刑。允諧虛左之求，蓋積處中之望。誕敷渙冊，亶告昕廷。具官某，用博而適時，量宏而容物。閭奧莫窺乎畛域，奴隸皆知其清明。學過況、雄，貫古今之千載；道侔伊、呂，踰前後之數公。威德慈闈，有聲揆路。如蒼龜之決事，以柱石而尊朝。胡騎投鞭，軫抱火寢薪之慮；周京奠枕，賴濟川作楫之功。輔我重華，歷夫再歲。轉洪鈞之一氣，塊圯無私；陳泰階之六符，規摹可久。方焦心多壘之日，豈袖手東山之年？申戒使貂，趣迎公衮，庶交修於內治，能潛弭於外虞。是用再冠魁衡，仍司樞筦，侈多田之真賦，荒大國之新封，以昭物采之儀，以寵巖廊之寄。於戲！武丁得一傳說，斯商道之復興；江左自有夷吾，宜晉人之相慶。爾惟敬明乃訓，邦其永孚于休。《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

大同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蒲察久安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虔卜上辛，肇稱元祀，合圓丘方丘之祭，誠格萬靈；倡七始華始之聲，孝轉四極。既涓成於縟典，難專鄉於蕃釐。式獎厯臣，誕敷丕號。具官某，性資純固，氣識靖深。灌瓜昔在於邊亭，削衽來歸於樂土。陪周行而甚久，知忱節之可嘉。不顧望以事君，遠追大蔡；以篤敬而傳國，將若秬侯。茲推賜胙之恩，用答奉瑄之助。乃荒侯社，併廣戶租，以彰惠術之行，以示褒章之勸。於戲！甘泉歌鄒子之樂，爰布青陽之祺；徐盧同僕黜之封，有加白馬之約。往肩忠報，永迪燕康。《盤洲文集》卷一一。

除吳璘太傅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

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進封新安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擁齋鉞以護坤維，夙賴長城之扞；奉介圭而朝魏闕，宜膺華袞之褒。疏絕席之殊恩，講臨軒之顯冊。迺涓剛日，用詔群工。具官某，忠義本於天資，智勇謂之人傑。書傳圯上，非鳥占雲祲之

文；氣蓋關中，固玉壘銅梁之圉。乘邊茲久，按堵如初。左啓右肱，聳戎車之四牡；前兄後弟，超轅門之二龍。靈旗遠愴於雄稜，彝器屢銘於洪伐。寬予憂顧，時乃勳庸。爰注想於英規，俾來趨於召節。馳驅萬里，恭謹一心。周邦戎有良翰，輿人咸喜；吳公隱若敵國，奕葉相望。嘉幅臆之壯猶，稱魁梧之異表。盍盼徽數，庸答元功。象鼎面槐，應上公於台宿；苴茅裂壤，開異姓之王封。衍彼圭畚，敦其井賦，以重登壇之寄，以隆制閫之權。於戲！戢弓矢而散馬牛，方審包桑之意；被介冑而生蟣蝨，敢忘細柳之勞？往服寵光，式酬親倚。《盤洲文集》卷一一。

保平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彥加食

邑實封制

門下：魯人類帝，用駢剛於上辛；漢代祀天，歌青陽於肇歲。朕考前王之成憲，遵烈祖之丕謨，迺逢祈穀之辰，獲展欽紫之禮。爰彰景況，普洽綿區。有若勁臣，可稽渙命？具官某，識潛武志，材壯戎昭。從枕席以過師，屢書功伐；執干戈而衛社，嘗護邊陲。久分齋鉞之榮，曲遂叢祠之佚。茲推茂渥，不替舊勳。用增采邑之封，更侈食田之戶，以廣逆釐之慶，以申賜胙之恩。於戲！開天庭以延群神，既格宴娛之美；建皇極而歛五福，厥敷砰隱之休。往服輝光，益轉弗祿。《盤洲文集》卷一一。

推誠順化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遠承和秉禮歸仁協恭勵節繼美功臣

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

李天祚加食邑實封加遵度功臣制

門下：朕卜辛日而用郊，獲逢嗣歲；陟午階而奠幣，仰格飈旂。幸熙典之涓成，與殊方而同慶。具官某，性資純一，節槩沉深。紹奕葉之勳庸，守藩條之信誓。仁惠周於南紀，聲明慕乎中區。輦賁航琛，不懈朝宗之禮；撞牙茸纛，所資屏翰之雄。視槐庭霖雨之臣，兼栢寺風霜之職。寵之燾社，虔若撫封。茲循飲福之文，用益紀功之號。陪之外戶，侈厥真畬，以褒侯度之恭，以表靈釐之廣。於戲！主祭而百神咸享，敢專鄉於萬祥？昭德于異姓之邦，豈遐遺於四裔！其迎馘穀，永底榮懷。《盤

洲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七〇七

洪 适二

撫諭四川軍民詔〔二〕

朕嗣守神器，于斯三年。廼睠坤維，邈在萬里。會邊塵之未靖，致戎備之不除。乘塞護關，久矣采薇之戍；踰山越谷，遠哉輸粟之勞。或郡邑不值於循良，故田里尚生於愁歎。茲選近臣之彥，往專外閫之權。挾纘以慰軍情，下當戶曉；褰帷以求民瘼，大則驛聞。推吾軫卹之恩，酌以便宜之制，必令四境之按堵，惟恐一夫之鄉隅。儻休息之有期，庶榮懷而相慶。《盤洲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錫山文集》卷二。

〔二〕按此文《錫山文集》署洪遵撰。

戒戢臧吏詔

朕聞先王之時，人有士君子之行，在位者皆節儉廉清，冰霜其操，羔羊、素絲之詩所爲作也。今則不然，貪夫徇利，廉耻道喪，亶以廣田宅、厚妻子爲計。谿壑無厭，漫不忌憚。甚者掩公帑之積，私倉庾之贏，賊民剥下，浚其膏血。嗚呼，豈設官之意哉！朕自臨御以來，崇儉德，蠲浮費，庶幾虐風厲天下，姦臧之吏未有聞而不治，然速宰相繼，何耶？是朕德不能化、罰不能懼也。古者刑不上大夫，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孰謂搢紳之士，心無媿耻，不若古之齊民歟！夫先甲後庚，申飭教告，而抵冒不已，至于用法，豈得已哉！凡我諸臣，其洒心遷善，勵淳白之節，副總核之政，以長保其祿位，無或不悛，奸我重辟。播告中外，使明知朕意。《盤洲文集》卷一二。

激諭將士詔

隆興二年十一月五日〔二〕

朕祇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爲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爲人之君而不能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爲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

納。迨行人再往，始則立式邀求，繼則迫脅囚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較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係虜之人。是其更變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驩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群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換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儻或不諧前好，至於交兵，天實臨之，非朕得已。想彼兵民，厭其黷武，亦當嗟怨，況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久，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爲國雪耻。夫立非常之事，彰無窮之名，醴賞厚賜，朕不敢吝。嗚呼！兵凶器也，朕既無德以脩二國之睦，又無威以寢敵人之謀，時當三冬而使軍士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勞，害貽爾衆，痛在朕躬。凡百臣子，當念興師用衆匪朕本心，我直彼曲，動則有辭，共輸報國之忠，永享安居之樂。《盤洲文集》卷一二。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七之二（第七冊第六八七九頁）。

〔二〕年月日據《宋會要輯稿》補。

撫諭歸正將士人民詔

隆興二年十一月〔二〕

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帥好戰，邀執不移。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數事，叔姪通書之式、

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緣邊歸附之人。朕志存好生，寧甘屈己，書幣、土地，一一曲從。惟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腥羶，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于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逞怒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依隨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爲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彼如讎，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鑑照，朕不食言。《盤洲文集》卷一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

〔二〕年月日據《宋史全文》補。

親征詔

不付出

國家一祖八宗，積累基業，至于太上，傳序在朕。乘犬戎亂華之後，境土裂爲南北，陵園廢於烝嘗。二帝蒙塵，終天抱痛，皇族荼毒，所不忍言。自踐位以來，焦心疾首，思欲報皇祖之讎，快四海之意。而慈闈務行仁德，群臣多主和議。朕識不能料事，誠不能柔遠，屈己尋盟，反墮姦計。今彼擁衆涉淮，犯我郡縣，尚猶遣介持書，邀索降將。朕寧與之百戰，豈忍驅逐歸義之士俾就屠戮！昔春秋之時，鄭小國也，介居晉、楚之間，城下之盟，君臣同耻，收合餘燼，尚能成功。朕今丕冒東南，幅

員之廣、帶甲之衆，若忍辱事讎，不圖一戰，豈不貽萬世議！已稽考故事，展郊祀之期，朕將親臨江淮，率勵六師，用行征討。凡我文武軍民，懷十聖二百年涵養之恩，痛中原四十載左衽之難，奮忠出力，不與戎狄俱生。大可以成功名而取富貴，次可以寧父母而保妻子。皇天后土，實佑此行。布告邇遐，使知朕意。《盤洲文集》卷一二。

視師詔

朕以南北生靈久苦兵革，會敵帥有通和之議，不憚屈己，委曲如約。既得四郡，尚復邀求。書札方來，兵鋒已接。朕識不能料事，誠不能格物，志在尋盟，反墮其計，使我士卒暴露，民庶流離，蚤夜痛心，噬臍何及！已稽典故，改卜南郊，將臨江淮，親御戎輅，師有曲直，蓋不得已。凡我文武軍民，懷十聖二百年涵養之恩，憤中原四十載分裂之難，奮忠出力，勿負國家。大可以取富貴而求功名，次可以寧父母而保妻子。皇天后土，實鑑此言。已令有司，擇日進發，所過務從節省，並不得有所搔擾。布告邇遐，使知朕意。《盤洲文集》卷一二。

又視師詔

朕以連年用兵，戰士苦於暴露；兩國交惡，居眈不能艾安。會北帥之欲和，走行人而就議。凡往來之要約，皆委曲而聽從。即歸四郡之疆，庶結萬年之好。豈期得地，又復踰淮，書札未回，兵鋒已接，使師旅冒於矢石，生靈失其田廬。嗟爾何辜，由吾不德。想邇遐之扼腕，空蚤夜而痛心。已展燔柴之期，將尋細柳之舉，親乘戎輅，用靖邊塵。夫師克在和，理自分於曲直；兵應者勝，鑑可質於神明。動蓋有辭，事非得已。惟我荷戈之衆士，推轂之勁臣，懷累聖二百祀涵養之恩，憤中原四十載分裂之難，相勉忠義，共圖功名。猶蟲蟲之嚙膚。所當驅逐；若熊羆之奮力，豈畏艱難！《盤洲文集》卷一二。

改郊祀詔

朕惕臨寶位，始祓泰壇。已敕攸司，肅繭栗齋盛之備；將因長至，展簪蕭圭幣之誠。會有邊烽，尚馳羽檄，方治勞軍之計，恐虧類帝之儀。蓋事既問於甲兵，則心不專於齋戒〔二〕。若昔魯史，禮屢變於卜郊；惟我昌陵，日嘗移於近晦。況當至道之載，適值繼遷之虞，詔以來春，行茲元祀。舊章具

在，故事可稽，參兩朝烈祖之規，改嗣歲正陽之月，庶幾祇敬，可薦馨香。宜頒一札之書，用諭四方之聽。《盤洲文集》卷一二。

〔二〕齋：原作「齊」，據文意改。

改上辛郊祀詔

朕比以軍興，未皇郊見，欲涓建巳之月，已戒先庚之期。幸消弭於外虞，懼稽遲於大報。敬惟元日，正得上辛，合魯經啓蟄之文，法周室用駢之禮。神釐可逆，猶漢帝拜于甘泉；祖武是繩，蓋太宗行于至道。式從改卜，虔舉彝章〔二〕。《盤洲文集》卷一二。又見《中興禮書續編》卷一。

〔二〕《中興禮書續編》於「虔舉彝章」後尚有「朕今改來年爲乾道元年，正月一日辛亥有事于南郊。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句。

皇帝答皇后詔

勅皇后夏氏：朕祇臨寶祚，初展稷容，涓肇歲之上辛，得元日之吉亥。嘉籩薦饗，雅樂繹和。曾

霄呈明概之祥，綿寓洽庇鴻之慶，端由內助，獲舉精禋。載閱芳函，益深褒詠。《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王彥獎諭詔

軍律之弊久矣，握兵者背公徇私，相師成風。朕當饋而歎，將誰使革之？卿智勇篤誠，山西之桀，召自萬里，倚重江介。不唯賴卿威望籌策以訓兵固圉，亦欲號令紀律，爲時標準也。故將之去，偏裨輿阜，紛然升進，羸弱冗食者衆，曾不經意。卿甫入轅門，即能釐正，忠實可嘉，不負親擢。人悉如卿，朕何憂焉！《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劉寶獎諭詔

古之良將，心在國家者，當待敵之隙，必以屯田爲事。今並塞多曠土，朕欲舉行便宜十二利，遣九卿持節商度之。未有大將，奮然爲諸軍倡。卿奉公體國，自請留屯，將以豐邊儲而省漕輓，與避難懷誕者殊科。至於脩治障隧，汰簡將士，咸振閩外之職。忠勤如此，朕甚嘉之。《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王彥戚方時俊皇甫倜獎諭詔

淮之西瀕塞數千里，朕留意戎備不敢忽。異時將帥不以國事爲懷，視它壤有故，陰拱而不恤，若秦越肥瘠者有之。卿提兵扞城，根于忠赤，列戍同心，謀無崖異。興治關隘，修設烽燧，所以固封守，杜侵軼，勢若常山之蛇。諫大夫諭使指而歸，具爲朕言之，防邊有賴，嘉歎不忘。《盤洲文集》卷一一。

賜潘清卿等乞以秦國大長公主所留金銀助視師犒勞之費不受獎諭詔

漢武帝時，干戈日滋，大農所儲，不足以奉戰士，至出御府禁臠以贍之〔一〕。而鼎貴高訾之家，不拔一毫以佐縣官之急。輕財體國，四海之內卜式一人而已耳。卿等戚畹之彥，心在王室，願輸橐裝，以助軍須。忠欵如此，與熾嗇爲我者殊科。顧卿新有陟屺之難，養生送死之費未艾也，朕亦安忍取而用之？嫠不恤緯，允蹈斯言。載覽所陳，不忘嘉歎。《盤洲文集》卷一一。

〔二〕瞻：原作「澹」，據影宋本、庫本改。

賜吳璘爲發遣吳拱於祁山堡等處掩殺番賊大獲勝捷獎諭詔

強虜騁兵，騷我四鄙，迺睽西垂之遠，尤深中昊之憂。卿忠智根心，策慮超卓，遣發將士，動中事機。祁山之役，大有斬獲。捷布既至，良用歎嘉。所期元戎，殄殲醜類。用馳一札，少寓褒懷。

《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吳拱於祁山堡等處大獲捷獎諭詔

敵人寇邊，再變月律，將帥罷怯，未成偉功。朕當饋而歎，時無頗、牧，賴汝父子，家傳方略，天授智勇，必能爲我扞西鄙之患。果聞捷音，大翦獍悍。更期盡力，勿使生存。國有恩章，朕所不惜。《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王彥時俊戚方獎諭詔

夫設險隘以固國，嚴烽火以守邊，自古不易之道也。卿董我師旅，久屯于淮，外無犬吠之警，則已賢於長城矣。輔臣有言，汝悉心竭力脩障隧，備塞之具無一不治，嘉汝忠勤，喜見于色。金帛之賜，庸示眷懷。見知則說，尚其勉之。《盤洲文集》卷一二。

賜姚憲乞以糴到米一萬石助平江府常州闕乏獎諭詔

夫以鄰國爲壑者，徒知乎爲我；視越人之瘠者，不足以語仁。爾治郡可稱，救災有術，損贏餘之萬斛〔二〕，助比近之二城。免吾移粟之憂，嘉爾汎舟之役。用頒細札，以示褒懷。《盤洲文集》卷一二。

〔二〕贏：影宋本作「盈」，疑當作「贏」。

賜金安節辭免吏部尚書兼侍讀不允詔

勅安節：省所奏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惟六官之長，莫非民譽；三銓之柄，尤在得人。以卿篤實剛方，颺聲中外，再儀禁路，迨今累年。石畫嘉謨，據公守正。瑣闥之望，如烏臺時。松柏後凋，在廷寡二。小天典選，見謂清平。申命于茲，作我常伯。露門進讀，班列益尊。奚爲執謙，尚格成渙。所請宜不允。《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徐林辭免給事中不允詔

朕愛惜名器，不輕假人。侍橐才難，寧剗印而不予。卿古之直諒，爲國老成，勇退再三，色無喜愠。久不見賈，形之寤寐，瑣闥虛位，無以易卿。曷爲引疾，未聞命駕，一節以趨，當事斯語。《盤

洲文集》卷一三。

賜張浚再辭免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王者守大公之道，用捨不可以私；君子高易退之風，出處誰得而議？卿三朝舊德，四海美名，雖嘗垂翅於回谿，必欲快心於狼望。掌握重任，勤勞累年，精神既折於遐衝，體貌宜加於異禮。洊披來奏，未諒茲懷，亟祇渙汗之恩，可絕謙撝之請。《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張浚第三辭免恩命乞致仕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去月丁丑，嘗告大昕之庭，以貳公極品、重鎮節旄賁卿七閩之行。卿廼輕軒冕、薄方面，殆欲長嘯東山，繼韋賢、疏廣之迹，翛然之志。卿則高矣美矣，人其以朕爲忘耆哲而忽典刑也。三章固辭，命不可反。《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兵部尚書湖北京西路制置使虞允文乞宮觀不允詔

朕以邊陲未清，戎事爲大，專閫重寄，倚我寶臣。卿潛算可以料敵，雅望可以折衝，備禦之策，

厥有功緒，襄漢仍年無犬吠之警，賢長城遠矣。需封再至，廼欲優游林壑，以成易退之名，將使朕焦心西顧，日昃不得食，於汝安乎？少須艾寧，歸斷國論。《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黃祖舜乞宮觀不允詔

長沙壤閭民繁，一都會也。夷獠錯雜其間，連率不稱職，則有弄兵山澤之憂。卿機宥之老，望實隱然，息偃于蕃，效見寧謐。朕方以得人爲喜，貢章句閑，難以曲徇。《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汪應辰辭免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不允詔

坤維之壤，邈在一隅；方伯之權，隆於九牧。卿有尊主庇民之學，負昂霄聳壑之材，偃藩彛年，方駕前哲，將馳一節，入補從橐之虛。乃睠四川，會有高牙之闕，與其尊朝以納朝夕之誨，不若制閫以寬宵旰之憂。萬里甚勞此行，六閣未足爲寵。如尊乃勇，顧蜀道以何難；維周之翰，使雪山之益重。《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宰執湯思退等乞全免南郊支賜不允詔

朕將執犧牲圭幣，初見上帝，寔賴二三股肱之臣，秉德顯相，以竣祠錯事。卿等行爲世表，濟我儉德，匪頒之式，三分損二。仲春丙子制書著爲令矣，忽搯來牘，又欲悉免所賜。雖由衷體國，陳義甚高，若盡廢舊章，殆非中道。《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龍圖閣直學士趙子瀟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七閩居鯨波之湊，亡命者或沈浮其間，必威愛兩全，能蘇枯鋤姦，然後勝連率之任。卿材堪理劇，所至瘡人，尹京之美，如漢趙、張。弭盜鄞川，桴鼓不警。徙鎮有命，宜疾其驅。毋使吾民，歎於來暮。《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戶部侍郎淮東宣諭使錢端禮乞宮觀不允詔

朕垂意邊防，日昃或不暇食。自淮以往，簡兵調馬，豐財積粟，謹保障、備器械，其素定之策固

已斷然于中。卿智略輻湊，有憂國之風，嗤空言，務實用，朕故輟之論思，倚以治外。雖官以諭指爲名，實行督軍之事。卿叱馭甚勇，圖上方略，剗剔蠹弊，咸契朕心。遄歸奏陳，備見計慮。歲云秋矣，豈以疾求去時耶？日竚再行，寬我憂顧。《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錢端禮辭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卿學問淵原於今古，論議燭察於是非，再掌民曹，久勞心計，出使淮甸，如朕親行。念累歲之用兵，獨武銓之撓法，仕者徼幸而得志，吏或並緣而爲姦。非資通練之材，曷掾放紛之弊！雖然少進，蓋匪超遷，何須踵故之辭，尚事循牆之避。《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戶部尚書韓仲通辭免荆襄制置使不允詔

善保家者必固其四壁，然後穿窬之患可弭；善養生者必衛其四體，然後晦明之疾不作。朕軫慮邊垂，常若臨敵，東起淮泗，西抵秦蜀，以吾三從臣分專閫之權矣。襄漢介乎其中，綿地數千里，百將所屯，障隧相望，指麾總統，厥寄非輕。卿蚤歷險艱，能知兵事，久儀禁路，備見嘉猷。憂國惓惓，寔惟素縕，折衝制勝，倚俟茂勛。上牘執謙，廼爲稽命。《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生日詔

仲商之吉，清籥將中，詠崧嶽之降神，夢傅巖之賚弼。有若伊陟格帝，式賴宏樞；可與王喬爭年，宜膺壽嘏。廼申蕃錫，庸體睠懷。《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居廣生日詔

九秋強半，萬寶寢成。惟時宗英，集此間氣，庸舉廩庖之錫，以榮弧矢之辰。宜服寵光，用迎昌熾。《盤洲文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七〇八

洪 适 三

賜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密乞致仕不允詔

卿識潛李法，名壓花卿。蚤揚貝冑之威，入護羽林之士，伍符甚整，師律可稱。茲閒館之均休，俾昕朝之借重。據鞍矍鑠，誰謂伏波之衰？扣楫掃清，未減祖生之志。奚爲上牘，遂欲挂冠？益務葆宜，毋輕眷倚。《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吏部尚書金安節乞致仕不允詔

朕讀《詩》至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至于「尚猷詢茲黃髮」，未嘗不輟卷三嘆。蓋養老乞言，古昔之令典，而限年致事，仕進之常規也。禮經之制，迺爲錄錄凡材戒之在得者設，若不

得謝，豈虛文哉！卿年高德劭，名聲四馳，魁壘尊朝，徒得君重。今百僚楹然，紳佩相映，顧不能容龐眉一老以表儀班列耶？捨朕而去，人謂斯何？《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賀允中赴闕詔

朕總攬紀綱，規恢緒業。思得黃髮台背之傑，尊我朝廷，若睹景星鳳皇之祥，編之圖牒。卿器閎而用遠，學廣而聞多，道可侔於皋夔，言必稱於堯舜。清節懿行，表諸薦紳；讜論嘉猷，爛其章奏。令德無古今之間，美聲洽中外之傳。崇易退之風，尚抽簪於壯歲；佐更張之政，實補袞於慈闈。有懷典刑，每勞注想。茲借露門之職，俾均雲闕之休。蓋大臣以憂時爲心，非常人拘謝事之制。竚期朝夕之誨，毋託春秋之高。安石將如蒼生何，難循墻而固避；魯人猶望高子也，其叱馭而疾驅。特講舊章，始盼溫詔。睠惟碩輔，必體至懷。《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湯思退等爲水潦害稼待罪不允詔

朕德不足以感召和氣，迺邪陰奸陽，常雨爲罰，水不潤下，傷我百穀。今駐蹕于茲，吳中蓋根本之地而膏腴之鄉也。歲一不登，如公私何？卿等宜圖內外之治，思政刑之失，求救災之方，叶心力

行，消去變異，以副朕應天憂民之實。合辭引咎，非所願聞。《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湯思退等爲水潦再上表待罪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以政之失中，水不就下，思銷復之策，方盡心焉。引燮調之譽，既聞耳矣，菲躬有過，台輔何嫌？解琴瑟而更張，賴於協力；歸印綬而自劾，勿復費辭。《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趙密辭免少保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卿執戈衛社，有籍甚之雄名；結髮從戎，迨皤然之暮景。久奉祠而均佚，忽貢牘以遺榮。懇請既堅，去心莫遏。茲陞華於亞保，用疏寵於老臣。何須偃蹇之詞，未體寵光之意。亟其祗服，夸彼等夷。《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金安節辭免敷文閣學士不允詔

疏廣盛東門之餞，觀者皆賢；孔戣懷北陌之游，去之何果？卓然夙望，踵此高蹤。卿道不詭隨，

言皆至當，烏臺諤諤，寧抑厭而退藏；青瑣昂昂，實剛方之素縕。良金既已百鍊，喬木聳其千尋。忽輕禁橐之榮，遂起安車之興。念羽儀之道賴，況筋力之未衰，屢搢枕封，勉從雅志。雖無人乎子思之側〔二〕，長者不留，抑使親聞伯夷之風，頑夫丕變。用躋內閣之職，俾對昕朝而歸。優任子之常科，盡貪賢之異禮。尚勞冲挹，曷副眷私！《盤洲文集》卷一三。

〔二〕無人：影宋本作「無入」。

賜虞允文辭免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不允詔

卿名馳禁路，材軼英躋。羽扇綸巾，嘗掃舟中之敵；輕裘緩帶，久宣塞上之勞。會吳郡之闕人，聽輿言而出命，陟之內閣，重我輔藩。使道路不復拾遺，則京師於是蒙福。事無可避，行也勿遲。

《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賀允中辭免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允詔

朕願見耆艾，不啻飢渴。惟時舊德，近在數百里間，迺下尺一之詔，使之乘駟造朝，濟我國論。

卿左右承弼，天下達尊，聞命幡然，朕心以懌。惓惓不忘君，真古之所謂忠臣也歟。祠庭經幄，何以辭爲？《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皇子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恭王生日詔

節兩間而吹律，式對盛秋；艮三索而得男，是占吉夢。惟璿源之毓粹，宜貝闕之延休。爰飭恩盼，以崇壽豈。《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允中辭免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恩命不允詔

朕假人不以名器，寧或虛負；執政其猶股肱，相須成體。眷本兵之任重，久選衆而才難。既得老成之典刑，必致樞機之周密。卿忠在王室，行如古人。博物洽聞，言謨有補於世；獨行特立，卷舒不隨乎時。造朝無俟駕之淹，接晝非括囊之比。蔽自朕志，冠于宥庭。仍參豫於大鈞，迺弼諧之舊物。紀綱益振，帷幄可尊。亟祗兩命之榮，勿執三休之美。《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淮東宣諭使錢端禮乞罷遣不允詔

趙營平畫軍冊是其計者，初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宣帝聽之不疑，故功名垂于亡窮。卿銜命治邊，于今半載，忠謀潛畫，纖悉曲折，犁然當於朕心，公卿議臣亦未嘗有異同之論也。何疑上書，遂欲解印綬去？朕方治使者車結二國之好，庶幾邊城有晏閉之期。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毋憚小留，以訖成績。《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起復檢校少保威塞軍節度使充河北路招撫使建康府駐劄御前忠

毅軍都統制蕭琦乞宮觀不允詔

朕捐高爵，推赤心，以待將帥熊羆之士，無此疆爾界之殊。庶幾得人如金日磾、渾瑊等輩，宣力成功，方駕前古。卿驍毅冠軍，策略深遠，銳然右衽，不爽初志。入對便朝，誠諒有餘。朕所以寵之齋壇，授之將鉞，冀汝忠義奮發，副我倚信。神明扶持，何恙不已？求閑之事，勿效虛文。《盤洲文

賜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生日生餽詔

日躔井宿，對桑弧蓬矢之辰；天佑將星，得燕頤虎頭之相。彝鼎紀殿巖之績，袞旄榮王社之封。

恩錫有常，壽臧斯介。《盤洲文集》卷一三。

賜張浚辭免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連年督軍，殫耗心志，復調台鼎，坐不煖席。跋履江淮之間，風纚露沐，亦已勞矣。方趣來歸，而抗章再三，欲追赤松之游，詔旨雖頒，顧不得而留也。躋榮亞師，蓋非常典，齋鉞之拜，在儒者則以少爲貴。始終眷遇，所以寵卿之歸，抑無負矣。全閩之寄，慰彼去思，又何以辭爲？《盤洲

文集》卷一三。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福國公陳康伯辭免判紹興府不允

詔

卿道蘊夔龍，名參魏邴，久處中而當軸，能亮采以惠疇。懷赤松之游，遂輕元宰；享綠野之佚，既閱三時。睠岳狩之輔藩，起巖瞻之舊德。幾禡牙而爲重，茲擊柝之可聞。尚馳稱疾之章，未動趣裝之意，先一州而後天下，已有媿於是言；潤九里而福京師，豈遂志於斯世！即期引道，勿事循墻。

《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賀允中乞依舊致仕及還納前後錫賜恩數

不允詔

卿夙鍾蹕絕之材，內抱經綸之志。鍼膏肓於泉石，惠然肯來；訪謀謨於廟堂，酌焉不竭。政賴同寅之助，庶圖再造之勳。又欲挂冠，曾不暖席。豈朕尊賢之禮有所未至，而卿致主之道亦不克終。勿輕去就之懷，有負倚毗之意。《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左僕射湯思退辭免都督江淮軍馬不允詔

夫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所以克齊；無智名而無勇功，張良用之興漢。雖戰陳不逮胡筭之學，而籌策自高帷幄之中。顧方略之何如，豈儒術之無益。卿臨機有斷，燭理甚明，已能制勝於兩楹，何憚啓行之十乘？惟善致君者必欲立事，恐不知我者謂之辭難。宜略撝章，以圖成效。《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少保崇信軍節度使趙密辭免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不允詔

昔馬服善兵，能成闕與之績；營平雖老，不憚金城之行。以卿久護周廬，屢專勇爵，必能迫於鼻祖，尚有志於膚公。迺出異恩，俾還舊服，無謂掛冠之後，遂忘持戟之忠。其體眷懷，勿拘辭避。

《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辭免同都督江淮軍

馬不允詔

朕留神以治軍政，拊髀而思古人。命丞相以董師，將展百籩之餞；有元戎而共服，更增十乘之光。卿甲令稱忠，太常紀錄。閔茂深遠〔一〕，洞龍弢應敵之機；福艾奇庇，得虎頭食肉之相。當兵革未能休息；豈英傑可以韜藏！謀上將以貳元台，賢長城而開大府。幾萬全之良策，成七德之峻功。渙命已行，謙辭勿講。《盤洲文集》卷一四。

〔一〕茂：原作「御名」，據庫本、清刻本改。

賜左諫議大夫淮西宣諭使王之望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卿乘駟馬車入蜀，十年之間徧持使節，兵民疆場之事，無遠近巨細皆知之。而學可以伸其志，文可以暢其說，材可以任重致遠，謀可以見微照隱，邦家之桀，君子之光也。諭指淮壖，邊備甚設，奏函鼎來，輟食嘉歎。與其外治於軍政，不若歸協於廟謨。蔽自朕心，躋之兩地。夫君臣遇合，千載一

時，趣裝亟來，勿執謙槩。《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吏部侍郎淮東宣諭使錢端禮辭免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不允

詔

夫能折衝者君子之謀，不避難者忠臣之職。卿受任撫邊，悉心盡慮，城隍兵甲芻粟之事，處之善矣。朕以交鄰之始，將帥之心未一，故建督府以重其權，命爾爲大司馬以贊之。庶幾制勝定功，舉無失策。再三稱疾，朕何望焉？《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左僕射湯思退乞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大丞相所與朕決中外之計，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也。君臣之間無纖介猜嫌，何爲連章，直欲歸印？朕焦心勵精，內修政事；遏衝固圉，外治軍旅。以文武二柄，剏屬任一相，庶幾邇安遠肅，奠枕于京。使朕仰有以奉慈闈之歡，俯有以遂元元之樂，則卿亦有無窮之聞也。夫忠臣在眛畝猶不忘其君，卿圖回廟堂，任重濟難，勞亦至矣，無謂大雅保身而輕爲此去就也。《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左諫議大夫充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再辭免參知政事乞宮觀不允詔

卿稟川嶽之暉，有公輔之器，英名擅乎中外，奧學達乎古今。經武整軍，憂遂寬於旰食；料敵制勝，明蓋察於秋豪。既彊本以折衝〔一〕，能運籌而合意。俾參大政，冀展壯猶。有德進則朝廷自尊，詐謀斯寢；真儒用而天下無敵，治效可成。其報非常之績〔二〕，勿牽至再之請。《盤洲文集》卷一四。

〔一〕彊：原作「疆」，據影宋本、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二〕之績：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賜給事中吳芾辭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士君子公耳忘私，當官而行，烏有親疏阿曲之患？然三尺法大爲之坊□非爲端人正士□也。爾能養剛大之氣，素擅直方之名，甫入東臺，正賴糾駁，輔臣有連，必無偏黨。援此再疏，□□甚力，朕亦不欲使汝破律造端也。小天雖高，抑汝要路，夫何辭之有？（《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參知政事王之望辭免督視江淮軍馬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境土分裂，宿憤不攄，顧瞻中原，未嘗一日忘於心。仰稟慈謀，俯從廷議，屈意尋盟，固已逆料其不成也。夷狄無厭，竟爲戎首。卿習知邊瑣，智略縱橫，揆策運籌，吾見剛者，鈞軸之拜〔一〕，所恃有爲。今禦侮捍衝，機不容髮，非揖遜揅焚，從容拯溺之時。以卿憂國之忠，吞敵之氣，必能執言〔二〕，不復避事，視師之命，舍卿而誰？勿淹引道之期，何俟清邊之效！《盤洲文集》卷一四。

〔一〕軸：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二〕執：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賜左僕射湯思退乞罷機政不允詔

昔越勾踐苦身焦思，圖報彊吳〔一〕，謂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故舉國政屬之種而使蠡治兵甲之事。內外得人，終刷會稽之耻。今獷狄尋戈〔二〕，犯我邊鄙，雖卿受任董師，前有成命，念排難圖全，在予左右，其責甚大。一相之動，□□易搖，非奠枕于京之計也。慮之再三，權其輕重，

俾□□往代此行。舉棋不定，朕則有媿，委而去之，豈君臣同患之義乎？《盤洲文集》卷一四。

〔二〕疆：原作「疆」，據影宋本、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三〕獷狄：原作「擴狄」，據影宋本、清刻本及張校改。又庫本作「强敵」。

賜湯思退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卿再相積年，忠勞備至，塞氛孔熾，尚賴畫策出奇之助，悠然而去，朕甚惜之。規殿美名，所以增袞衣之光，亦卿之舊物也。過刑沖牘，豈諒朕懷！《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楊存中辭免都督不允詔

朕以敵人犯塞，師衆在邊，欲專總統之權，用注安危之意。凡吾戍役，咸聽指麾，庶三令五申之明，無十羊九牧之患。以卿老於戎事，積有智名，必能展於壯猶，遂克成於隲績。徽章已播，輿誦謂宜，益肩衛社之忠，勿講循牆之避。《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陳康伯辭免召赴陪祠不允詔

朕有懷英袞，竚顯相於郊裡；已播明縉，俾復持於國秉。茲披前牘，難廢細書，勿稽命駕之期，終覲奉璋之助。《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兵部尚書錢端禮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朕疇咨雋望，入贊神機，冀攄帷幄之謀，用應甲兵之問。茲披來牘，乃徇摺文。況當多壘之秋，豈是循墻之日？亟其承命，副我虛懷。《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顯謨閣學士虞允文辭免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朕以敵國阻兵，塞□□惡^{（二）}，非有厭難折衝之材者，豈足以居本兵之地？以卿文而兼武，所慮甚長。疇昔視師，決舟中之勝，名已知於江淮草木矣。暨使陝蜀，臨荆襄，驅馳兵間，洊開莫府，料敵之策、整軍之術，蓋從容於胸中。迺稽輿言，俾贊宥畫。摺章來上，非我欲聞。《盤洲文集》卷一四。

〔二〕塞□□惡：庫本作「怙強構惡」，清刻本作「憑強構惡」。

賜陳康伯辭免尚書左僕射不允詔

朕外治邊虞，內虛相位，區處甲兵之間，不勝宵旰之勞。望卿之來，以日爲歲。卿以經邦元老，固當與朕同憂，拯溺拯焚，非規行矩步時也。《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參知政事周葵生日詔

月律就盈，星躔分秀。篤生哲輔，能攀房、杜之名；申錫恩盼，用介喬、松之壽。《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吏部侍郎吳芾辭免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不允詔

王城雜五方之民，疆陵弱，衆暴寡，京尹威望不立，則姦宄椎埋，無復忌憚。況有撓其前、掣其後者，非剛毅自信未易以辦治稱也。卿屢把麾符，威而不猛，有興利除害之政，有蘇枯摘伏之聲。典

治吏銓，浸耘蠹弊，彈壓輦轂，直差易耳。內閣峻職，庸示寵光，毋守沖懷，亟圖善最。《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草土沈介辭免特起復元官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州漢

陽軍沿江制置使不允詔

夫忠孝臣子大節，朕豈固欲奪人陟屺之哀而遂廢《凱風》之詩也？蓋公家之事，有急於私，壺則君子，當權其重輕，不以報親追遠之情而忘憂國事君之志。雖欲躬曾、閔之行，然移孝爲忠，古人蓋有變禮而不可免者。今胡馬南牧，闖我四鄙，襄漢亦交鋒刃。惟長江上流，所以襟帶東南也。思得有文武威風善方略者，往當一面，庶幾遏衝禦侮，寬我昊食。迺建使名，俾臨沔鄂，疇咨中外，無以易卿。勉爲朕行，勿復固避。《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陳康伯再辭免尚書左僕射詔

夫天子以論相爲職，得賢可以永安；人臣以憂國爲心，有疾猶當彊起。若濟川必俟舟楫，如作室

難虛棟梁，明良相須，今古不易。朕猥以菲德，仰承燕謀，惟我大儒，首陪初政，迨茲多事，無出舊人。雖老成當遂其燕閒，顧內外適丁乎紛糾。所資忠計，用集治功。況宰臣未至而先除，在國朝絕無而僅有。宜思注意之重，勿以卧痾爲辭。日冀兼程，副予虛佇。《盤洲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七〇九

洪 适 四

賜參知政事周葵乞賜黜責不允詔

卿輔朕踰年，肅敬有守，明於治亂，忠無隱情，贊襄政機，罄竭勞瘁。方今內治未舉，外寇孔熾，政賴股肱之老，同寅協恭，計安天下。上書引咎，是章朕之未燭也。勉安厥位，圖所報焉。《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敷文閣直學士王剛中辭免翰林學士兼給事中不允仍特免迴避祖

諱詔

卿學博古今，文摛黼黻，有潛藩師氏之舊，實儒黨人材之英。使之潤色於訓辭，可以追蹤於典

誥。仍司封繳，所賴論思。茲覽遜章，具知沖守。謂祖名之相犯，在官稱而有嫌。惟公義當奪夫私情，況王制可屈其家禮？唐李賀不舉進士，已爲韓愈所譏；畢士安之居北門，弗避義林之諱。勿拘撝節，即服恩綸。《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王剛中辭免改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昔帝舜之戒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朕以卿直清之操，比方前哲，既懇避家諱，屈以玉堂之直矣。秩宗虛位，用尊禁聯。夫批敕視草而決聚訟之議，儒者之榮，何以過此？往哉惟欽，勿復謙固。《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周葵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詔

君子達而在上，居台輔之位，使朝廷尊安，遐邇賴福，名遂而歸，嘯傲丘壑，以松竹爲藩籬，以鷗鳥爲朋儔，進退俱榮，豈不超然有餘裕哉？卿望傾後學，屢上要津，遵道而行，不合則去。晚陟政地，熟聞嘉謨，所賴贊襄，以格上治。而賦歸甚勇，指疾錮辭，挽之再三，不得而強。規殿美職，厥有彝章，成命已盼，勿勞謙避。《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陳康伯辭免兼提舉玉牒所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不允詔

夫修玉牒之文，約金鑽之史，纂慈闈之政，皆國家信書大典，垂之不刊，非鴻儒比良遷、董者，未易居其職。上台典領，厥惟舊矣。機務之隙，毋以筆削爲勞也。《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郭振辭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不允詔

十月己卯，胡人絕淮，始禍我濠，焚我盱台，吞噬我楚，迭我合肥，蹂躪我固始，侵掠我舒城，虔劉我臨滁，睥睨我六合。我師分布於兩路，而攘却之功無聞焉。卿許國盡忠，奮勵士卒，搃旗斬將，首奏膚公，有進死而無退生。捷音既騰，爲諸將軍之倡，冠職交戟，非曰賞功，何必撝詞，以遏成命？《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陳康伯辭免長男偉節除直秘閣次男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不允詔

夫寓直道山，有登瀛之美；列名科籍，如折桂之榮。要路由此權輿，士林之所歆豔。卿柱石之

老，邦家之光，肯力疾以造朝，見竭忠而憂國。顧無優禮，可示惓懷！既給扶獲，上於禁墀，故疏寵用，霑於子舍。蓋祖宗嘗行之事，在簡牘具存其文。荐覽來章，力辭異數，當勉承於恩意，勿固執於撝情。《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沈介辭免權兵部尚書不允詔

朕以卿資兼文武，材出等夷，運籌可以折衝，整軍必能固圉，畀之名節，奪爾倚廬。闡外之事則制之，剽屬荆襄之任；舟中之指可掬也，仍總江淮之師。方妖祲之未清，顧詐謀之難測，勉思至計，以解外憂。惟茲常伯之遷，實允輿人之誦。當體艱難之寄，勿爲傴僂之詞。《盤洲文集》卷一四。

賜王之望辭免端明殿學士不允詔

朕承洪業，托士民之上，若涉淵冰，未知攸濟，思得天下之傑，合謀相輔，以成治功。故高位厚祿，所不敢惜。以卿有慷慨之志，更中外之久，廼自首諫，躋之政塗，今蓋未幾也。而雅懷莫遂，公論弗孚，雖欲留以自近，顧不可得。書殿美職，乃進退大臣之優禮，何至遂有挂冠之請哉？《盤洲文

賜步軍司後軍統制崔臯辭免鄂州觀察使不允詔

朕注意戎事，醴於用賞，高秩美官，未嘗愛惜，執此之信，有如皦日。卿扞敵淮壤，厥有茂勳，吉語首馳，朕心以懌。觀風之任，躡等而遷，益思盡忠，勿事沖避。《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錢端禮辭免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昔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奮庸亮采，靡事不理，朕甚慕之。卿學足以行道，識足以決疑，入踐鈞樞，能斷國論。疇咨選衆，宜幹政機，兼冠宥庭，助我經武。搗詞相推，無媿于古，渙汗不反，亟其祇服。《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虞允文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天下治亂，在予一人，非邦家之英，同德一心，裨助萬務，則安能有濟哉？卿充積學問，練達事機，中外踐更，所言可績。比參宥畫，具見良圖，宜副本兵，兼預政柄。贊

襄之效，倚俟有成，祇服恩榮，無勞謙挹。《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王剛中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寤寐有德之輔。天下賢哲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卿有佐王之學，有拔俗之材。入從出藩，咸著顯聞，復還禁路，風望隱然。入助籌帷，孰曰不可？循牆之避，非所願聞。《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戚方辭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不允詔

宰輔以汝求免厢部事入奏。夫爵祿者，朕所以厲世磨鈍也。介冑之士，有安邊却敵之效達於朕聽，賞不旋日，惟恐忘其功也。卿忠不顧身，名副其實，旂常有紀，褒律匪私，宜略撝詞，亟祇茂命。《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皇子少保鄧王惛生日詔

新穗曆於三微，甫迎獻歲；視蓂階之雙秀，厥有休符。爲吾元子之祥，得彼列仙之壽，爰推恩渥，以頌熾昌。《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曹勛生日詔

歲籥更端，方歌青煒之曲；禁門通籍，不隔赤松之游。式盼牢醴之珍，用介袞旄之壽。《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簽書樞密院事王剛中生日詔

敕剛中：獻歲發春，景踰三宿；元精生佐，秀括五行。爰推盼式之常，以相壽祺之永。《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龍大淵辭免落階官不允詔

朕踐好之始，擇材爲使，必得長於專對者，以堅二國之盟。卿講習古訓，識慮淵深。久於潛藩，終始如一。盡忠致主，畏遠權勢。出入禁闥，厥有休聲。張旛越疆，弗憚遐阻。俾脫橫列，正名廉車，慶不虛行，無事撝固。《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陳康伯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以菲質，膺太上傳授之重，蚤夜懍懍，不敢以位爲樂。念宰相助理萬機，圖任之失，則不特噬劑之悔而已。故力起舊德，還以魁柄。袞繡復來，即日無甲兵之問，顯相肇祀，天闔其祥，殆亦變理之效也。方倚碩望，尊彊朝廷，雖日眚未平，顧豈不能奉我清閒之燕坐而論道乎？上印匄歸，朕不敢聽。《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參知政事虞允文乞宮觀不允詔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蓋一體相須，所以合謀同德，計安天下者也。卿輔政半載，屢告嘉猷，筋力方強，思慮甚審，何嫌何疑，遂欲引疾而去？詳味來章，深所未曉。《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虞允文乞宮觀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卿秉尊朝之德，有憂國之風，造膝惓惓，備見忠欵。朕方倚以爲治，庶幾孝厲無前之績，未嘗有纖介之間也。移疾旬閑，何易退如是耶？載覽所陳，難以曲徇。《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知福州趙子瀟乞致仕不允詔

大夫七十而致事，蓋血氣既衰，懼其漏盡鐘鳴而不知止足之戒。故先王制禮，大爲之防，而後世以此約三尺之法也。烏有神明之胄，筆橐之桀，齒髮鼎盛，治有能名，而欲抽簪高蹈，則國家安得而從之，囊封啓來〔二〕，政爾辭費，亟其視事，勿復卧閤。《盤洲文集》卷一五。

〔二〕啓：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賜凌景夏辭免復徽猷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推紫壇之澤，于四海無遠邇之間，況甘泉之舊乎？卿性資夷粹，操履端方。出鎮藩維，有慈祥之政；入司銓部，有平允之聲。歸憩叢祠，未尋故步，茲還內閣之職，實聽輿人之言。奚用撝章，尚留茂渥。《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王大寶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卿履道醇固，蓄德雄剛，從列諫坡，積有令問，退休林壑，恬適泰然。趨節遠來，得惓惓不忘君之誼。入對文石，筋力未衰，宜長春官，用資獻替之益。已盼渙命，奚事撝文？《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趙密再上表辭免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講修軍政，睠遇一臣。念堅甲利兵，嘗冒死亡之地；故高秩厚禮，特優終始之

恩。茲宿將之告休，以貳公而佚老。使師衆益思於報國，知朝廷不負於用人。朕命已行，汝辭毋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賀允中再辭免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恩命仍斷來章批答

二老來歸於西伯，以齒爲尊；九官相推於舜朝，匪辭所命。我圖耆艾，俾典事樞，庶幾制勝於兩楹，如彼運籌之三傑。國有成渙，人無間言，當思遇合之難，共講治安之策。畀之召節，即不鑿坏以爲高；覽此奏函，何乃叩闥而未已。《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文武百寮湯思退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涉秋以來，天作淫雨，害我穡事，朕仄席輟餐，惕然靡寧。天災警予，夫豈偶然？朝思夕惟，顧無以仰答譴告。雖沴氣欲解，而沈沒之田農方告病。公卿大夫有足國惠民之策，能紓我之憂，則爲愛君。復常之請，姑置之可也。《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湯思退等再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永初遇雁黿之異，不陳庭下之車；祖己戒雉鼎之祥，尚改廟中之祀。顧予不德，方古有慚。雨集七八月之間，遂成積潦，郡災什四分以上，迨及數城。雖采納於讜言，亦舉行於荒政，莫救西成之害，不勝南面之憂。惟卿荐貢於誠忱，在朕正懷於抑畏。上棟下宇，難講大昕之儀；右截左殽，敢豐中昊之御？《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湯思退等三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

朕罪己畏威，便坐未嘗安席；齋心食淡，厚味不復充庖。永念咎端，敢爲文具？雖恐懼於斯而踰月，顧貶損何足以應天！卿等咸造廣庭，屢騰需牘，具陳稽古之訓，深見尊君之誠。陞九級而上廉，勉從來請；物百羞以俟饋，祇媿多儀。所冀責難之恭，交修除害之利。《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楊存中上表再辭免同都督江淮軍馬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卿材資果毅，謀慮沉深。百戰摧堅，屢奏藁街之捷；八營掌武，久尊蘭錡之權。時有弛張，色無喜愠。茲邊塵之未靖，豈王事之可辭？當思注意之隆，必奮折衝之效。夫李靖專用兵之善，蓋房、杜濟之以文；若子儀堅事上之誠，故齊、晉比之爲禰。宜蠲冲節，往副廟謨。《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王之望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臨淵思濟，寤寐實材，外而一路一州之寄，內自郎吏九卿而上，曷嘗易以印綬予人，況一二輔弼，所與斷天下事而繫國家重輕者哉？以卿通達治體，文武憲邦，事不避難，精於遠慮，必能同德合謀，興今復古，無媿於《烝民》、《車攻》之詩。茲用決之朕心，峻登政路，非以私卿一己之榮也。卿當體朕責成之意，夙夜孳孳，同寅和衷，發舒賢緼，以振可大之業。屢章不已，非所望焉。《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錢端禮再辭免簽書樞密院兼提舉德壽宮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仰惟太上皇邁德勛華，以神器之重傳歸在子，雖一月三朝，竭四海之奉，而綵衣問寢，不獲旦旦左右。若稽皇祖，嘗以廷臣領使于慈宮，朕跽以有請而聖德謙託，因仍未皇也。以卿受知兩朝，出入禁闥，況材高識遠，籌邊甫歸，當此治外，宜在樞機之廷。崇我孝養，立我武事，一舉而兩得之，又何辭焉？《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虞允文再辭免同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夫右府本兵，蓋顓戎政；北樞垂象，寔接階符。茲求藝圃之英，俾贊籌帷之密。既興言之相慶，猶遜牘之重陳。雖謙沖者君子之常，而忠力者股肱之事。當思多壘，遂展勝謀，勿徇撓情，以留渙命。《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陳康伯再辭免尚書左僕射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辛巳之役，中外騷然，卿坐于廟朝，智略輻湊，雍容談笑，能解非常之紛。今邊陲受敵，丞相位虛，思我舊人，式遏亂略。揚廷之後，詔札屢頒，衮衣來歸，國人胥慶。宜攄遠業，遂寢摛詞。《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錢端禮再辭免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卿練習世故，有猷有爲，踰度庶事，猶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朕知卿之材舊矣。邇者贊右府，兼政柄，啓沃設施，有久大之業。試可而遷，人望咸允。辭至于再，吾意不然。《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虞允文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文武之枋，繫于東西府，二三大臣，通國之望也。朕以卿碩材不器，興誦所歸。俾佐事樞，揆策詳審；俾參朝政，告猷允臧。詳試而進，朕命不易。雖復深詞，難徇來懇。《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王剛中再辭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延登民望，參筦神機，陟三傑以同時，監百王而治內。庶賴多算，匪求近功。卿契合於潛藩，崢嶸於禁路，去國之久，靡人不稱。甫持橐以尊朝，宜擁樞而立武。當遵批語，遂絕摺函。《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文武百寮宰臣陳康伯等上表奏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第一批答

朕念戍邊之暴露，躬避殿之焦勞。雨雪載塗，有感《出車》之詠；鉤星在漢，未皇交戟之朝。上天儲悔禍之休，鄰壤結寢兵之好。雖環甲枕戈之士，將遂歸期；顧垂衣列鼎之儀，敢尋盛典？《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文武百寮等再上表奏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第二批答

朕比警邊塵，歌《采薇》而遣戍；每懷戎幕，慚細柳之勞軍。難因多壘之平，便講正朝之禮。荐

披來牘，具見勤誠，宜思治內之方，姑緩復常之請。《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文武百寮奏請御正殿復常膳宜允批答

朕徹禁衛於兩階，甫閱七旬之久；損牽牢之百品，敢陳八物之珍？念暴師露衆之勞，行修德責躬之事。雖得沉烽之報，未施挾纊之恩。顧卜郊近齋宿之期，欲上壽講昕朝之禮，勉從忱請，徒積媿懷。《盤洲文集》卷一五。

賜吳璘辭免太傅新安郡王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執爵祿之柄以厲世磨鈍，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未嘗輕以假人，況茅社之封、槐鼎之任乎？卿英望鴻烈，爲中興第一。卓馬來朝，國人相慶，大庭孚號，僉曰允哉。而執謙再三，傴僂之恭猶未已，使朕褒顯功臣之意鬱而未伸，卿亦安取此？亟其拜命，勿復費辭。《盤洲文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七一〇

洪 适 五

撫問犒設荆襄將士口宣

有勅：卿等奮忠許國，擐甲臨邊，暑往寒來，暴露良苦。有懷制閫，茲選近臣，益勉功名，用酬恩意。今差戶部尚書、新湖北京西路制置使韓仲通，撫問荆襄將士，其犒設依兩淮宣諭司體例支給，想宜知悉。《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三省官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有勅：朕孝伸蠶獲，瑞接虹流。卿等集朱紫於周行，達緇黃之善頌。名薰有賜，神筴斯增。今差某官賜卿等香，想宜知悉。《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樞密院官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令行九夏，節紀千秋。有若樞機之賢，式嚴蓬貝之祝。芬香是錫，福祉斯迎。《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殿前司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六幕迎薰，千齡紀節。有若羽林之將，載嚴貝葉之宮。錫爾寶芬，助予孝治。《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滿散天申節道場香口宣

玉卮講家人之禮，金簡受仙官之祥。惟時王邸之賢，能盡孫枝之孝。寶薰是錫，壽祉斯崇。《盤

洲文集》卷一六。

撫問賀允中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驅馳道路，密邇郊關，廼將恩筐之頒，往問行驂之次。用申眷待，益輔葆調。《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趙密辭免少保不允批答口宣

卿枕戈之久，解紱而歸，已出褒章，用光晚節。搆文可略，拜命勿遲。《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少保致仕趙密告口宣

卿懇辭宦路，歸憩家園。緬懷百戰之勞，已陟三孤之貴，出綸有賜，承命爲榮。《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賀允中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載稽夙望，誕布明綬；升筦斗樞，茂經天緯。興情相慶，沖節可蠲。《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湯思退口宣

卿鼎席望尊，籌帷慮審，不改燮調之職，俾專總統之權。已告昕庭，宜祇茂渥。《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楊存中辭免同都督斷來章批答口宣

朕疇咨良帥，共督諸軍。庶有櫜弓之期，遂臻奠枕之治。往圖躋績，勿事撝辭。《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卿竭孝蘭陔，歸誠蓮刹，介八千春之眉壽，繙十二部之尊經。爰賜寶芬，益嚴勝會。《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三省官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卿等虔集朝紳，游崇法席，式介誕彌之祉，庸知弼亮之忠。宜錫珍芳，用成寶供。《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三衙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卿等輸忠衛戟，展敬名藍，欲崇箕翼之符，廣集乾坤之祉。廼加頒錫，以助薰嚴。《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樞密院官滿散會慶節道場香口宣

卿等恭趨仁宇，肅展淨筵，慶彌月之佳辰，申後天之善祝。具知忠範，爰錫名薰。《盤洲文集》卷一六。

撫問王之望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久問兵甲，來歸廟堂。次舍之間，神明所護。宜有恩盼之寵，以咨匱薄之勞。《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趙密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告口宣

朕疇咨一老，復衛千廬，士氣既增，輿言咸愜。宜祇綸命，庸副眷懷。《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王之望辭免參知政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學擅洽聞，材堪大任，茲陟鈞衡之貳，甚諧中外之瞻。宜視批章，遂蠲來牘。《盤洲文集》卷一六。

郊祀畢宣勞將士口宣

朕修報觚壇，逆釐齋幄，衛社賴六師之武，周廬閱三宿之勞。式對嚴凝，良深嘉獎。《盤洲文集》卷一六。

撫問少保恩平郡王璩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比趨召節，來相郊裡，蒙冒霜威，馳驅江路。庸推盼式，以示眷私。《盤洲文集》卷一六。

傳宣撫問宣押陳康伯赴行在口宣

朕焦勞宵旰，注想儀刑，申遣使璫，往迎召駟。所期倍道，以副虛懷。《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湯思退提舉太平興國宮告口宣

卿游騰需牘，祈解冢司，載嘉勇退之風，莫遂挽留之意。茲盼制渥，宜體嫺懷。《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告口宣

邊塵方起，閫制非輕，賴總督之得人，能掃除而安國。已盼褒律，宜服渙恩。《盤洲文集》卷一六。

撫問張綱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虔趨一節，密次九閭，宜飭使貂，往詢來駟。恩盼有式，眷倚惟深。《盤洲文集》卷一六。

撫問陳康伯到闕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不憚三冬，載馳千里，副吾論相之意，知汝致君之忠。宜有恩盼，用申眷遇。《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錢端禮辭免簽書樞密院兼提舉德壽宮斷來章批答口宣

比稽輿論，俾陟宥廷，仰以奉於慈闈，遠欲清於邊陲。宜祇茂命，勿治撝章。《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虞允文辭免同簽書樞密院事斷來章批答口宣

朕延登邦傑，進列機廷，所賴遠謀，以排外侮。宜肩忠報，勿治撝詞。《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陳康伯告口宣

朕眷求元老，復位上台，輿望迺歸，妖氛自却。宜膺書贊，以展經綸。《盤洲文集》卷一六。

宣押陳康伯赴都堂治事口宣

朕延想柱石，有如渴飢。行旆非遙，我心則喜。申戒貂璫之使，趣臨政事之堂，勿復趑趄，用酬

眷倚。《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陳康伯批答口宣

卿跋履川谷，肯爲朕來，整頓乾坤，誰出卿右？其展經綸之蘊，勿脩撝避之文。《盤洲文集》卷一

六。

撫問楊存中賜金合藥口宣

卿久督戎旃，茲周歲籥。念風威之匱薄，知幕府之勤勞，爰出恩盼，用資嗇護。《盤洲文集》卷一

六。

撫問諸大帥并賜鞍馬口宣

歲律將更，邊城良苦，分禁閑之上駟，助戎幕之神旗。祇服恩盼，益思忠報。《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錢端禮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望高兩地，象應三階，掌朝政於中臺，本兵權於西府。當酬眷倚，毋守謙撝。《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虞允文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學蓋尊王，材堪謀國，進躋樞貳，益起巖瞻。宜體批章，遂蠲沖牘。《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王剛中斷來章批答口宣

比采師言，俾登宥地，乾綱獨斷，渙命已行。當諒至懷，勿拘遜禮。《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蒲察久安告口宣

卿比逢郊類，獲相盛儀，厥有明綸，用敷祭澤。往其祇服，思稱龍光。《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吳璘告口宣

卿擁旄乘塞，卓馬造朝，爰舉徽章，用盼褒律。亟其祇服，式副倚毗。《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吳璘辭免太傅新安郡王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朕涓辰之吉，敷命于庭，褒答元勳，諧契輿論。其祇茂渥，遂寢摛文。《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王彥加恩告口宣

朕比講郊禋，普推祭福，若時虢將，宜出綸言。用示眷懷，亟其祇服。《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三省官滿散天申聖節道場香口宣

卿等萃千官於仁宇，祈萬壽於慈庭，以若忠勤，采深嘉尚。名薰之賜，法會是崇。《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三衙滿散天申聖節道場香口宣

卿等庀職周廬，輸忠報上，開梵宮之法席，祝慈殿之遐齡。爰錫寶薰，用嚴勝會。《盤洲文集》卷一六。

郊祀畢端誠殿受賀樞密宣答宰臣詞

有制：朕惕奉慈謀，肇禋吉土，賴上台之顯相，協吉日以涓成。翕受厖禋，言旋清蹕，禮成之慶，與卿等同之。《盤洲文集》卷一六。

端誠殿宣答樞密詞

朕黃流假廟，紫宸充壇，惟元祀之熙成，賴鴻樞之陪輔。《盤洲文集》卷一六。

端誠殿宣答筦軍詞

朕嗣守邦圖，初修郊類，賴爾干戈之衛，肅無桎梏之譁。已受神釐，遂迴詔蹕。《盤洲文集》卷一

六。

麗正門肆赦宣答宰臣詞

燔柴泰時，接風馬之靈旂；旅軫端闈，霈星雞之渥澤。敷錫之慶，與卿等同之。《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四川宣撫使吳璘夏藥勅書

五月四日

勅吳璘：卿權尊帥閫，威震坤維，當鑠石流金之時，勞鍛甲摩劍之事。遠盼珍劑，庸示憊懷。今賜卿銀合夏藥并統制、統領、將佐官屬，並依年例分賜，仍傳宣撫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保信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勅保信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朕以張浚宣力于外，閱時茲多，眷惟耆哲之臣，閔勞軍旅之事，趣來歸而調變，廼懇請於退休。已疏異等之恩，特寵三孤之上，相攸樂土，畀以節旄。諒草木之知名，必室家之相慶。今特授張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邑實封四百戶〔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盤洲文集》卷一六。

〔二〕食邑實封：「邑」字似爲衍文。

賜南平王李天祚曆日勅書

朕欽天治曆，稽古頒常，仰齊七政之文，用協九疇之叙。睠言南服，夙慕華風，欲知來歲之宜，當講新書之錫。諒循月令，以格時和。《盤洲文集》卷一六。

回賜南平王李天祚勅書

卿奉藩丹徼，慕義清朝。拜覃渥之褒綸，馳方輸之珍物，備殫忠恪，深用歎嘉。《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階文龍州經略使吳拱等夏藥勅書

卿蒙犯隆暑，勤勞極邊。城池斯固於金湯，介冑或生於蟣虱。匪盼有式，注想不忘。《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湖北京西路制置使虞允文淮東西路宣諭使錢端禮王之望夏藥勅

書

卿潛算折衝，皇華護塞，寬吾旰食，勞汝暑行。廼盼賜式之珍，以助生經之衛。《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福建路安撫使張浚夏藥勅書

卿甫離揆路，借重价藩。當炎赫之御辰，恐驅馳而失叙，廼分良劑，用輔生經。《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荆湖南路安撫使黃祖舜夏藥勅書

卿在時舊德，爲國長城。當三夏之炎暉，念重湖之卑濕，爰舉匪頒之式，庶迎善裔之休。《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江東安撫使汪澈銀合臘藥勅書

卿遠擁帥牙，時當寒籥，雖有神明之相，豈無匱薄之勞？爰出恩盼，用資頤養。《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江東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勅書

卿譽偃朝紳，權尊宮籥。茲履長贏之序，恐違嗇養之宜，爰錫上奩，用盼溫檢。《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御前都統制郭振等銀合夏藥勅書

卿權尊制閫，任重干城。式當炎燠之辰，或有晦明之疾，宜頒良劑，用表惓懷。《盤洲文集》卷一

六。

賜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銀合夏藥勅書

卿遠開幕府，靜鎮坤維。聿臨九夏之時，宜有萬金之劑。爰推賜式，用示眷懷。《盤洲文集》卷一六。

賜吳璘夏藥勅書

薰風入律，畏日流金，豈無霑汙之勞，宜有衛生之助。庸盼珍劑，以表眷懷。《盤洲文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七一

洪 适 六

錢端禮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制

武部所掌五兵，文昌甚高八座，必望實素諧於輿論，則登用可彊於本朝。具官某，敏識照微，清才露穎。渾金璞玉，備和氣於四時；錯節盤根，發新硎於游刃。自騫禁密，獨步版曹，因邊侵之究懷，以皇華而諭指。宣勞半歲，揆策萬全。借前箸籌之，明於料敵；賢長城遠矣，賴以折衝。茲遣使以結盟，尚整軍而修備。已開督府，命將相以視師；乃陟夏卿，率賓寮而飲畫。共講止戈之武，以凝奠枕之勳。往服恩榮，益肩忠報。《盤洲文集》卷一九。

張宗元司農少卿制

國家駐蹕東南，宮禁之須，百官之奉，師兵阜隸之食，皆仰給于大農。近郡新有水害，朕已蠲民田租，慮倉庾或不能足用也。以爾出自勳閥，以材諳稱，卿寺計臺，所居可紀，茲用命爾掌九扈之事。爾當會其多寡，常使有餘，則爲稱職，不獨謹出內而已。《盤洲文集》卷一九。

韓彥古將作監丞制

朕留意武事，凡將帥功臣之世，皆欲羅而致之，以察其可用。爾好學不怠，秀于其家，匠監美官，吾所不惜。往思振職，毋或負丞。《盤洲文集》卷一九。

向洵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制

山澤之產，所以供邦財者不一，而鬻海爲之最。淮浙閩禺，渦鹵之地不一，而淮東爲之最。使者非其人，則國有遺利。爾材健而通，老於吏事，把麾揭節，良有可觀。鹽筴之柄，茲以付汝。於官吏

則有澄清之權，於民又有常平之政，往哉無瘳曠厥職。《盤洲文集》卷一九。

知盱眙軍郭淑直秘閣制

爵祿，天下之砥石也，有勞必賞，能者斯勸。爾材智闡敏，遇事風生，一障之乘，弗憚險易，視探虎穴，如行坦途。列職道山，旌汝體國。《盤洲文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權劍門縣杜兼循資制

王師出塞，以食爲急。爾千里餽餉，軍不乏興，進秩之榮，用答勞效。《盤洲文集》卷一九。

趙密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制

賜安車而就第，甫遂高懷；護鉤戟以周廬，仍尋故步。人既諳於要束，朝有賴於誰何。具官某，氣略沉雄，智謀宏遠。藝長弓劍，出山西六郡之家；學守韜鈴，得濟北一編之法。久掌禁門之衛，浸高盟府之勳。會疆戍之移屯，致巖除之缺帥，疇咨在列，毋易老臣。以黃髮而治兵，見赤心之許國。

式崇武節，可壯軍聲。噫！漢室置羽林之官，蓋仰侔於乾象；唐人有靈壽之賜，亦復總於師干。益勵忠規，用酬恩遇。《盤洲文集》卷一九。

龔茂良太常少卿制

奉常居九寺之首，繇法從而下，亞卿冠乎庶寮，秩清而選甚重。況當始郊之年，稽古禮文之事，豈易屬人？爾學探淵緼，溢爲文華，儒黨所譽，素有直聲。廼自六察，寘之諫坡，庶幾虜聞骨髓之論而獲拾遺補闕之益也。引嫌辭位，屢挽不留，陟之容臺，以觀遠器。《盤洲文集》卷一九。

給事中吳芾轉左朝議大夫制

寄祿之階，二十九等，有限年無限員。獨議大夫其數八十，搢紳之士官極乎正郎，望之而不能至。唯侍從則不拘此法，可以超軼而居之。具官某，直繩聳乎霜臺，惠露洽乎三郡，華問瓌望，靡人不知。再上禁途，尊我朝著。茲以黃扉之權而兼軍旅之事，固不以一秩爲軒輊也。有司校考，寔應遷品，出此言紉，爲之寵光。《盤洲文集》卷一九。

忠訓郎戴青降一官制

馭軍有律，亡命必誅。爾逋逃自歸，姑從末減。尚思後效，戒此薄懲。《盤洲文集》卷一九。

魏勝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楚州陳敏轉成州防禦使知高郵軍制

朕差擇猛士，扞城四方，邊最有聞，豈緩褒典！具官某，忠義自奮，鷙勇可推，典治新邦，閱日滋久，控制外侮，軍聲甚張，招携流逋，績效亦著。易守淮壘，謹吾藩籬，用陟戎團，仍超橫列〔二〕。當思民社之寄，不專軍旅之容。內撫疲甿，遠固疆圉，恩威相濟，時乃之休。《盤洲文集》卷一九。

〔二〕此下原注云：「陳敏作『用陟兵防，書之盟府』。」

鎮江府後軍統制胡明轉武經大夫制

爾將屯遠邊，久佐新壘，招携控制，勞效居多。增秩之榮，用勸同列。《盤洲文集》卷一九。

知漣水軍夏俊轉武節郎制

爾忠義奮發，有志功名，一障扞邊，備宣勞效。是增命秩，以夸轅門。《盤洲文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單時秘書丞王東里著作佐郎戴達先莫沖校書郎制

冊府儲天下之材，如梗枏、豫章，積日纍月，俟其昂霄聳壑然後擇而用之。爾等學行純淑，選在周行。或自簿領而徙清官，或仍筆削而佐太史，或繇是正而進校讎，并肩群居，相與言仁義之道而窮未見之書。益尊所聞，以涵遠業。《盤洲文集》卷一九。

吳飛英太學博士制

愛其子，擇師教之。國家爲多士選模範，烏可忽也？爾頃游膠庠，名出同輩，推其所得，不倦於誨人，則有速肖之效矣。《盤洲文集》卷一九。

蘇峴太常寺主簿制

爾四世祖精於禮學，作《太常因革書》百篇行於世，禮官有討論，資以折衷而無聚訟之患。爾不墜家學，近臣稱之，往游曲臺，思贊其長。《盤洲文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揭陽縣令余致和廣德縣令趙善禮循資制

國家除戎器以藏武庫，嘗下諸郡作甲。爾能勤其官，先期趣辦，爰進一階，示信賞也。《盤洲文集》卷一九。

唐閱都官員外郎制

六官之屬，二十四司，事有劇易，而郎位應列宿等耳。爾學韜于中，入朝久次，陟之省戶，俾究所長。昔薛能、李頻嘗爲中都郎，而官曹增重。其思古人，以稱推擇。《盤洲文集》卷一九。

知樞密院賀允中贈三代制

賀允中曾祖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少保應機贈太子太保制

君子之澤五世，聿流積德之光；泰階所陳六符，斯厚顯親之典。茲延登於碩輔，復追賁於曾門。具官某，探道有涯，懷材弗展，傲青雲而吏隱，甘白首之郎潛。餘慶所覃，後昆益大。恩加愍冊，已陟東宮之孤；寵逮幽扃，更增一品之秩。尚其冥漠，歆此休嘉。《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曾祖母和義郡夫人楊氏贈同安郡夫人平樂郡夫人侯氏贈

文安郡夫人制

百川之水，其源深者流必遠；昂霄之木，其根茂者枝必盛。輔拂股肱之臣，享高爵厚祿而有英聲鴻實者，皆其先世垂光委祉之效然也。某氏鍾禮郝法，宗姻化之，克配吉人，慶延後裔。副笄翟裼，載啓大邦。庶幾泉扃，知此愍飾。《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祖朝議大夫贈少保撫辰贈太保制

昔于公治獄多陰德，乃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謂後世必有興者。其子孫踵相，躡爲三

公，天之可以責報如此。具官某，被服儒術，策名鼎科，澤加於民，僅躋卿位，非此其身，施于再葉。宥庭政路，赫赫巖瞻，寵及九原，進升公保。營魂不昧，尚克享之。《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祖母嘉國夫人王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三聘老臣，再登政地。宏摹躋業，既尊輦於邦基；卹典綈章，必寵光其祖廟。某氏勤組紉之事，服圖史之箴。溫慈惠和，稱于宗黨；蕃衍盛大，燕及聞孫。位既峻於台階，恩益崇於王母。小君惟舊，大國始荒，申加刻蜜之封，用展含飴之報。《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父承議郎贈太子太傅坦贈少傅制

人子之事其親，常懷三釜之養；大夫之祭於廟，遂伸五鼎之儀。惟時儒先，復陟台輔，孰慰循陔之孝，爰推告第之恩。具官某，種學績文，道潛乎聖域；砥節礪行，名振乎俊躔。歛六翮以卑飛，儕百僚而漫仕。是生英傑，胥會明良，運機籌於帷幄之中，贊政化於陶鈞之上。積善必得其報，教忠厥有自來。幽窆甚光，登春宮之傳職；愍章相繼，榮左棘之新名。尚其如存，歆此無斁。《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母太原郡夫人王氏贈賀國夫人制

朕考兒齒黃髮之章，見奉親之燕喜；誦凱風寒泉之什，知鞠子之劬勞。常優錫類之恩，用達揚名

之孝。矧吾樞極，永愴杯圈，寬其霜露之思，寵以山河之象。某氏性專靜嫻，德稟柔嘉。嫺厥名儒，采藻謹宗枋之薦；誨其哲嗣，斷機擇師友之賢。暨再應於台符，徒有懷於甘旨。從夫之氏，有國在南，乃開紫誥之封，尚作黃壚之飾。光靈不翳，休寵是歆。《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妻永嘉郡夫人鄧氏贈和政郡夫人制

自古士大夫以詩書起家，踐于丞弼，非獨祖考燾後之祉也，蓋亦有壺內之助焉。某氏胄出名門，輔佐君子，柔德淑範，齊芳管彤，饋祀有年，不克偕老。已正魚軒之貴，具膺鸞誥之榮。改昨大邦，式賁泉壤。《盤洲文集》卷一九。

范榮忠州防禦使制

朕記人之功，惟恐事同而賞異，師還遠徼，可無飲至之恩乎？具官某，登鋒履刃，衆推拳勇；誓川扣楫，有志古人。比總舟師，往臨海道，捍禦外侮，威聲甚張。歸休淮濱，未忘武備，班勞出綍，用進州防。益思奮忠，以答殊獎。《盤洲文集》卷一九。

王選高州刺史制

胸山之役，累月交兵，猛士登陴，乘機戰野，摧陷強敵，御名清重圍，守將之功，爾居其最。茲出褒典，寵以州旗，益思竭忠，用答恩獎。《盤洲文集》卷一九。

郭剛達州刺史制

日者狂虜闖邊，薄我瓜渚。爾輸忠賈勇，誓掃妖氛，陷陣却敵，厥功茂焉。遙領州符，茲爲醴賞，益圖衛社，以保榮名。《盤洲文集》卷一九。

徽猷閣待制周執羔封贈制

周執羔父朝奉大夫致仕庭俟贈右朝請大夫制

朕嗣服之始，慶覃中外。禁近之臣，時方端憂，則俟其御祥琴而推禰廟之澤，所以教天下之孝

也。具官某，盛德著于州閭，美名馳于仕路。一經教子，入從出藩，黃髮厯眉，享其榮養。新阡屬耳，綏典鼎來，追命文階，用光廟祀。《盤洲文集》卷一九。

周執羔母宜人吳氏贈令人制

婦人從夫，與子而貴。夫爲大夫，子爲卿，夫存則封邑不可踰其爵；今亡矣，故視其子無嫌也。某氏徽柔莊靖，夙著壺彝，三徙其鄰，克成賢嗣，降年不永，板輿養闕。宜家美號，昔繫其夫；聖善令名，茲因其子。推此協華之澤，慰夫念母之心。《盤洲文集》卷一九。

周執羔繼母宜人劉氏贈令人制

朕覃踐阼之澤于四海，靡間存沒，況從臣之親乎？某氏出自名族，嬪于儒門，馴德淑行，六姻所稱。有子通顯，伸其孝思，重泉有知，歆此綏典。《盤洲文集》卷一九。

劉大辯太府寺主簿制

朕比下省官之令，雖中都亦去冗員，故九卿之屬，丞、簿不並置。惟司府兩丞，亦得以簿代之。蓋職掌文書之繁，俟人而後舉也。爾以儒術決科，好談古今治亂事，勾稽之任，姑試爾才。益據所

長，以若予采。《盤洲文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度支員外郎吳巘陞郎中制

在廷百官，惟尚書郎以資歷淺深而爲之別，若身登省戶，則疇昔歲月雖分陰不棄也。爾少有雋譽，久於剗繁，司度劇曹，甫觀所蘊。爰稽官簿，當應星文，服此寵榮，益思自勉。《盤洲文集》卷一九。

商江等贈官制

爾等奮發忠勇，氣吞腥羶，力戰喪元，名則不朽。寵之命秩，式表重泉。《盤洲文集》卷一九。

賀允中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制

出而謀國，老成厥有典刑；退則潔身，君子所其明哲。惟時碩輔，復返故山，乃發渙章，以光行李。具官某，志驕富貴，行中表儀。強識博聞，學周公、仲尼之道；同工異曲，有相如、揚雄之風。

蚤踐禁涂，進聯政路，結眷知於太上，播膏澤於域中。凡造膝之所陳，或嬰鱗而不避。朕有懷耆德，迎枚乘以蒲輪；以壯本朝，坐子房於籌幄。淵然素縕，卓爾遠猶。所賴股肱之良，豈拘筋力爲禮。覽封章之相繼，納祿賜而欲歸。念踰七望八之年，愍勞以事；圖咸五登三之治，重惜其行。勉遂初心，用還舊物，特欵清閒之燕，式全體貌之恩。噫！終始三休，不改赤松之樂；古今一揆，莫難黃髮之留。尚期存闕之忠，無廢憂時之論。益顙頤養，永介壽臧。《盤洲文集》卷一九。

李進右武大夫制

瓜渚之役，妖氛甚張，儻非梟俊之臣，孰建盪平之績？具官某，精忠自誓，勁勇不群。擐甲執兵，蓋將死敵；搃旗斬將，有以安邊。既掃欃槍，遂全壁壘。宜陟橫階之峻，用增尺籍之光。益務捐軀，以酬恩渙。《盤洲文集》卷一九。

吳芾吏部侍郎制

中臺六職，小宰之列甚高；選部三銓，右班之事最劇。欲掄放紛淹滯之失，須得嚴勁詳明之人。克允僉期，時惟邦傑。具官某，學足以適先王之正，識足以燭天下之微。頃獨步於臺端，茲再儀於禁

密。批敕如風霜之舊，纔見一斑；執政有瓜葛之嫌，懇陳三至。方賴回天之助，勉從易地之除。大振紀綱，盡資藻鏡。革此舞文之弊，副吾立武之心。益崇令名，以對殊遇。《盤洲文集》卷一九。

陳俊卿知泉州制

閩粵之區，泉南甚大，儻非慈惠忠信之長，曷繼中和宣布之詩？茲得其人，無媿于古。具官某，器範夷雅，議論通明，蚤登鼎科，休有華問。振紀綱於憲府，妙言語於綸闈。頃畀是邦，以疾爲解。顧左符之久闕，申前命而復行。既里社之相鄰，宜民情之素習，當勵惟良之政，慰其來暮之思。《盤洲文集》卷一九。

王槐孫趙壬楊友循資制

西師出塞，婁奏膚公，爾奔走供軍，前後無闕。班勞進秩，服此寵休。《盤洲文集》卷一九。

呂擢直徽猷閣知建康府制

長江古爲天塹，建業今作陪都，非智略輻湊、有兼人之長者，不足以稱方伯連率之職。爾才具縱橫，馳聲州縣，盤根錯節，迎刃有餘，召對便朝，信其可用。乃躋延閣，超畀麟符。夫高牙大纛，掌我北門之管，其望甚重；地居水陸舟車之衝，一都會也，其事甚繁；內有熊羆七萃之所屯，外有扞防疆場之所係，其責甚大。惟剛柔相濟，施置協中，則可以無過舉而有能名。勉之哉，勿負予飾擢之意。《盤洲文集》卷一九。

保義郎閻揆降一官制

大治至行在所纔二千里，爾部督綱舟，私輒貿易，所過逐利，踰年始來。姑鑄一官，服我輕典。《盤洲文集》卷一九。

敷文閣直學士王大寶轉一官致仕制

閔勞以事，朝廷施優老之恩；歸絜其身，君子具遺榮之美。式遂雅志，用增令名。具官某，養氣至剛，逢原有要。瑞于鰲水，世謂間生；策之龍墀，士皆歛避。久遭迴於外服，晚馳驚於禁途。得難進易退之風，鑑倒行逆施之迹。夫引年知止，所貴乎近臣；稱疾乞休，曷虞乎清議？茲披來牘，盡出至誠，俾陟文階，以娛里社。光爾桑榆之景，視茲綸綍之言。《盤洲文集》卷一九。又見《容齋三筆》卷八。

李益謙戶部員外郎制

國家養兵之費浸廣，取財之路難增，欲不益賦而用度足，故地官甚難其選。雖大小司徒心計於其上，而爲之屬者可不擇哉？爾學有淵原，行中規矩，久于外官，吏事甚習，便坐賜對，詳整可采。郎官上應列宿，躡次而進，當思有以助其長，則予汝嘉。《盤洲文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七一二

洪 适 七

徐嘉知紹興府制

千里之內曰畿，去天則邇；十國爲連有帥，作牧非輕。弄印踰時，出綸示寵。具官某，襟懷夷粹，問學精深，再登表著之班，備見論思之益。強胡犯塞，仗使節而敢前；大郡承流，惠民編而不擾。顧稽山之巨屏，拱狩岳之行都。事簡而有常，俗醇而易治。爲吾填撫，賴汝慈祥。當蹈亨鮮之言，靡須束濕之政。往哉夙夜，對以春秋。《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尹穡右諫議大夫制

予違汝弼，古存五諫之名；君明臣良，斯振七人之職。長茲言路，尊我公朝。具官某，操絜冰

霜，識侔蓍蔡，蚤陟小坡之列，浸高橫榻之班。殿上青蒲，獲補闕拾遺之益；人中屈軼，擅觸邪指佞之聲。以仁義而竭誠，不沽激以干譽。從容接晝，慷慨憂時。說必可行，事皆有據。積此臺端之望，峻其庭諍之權。人主亦有逆鱗，孰云難犯？忠臣謂之骨髄，無戒太剛。益勉清埃，以伸正道。《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晁公武侍御史制

御史府風霜肅然，遠近望而畏之，南床最爲雄劇，非脩絜方聞之士，寧刊印而不予也。爾貫穿古今，通達治體，久勞于外，事無不歷，入朝三接，滿歲九遷。諫紙臺評，飽聞骸論；憂時謀國，具見公忠。禁路乘驄，孰曰不可？善善惡惡，益期盡言，副我虛懷，以休廣譽。《盤洲文集》卷二〇。

參知政事王之望贈三代制

王之望曾祖遷太子少保制

士有積善於身，播德於鄉，而國有爵祿不霑於生前，則天之報施當在其孫子。具官某，清塵美

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三葉，贊我萬機，流澤燾後，信可取必。春宮三少，用賁重泉，靈爽未淪，服此嘉數。《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曾祖母向氏始興郡夫人彤氏永嘉郡夫人制

國家之制，官登朝列，則寵及其父母。一二股肱之臣，乃得追榮三世。蓋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某氏歸于儒門，允蹈女憲，令儀令德，詒燕聞孫。陟乎泰階，增賁廟祀，彫軒象服，裂以名邦。音徽不遐，知有愍冊。《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祖右朝奉郎文太子少傅制

臧孫有後於魯，管氏世紀於齊，考于古而驗于今，豐其德則腆其報。具官某，抱道不展，積行在躬，居鄉高月旦之評，誨子有贏金之訓。惟今碩輔，乃爾孫枝，爰推飾壤之恩，以尉顯親之志。亞于儲傅，篆此蜜章，明靈如存，益胙其慶。《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祖母安人黃氏昌元郡夫人制

朕延登邦傑，進穆政塗，式資康濟之材，以成調一之效。爰申閔典，用侈大門。某氏婉靚凝姿，

溫良賦德，克謹蘋蘩之薦，率循珩珮之和。教子始登於儒科，有孫遂參于鈞軸。積善之報，垂榮無窮。茲疏象掇之恩，以示松區之寵。光靈不昧，尚克享之。《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父左朝散郎綱太子少師制

天下之爲人親者，必欲其後致君澤民，以踐其詩禮之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必欲其身問安視膳，以盡其菽水之驩。仕而至于三階，極爲臣之榮，可以伸重茵列鼎之養矣。而白駒過隙，風木興悲，顧瞻在堂，親不相待，非國家優其顯報之澤，則亦何以慰孝子之心乎？具官某，學耕文穫，左右逢原，破大邑之天荒，拾儒科如地芥。恬於勢利，袖手下僚。有子卓然，材出儕輩，贊我爲政，倚之中興。副其追遠之思，申以閔綈之冊。官師之亞，班品甚崇，九原有知，歆此無斁。《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母碩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制

朕卧薪嘗膽，思報朔庭，謀皆予同，時有人傑，登之政地，資以興邦。宜申告第之恩，以顯擇鄰之訓。某氏母道慈篤，閨風靚專，儷德名儒，騰芬姻戚。惟爾哲嗣，作我大臣。嗟黃髮之不遐，使萬鍾之弗泊，綈之翟裼，賁及泉扃。遺懿猶生，卹章是寵。《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之望妻令人張氏咸安郡夫人制

《詩》首二《南》，《鵲巢》詠雁鴻之德；禮分六服，鞠衣參榆翟之華。惟公侯有開國之尊，故湯沐以從夫爲貴。某氏儀度嫺雅，性資惠明。媿于儒宗，有夙夜相成之益；相其時祀，竭春秋匪解之誠。壺則甚章，嬪風可法。既宜家而偕老，見得路以躋榮。茲疏大郡之封，以正小君之位。其祇茂渥，益廣淑聲。《盤洲文集》卷二〇。

考功郎中沈度直秘閣知平江府制

吳門价藩，密接行闕，異時持橐之臣，乞左符而不可得。爾以名字典郡，威而不猛，刃遊肯綮，庭無逋事，題輿是邦，厥有遺愛。輟自省戶，寓直道山，用增森戟之重。凡惠民戢吏聽訟理財之事，不待丁寧之訓也。惟枕江連海，戒於外虞，監牧之政，營屯之寄，所以寬我旻食者，爾尚勉之。《盤

洲文集》卷二〇。

何熙志御史臺檢法官制

朕寄耳目于御史府，疇咨時望，以長風憲。又使其舉所知備寮案，所以參論議、廣聰明、公是非也。爾博物洽聞，蒞官得譽，御史以爾爲蜀士之秀，朕信之不疑。俾爾接武霜臺，以俟簡拔，非曰從事三尺法而已。《盤洲文集》卷二〇。

沈清臣太學錄制

賢士之關，教法有掌，譽不素著，衆豈心服？爾通經術，嘗歷校官，宜居學職，振我序音。《盤洲文集》卷二〇。

起居舍人季南壽直秘閣宮觀制

士大夫足入中都，則患祿患失不知去〔一〕，朕甚病之。爾學問該洽，嫻於文辭，再陟周行〔二〕，滋有華問。立螭簪筆，其地甚要。典朕三禮，行且爲真，雅意一丘，銳然勇退。瀛州寓直，休以叢

祠，益涵器業，以俟妙柬。《盤洲文集》卷二〇。

〔一〕患祿：「患」字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又「祿」，庫本、清刻本皆作「得」。

〔二〕再陟：庫本、清刻本皆作「示我」。

陳大年循文林郎制

戎事既興，邦有賞典，爾能以輯濯助我邊防，增秩之榮，用以勸衆。《盤洲文集》卷二〇。

李喆贈奉議郎制

爾齋恨泉下，嘗有卹章，鄉邑陷蕃，不復告第。王師闢土，有子自言，復出絲綸，尚其歆服。

《盤洲文集》卷二〇。

錢宗俊承信郎制

富者嗇財，一豪不拔，爾能捐私積佐急公上，登名右列，爲爾之榮。《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歸正官張彥循儒林郎制

爾久淪氈鄉，心在王室，糾合義士，分梨僞官，幡然來歸，宜有褒賞。益思策勵，以答恩休。《盤洲文集》卷二〇。

虞允文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制

文武之憲萬邦，政克符於二柄〔一〕；帷幄之籌千里，象實並於三階。明良所其賡歌，夙夜以之基命。我有峻德，諧于僉言。具官某，挺昂霄聳壑之姿，抱歛咎淬鋒之器，前言往行，發爲議論之英；大冊高文，兼得典謨之體。昨當牛渚之役，獨勵戈舡之師。一掃妖氛，微管仲民其左衽；再開莫府，

用李勣賢於長城。既邊瑣之周知，殆戎弢之暗合。夕烽報警，清蹕戒嚴。惟本兵式賴於傑材，則料敵無逃於沉畫。俾贊宥地，共寧慶基。噫！齊有晏嬰，遂獲折衝之效；漢得汲黯，可寢發蒙之謀。益務交修，勿令專美。《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二〕克符：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錢端禮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提舉德壽宮制

天子守在四夷，所貴禦戎之策；公輔間于兩社，均爲執政之臣。厥任不輕，非賢罔父。具官某，富淵源之學，有夷雅之風。獻納論思，久掌民曹之計；發縱指示，嘗顓莫府之權。諭軍致鳧藻之和，料敵若蓍龜之智。言皆可復，忠在不欺。朕德媿協華，志期繼伐。問安視膳，欲伸天下之歡；分職設官，當建宮中之使。若稽祖武，歷選臣鄰。乃疇經武之英，俾贊本兵之重。庶仰司於慈禁，仍外折於遐衝。賜以賢科，循夫故事。噫！刷會稽之耻，必以范蠡爲師；寢淮南之謀，是資汲黯之力。益思長轡，同穆丕機。用酬倚重之心〔二〕，斯廣無窮之聞。《盤洲文集》卷二〇。

〔二〕倚重之心：此四字原缺，據庫本補。

魏勝贈節度使制

執干戈而衛社，有光舍□之勲；援枹鼓則忘身，果徇死綏之志。特峻齋壇之錫〔一〕，式高盟府之書〔二〕。慰厥營魂，渙茲愍冊。具官某，心思英邁〔三〕，膽略驍雄，慕中興銳將之名，有橫挑強胡之計〔四〕。□□城而歸義〔五〕，立漢幟以成功。易子析骸，能堅東海□□；鍛甲砥劍，遂換山陽之符。會敵國之窮兵，出清河而犯境。中流斷繼，大振蒙衝之威；廣野交鋒，獨賈螫弧之勇。期戎麾之電掃，驚武帳之星沉。嘉爾盡忠，爲之屢歎。神旗豹尾，更增廟食之榮；羽林孤兒，庸侈門資之澤。諒其精爽，歆此恩休。《盤洲文集》卷二〇。

〔一〕錫：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二〕式：庫本作「用」。

〔三〕思：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又「邁」，庫本作「偉」。

〔四〕計：原缺，據庫本補。

〔五〕城：庫本作「誠」。

張全贈拱衛大夫防禦使杜斌贈拱衛大夫團練使李庠贈左武大夫團

練使制

羽林拔距，夙馳勇鷲之聲；馬革裹尸，共惜奇龐之逝。爰推卹典，用慰營魂。具官某，材氣沉雄，機謀超邁，結髮殆更於百戰，治軍俱合於六弋。名既冠於轅門，勳浸書於盟府。欲執俘而釁鼓，寧盡敵以死綏。嘉爾孤忠，爲之屢歎。斷匈奴之臂，莫遂壯圖；歸先軫之元，空懷偉烈。用崇橫品，仍列遙防〔一〕。尚其英靈，知此愍飾。《盤洲文集》卷二〇。

〔一〕遙防：此下原注云：「杜斌、李庠并作『遙團』。」

知漳州王晞亮秘閣修撰致仕制

年至遂老，乃大夫之常；夜行不休，亦古人所戒。厥惟持橐之彥，豈復挂冠之拘！爾抱器甚高，策名茲久，偃儒紳而蹈景，參嶰律以含和。再入京華，遂騫禁密。靖共爾位，嘗馳封駁之聲；疇若予工，備罄論思之益。一麾去國，五綵宜民。踵知止之高風，上遺榮之需牘。畀以論譔之職，諧其燕間

之懷。家有安車，斯示子孫之寵；門施行馬，不妨故舊之游。益荷美名，以綏壽嘏。《盤洲文集》卷二。
○。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王逯右正言制

天子有爭臣，所以使造膝盡規，納君於無過之地。中外大小之臣，有不飭其躬、不稱其職者，又得而糾之。爾篤學有立，論議據經守正。朕得爾於占奏之間，峨冠霜臺，名出人右，茲用寘爾于諫省。爾其公是公非，不吐剛茹柔，以副朕耳目之寄。《盤洲文集》卷二〇。

程叔達監察御史制

憲府有六察，不獨檢梃吏姦，所以助臺中之評，伸天下之公也。爾秉心端夷，植學醇正，題輿天府，立政有聲。勾稽栢寺，清論所與，陟之冠豸，茲號要津。益思匪躬，以俟甄拔。《盤洲文集》卷二。
○。

曾逮浙西提點刑獄制

朕駐蹕吳中，浙西八郡之民，跬步可至帝城，其銜冤負枉者，皆能訴于臺省，大則撾鼓投匭不難也。部使者材稱其職，則民欣然得其直矣。爾學有元本，紹其家聲，甚秀而文，達於從政。曲臺考禮，正藉洽聞，祥刑擇官，畀以使節。非獨寬我憂民之心，亦以遂爾奉親之志。《盤洲文集》卷二〇。

王彥落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制

天子執賞罰之柄，不可黨偏；士卒變勇怯之心，在乎激勵。儻逡巡而不進，與逗撓者何殊？清論既誼，薄懲難廢。具官某，蚤推沉鷲，遠有風聲，由秦蜀萬里而來，顓江淮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齊人笑夫百步！方尅日俟濠梁之捷，乃望風捨昭關而歸。辟易如斯，掃清何賴？庸按出師之律，少伸退舍之誅。屈此憲章，鏤其厢部。噫！探姑繒之壁，當圖盡敵之功；復雁門之跡，斯雪非夫之恥。永懷寬典，勿負異知。《盤洲文集》卷二〇。

劉寶落節度使制

將士之勇怯，視賞罰于朝廷；人主有勸懲，采是非於公論。衆之所咎，朕不可私。具官某，蚤謂沉雄，起之閑廢，專揚、楚一面之寄，握貔貅六師之權。所期固守於金湯，可以坐清於氛祲。暨妖鋒之犯塞，以鬪舸而出淮。當守將鏖戰之未分，乃轅門陰拱而不動。即以會兵爲解，輒爾委城而歸。分閫如斯，防邊焉用？庸按治軍之法，少伸退舍之誅。用奪齋旄，特寬禁罔。噫！狃蒲騷之役，彼方逞於凶殘；復雁門之蹠，汝尚迫於賢範。能圖盡敵之報，可雪非夫之羞。勿負深知，以崇永譽。《盤洲文集》卷二〇。

惠迪國子博士制

博士秦官也，非資稟淑茂、道術通明者，不足以居之。爾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晨入成均，則招諸生，誨以正心誠意之學，豈止章句文藝云乎哉？《盤洲文集》卷二〇。

吳芾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制

京師蓋浩穰之地，輦轂以彈壓爲先。威不振則盜賊公行，政之修則紀綱具舉。必濟寬之有術，斯救弊而無偏。我得賢能，使之尹正。具官某，材見實用，學非空言，頃違表著之班，疊佩蕃宣之寄。發擿隱伏，雖銖兩之姦皆知；撫字困窮，無尺寸之膚不愛。復入文部，一清武銓。會天府之闕人，稽輿言而出命。顧覆車之當戒，期奠枕而相安。前有趙而後三王，遺風可想；昔無襦而今五袴，惠露是宜。用副選掄，益思幹治。《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薛良朋直顯謨閣浙西轉運副使制

宇內漕輓，皆置使者。惟畿部治于帝所，有劇繁之事，倉猝之須，故選材非它道比。今水潦之後，民艱於食，倉庾亦不豐其儲，使者得人，則可以寬中吳之慮。以爾學邃識明，長於吏道，剖符持節，有赫赫名，乃輟之省闈，任以計臺，又寵之以謨訓之直。雖爾以田廬姻亞爲言，吾不以小嫌而妨實用。當體茲意，勉旃毋忽。《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六。

朱夏卿權戶部侍郎制

四鄙宿兵，大農之費益耗；六官服采，版部之任最難。惟得其人而理財，則不益賦而足用。疇咨在列，選擢匪輕。具官某，稟資既良，信道甚篤，緣飾兼乎儒雅，肯綮發乎新硎。入爲司稼之卿，嘗治供軍之政。輸將二浙，勞勤累年。便朝每納其面陳，輿論咸稱其心計。惟乃顯考，相我慈闈，取日虞淵，獨高忠烈，紬書金匱，具載勳庸。有賢子之克家，見流風之燾後。當茲多壘，所貴實材，超地官筆橐之班，總天下貨泉之柄。勉圖振職，休于前人。《盤洲文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王稽中考功員外郎制

司績大夫掌仕者增秩之政，吏或挾拾細故，逞其私欲，梗之毫釐，失以千里。以爾挺介特之操，有剛嚴之聲，乃自憲臺，徙之郎位。使在選者無沮抑滯留之歎，則與明目張膽時無以異也。《盤洲文

趙禹閣門祗候制

上閣之職，右列所榮。莫府以爾馭軍有律，宜用旌賞。勉思報國，無媿恩章。《盤洲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四七二三

洪 适 八

魏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制

漢人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於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有征伐之役則選用之。汝父北首死敵，忠勇無雙。汝年雖未冠，朕不惜高秩厚祿，使汝襲乃父之品。犬戎者，不戴天之讎也，其思所以報之。《盤洲文集》卷二〇。

唐堯封殿中侍御史制

天下之是非不公，則有諫官、御史，寄一人之耳目，以筆端挽黜陟之柄。若聽之不聰，視之不明，則白黑弗分而玉石俱焚矣。以爾學爲醇儒，行爲莊士，論議正直，無所黨偏，主盟賢關，士不踰

矩，宜執霜簡，接武赤墀。使儉壬斂衽，善良伸氣，則朕有知人之哲，而汝無負於風聞，顧不休哉！

《盤洲文集》卷二〇。

晁公武權戶部侍郎制

君子言必可行，寧爲一切之弊；《洪範》食以爲首，孰明八政之源？時有通儒，長於心計，詳其說則若折枝之甚易，試以事則豈刻楮而無成。往諧地官，式蔽朕志。具官某，學潛墳素，材挺梗柟，論思殫造膝之忠，謬得匪躬之故，綱紀正于轂下，搢紳畏其筆端。自四鄙之多虞，或一日而再召。充牣憂時之略，科條足國之方。論及理財，蓋纚纚而可聽；使之治賦，會綽綽而有餘。與其專憲府而寄以抨彈，孰若貳版曹而究其績用！儻以責人而責己，斯能爲上而爲民。即問錢穀幾何，可冀貫朽粟陳之效；亦有仁義而已，當無頭會箕歛之非。用觀肆筵，以聳輿望。《盤洲文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王剛中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制

咨四岳能典朕禮，孰爲稽古之儒；俾萬姓咸大王言，必賴綴文之傑。仍居批敕之地，斯極垂紳之

榮。具官某，材冠倫魁，詞工體要，西掖妙清泉之思，坤維馳制閫之聲。論道下帷，記甘盤之舊學；因師獲印，邁仲進之前塵。召對昕朝，超登內職。臨文問諱，懼奸祖廟之名；辭尊居卑，退就北門之直。畀宗伯討論之事，兼夕郎糾駁之權。稽首而遜夔、龍，昔光帝典；拊髀而思頗、牧，今在禁林。悉展賢謨，用裨國論。《盤洲文集》卷二一。

周葵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執政其猶股肱，所藉弼諧之助；大臣斯有體貌，況無纖介之嫌。惟時碩儒，厭參萬務，庸出均休之命，俾聞知足之風。具官某，躬上賢之姿，究先聖之壺。青天白日，人爭睹其清明；北斗泰山，士咸高其景行。見謂居今而行古，未嘗枉尺而直尋。屢入脩門，晚騰夷路。間兩社而爲輔，久穆丕機；有一言以興邦，每陳正道。粵自蠶垂之警，浸勤夙夜之憂。秣馬治兵，揆漢室備胡之策；豐財積粟，講荀卿富國之篇。正賴同寅，用圖再造，儵爾易退，確乎弗移。乃隆秘殿之班，仍賜真祠之祿，終始惟一，身名俱榮。噫！富貴而歸故鄉，自守冰霜之操；謀猷則告爾后，尚毋金玉其音。往企前英，益迪華問。《盤洲文集》卷二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鄧王夫人錢氏廣國夫人制

朕以乾德始郊，避新陽之近晦；永熙故事，改嗣歲之上辛。適值邊虞，用循祖武。雖蕃釐之未受，顧慶澤之難稽。錢氏德邁前塵，行光內則。服禮義之訓，飛周篇魯冊之華；生忠孝之家，參宋子齊姜之盛。儷我冢嗣，驪于兩宮。茲推泰時之恩，載裂番禺之壤。彤管有煒，既婦道之可書；翟茀以朝，在皇儀而甚美。其隆閨範，以耀綸章。《盤洲文集》卷二一。

慶王夫人韋氏華國夫人制

朕初修郊類，以戒先庚之期；會有塞氛，遂移建巳之月。廼歛泰元之福，預推大眚之恩。爰舉邦彝，式光子舍。韋氏儀度嫺雅，性資惠和。誦《周》、《召》之聲詩，閨風夙講；鍾姜、任之餘慶，戚畹迨推。惟踐履於女圖，故章明於婦順。昨之成國，易彼舊封。佩箴帨而問鷄鳴，益隆孝道；如山河而宜象服，克稱德容。豔此華章，昭于彤史。《盤洲文集》卷二一。

恭王夫人李氏定國夫人制

朕將燔郊燎，偶警邊烽。仰憲先猷，嘗講上辛之卜；參稽古訓，遂改長贏之初。雖未逆於神釐，爰預行於邦渙。李氏珩璜中節，紛帨合儀。出英衛之門，聽姆教而婉婉；歸閭平之邸，成婦道之肅雍。嬪嬙譽其淑聲，娣姒知其端操。茲徙封於望國，猶拜況於泰壇。象服是宜，庸侈笄珈之美；彤管有煒，浸颺竹帛之芬。往荷華章，益綏柔履。《盤洲文集》卷二一。

張宋卿秘書郎鄭升之正字制

往者大減冗員，雖瀛洲學士亦損其泰半，茲有乏材之歎，而議者歸咎儲蓄之不廣也。閏月甲寅制書，始復祖宗之舊，宜有望士，褒然充庭。爾宋卿五嶺之英〔二〕，冠于賢級；爾升之三衢之秀，經爲人師。或別朱紫於麟臺，或事雌黃於蠹簡。益思涵養，以稱僉期。《盤洲文集》卷二一。

〔二〕嶺：原作「領」，據文意改。

閻安中國子司業制

古之盛帝，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今仍年出車，邦賦不足，雖養士有費，朕不敢惜。蓋長育秀異，以備它日之用也。爾材美于西州，名高于鼎甲。峨獬豸冠則群而不黨，掌南宮牋奏則粲然有文，訂五禮之制則是古而不變，非強學力行者能如是乎？茲用陟之成均，受以師說，必能使諸儒樂循理而有士君子之行也。模不模，範不範，抑無媿焉？《盤洲文集》卷二一。

王佐直寶文閣知宣州制〔二〕

雙溪疊嶂，在昔名邦，北枕大江，南連黟歙諸山，守土之寄，所不可輕。爾以文學冠于俊躔，以治行最于左契。久去柱下，重入脩門，金華談經，發明王道，攝空民部，會計盡心。上牘再三，自請補外。大臣多稱其美，同列咸欲其留。宛陵之城，方謀郡將，姑徇所欲，寵以奎下缺。《盤洲文集》卷二一。

〔二〕此文尾部已缺，又按總目，知此下尚缺《劉貴妃贈二代制》及《吏部侍郎葉顥封贈制》之大部。

葉顥母封贈制〔二〕

前缺其賢嗣，擇師友而徙鄰。暨榮陟於禁途，空永懷於甘旨。茲推慶典，用賁幽局。尚妥爾靈，益胙其後。《盤洲文集》卷二一。

〔二〕此文已殘，按總目知是葉顥封贈制，而據殘文之意，當是贈其母之制。

葉顥故妻陳氏令人制

朕初修郊類，已戒先庚之期，會有邊氛，遂移建巳之月。雖神釐之未受，豈邦渙之可留？某氏毓秀名門，嫔德君子，柔則肩于鍾郝，淑聲軼于姬姜。益虔奉嘗，不克偕老。錦韜象軸，齊眉隔一見之榮；栢冢松阡，刻蜜示九泉之飾。庶幾不朽，右爾子孫。《盤洲文集》卷二一。

陳巖肖禮部員外郎制

太上皇帝取祖宗詞學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許公卿大夫之世與登進士第者，角其藝而選之。爾褒然爲任子倡，坎壈不振，人咸歎焉。再入郎闈，處非其地，南宮掌翰，僉曰汝宜。往脩厥官，以陟華近。《盤洲文集》卷二一。

程宏遠太常博士制

奉常有博士，所以議國家之禮，定公卿之謚，名鬼神之祠也。爾學耕文穫，馳譽校官。曲臺者峻秀之地，往游其間，可不勉哉！《盤洲文集》卷二一。

王剛中轉朝散大夫制

有司嚴考課之法，積四載而應條，從臣獲異等之恩，損一年而增秩。合堯舜之陟典，皆祖宗之茂規。具官某，以經綸之學而審是乎義農，以雅健之文而朋休乎燕許，再光禁路，即長春官。青瑣黃

扉，所冀回天之力；白麻丹詔，可期擲地之聲。茲諏律以進階，匪詣曹而齎閤。雖媿尊賢之道，實存厲世之公。往服寵榮，益崇聞望。《盤洲文集》卷二一。

郭振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制

裔夷結難，肆凶焰以方張；莫府摧堅，喜捷音之爲倡。可無褒典，用賁中權？具官某，識貫戎弋，名高勇爵。撫鳴劍而抵掌，久抱壯圖；援枹鼓則忘身，獨潛忠槩。茲率千廬之衛，往屯六合之城。會妖祲之結蟠，涉長淮而侵軼。惟時爪士，首奏膚公。鶴唳風聲，已挫犬羊之氣；席卷霆奮，遂增貔虎之威。式表轅門之勳，俾冠厢部之職。佇期掃蕩，嗣有龍光。《盤洲文集》卷二一。

崔臯正任觀察使制

孽胡入塞，方議益兵；莫府論功，首聞禽敵。宜盼褒渥，以寵戰多。具官某，自負鷙強，咸推梟俊。陳師鞠旅，久厲節於轅門；折馘執俘，屢書名於露板。茲出千廬之衛，往屯六合之城。會妖祲之結蟠，涉長淮而侵軼。惟時名將，獨奮精忠，冒白刃以前驅，揮公矛而鏖鬪。果能陷陣，致彼退師。已標勇爵之勳，特峻廉車之賞。益思報效，嗣有恩光。《盤洲文集》卷二一。

唐閱司封貲外郎制

冢卿之屬其司七，間者併省司勳，故主爵兼兩曹之事。用得其材，則吏無並緣之姦，人無稽滯之歎。爾行安節和，恬於榮進，爲郎則未久也，躋之前列，合乎公言。往殫厥心，以振其職。《盤洲文集》卷二一。

知天台縣王琰轉官再任制

天台之民，件汝治行，願復借留三年。守臣考其實以聞，吾何愛一官而不徇斯民之請也？益思盡力，以望卓魯。《盤洲文集》卷二一。

蔣芾起居郎制

國家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材，可楹者不可使爲桷，可椽者不可使爲椳。人物之英，絕類離倫，則一日九遷，人不議其速；錄錄無庸，或十年不調，人不歎其滯。若是則選授公而衆職修矣。爾以文藝

登乎甲科，以材器久於省戶，國人皆曰爾有荀、揚之學，有屈、宋之文，當在華近。吾方陟爾曲臺，實爾詞掖，而訓辭猶未出也。左螭虛位，非爾其誰宜爲？往欽哉，以稱吾超拜之意。《盤洲文集》卷二一。

張進董江遥郡刺史制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立斬將艾旗之功，則信賞之行，蓋不旋日。某有履鋒之勇，有徇國之忠，茨湖之役，涉水力戰，執訊獲醜，咸奔於率。書之盟府，陟以州旟，益思捐軀，用答恩渥。《盤

洲文集》卷二一。

沈介起復權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制

屬大事而當一面，有鈇鉞之可專；見素冠之能三年，惟金革則無辟。蓋君子知斷恩之義，在先王存變禮之文。我求寶臣，起之幽次。某學廣而足用，材高而不群。四禁代言，得上規姚、姒之體；三銓分職，繼前有馬、裴之稱。治行著於吳門，威聲聳於蜀道。事靡不舉，人莫能欺。適茲疆場之虞，正講甲兵之問。顧荆襄之重鎮，連江漢之上游。羽扇綸巾，賴周瑜之制勝；輕裘緩帶，謀羊祜以折

衝。奪其陟屺之哀，授以防邊之算，用尊莫府，俾長夏官。總光黃湓浦之封，是爲新制；集步騎舟師之衆，咸稟中權。寵使範以光前，期戎翰之善後。益攄壯略，庸釋遠懷。《盤洲文集》卷二一。

呂廣問敷文閣待制在京宮觀兼侍講制

朕仰希堯舜三代之風，樂聞詩書六經之說。厥今帝幙，盡虛講讀之員；既得耆儒，首實諮詢之列。具官某，言有壇宇，性守宮庭，能習是而勝非，故閤中而肆外。董狐古之良史，嘗立赤墀；伯夷汝作秩宗，遂闕紫闥。懷章而去，趨節復來，陟西清次對之班，修金華絕出之業。國之治亂與臧否，惟前言往行之師；學有緝熙于光明，賴博物洽聞之益。往祗茂渥，益振榮名。《盤洲文集》卷二一。又見

《宋四六選》卷三。

莫延蓁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靡私涵覆；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所貴懷來。眷惟卉服之英，能慕華風之

美，承祧有慶，錫壤爲榮。某浴義浸仁，資忠履信。心傾葵藿，遠輸就日之誠；世受絲綸，不闕梯山之貢。既處天倫之長，宜稱海嶠之雄。當茲似續之初，賁以便蕃之渥。躋銀艾祿臣之秩，兼風霜憲府之官。儼儲邸之元寮，陟勳階之華品。併斯徽數，爲我遐藩。噫！尊君之道無它，主乎恭順；撫俗之方有要，務在溫慈。祇服訓言，益綏福嘏。《盤洲文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何備權工部侍郎制

朕履位以來，勞人是戒。苑囿服御無所益，敢興土木之謀？技巧工匠精其能，獨治甲兵之器。久虛起部，茲得勝流。具官某，智略湊於朕前，言語妙於天下。人瑞有鄭仁表，久侍左坳；古事問高仲舒，兼司右掖。王邸賴談經之益，中臺分典選之權。力陳宰路之有連，願勾它官而遠去。顧博延於耆舊，方自外來；難近舍於文儒，從其遠引。惟冬卿之非劇，雖姻黨而無嫌，茲用出綸，俾之持橐。其廣立朝之譽，益殫致主之忠。《盤洲文集》卷二一。

王稽中起居舍人制

左右史分主柱下，班列甚清，直造榻前，謀猷可告。言動資其良筆，選用在於端人。爾古訓積于

中而正論發于外，不憚大吏，風采凜然。自臺察而陟望郎，繇郎闡而攝記注，再盈旬耳。即真之命，僉曰允哉。益思盡瘁，以報知獎。《盤洲文集》卷二一。

楊似循從事郎制

邊鄙有興，勇者當奮其力，富者當輸其財。而熾嗇成俗，體國之風無聞焉。爾心不恤緯，傾訾助軍，增秩出綸，夸彼鄰曲。《盤洲文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王宣防禦使制

朕志在勸功，不爽出綸之信；醴於用賞，每懲刊印之非。具官某，趨猛知名，朴忠著節。出奇設伏，夙蘊深謀；掩空擊虛，屢彰隲績。茲分王旅，遠戍邊垂。扞襄陽之衝，荐聞吉語；嚴樊城之備，咸奮鬪心。用陟兵防，式光戎幟。益思吞敵，以答恩章。《盤洲文集》卷二一。

任天錫左武大夫遥郡防禦使制

西師出塞，咸有戰多，莫府上功，式稽信賞。具官某，衆推勁勇，自奮忠純，執銳被堅，久居行陣，斬首捕虜，能立勲庸。用陟遥防，仍陞橫品。益圖報效，嗣有恩光。《盤洲文集》卷二一。

陳偉節直秘閣制

朕聘召元老，尊彊朝廷，優禮殊恩，寔循舊典。爾大丞相之冢子也，一經之訓，不墜家聲，寓直瀛洲，用作過庭之寵。《盤洲文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四七一四

洪 适 九

皇后封贈三代制

皇后曾祖吉水簿夏令吉太保制

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其道可以致君，其材可以興事，而官不過八品，職不過黃綬，儲休衍慶，在其後人。三葉之孫，遂母天下，則寵綏先廟，不一褒而已也。具官某，行修于身，名播于外，恬於榮進，漫仕下僚，積盛德而流光，致柔儀之鼎貴。愍書甚寵，已躋亞保之班；郊霈先行，庸正三公之冊。營魂不昧，勿替引之。《盤洲文集》卷二二。

皇后曾祖母張氏衛國夫人制

國家廣顯親之孝，崇告第之澤，外庭之宰輔，內掖之妃嬪，皆得追榮其三世。矧敵體紫宸，齊明

義曜者哉？某氏懋徽柔之則，秉幽靖之儀，德配芳圖，克恭蘋澗，福流來裔，爰正椒塗。茲推泰時之恩，大開淇奧之壤，綈以象服，疊于幽局。《盤洲文集》卷二二。

皇后祖母穀太傅制

朕登建坤儀，助宣王化。內有進賢之志，歌《周南》《卷耳》之章，外無出閫之言，矯漢代長秋之敝。推慶源之所自，酌愍冊而可行。具官某，令德藹乎州閭，遠識該乎今古，有撥煩理劇之材而不得其位，有愛人利物之志而獨善其身。集之慈孫，儷乎皇極。式衍曾沙之祉，孰爲幽窆之光。出帝傅之卹章，寵廟祧之時享。尚其歆服，益右後昆。《盤洲文集》卷二二。

皇后祖母孫氏蔡國夫人制

朕稽二祖之聖謨，變一陽之元祀，蓋乾德嘗避於近晦，淳化始行於上辛。茲邊鄙之有興，謀蓍龜而改卜，雖神釐之未受，豈邦渙之可留？某氏性婉而明，教賢以肅，四德章于女憲，六嫔講其壺彝。婦道顯融，罔專鍾、郝之美；孫枝盛大，遂成陰、馬之家。申刻蜜之新封，表含飴之積慶。其以蔡仲之國，用光夏氏之阡。《盤洲文集》卷二二。

皇后父協太師制

和熹鍾鄧氏之慶，不及護羌之存；竇后登漢掖之尊，已結觀津之恨。茲值邊疆之事，未行郊時之儀，預出恩章，敢遺戚畹？具官某，躬履五常之行，氣備四時之和，抱材不享於脩年，委祉遂綿於後嗣。爰有息女，以升中宮。詠任姒興周之詩，監于彤史；法春秋褒紀之義，綦以師垣。精爽如存，寵光無斁。《盤洲文集》卷二二。

皇后母趙氏福國夫人制

孔子叙《詩》，以后妃居三百五篇之首。塗山娥嬖，姜原任姒，所以助三代之興也。今朕得淑哲以隆內治，則母氏之訓可忘乎？某氏莊靚凝姿，徽柔繕性。出自公族，分玉派之餘輝；嬪于德人，協鳳鳴之吉兆。篤生良女，遂履純坤。永懷邾下之慈，孰慰宮中之念。講陽陔之慶典，開長樂之脂田。尚其重泉，歆此褒綦。《盤洲文集》卷二二。

張綬潘景珪賈選大理評事制

廷尉平斷天下之獄而負少事叢，慮請讞之稽逗也，益者三人，庶無曠職。爾等明習律令，秋卿以

爲言，往充其官，思踵平廷之美。《盤洲文集》卷二二。

唐仲友秘書省正字制

劉晏言天下之文，惟朋字未正，朕既擢爾父於風霜之地，破黨與之私矣。爾弟兄鼎立，白眉最良，發策玉堂，奏篇甚善。宜居中秘，讎校群書，歸休從容，必無異同之論。《盤洲文集》卷二二。

王時升權兵部侍郎制

朕招延俊乂，列布禁途。庶幾獻納論思，得厭難折衝之略；咨諏謀度，聞安民和衆之言。顧武部之闕人，稽僉諧而出命。具官某，秉中庸之德，著朴茂之稱。版部幹旋，合研、桑之心計；輔藩撫字，踵龔、召之遺風。節費用而府有餘財，勤簿領而庭無逋事。未奏會稽之最，已勞宣室之思。聚天下之兵，朕方修於戎政；率夏官之屬，爾其治於軍防。式竚良圖，用裨上策，無使立朝之譽，減於作郡之時。《盤洲文集》卷二二。

翟貴妃封贈三代制

翟貴妃曾祖世俊太子少保制

國家廣追遠之孝，崇告第之恩。外則三公，上及其曾門；內則四妃，可覃於初室。寵光之渥，存沒俱榮。某翟方進之孫，班婕妤之祖。雍容孝弟之行，佩服詩書之言。既抱器之甚良，乃埋光而不耀。慶鍾來葉，儀次中闈。茲逢郊類之期，先漏泉扃之澤。惟春宮之亞保，蓋朝路之巍班，尚其營魂，知此愍冊。《盤洲文集》卷二二。

翟貴妃曾祖母孫氏齊安郡夫人制

朕郊柴已具，邊陲是虞，稽皇祖之舊章，卜長嬴之首月。預行慶典，敢後外姻？某氏溫靚呈姿，柔明宅志，佩帨奉苕蘭之獻，錡筥絜蘋藻之羞。盛德所延，後人鼎貴。繇八月良家之選，冠四星天極之躔。茲以顯親之恩，得推飾壤之澤。綈之象服，錫以脂封，廼其有知，尚克嘉此。《盤洲文集》卷二二。

翟貴妃祖思成太子少傅制

朕敷求邦媛，光贊坤儀。夙有淑聲，繼樊、衛二姬之行；內無私謁，非許、史三王之家。推厥慶源，賁之卹冊。某評高月旦，節挺歲寒，以利物而存心，不逢辰而諾仕。宜篤孫枝之祐，遂登妃掖之尊。茲有蜜章，用光先廟。亞于儲傅，綈彼泉途，想其如存，服之無斃。《盤洲文集》卷二二。

翟貴妃祖母張氏和義郡夫人制

朕初虔郊類，已戒先庚之期；會有塞氛，遂移建巳之月。雖神釐之未逆，顧邦渙之難稽。某氏毓粹名門，儷德君子，柔則齊于鍾郝，美聲軼于姬姜。慶綿再葉之英，位冠四妃之上。于沼于沚，生能絜於蘋蘩；如山如河，沒遂榮於輦翟。光靈不昧，永庇後人。《盤洲文集》卷二二。

翟貴妃父益太子少師制

《天官書》中宮天極，其句四星，大者爲正妃，餘則後宮之屬也。王者求「河雎」之德、「卷耳」之志者，使之宣嬪則而應乾象，於是有漏泉之澤及其三世之廟。顧於顯考，不厚可乎？某秉青萍之器，挺梗枏之材，袖手林泉，不得其位。篤生淑女，遂亞柔坤，以孝敬而事慈闈，以謙約而諧椒屋。六寢之間，靡人不稱。其以官師之冊綈于幽隴〔一〕，以展其報親之心。嗚呼休哉！《盤洲文集》卷二二。

〔二〕官師：疑當作「宮師」，即東宮師傅之意。

翟貴妃母劉氏咸寧郡夫人制

聖善之愛其女，以圖史之戒、絲枲箴紵之事，諄諄焉誨之于下。既齟又笄矣，廼見其入禁掖，登元妃，光大門閭，豔於戚畹。今也服澣濯之衣，以六珈副笄歸而壽其親，不亦榮乎？某氏其儀莊靚，其德懿柔，祀其先盡執籩之敬，事其夫得舉按之恭。有女甚賢，藹然內範，報厥母訓，洵出恩章。茲裂宜川之疆，式開湯沐之邑，門楣之語，驗於是矣。《盤洲文集》卷二二。

吳蓋妻趙氏越國夫人制

朕將燔郊燎，偶警邊烽。祖武可遵，嘗講上辛之卜；神心斯答，宜改長嬴之初。雖未逆於厖禡，爰預行於慶典。某氏儀容莊靚，德履肅雍。母訓少成，循八篇列女之戒；壺彝交播，爲四姓小侯之師。蘋藻絜烝嘗之羞，滌滌謹尊章之禮。如賓有敬，偕老則榮。茲崇鸞誥之封，益示魚軒之寵。越爲大國，宜爾室家。《盤洲文集》卷二二。

王逯直秘閣宮觀制

冊府上應東壁之躔，吾七略群書，充仞棟宇，寓其直則與挾卷拂蟬之士等，非纍歲月、巧宦游者可得也。爾明經博古，嫺于文辭，一再超遷，駸駸顯列。寘之郎位，弗安厥居，予之郡符，勾閑愈力。以其嘗入諫坡，故貼以美職，遂其歸心，蓋吾於言事之臣，常委曲其恩意如此。《盤洲文集》卷二二。

李若川權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制

朕慕孝宣綜核之政，推帝舜好生之心。念畫地爲牢，每虞其輕入；故吞舟之網，寧失於不經。眷求時論之英，俾作秋官之貳。某性資闡敏，談辯縱橫，沛然理劇之材，輔以傳家之學。久徊翔於外服，甫軒翥於近班。治賦版曹，弗籠天下之貨；贊籌督府，能寢淮南之謀。身雖在於戎亭，位不虛於禁橐。解嚴可冀，踐職有期。五刑之屬三千，在成、康而能厝；一歲之獄數萬，惟于、張而不冤。致吾空囿之隆，賴汝立朝之效。《盤洲文集》卷二二。

張運知廣州制

二廣之區，五羊最大。藥洲蒲澗，民有嬉遨之風；龍戶馬人，政以撫柔爲上。得此良翰，起之叢祠。具官某，蘊盤錯之材，去表襮之飾。法家讞獄，解密網之秋荼；禁路理財，腐太倉之紅粟。把麾而去，歌袴可嘉。念南服甚遠於朝廷，故連率每艱其印綬。儻風移俗易，令孚黃木之灣；則海宿山行，害去綠林之盜。往副朕指，益殫厥心。《盤洲文集》卷二二。

陳正同贈四官制

朕禮優法從，恩篤臣鄰。晚節挂冠，已徇歸田之請；一朝易簪，采興移壑之嗟。爰有卹章，告其居第。具官某，風槩方整，機猷碩膚，蚤騰譽於峻岐，遂致身於榮路。貳秋卿之禁橐，知勝殘去殺之仁；承天旨於籌帷，有排難解紛之助。把麾而去，歌袴甚休。忽驚垂盡之言，空軫云亡之悼。增之四秩，飾彼九京，沒而有知，歆此無斁。《盤洲文集》卷二二。

潘景直秘閣致仕制

大夫七十而請老，古之制也。近人耽祿，廼鍾鳴漏盡而不知止，吁可歎哉！具官某，學道洗心，聲中其實。蚤入京都，垂上華轍。晟府典樂，祿臣司光，皆當時之遴選。退休林壑，亦既有年，遺榮抽簪，無玷終始。中秘之直，非賢弗居，光爾桑榆，用迎壽嘏。《盤洲文集》卷二二。

李璫常仲循資制

爾淪胥異域，久厭腥羶，挺然來歸，亦著功效。進秩有命，夸組和門，益思盡忠，用答天渙。

《盤洲文集》卷二二。

僉書樞密院錢端禮封贈三代制

錢端禮曾祖暄秦國公制

錢氏有德於吳越之民，上天右之。宋興二百年間，枝胄蕃衍，重龜襲紫，爲搢紳望族。運籌帷

幄，祖孫相繼，發祥錫羨，厥有自來。具官某，得傳家之學，蘊邁俗之材。入聯禁途，分司會之劇職；出顯方面，暢柔遠之英規。搢紳高其令名，史策紀其遺懿。惟厥顯考，光輔兩朝，迨今三葉，復登宥地，天之報施，可驗不誣。大師維垣，已崇愍典，四塞之國，載錫蜜章。是爲有後之光，益篤無窮之祉。《盤洲文集》卷二二。

錢端禮祖駙馬都尉景臻大寧郡王制

宋有天下，凡將相之子、勳貴之家，以選而爲副車者，無慮數十百人。雖公主將鉞，生極其榮，而甲第綺襦，代襲豪侈，求其來裔，卓爾不群，秉樞翊政，光于三階者，未之有也。具官某，永昭陵之禁嚮，異姓王之聞孫，謙畏慈仁，白圭無玷。享沁園之奉而有聲于戚畹，傳金籙之學而善訓其後人。宜有孫枝，致身兩地，世德之懿，瞻前無鄰。爵秩既尊，疊篚泉壤，燾以新社，隰爲樂郊。尚其如存，服我休命。《盤洲文集》卷二二。

錢端禮父忱慶國公制

昂霄之木，不生於培塿之丘；縱壑之魚，不出於蹄涔之水。公侯之子孫，鍾前人之盛烈，受高門之美蔭，奮然有立，爲國光輝者，所憑厚也。具官某，天姬之嗣，休有德名，樂善履謙，白首不變，教忠之訓，咸仰義方。陟我幾廷，實爾賢息，延登之始，飾綬有常。表其流光，胙國于慶，式增廟祐。

之寵，且慰烝嘗之思。《盤洲文集》卷二二。

錢端禮妻高氏和政郡夫人制

劉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烈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爲《烈女傳》，後之秉直筆者，莫不紬彤管之書，序鵲巢之德，以足一代之史。蓋婦人不出房闥，美聞于姻黨則名達于州閭，至於垂之竹帛，自微以至著，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某氏桃姿蘭行，華閥之英。雖有姬姜，孰如賢範？必娶高國，偶合前言。主饋奉嘗，肥家盡善，輔佐君子，至于掌樞。翬翟之封，以榮鸞誥，岷峨之壤，載啓脂田。享其偕老之榮，益修內助之德。《盤洲文集》卷二二。

左僕射陳康伯祖居仁越國公制

朕霖雨之思賢佐，復正台衡；舟楫之濟巨川，遂彊國勢。虜帳變發蒙之語，邊氓諧咽哺之歡。式衍慶源，用覃先廟。具官某仁義根于心術，孝友得之天姿，懷利器而不施，影華纓而漫仕。惟邦之桀，實爾之孫。綈以維垣，厥封康叔之國；賁之新冊，大開勾踐之疆。音徽不遐，尚克嘉此。《盤洲文

范成大秘書省正字制

瀛洲英俊之躔也，中興以來，未有父子踵相躡者。爾學贍而文縟，耻美于前人，益觀異書，以正魚魯之謬。《盤洲文集》卷二二。

吳總右朝奉大夫制

西師出塞，日闢故畧；中禁疏恩，用酬茂績。爾頃居莫府，辦治文書，靡鹽夙宵，軍行有賴。第勞增秩，少示寵光，益思竭忠，以濟勳閥。《盤洲文集》卷二二。

邵及之福建運判制

分道置使，民之休戚係焉，自昔用人，或私其黨。朕比下令，必對于文陛，然後命之，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意。以爾吏能可取，治郡有聲，予節閩川，廷無異論，故使汝便道奏事，而絲綸不憚於先出也。戢吏惠民，轉輸不絕，俾七郡無不革之弊，乃稱澄清之職。《盤洲文集》卷二二。

鞏衍大理正制

朕慮法吏吹毛，不循三尺，棘寺之屬，詳於用人。爾決讞之久，以文毋害，其聽獄成，思繼平反之美。《盤洲文集》卷二二。

戶部侍郎朱夏卿父勝非魯國公制

魯人類帝，用駢剛於上辛；漢代祀天，歌朱明之雅樂。朕稽前王之成憲，遵烈祖之舊章，偶四鄙之多虞，變一陽之大禮，先歛中壇之福，廣爲幽窆之光。具官某，名聞華夷，功在社稷。再安國步，扶日轂於天衢；具赫民瞻，應星符於台路。有嗣賢之分鼎，貳禁密而算鞭。慰其陟岵之思，出此漏泉之澤。不改師垣之襪，大開闕里之封。尚其英靈，歆此愍飾。《盤洲文集》卷二二。

兵部尚書沈介故母莫氏贈碩人制

人子有吹棘之難，創鉅痛深，頃步不忘哀感。惟金革之事，起之于服舍，則先王許其變禮。蓋移

孝爲忠，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某氏四德兼全，六嫔所則，相其夫猶樂羊之室，仁其子得鴈鳩之風。茲因邊鄙之虞，奪爾執喪之嗣。郊丘有霈，少塞沉憂，音徽不遐，知有卹冊。《盤洲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又所生母阮氏贈碩人制

漢文帝以黃龍見成紀，始下詔議郊祀。禮官曰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於郊，迺以四月幸雍祠五時。今朕以邊事展期，蓋亦有合於古也。某氏其性婉淑，其儀莊靚，迺生令子，爲時顯人。入從出藩，已盡立身之美；冬溫夏清，莫酬養志之誠。式慰孝思，用推愍典，母慈如在，尚克享之。《盤洲文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全宋文卷四七一五

洪 适一〇

王之望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朕圖回治道，招顯時髦。縱壑相須，聚精神於左右；墜淵爲戒，全進退於始終。錫此明綸，賁于近輔。具官某，降材足用，抱器不群。茹古涵今，明於先王之術；本仁祖義，列於君子之林。蚤歷通階，屢分劇職。召節遠來於巴蜀，戎旃特總於江淮。言兵體之三章，自許興邦之策；堅帝意以十事，載嘉尊主之忠。廼繇諫坡，遂躡政地。冀素懷之底績，能剴任而有爲。命其復往視師，闊焉久不聞問。國人皆曰可去，謂尚出於私心；臺評以汝爲傾，殆弗容於公議。念股肱之舊弼，推體貌之優恩，畀以真祠，班之秘殿，俾遂燕閒之志，當無喜愠之容。噫！孔子失之宰予，蓋知人之不易；成湯至于帝乙，何謀國之皆賢！其服寵光，尚思報塞。《盤洲文集》卷二三。

敷文閣待制朱翌左朝議大夫制

三年而計群吏，若稽陟典之文；纍日不離小官，獨減從臣之考。茲協銓曹之格，實彰名器之公。具官某，學問淹該，詞章典贍。右坳書事，馬遷有良史之材；西掖出綸，蘇頌爲代言之最。論思皆本仁義，吐茹不以剛柔。厄彼讒波，久於炎嶠；晚逢更化，連命承流。撫字不諱其勞，循良無媿於古。雖奉祠而養氣，蓋遷秩之應條。其服明綸，以暢榮問。《盤洲文集》卷二三。

韓彥古太府寺丞制

吾以北鄙有鬻，命爾視先世之部曲，以圖上其方略。爾奮然願行，無避難之色。歸奏便殿，雍容可觀。顧雖攝事郎闈，而雉監猶須女也，司府之屬，俾復其舊。往踐厥官，則朝有著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江淮都督楊存中父震秦國公制

古語云：三代之將，道家所忌。儻世濟忠義，則福祿鼎來，遠而有耀矣，道家之忌，豈其然乎？具官某，弼略傳家，盡力邊圉，父子死敵，名藏金匱。天之報施，乃在嗣賢，久典戟衛，受知兩朝。以槐袞齋旄而賜真王之履，以碧幢黃鉞而顯督府之威。茲遇郊釐，益光禰廟，咸秦之國，載徹舊畱。英爽不亡，尚克嘉此。《盤洲文集》卷二三。

王天覺循資制

兵出西方，人百其勇，第功行賞，小大不遺。爾名在轅門，戰攻有績，進秩一等，用示恩榮。

《盤洲文集》卷二三。

王師心知湖州制

朕巡守三吳，以茗、雪爲藩輔，疇咨九牧，欲召、杜之人材。得此良翰，諧于僉屬。具官某，望

實高嶷，材猷碩膚。再登獻納之班，獨抗忠嘉之論。孟容還制，多士想聞其風；山濤執銓，人物各爲之目。郡章再綰，帥節五移。拔薤本以抑強，嚴霜可畏；憩棠陰而聽訟，白日顯行。凡牧人御衆之方，無撓埴索塗之患。茲選吳興之守，孰踰禁密之英？賴善政有以撫綏，則斯民不復愁歎。往振其職，永孚于休。《盤洲文集》卷二三。

虞允文父祺太子太師制

蜀道文儒之林也。在西漢時，嚴、馬、淵、雲，稟靈江漢，擅聲四海，後來仰之，如慶雲景星，曾未聞父子繼美及致身鼎輔者。我宋勃興，異材間出，高視前古，世載其英。具官某，包括群書，洋溢嘉聞。登名月窟，仕不隆振，儲休子舍，大其門閭。光踐鴻樞，兼握政柄。聚精會神，景行夔卨。宮師褒綏，制墨未乾，茲講神釐，復申卹冊。以彰教忠之訓，以尉顯親之心。沒有知也，尚榮享之。《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九。

周時夔路運判制

蜀道去朝廷幾萬里，吏有魯郵御史風聞所不及，民有冤枉不能踐理甌及臺省之庭。與我仁民而戢

吏者，其唯賢部刺史乎？爾文史足用，稱有吏能，蜀人也；又嘗治蜀之郡，習於蜀之故也。握此漕節，是必振其職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張宗益起復武翼郎充殿前司將官制

朕軫念勲臣，錄用其後，豈無蘇辛父子爲時而奮乎？爾父山西將種，有峻功于胸山，我懷英姿，拊髀屢歎。故奪爾苦廬，處以交戟，其思報國，無忝前人。《盤洲文集》卷二三。

張子蓋妻封國夫人制

朕考功伐而思虎臣，既褒其穉，又擢其孤。猶以爲未也，顧其平生忠義，不以家爲者，皆伉儷之賢有以相貳之。某氏端肅之行，采明之性，稱于宗黨，宜其閨門。子蓋汗馬邊城，嬰疾不壽，使爾有未亡之歎而感伊威之詩也。茲廣脂封，胙以成國，庶幾乎右窈之意。《盤洲文集》卷二三。

薛良朋知臨安府制

尹京之任亦難矣。趙、張、三王，擅名於漢，後世猶議其明者傷於太察，嚴者傷於太猛，鮮克有終，殆以是乎？國家之都上京也，尹正者皆輔弼之儲，其望崇，其權重，可以不憚大吏，可以不避彊禦。懷私者不得而撓之，依勢者不得而搖之。故其威易立，其政易成。今暫蹕吳中，名同而實異，責重而勢輕，故居之者爲尤難。爾整煩撥劇，裕而不迫；接物處事，和而有立。使節州麾，名震中外，靡人不以爾爲材也。疇咨四岳，擢爾大府，當官而行，思善其後。《盤洲文集》卷二三。

趙渙江東運副制

都城之外，其權重者無出於部刺史，百吏之升絀，一道之戚休係焉。寬則人無所憚，蔽則萬事不理，猛則澤不下流，傲則情不上達。《傳》不云乎：「過猶不及。」二者之失等耳。爾材而甚健，人謂素剛，屢乘使輅，亦既白首。今予命汝持江左之節，平其心，守其局，則汝之職舉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吳芾吏部侍郎制

朕疇咨輿誦，品覈實能，與其彈壓都城，勞以牒訴，倥偬之事，豈若澄清選部，振其銓總公平之休？弊必務於盡除，任弗嫌於數易。具官某，識邃以敏，材周而通。再入中臺，乃率秋官之屬；暨居東省，嘗分夕拜之權。擇良牧以尹京，輟貳卿於司列。甫踰月律，已播治聲。雖稱職可嘉，在前孰出其右？然審官既闕，至今未得其人。妙簡周行，俾尋故步。夫鏡明則塵垢不止，衡舉則輕重罔遺。惟吏姦有鈐制之方，則仕進免滯淹之歎。益行已試之效，用廣無窮之稱。《盤洲文集》卷二三。

黃鈞國子正關耆孫國子錄制

朕懲省官之非，廣翹材之路，博士員咸復其舊。輔臣謂爾通經術，善屬文，西州之英也，召對可采，列之學職。勉帥以正，無負推擇。《盤洲文集》卷二三。

周用之循資制

朕以慈闈有天地之德，顧無以報之，日者奉寶冊，尊徽稱。辦治之吏，序勞進秩，爾其一也。祇此恩渙，思稱所蒙。《盤洲文集》卷二三。

鍾世明復直徽猷閣知廬州制

合肥重鎮也，新遭兵革之難，民失其居。朕誦「鴻雁」之詩，謀方伯之寄，命從臣御史公選可勝任者。爾翔歷中外，久有能名，薦牘鼎來，僉言無間。茲用起爾譴域，畀爾帥節，還爾美職。爾其以誠報國，以仁撫民，以智守邊，以材集事，使歸者輻湊，閭里熙熙，田疇日闢，則諸大夫無失舉之責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汪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制

十國爲連，莫重高牙之寄，兩都相望，實兼留鑰之雄。爰出華章，式崇舊弼。具官某，量包山

藪，識并著龜，有貫穿今古之學而尊其所聞，有酬酢事物之材而見於歷試。忠臣謂之骨髄，獨振臺綱；執政其猶股肱，嘗參國論。制荆襄之顛闔，銷疆場之外虞。久憩叢祠，甚淹遠業。茲聽輿人之誦，俾還祕殿之班。護我日畿，鎮夫天塹。惟虎踞龍盤之壤，莫府既尊；則鷄鳴狗盜之姦，非謀自寢。往圖綏撫，用副倚毗。《盤洲文集》卷二三。

姜誥兩浙運判制

王畿千里，外臺耳目之選，非它道比也。以爾久于宦路，綽有能名，揭節閩川，及瓜而代，畿漕闕食，肆以命汝。惟明則能察吏姦，惟公則能革衆枉，惟勤則能辦王事。毋徇私以干譽，毋媚上以害民。十目所視，可不勉哉！《盤洲文集》卷二三。

倪偁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禮樂所自出，有列其間，則與聞稽古制作之事，它寺不可同年而語也。爾強學好脩，久率多士，俾造稷嗣，益觀所長。《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六七。

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制

朕居域中之大，以天下爲公。念立政之惟艱，孰稱前疑之任；儻量材而可倚，難拘左戚之嫌。書贊稽乎人情，典故存於國史。具官某，學該古訓，名著清躔。憂時極饑渴之思，致主出忠嘉之緼。下王恢之議，終始未嘗異同；成魏絳之功，南北以之休息。自登右府，兼贊中臺，見施置之無私，喜規撫之可久。都俞契合，猶伯牙之操遞鍾；典領雍容，蓋庖丁則有餘刃。其參國秉，共立邦基。仍尊帷幄之籌，匪專俎豆之事。家聲不墜，臣節甚休。噫！二百載而中天，欲顯祖宗之烈；三十幅而共轂，所資輔弼之良。勉奮爾庸，以濟于治。《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三。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朕仰承慈訓，光紹慶基。經武整軍，莫重本兵之寄；移風易俗，常懷修政之難。時有異材，助吾上治。具官某，學周貫變，識縕經綸。運堂上之奇兵，方顯兼資之略；掃舟中之敵國，遂成無競之功。茲陟宥庭，仍裨政路。已見贊襄之效，庸知密勿之長。離婁燭千里之隅，物情難隱；柳下奮百世之上，時望浸高。宜副斗樞，併參天緯，所賴股肱之助，無復毫釐之差。噫！衆賢和於朝，當法臯、

夔之迹；一相處乎內，非專周、召之權。益展英規，用隆華問。《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制

國家以得賢爲重，人臣以逢時爲榮。況登四近之班，實應三階之象。惟邦之彥，非朕可私。具官某，誠悃無華，特操不倚。學有根柢而抗以高明之識，言無枝葉而發爲典則之文。附翼攀鱗，蚤從容於宮邸；捫參歷井，獨振耀於藩垣。趨節召而復來，聽履聲而可識。虞、夏之書渾渾爾，方推禁苑之長；伊、望之業凜凜乎，宜陟籌帷之列。所資忠力，同起治功。噫！尊俎可以折衝，盍茂明於上策；股肱其惟執政，無專美於前英。往體至懷，奚俟多訓！《盤洲文集》卷二三。

魏昂魏昌承信郎制

爾父盡忠報國，死於行陣。恩及存沒，不一而足，咸畀命秩，勿隕家聲。《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

《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胡昉直秘閣知盱眙軍制

邊城新遭戎馬之難，勞來凋瘵，必惟其人。爾少長淮壖，習知風俗，寓直中秘，超分郡符。無輕一障之乘，遂媿鴻雁之雅。《盤洲文集》卷二三。

魯豈太常丞周舜元太府丞魯可封將作丞制

九寺三監之屬，嘗合丞簿爲一，今還其舊，所以開搜材之路也。豈決科之久，達於禮文；舜元名卿之子，習於財賦；可封學古而仕，幹用有稱。爲官擇人，分佐其長，各思盡忠，無或負丞。《盤洲文集》卷二三。

唐輅大理司直制

獄，人之司命也。吏或巧心析律，高下其手，使無辜者遭刑罰，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故選儒臣爲司直，所以申其枉也。常思名官之旨，則人無冤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龔滂國子正制

褒衣博帶之儒，露其穎者咸集于膠庠，表正之官未易居也。爾博古知今，鄉曲有譽，力行所學，用副選掄。《盤洲文集》卷二三。

祝閔利路運判徐人傑江西提舉常平制

部刺史握澄清之柄，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用匪其人，下則受弊。爾閔夙有吏材，再任蜀道，就持漕節，以饒王師，所以省送往迎來之費也。爾人傑儒林之老，久列郎闈，俾陟倉臺，以臨江右，所以徇更迭補外之請也。繩姦擿伏，思振六條，寬我遠懷，時爾之職。《盤洲文集》卷二三。

陳輝知廣州制

番禺爲一都會，象犀珠香之湊，見者惑之，《貪泉》之詩所爲作也。遐萌鬲於朝廷，連率係其休戚，必得文武威風知大體者，廼稱其選。以爾老于宦途，飾以儒術，蘇枯鋤彊，勇於去弊。旌旗蓋

海，南伯甚尊，畀爾重權，用竢報政。思濟斯民，以稱朕仁不異遠之意。《盤洲文集》卷二三。

竹友直循資制

日者宿衛置使，大開莫府，爾名在籍中，厥有賞典。進秩之榮，國不失信。《盤洲文集》卷二三。

韓慤胄循資制

國家除戎器以藏武庫，嘗下諸郡作甲，爾能勤其官，先期趣辦。爰進一秩，示信賞也。《盤洲文集》卷二三。

左迪功郎龔總父紱封右承事郎制

朕以孝治天下，推紫壇之澤于有官君子，凡鮐背鯢齒之老，有子列于仕籍者，咸得而寵光之。爾脩身齊家，旄期稱道，義方之訓，著于鄉鄰。載增命秩，以爲爾桑榆之榮。《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馬希言太府寺主簿制

有列于朝者〔二〕，□搢紳之選，況九寺之屬乎？爾總領工巧，勞於辦職，司府勾稽，肆以命汝。往欽而長，益勤其官。《盤洲文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二〕有：影宋本作「右」。

胡堅常直秘閣知盱眙軍制

盱台新剏於兵，數月之間，郡將三易，遴擇其人，將以徠流亡而通互市。爾贊貳京邑，咸謂有材，召對便朝，占對可喜。寓直藏室，畀以虎符，能振其職，則吾無北顧之憂矣。《盤洲文集》卷二三。

洪葢大理司直制

法家者流，或用刑定罪，安忍深刻，失先王仁恕之意，司其直非儒者安歸乎？爾名父之子，顓門

擅業，往踐其官，必能以古義決疑獄也。《盤洲文集》卷二三。

袁震循資制

日者北鄙有釁，慈宮視師江上，凡扈從之吏，無小大畢進其秩。爾名在籍中，宜受茲賞。《盤洲文集》卷二三。

李暉降官制

爾掌征商之事，課損于常，宜在大譴之域；又訟其僚，驗之無實。并按爾罪，欲不懲可乎？奪官一等，省我寬科。《盤洲文集》卷二三。

朱華孫降官制

爾爲縣大夫，吏有乞取之姦而懵不之覺，緡錢會計差舛，豈無雀鼠之可疑也？寧失不經，姑用貶秩，服我寬典，思蓋前愆。《盤洲文集》卷二三。

知贛州趙公稱復直秘閣制

朕慕西漢良吏之盛，故信賞必罰。循名責實，祖述孝宣之政。爾頃坐小過，失中秘之直，既更大眚而治聲達于朕聽，還爾舊物，思所報焉。《盤洲文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四七一六

洪 适 二

張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

炎嶠分疆，八桂獨爲善地；有唐重外，九牧多用詞人。我得良翰，可寬遠慮。以爾性識超詣，學問紛綸，抱昂霄聳壑之材，利歛訾淬鋒之器。廣廷對策，諸老生莫敢抗衡；兩禁代言，它學士至於閣筆。典股肱之劇郡，掌管籥於留都。治有能名，庭無逋事。睠遐萌之未艾，咨南伯而匪輕。稍還論譔之班，往重蕃宣之寄。椎埋或奸法令，當去渠魁；溜蠹之在州閭，盍新軌轍。國須賢立，吾不汝忘。

《盤洲文集》卷二四。

李珂改官制

仕者滿六考，有薦者五人，然後脫身小選，亦可謂難也已矣。爾好學能文，嘗見推擇，便坐賜對，詳整可采。躋之王官，非常典也，思我恩渥，有以稱之。《盤洲文集》卷二四。

劉芮湖北提點刑獄鄭丙湖南提舉常平制

部使者分耳目之寄，職有劇易，而澄清之權等耳。爾芮恬於執利，論議不阿；爾丙材資敏明，知民疾苦。持節重湖，蓋未久也，易地而處，僉曰允哉。或總岸獄之柄，或行歛散之政，使人無冤，事無弊，則惟爾之休。《盤洲文集》卷二四。

張訓通復官制

失律喪師，罰難苟免，眚災肆赦，澤所不遺。爾久隸戎行，嘗剿敵壘。治棄甲曳兵之罪，已有嚴誅〔一〕。推息黥補劓之恩，稍還舊秩。勉圖後效，用蓋前愆。《盤洲文集》卷二四。

〔二〕有：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魏彥轉官制

山越弄兵，騷我嶺表，爾控弦擐甲，力挫妖鋒〔二〕，解圍禽敵，厥功茂焉。爰陟榮階，書之勇爵，益圖忠報〔三〕，嗣有恩光。《盤洲文集》卷二四。

〔二〕挫：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三〕圖：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劉淑贈官制

爾氣吞群盜，履刃登鋒，拳勇無前，沒身流矢。爰加襁典，併錄遺孤，三泉有知，勗此恩渙。

《盤洲文集》卷二四。

孫諒轉遙郡刺史制

群盜蟻聚，五嶺麕驚。遠聞獻馘之音，可後踰時之賞？爾精忠自奮，沉勇無前，獨提虓虎之師，遂清狡兔之窟。畀之州紱，夸爾戎旃，當令黃木之灣，不見綠林之迹。益思功效，嗣有恩褒。《盤洲文集》卷二四。

吳掞轉五官太府寺丞制

太府掌貢賦之貳，而頒貨賄于受藏之府，蓋周之舊官也。爾材器莊粹，佩服義方。萬里侍行，西平有子，俾丞九寺，仍陟五階。用增濟美之休，且示褒忠之眷。往涉其筆，以對恩光。《盤洲文集》卷二四。

吳柄轉五官直秘閣賜紫章服制

朕注意元戎，遠馳召節。晉晝三接，未盡褒賞之意。爾教忠有訓，稱其家兒，躡進文階，俾直中

秘。仍錫金章之寵，式增綵服之光。《盤洲文集》卷二四。

周夢若母許氏封孺人制

朕踰祀紫宮，推澤遐邇。影纓仕路者，其親九帙，則有圭組之榮與夫湯沐之邑，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壺範之賢，擇鄰有訓，厖眉華髮，逢此恩榮。用增三釜之歡，以彰四德之報。《盤洲文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

莫延廕承信郎制

爾棄其故土，慕義來歸，載嘉忠忱，宜有褒異。俾躋仕版，用示恩榮。《盤洲文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彭昇貴州刺史制

右列以遙郡爲榮，非異恩不能到也。爾嘗扈茲殿，積有勤勞，寵之州旗，宜思忠報。《盤洲文集》

卷二四。

王瀹浙西提點刑獄竇敷潼川運副制

坤維吾西土也，距朝廷且萬里；吳中吾駐蹕之所也，外臺去天纔尺五。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人之休戚如一身，未嘗有遠邇之間。分道置使，厥選匪輕。爾瀹嘗持閩節，有澄清之譽，茲用命爾察刑于近畿。爾敷嘗典蜀郡，有平易之政，茲用命爾轉漕于舊壤。能使民不冤，用不乏，官不媮，吏不蠹，則爾之職舉也。《盤洲文集》卷二四。

薛鳳國子正季翔太學錄制

士不遠千里而來，使其漸摩道義，循服規矩〔一〕，則表儀之列可非其人乎？爾鳳、爾翔，儒之秀傑〔二〕，其推正心誠意之學，以助我長育之教。《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循：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二〕傑：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魏吉甫大理評事制

孔門高第，片言可以折獄；周書有訓，兩造然後聽辭。爾詳練法令，宜列理官，欽哉欽哉，毋寧上下其手。《盤洲文集》卷二四。

凌景夏復敷文閣直學士制

朕禮神頌祇，已用上辛之吉；滌瑕蕩垢，率循令甲之常。惟時從臣，未獲舊貫，爰推茂渥，實采僉辭。具官某，識邃經郭，量函德宇，出入久乎中外，聲名著乎邇遐。重鎮撞牙，遏邊衝於尊俎；清躔聽履，振公道於銓衡。頃出多言，退休間館，茲廣泰壇之澤，俾還內閣之班。往服綸恩，以需節召。《盤洲文集》卷二四。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黃祖舜轉一官致仕制

輕裘制閫，遠馳茸纛之聲；方幅叩閭，遂露抽簪之請。勉從雅志，用出褒書。具官某，識洞眇

綿，量苞廣博，糟粕不膠於紙上，經綸自得於胸中。有嘉憂國之誠，屢納庇民之說。榮躋樞極，陳泰階六符之經；任重藩垣，修方伯連率之職。正仰折衝之效，遽高知止之風。眷此老成，閔勞以事，增之品秩，式寵其歸。往佚鄉粉，益迎壽祉。《盤洲文集》卷二四。

李如岡磨勘制

三年而計群吏，若稽陟典之文；累日不離小官，獨減從臣之考。茲協銓曹之法，實彰名器之公。具官某，識探道原，智優治具〔一〕。司刑禁路，鞠茂草于園扉，敷惠藩方，美甘棠於南國。奉叢祠而通志，增華秩而應條。往服恩綸，益休廣譽。《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治：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梁俊彥轉遙郡刺史制

朕患陟典之濫，或□□□公，其法自貴近始，所以奉三無私也。爾蚤齒儒林，通於文史，典司宮維，能勤其官，環列序進，訓齊有賞。州紱之榮，與□類等，益思忠恪，以對光寵。《盤洲文集》卷二四。

周葵封宜興縣子制

朕嗣守洪基，肇裡紫時。當路寢齋居之日〔一〕，霏雪甚繁，暨闕宮朝獻之辰，陰雲盡解。克竣熙事，爰布慶條。若時舊德之臣，宜出明綸之命。具官某，深忠許國，遺直事君。非堯舜之道不陳，同熙庶績；殆筦晏之佐弗及，咸仰貴名。屬三歲之親祠，值四郊之多壘。建改卜之議，能稽皇祖之成規；迓涓成之休，遂展泰元之大報。會有燕閒之請，莫陪顯相之儀。茲舉典章，用開爵邑。噫！致齊侯之胙，有考舊聞；受宣室之釐，敢懷專鄉？益綏吉履，用對恩褒〔二〕。《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日：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二〕褒：原作「表」，據影宋本、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王之望封襄陽縣子制

朕遵舊規於二祖，變熙事於一陽。啓蟄而郊，協魯國駢犧之祀；獲獸以饋，若漢代白麟之章。既歲上儀，用推慶澤。具官某，忠規致主，壯志絕人。闕紫闥而攀台階，榮躋四□〔一〕；穆天緯而經國

體，密贊萬幾。緬惟涓選之辰，實參改卜之議。偶休閒館，莫相明裡。茲疏穀璧之封，乃荒菜食之邑。噫！百神咸秩，已格嘉虞之休；萬福來同，敢懷專鄉之意？更綏吉履，益對恩輝。《盤洲文集》卷二四。

〔二〕榮躋四□：清刻本作「榮登四等」，庫本作「榮登六太」。

黃祖舜贈五官制

祿賢褒德，稽載籍之□□；隱惡崇終，存有邦之典令。若時峻望，嘗列輔臣，方覽挂冠之章，忍聞易簣之語？告其居第，出此卹書。具官某，器局沈深，風規直諒，傳孔、孟聖賢之學，入淵、騫德行之科。卿佐是謂股肱，久運中樞之畫；俎豆嘗聞軍旅，爰分方面之權。羽淵忽夢夫黃能，長沙果集乎子鵬。命之不淑，識者咸嗟。用增幽壤之榮，沓進文階之品。尚其不泯，歆此猶生。《盤洲文集》卷二四。

劉立等轉官制

爾等頃以軍興，奔走郵置，宜推賞澤，用獎勞勤。《盤洲文集》卷二四。

高郵軍立功人轉官制

淮瀆之役，氛祲盤結，爾等或被甲戰野，或銜枚攻營，第賞褒功，咸進階秩。益思忠力，以對恩榮。
《盤洲文集》卷二四。

權洮州趙令結妻包氏封令人制

爾夫身留異域而王師薄于城下，爾能率軍民望風歸義，忠壯如是，女史所無。宜錫令名，以開脂澤，使妄男子知所媿焉。
《盤洲文集》卷二四。

楊貴等轉官制

西陲受敵，百將同功，爾賈勇奮忠，斬首捕虜。幕府差次，宜陟榮階，往服恩光，益圖報塞。
《盤洲文集》卷二四。

吳益轉右朝奉郎制

朕惕奉慈謀，光臨寶祚，嘗覃中外之慶，靡分大小之臣。具官某，接物惠和，宅心端栗。披尋竹帛，知師友之淵原；怡養丘樊，玩烟雲之舒卷。頃階戚黨，蚤綴從班，獲逢嗣服之恩，實應遷官之典。益思謙畏，用保寵榮。《盤洲文集》卷二四。

薛良朋進職制

人主以八柄馭群臣，予奪廢置，猶雨露雪霜不可以偏廢也。二浙歲惡不入，民多菜色，朕隱憫流徙，食不甘味。故坐視不恤，如嘉、如康祖、如宥之者則絀之，奉使稱職，如豈、如閱者則陟之。爾奉行不懈，賑拔有勞，顧不賞可乎？進直河圖，尚勉之哉！《盤洲文集》卷二四。又見民國《瑞安縣志》

卷六。

姜誥進職制

朕哀凶歲之民，軫殍野之慮，採菑之策，靡不施行。王城之外，流亡四集，今既數月矣，幸而生存，則可以返其田廬。有司勞於振卹者，以次取賞，寧過於厚，所以勸勤事之吏，庶幾庠廣我仁民之心也。爾閱視調委，不懈厥職。道山之署〔二〕，時謂優恩，益思其終，以稱群論。《盤洲文集》卷二四。

〔二〕署：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韓彥古轉官制

日者聚飢民於四郊，分官吏稟餼鬻，致醫藥。爾攝承民曹，實參其事。今生者可歸，第勞出賞，增秩一等，以勸後之濟斯民者。《盤洲文集》卷二四。

吳掞駕部郎官制

郎位上應乾文，爲朝廷華轍。爾有列卿寺，訓墨未乾，躋之司輿，時謂異渥，所以彰乃父教忠之美也。惟爾行安而節和，必能恪居厥官，以稱朕意。《盤洲文集》卷二四。

閻安中中書舍人制

朕考三代以來，在兩京最盛。文章煥焉可述，莫非爾雅之辭；號令罔有不臧，初無替否之迹。追還古始，有待髦英。具官某，學闡丘墳，聲諧韶濩。決科文陛，切直冠夫諸儒；掌翰儀曹，光焰輝夫儕輩〔一〕。介然有守，卓爾不群。自入賢關，新學法，挾策負素者爭親乎模範，躡纓整襟者咸中乎規繩。惟禁路之擇材，輟師資而爲誥。雖出綸出綍，欲求潤色之工；顧爲紀爲綱，尤賴論思之助。往踐厥次，時惟休哉。《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輝、儕：原缺，并據庫本、清刻本補。

趙伯強承信郎制

爾父蒙盾援旌，殞于行陣，錄孤之澤，所不可遺。往即官聯，式思所報。《盤洲文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四。

葉顥磨勘制

八柄詔王，厥分爵祿之等；三載考績，率循法令之常。雖列從班，必遵彝矩。具官某，賦材碩大，迪德忱恂。蚤環轍於宦岐，晚垂紳於禁路。秋官斷獄，議者謂過于、張；文部典銓，時號後有盧、李。茲因會課，實應遷階，庸出絲綸之褒，庶增筆橐之重。往祇茂渥，益廣休聲。《盤洲文集》卷二四。

劉儀鳳磨勘制

設六卿之官，是爲邇列；考三載之績，蓋踵前規。若時禁密之臣，亦限吏銓之柄。具官某，淵原

種學，典雅摘詞。自揮翰於南宮，即主盟於北苑〔一〕。司馬掌九伐之法，厥有弛張；太史成一家之言，正資筆削。茲因會課，實應遷階。初非不次之恩，庸示無私之典。往祇茂命，益暢美聲。《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北苑：原缺，據清刻本補。

吳璘判興元府制

漢中巨屏，實蔽極邊；關外重權，毋踰元老。出茲言綽，新彼轅門。具官某，名以忠聞，功因武立，凜凜中堅之望，番番上將之元。建方□於函谷以西〔一〕，□寬遠顧；□雄心於狼望之北，獨蘊壯懷。茲載戢於師干，庸近移於幕府。九命作伯，孰先倚愛之親；十國爲連，益賴扞城之助。副吾注意，知汝匪躬，往究英猷，奚煩多訓！《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於：原缺，據清刻本補。

王大寶禮部尚書制

朕遠覽周書，尚猷詢茲黃髮，若稽虞典，疇咨汝作秩宗。復起老臣，甚諧輿誦。具官某，抗高明之識，馳魁壘之名。紫橐崢嶸，孰並驅於禁路；皂囊剴切，殆獨步於諫垣。雅操不移，高風易退。方奉祠而均逸，忽上牘以遺榮。緬懷骨鯁之英，浸勞夢寐之想。遠趨一節，既無俟駕之淹；載錫兼金，寧有挂冠之執！爰蔽朕志，俾長春官。蓋進德以尊朝，期用儒而益國。討論禮樂，豈止玉帛鍾鼓之云；獻納箴規，庶幾几杖盤盂之戒。往祇厥位，惟爾之休。《盤洲文集》卷二四。

方滋權刑部侍郎制

朕俯酌人情，若稽禁罔。前之所是著爲律，具存畫一之章；爾曰勿宥惟厥中，斯濟登三之政。比申細札，用戒祥刑，疇咨明恕之才，俾總平廷之柄。具官某，緼沈深之識，擅盤錯之能。使節州麾，殆艱難之歷試；民風吏蠹，無纖介之可欺。輿議皆稱其賢，三紀久勞于外。宜持紫橐，遂貳秋官。夫法令譬猶江河，蓋易避難犯之義；若文書盈於几閣，有奇請它比之姦。已肩鐻乎兩端，唯科條於三尺。其推朕意，毋忽獄疑，竚而稱職之休，成我知人之哲。《盤洲文集》卷二四。

王承祖等轉官制

爾遠隨戎莫，來造帝庭，用陟官聯，以示還歸之寵〔一〕。《盤洲文集》卷二四。

〔一〕寵：原作「龍」，據影宋本、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唐閔國子司業制

古之君子，經爲人師，行爲人表，故居一鄉則一鄉化〔二〕。在一國則一國治。今朕羅天下秀異于成均，侈袂方履，閭閻秋秋然，不但取其庠聲序音之盛爲美觀，蓋欲養材器備官使也。以爾禪顓門之學，高月旦之評，入朝十年，恬於執利，彌邵之德，稱爲醇儒。比因使指之還，嘗賜清間之款，占奏詳整，簡在朕心。往誨諸生，思稱其職。《盤洲文集》卷二四。

〔二〕則：原作「刻」，據影宋本、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王弗權戶部侍郎制

朕若稽仁祖，嘗用許元，雖增秩遷階，至列賢科之籍，而歷年玩歲，不離財計之官。蓋久其任而得人，則盡其才而興利。今朕此選，將庶幾焉。具官某，智慮從橫，材資超詣，歷宦岐而甚久，惟心算之最優。通知食貨之源，灼見公私之弊。對之昕陞，嘉富國之謀猷；試以版曹，有裕民之方略。其顓治賦之柄，勿分約法之勞。要當解瑟而變更，毋或守株而苟且。從班足可施設，非錐處囊中之時；國用賴以贏餘，竚錢流地上之效。往追前哲，嗣有褒章。《盤洲文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鄭立改官臨安府知縣差遣制

賜對於昕朝，易階于小選，雖典章所有而恩不常出也。爾粹於學問，稱有吏材，敷奏可嘉，不誤舉者。畿內壯縣，用試爾能，政績有成，嗣將飾擢。《盤洲文集》卷二四。

韓彥古直徽猷閣知嚴州制

爾攝承省戶，以語言之失罹于清議，自詭治民。吾以乃父勲藏盟府，不汝疵瑕。延閣汝舊物也，嚴陵吾輔郡也，夫美錦尚不可使人學製，況千里之寄乎？爾其矯揉脩飭，允蹈中庸，使實惠洽于編氓，則爵位可以長守。敬之哉，毋荒棄朕命！《盤洲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四七一七

洪 适 三

戒諭諸將撫循士卒詔

敕：朕嗣有令緒，躬履多虞。披榛莽而立朝廷，未濟艱難之業；聽鼓鼙而思將帥，有懷屯戍之勞。比雖通兩國之和，詎敢忘五兵之備？邊城密邇，政擊柝以相聞；戎幕崎嶇，亦暴衣而浸久。慨此執戈之衆，未知稅駕之期。惟山林未息於馬牛，致介冑尚生於蟣蝨。風灑露沐，日削月朘。左親戚以相從，舉室家而靡託。興言至是，軫念于中。雖進元戎，與參密議，每虞裨將，未體朕懷。或狃故常，罔加存撫，廬舍弗矜其燥濕，糗糧或失於時宜。有乖挾纊之恩，靡徇投醪之義。繇今以往，毋蹈厥初。其同甘苦之情，仰副綏懷之意〔一〕。未能按轡，親巡細柳之營；儻遂囊弓，即議□□之賞。勉圖報效，共享升平。《盤洲文集》卷二五。

〔一〕綏：原缺，據庫本補。

令監司舉廉吏詔

朕聞上古之治，百僚師師，盡瘁竭節，罔不清修淳白，以振乃職、勵乃事。是以教化興行，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于今十有六年。數詔有司，務行廉白，撫綏吾民，將以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率以貪漁爲常，牟賊其民，慢視厥職，弗以經意；而方絜之士，飾躬自將，挺然不徇流俗者，又沉滯下僚，壅於聞達。薰蕕不同，反罹訛毀，部使者罔克聞知。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國家少事，繇役不興，兵革不作，而民多貧困失職，厥咎安在？是廉吏不興而貪吏未去也。部使者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哉？夫部使者位尊責重，所使爲朕外臺之耳目也。其各公乃心，廣乃視聽，歲舉所部廉吏一人，上其功狀，朕將識擢，以風在位而律貪夫焉。《盤洲文集》卷二五。

令宗司舉賢宗子詔

敕：朕猥以眇躬，嗣承大業。觀軫轄之象，傷同姓之孤睽；誦角弓之詩，鑑前王而親睦。思強王室，廣用宗盟，冀枝胄之繁興，爲本根之庇蔭。挺挺有祖風烈，何獨舊聞？顯顯爲世豪英，豈無佳士？爰舉先親之典，每防踰戚之非。或剖竹分麾，出畀朱幡之寄；或垂纓戴縑，進參紫橐之聯。尚虞

或抑於下僚，未克盡躋於顯仕。昔周家致治，毛原迭位於公卿；唐室多材，程石繼登於鼎鉉。曷於今日，有媿前朝？夫疏遠鯁生，尚能謀國；豈神明貴胄，不可亢宗？凡我懿親，宜遵明詔。雖行有九德，惟知人之固難；其歲貢二人，則進賢而必賞。益思汲引，以副招求。《盤洲文集》卷二五。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誥

敕：分職以倡九牧，周寔重於列卿；掌選而主三銓，唐尤高於文部。迺朝廷之貴職〔一〕，須識量之名臣。朕得其人，使率其屬。具官某剛方可任〔二〕，公正無私，謙謙有君子之風，蹇蹇勵王臣之操。學通墳素，酌道德之淵源；才冠等夷，游文章之林府。久騫禁密，擢首憲司，嫉惡如讎，觸邪罔避。白黑分於轂下，中外畏其筆端。豺當路而不問狐狸，臺綱大振；獸在山而莫采藜藿〔三〕，國勢愈尊。爰升常伯之聯，俾典天官之務。其考覈於流品，無殽混於賢愚，盡革頽綱，一清選部。山岳動而州縣皆震，威已並於思謙；筦庫擢而門閥不遺，美無專於辛術。往服朕命，是惟汝能。《盤洲文集》卷二五。

〔一〕職：原缺，據庫本、清刻本補。

〔二〕可：原缺，據清刻本補。

〔三〕山：原缺，據影宋本、清刻本補。又庫本作「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保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

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制

門下：奉瓊闕以均休，久賴謀猷之助；佩麟符而居守，有嚴節制之權。睠中外之無殊，宜寵光之特異。迺峻齋壇之拜，仍參宰軸之華。協以剛辰，孚于群聽。具官某，行高而德鉅，材全而器周。尊所聞而高明，養其氣以剛大。負博極群書之學而抗之以識，縕度越諸子之才而持之以謙。蚤踐禁塗，越登揆路。盡瘁事國，苟公家之利無不爲；正色立朝，以天下之重而自任。備嘗險阻，蔚有名聲。懇辭勩相之勞，勉循燕間之請。通班書殿，嘉素志之甚高；進讀經筵，顧遠圖之未究。惟秣陵之沃壤，乃今日之陪京，襟帶江淮，控扼吳楚。龍蟠虎踞，列山川形勢之雄；箕張翼舒，總師旅屯營之衆。付茲重寄，得我宗臣。盪節調戈，開茅津之鉅鎮；衮衣繡黼，視槐位之多儀。用昭柱石之隆，式畀藩維之重。於戲！賜旂鸞而刻命，載加栒邑之章；守管籥而擅名，其企鄭侯之迹。往凝報效，奚俟訓詞！

雄武軍節度使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除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

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十國爲連，懋著价藩之績；九命作伯，載陞帥閫之雄。視亞保以參華，肅元戎而增重。肆加褒律，庸諗治朝。具官某，謀蘊沉深，資函剛果。自策名而委質，惟竭節以忘家。扣楫誓江，志欲清於邊陲；援枹臨敵，勇常冠於戎行。頃授鉞於秦川，俾總戎於蜀道。屢騰捷奏，夙振軍容。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扞；戰功第一，毅然銳將之風。朝廷倚重以無虞，夷狄畏威而遐遁。宜加徽數，用答鴻勳。夏篆介圭，聯新班於左棘；珣戈鉞秘，易要地於中條。加衍爰田，陪崇真食。於戲！授西討之遠略，朕方有法於漢光；奏北伐之膚公，汝其聿追於南仲。無使六月之雅，獨歌三代之時。往究乃心，以若予訓。《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御史中丞除禮部尚書誥

敕：中執法任耳目之寄，所以彈糾士大夫，使蹈忠信廉直之域；太宗伯掌邦國之禮，所以辨上

下，定名分，而嚴堂陛之勢。分職雖殊，而尊君肅臣，其揆一也。以爾具官某，踐履公正，節操剛方，久居憲臺，中立不倚，繩擊姦邪，罔不震讟。望實之茂，隱然在人。今春官闕長，疇咨邇服，無以易汝。昔李勉劾悍將而唐室知朝廷之尊，叔孫通制綿蕞而漢祖知皇帝之貴。朕之所以命汝者，蓋將創儀立制，以隆主威而勵臣節，豈特鍾鼓玉帛云乎哉？往哉汝諧，嗣有褒擢。《盤洲文集》卷二七。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誥

敕：禁闥持荷，夙重從臣之選；鑾坡視草，尤艱內相之求。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諮詢，非溫厚爾雅不足以當論譔。久虛茲位，今得偉才。具官某，智識通明，器資淵博。考其師友，漸游夏之切磋〔一〕；睹爲文章，麗卿雲之黼黻。蚤徊翔於邇列，已趨躋於同僚〔二〕。比擢夕郎，浸更歲籥。黃扉論事，繼批敕之高風；青瑣宣猷，罄沃心之讜議。朕當國步紛紜而多故，欲王言鼓動於群情。扶杖老民，思見漢文之德化；流涕武卒，感奮奉天之制書。冀得若人，以宣朕意。僉云汝可，其代予言。當使明綸聳四海九州之聽，庶幾奧義迫三盤五誥之文。汝其勉之，以永終譽。《盤洲文集》卷二七。

〔一〕切磋：原缺，據影宋本補。

〔二〕趨躋：原缺，據影宋本補。

戒守令勸農詔

敕：朕以寡昧，獲保宗廟，遭時屯棘，戎事未寧，江浙荆淮之間，瘡痍猶未瘳也。宿兵百萬，調度資糧，非農無以給之。重困吾民，莫斯爲甚，而州縣之吏勸劭不力，末技游食、背本趨末者尚衆。惕然以思，靡皇朝夕。冀得良吏，以宣德意。故嘗明詔大臣舉任縣令者，親擢郡守，臨軒勞遣。道民之詔，無歲無之。比年以來，吏偷弗虔，慢視民事。歲小不康，則下有飢色，道殣相望，豢其脂膏而莫之省愛，豈朕之不德，訓之有未至耶？抑吏狃故習不可遽革耶？夫爲人師帥而田野不闢，桑麻不殖，戶口滋耗，獄訟浸繁，是師帥不賢而主德不宣也，朕將何所賴焉？繼自今其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亂爾有政，毋以朕言爲墻壁虛文，則汝之職時亦有無窮之聞。尚或弗念弗庸，惟汝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朕言不再，汝其聽之。《盤洲文集》卷二七。

仲夏賜諸路恤刑詔

敕：朕猥以眇躬，嗣有不業，永念愚民之衆，輕于文法之中。雖畫地爲牢，必使之無訟；故吞舟之網，寧失於不經。情每軫於鄉隅，志欲期於按堵。盡除苛禁，已破觚而斲珣；尚恐有司，或吹毛而

次骨。適臨中夏，爰舉舊章。惟炎日之如焚，在圜扉而良苦。榜笞火烈，逮繫株連，或罹瘐死之悲，殊損好生之德。肆頒明詔，申告庶邦。惟唐虞之畫衣冠，民無犯者；成康之空囹圄，朕甚慕之。爾其欽哉惟刑，謹乃出令。仰副哀矜之旨，奉行寬大之書。夫五刑之屬三千，非先王之得已；而一歲之獄數萬，稽前訓而可懲。咨爾有僚，咸體朕意。《盤洲文集》卷二七。

乾道二年殿試策題

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茲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今朕夙興旻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水，未知攸濟。間者設舉薦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塞徼幸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未立；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未裕。臧墨之刑非不嚴，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錢穀之間非不勤，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改幣以贍邦用，或謂鐵不如楮。豈爲之不得其要與？抑文勝而弊難革與？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內修政事，宣王所以興周；綜核名實，中宗所以隆漢。考之方策，其施行之跡何如，子大夫通達古今，明於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無隱，朕將親覽焉。《盤洲文集》卷六四。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實錄賜宴表

史述信書，昭揭先猷之盛；恩霑邇列，式均嘉宴之私。仰佩寵榮，采深感涕。中謝。共以徽宗皇帝文周經緯，道合希夷，禮樂粲然復興，刑罰措而不用。垂裳平治，邁三代之英風；脫屣崇高，躡二皇之遐武。於鑠巖廊之美，有光竹帛之傳。中偶兵戈，蕩爲埃燼。爰極罔羅之力，遂臻纂緝之成。事不一書，誅姦諛於既死；言非虛美，質鬼神而無疑。豈期法酒之陳，迺及素餐之列！撫存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情篤孝思，德先仁政，克濟中興之業，能昭下武之功。揭大訓以麗天，方切羹牆之感；賁殊恩如湛露，逐加柱石之微。臣等獲際昌期，浸登顯仕。有頌其首，既膺魚藻之歡；惟既厥心，少竭鹽梅之報。《盤洲文集》卷二五。

代宰臣賀收復河南州縣表

善師不陳，初無攘狄之勞；文德誕敷，坐受歸疆之請。一人有慶，四海交懽。中賀。竊以炎正中微，適際阽危之運；胡人南牧，肆行暴掠之菑。長驅中原，荐食上國。惟昊穹之悔禍，致勅敵之乞盟。狼子野心，蓋自舞干之格；神州赤縣，遂無血刃之傷。王綱所加，車書同道。宣王復文、武之

土，永固洪基；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旄倪鼓舞，宇宙廓清〔一〕。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勇智天錫，懷禁暴安民之志，捐窮兵黷武之心。□單于□□□□朝，本聖人以天下爲度。干戈載戢，大凝復古之勛；師徒不勤，自獲和戎之福。事載竹帛，功光祖宗。臣等猥以庸材，叨居近弼。一心盡節，獲聞五利之謀；再拜奉觴，願上萬年之壽。《盤洲文集》卷二五。

〔二〕廓：原作「御名」，據庫本改。

代宰臣賀正旦雪表

三微更始，正王道之大端；六出飛花，兆年豐之嘉慶。自近及遠，式舞且歌。中賀。竊以葭律移灰，方陬月棣通之際；椒花獻頌，正洪禧萃聚之時。蓋聖人之德無加，則天瑞應誠而至。葵心向日，方瞻鳳曆之頒；柳絮因風，已發兔園之詠。雜軒墀之玉砌，成宮闕之瑤臺。寔一人有慶之符，示百穀用成之應。良史直筆，已書尺地之珍；太師陳詩，行播千倉之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履端於始，與物爲春。惟盛德上合於天，故圓穹不愛其道。即頌聲之並作，致協氣以橫流。七政齊於璿璣，有合璧連珠之瑞；四時和爲玉燭，無鳴條破塊之災。故茲五穀之精，降此一歲之始。臣濫司台柄，獲睹休祥。燮理陰陽，大懼絲毫之亡補；勤勞稼穡，行觀廩廩以皆盈。仰望龍顏，徒深鼇抃〔二〕。《盤洲文集》

卷二五。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二〕此下原注云：「庾肩吾《謝曆啓》：『拂瑄移灰，識權衡之有度。』」

代皇子謝明堂加恩表

展采合宮，克達明禋之薦；均釐宣室，遽叨惠術之頒。遜避莫從，震驚罔措。中謝。竊以聖人饗帝，式虔報本之誠；孝子事親，必極寧神之奉。亶哲王之稽古，嚴烈考以配天。吉既卜於秋辛，禮遂行於陽館。用薦一人之馨德，聿來四表之歡心。咸造在庭，獲睹彌文之講；並受其福，誕霑大澤之流。臣襲慶星潢，駢暉寶萼，勉飭溫良之行，愧無歧嶷之資。建旒設旄，節擁雙城之貴；剖符錫壤，爵超五等之崇。逮茲熙事之成，復冒寵章之及。轅田加厚，圭賦增腴，拜賜甚榮，撫躬知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帝德，克享天心。比及三年，屬有宗祧之事；錫厥五福，故使子孫無忘。致此明綸，被於弱植。臣敢不祇承徽數，益迪令猷？學禮學詩，恪謹過庭之訓；惟忠惟孝，誓堅衛社之心。《盤

洲文集》卷二五。

代普安郡王謝賜第表

奉藩王室，將從外邸之安；築第神京，遽拜大君之貺。俯惟虛受，內積媿懷。中謝。切以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未聞弱植之微臣，獨庇中都之大廈。是惟隆典，有掩前修。臣德陋中和，器慚奇穎。出從外傳，粗讀河間之書；入侍嚴宸，曾乏東平之善。荷龍光之俯逮，顧駑鈍以難任。渠門赤旂，已峻將壇之拜；元冕朱紱，更兼王爵之封。豈期十札之頒，遽奉一區之賜，敞高閤於吉壤，分清禁之餘光。乃寢乃興，遂偃仰棲遲之樂；既怡既懌，無囂塵湫隘之虞。豈惟拜命之帡幪，固且隆基於久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睦族，義重隆親。胡不飲焉，鑑獨行於《杕杜》；式相好矣，歌攸芋於《斯干》。故茲宮室之成，特壯本根之輔。臣敢不仰銘睿德，益勵臣衷？夏屋渠渠，每念滿盈之戒；小心翼翼，誓堅忠孝之誠。《盤洲文集》卷二五。

代邊將謝賜春衣表

聖主疇勞，載錫春成之服；戎亭拜命，咸叨天賜之恩。稽首歡呼，省躬感厲。中謝。切以楚人挾纊，彰拊循士卒之能；漢祖解衣，得駕馭英雄之術。蓋君之視臣，尚思於足體；則下之報上，當務於

捐軀。洪惟清朝，高視前古，既九月舉授衣之典，復三春施賜帛之仁。駐輦聞詩，常有及時之喜；與袍同澤，深懲偕作之非。遂致無庸，亦霑大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握乾立極，乘震當陽。服光武之大冠，久茲得衆；愛韓昭之弊袴，必以旌功。方陽律之始回，念征夫之在遠，爰出有司之幣，以爲公子之裘。萬里乘邊，未著七擒之績；十行頒札，遂膺一襲之恩。拜況甚優，論疇何有！臣敢不書紳佩德，歛衽思忠？揭竿爲旗，誓奮犀渠之勇；何戈與祿，庶逃鵜翼之譏。《盤洲文集》卷二五。又見《宋四六選》卷九。

代狀元以下謝賜中庸篇表

禮經貽訓，載先儒明道之言；宸翰摘華，賁新進服膺之寵。仰拜楓庭之況，蔚爲桂籍之光。展誦兢惶，珍藏榮耀。中謝。切以道淪彫喪，學昧中庸。知者過之，望門庭而莫造；小人反是，納陷穽以奚知？或卑污仍甚陋之途，而矯激肆至高之行。惟顏氏擇乎而弗失，得窮夫子之言；至荀卿守焉而不詳，遂墜孟軻之業。雖道之不行已久，幸天之未喪於斯。洪惟熙朝，特興絕學，蓋百世俟聖人之作，致諸儒識君子之歸。共惟皇帝陛下廣大精微，聰明聖知。得執中之一貫，是傳之湯；用好問之兩端，斯以爲舜。達治國九經之義，知修身三德之原。乃睠鯁生，未明奧旨，述天聖甚盛之舉，采子思不刊之經。徒載空言，炳若日星之著；特形妙墨，粲然雲漢之垂。俾之勉強而行，庶或從容而中。臣等幸

逢治世，濫擢儒科。可以終身行之，永佩一編之戒；不能期月守也，益懲前轍之非。《盤洲文集》卷二五。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皇帝實錄賜獎諭詔表

事錄先朝，甫逮一篇之奏；寵形溫詔，蔚爲三館之光。拜賜兢慚，撫躬感幸。中謝。竊以徽宗皇帝席榮華之旦，乘富有之基。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制禮作樂，用文治平。隆儒術以大興，省刑章而幾措。規恢宏遠，綿九閏以憂勤；號令坦明，垂百王之模範。方佇蒼梧之返，俄成谷口之游。將欲鋪張日新之雋功，形容天縱之盛德。必得蹇蹇諤諤之士，與遷、董而比良；庶幾渾渾灑灑之書，追夏、商而並駕。中偶兵戈之厄，蕩然圖策之亡。採摭舊聞，惟網羅之匪易；搜哀遺籍，極煨燼以兼收。爰命有司，共成大典。臣等識乖五例，用乏三長。正次王而王次春，未達發端之旨；事繫日而日繫月，粗殫紀實之勞。方茲首帙之告成，遽沐十行而稱善。榮冠翠綬之列，恩踰華袞之褒。自揆庸虛，曷圖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昭思來孝，適駿有聲。誦堯之言，采切羹牆之慕；纂禹之緒，欲光竹帛之傳。俾汗簡以圖終，乃出綸而示勸。臣等敢不佩服睿訓，細尋帝謨？絕筆可期，敢自延於白首；垂紳罔報，誓將盡於赤心。《盤洲文集》卷二七。

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

錫壤南交，獲嗣承於家緒；拜章北闕，敢虔奉於國珍。退慚不腆之儀，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九隆後裔，六詔支流，踰嶺海以來賓，綿漢唐而不絕。永平懷遠，始開龍尾之疆；天質疏恩，爰錫馬頭之器。會聖明之在御，肇道德以兼容。弗以遐遺，許之內屬。幸藩方之世襲，惟忠節以家傳。久習華風，屢霑睿澤。適際守祧之始，謹修任土之誠。恭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布深仁而旁暨，耀神武以外揚。風雨順時，知中國之有聖；夷蠻效職，聞盛德以皆臣。仰睇前旒之蔽明，願削左衽而蒙化。臣國小而偏，道阻且長，雖陪九譯之重，莫遂五原之款。長安在望，誓堅葵藿之傾；楛矢雖微，少致蘋蘩之獻。《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全宋文卷四七 一八

洪 适 一三

謝賜先臣謚忠宣表

伏蒙聖恩，以臣弟左朝散郎、守起居舍人臣遵有請，特賜先父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臣某謚忠宣者。先臣銜使，不忘徇國之忠；同產抗章，仰拜易名之寵。哀榮終始，感涕縱橫。臣中謝。竊以六家所以成書，斷自周公而下；三品然後節惠，詳夫唐世以來。褒貶咸決於君前，善惡不誣於身後。非有傑出之迹，安得殊常之榮？伏念先臣當鳴鏑之敗盟，以單車而脩好。聞諸夫子，不辱命於四方；執我行人，甘茹毛於窮海。艱難備矣，操守確然。數其亂華之誓，折彼取蜀之問。及上介汙賊庭之祿，之死靡他；至同倫易虜帳之官，沒身不屈。屢臨白刃，弗變南冠。至於問道以奏祐陵，冒禁而朝太后，秘計屢通於係帛，危機嘗困於畫牢。流遞冷山，七八月而見雪；操持禿節，十五載而入壘。蒙神聖之簡知，值權邪之毀隔。遠投裔土，莫駐頽齡。幸逢琴瑟之更張，遂致絲綸之洊出。賜之嘉謚，

卓爾異恩。著甲令以顯褒，達丁年之善聞。諸孤不肖，益殫戴舜之誠；幽壤有知，必效亢回之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行仁政，心念功臣。謂康衡之排妒陳湯〔二〕，皆其私怒，而忠州之譴逐陸贄，恨不生還。隆曲澤以飾終，示清朝之彰善。事光存沒，風勸邇遐。使忠貫日月之稱，在德蘊丘園之上。臣謬居冢嫡，獲奉烝嘗。掃地焚黃，丕變松楸之色；瞻天上牘，不勝狗馬之心。臣無任。《盤洲文集》卷三五。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一一（第二冊第一六六七頁），同治《樂平縣志》卷首。

〔二〕陳：原作「棟」，據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代程樞賀南郊禮成表

清蹕就陽，得卜郊之剛日；泰壇拜況，踰類帝之明禋。凡在式圍，率同擊壤。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補天興業，貳地宅尊。偃武修文，不膠馬上之治；制禮作樂，有考鹿中之祠。炳管蕭以揭虔，滌蕪栗而備物。雲門存古先之舞，芝房奏新作之歌。駢駒鸞路之弗爲，風馬羽旄而來下。歡該四表，釐逆三神。雲非霧以祥開，月從星而光燭。降年有永，等皇祐明堂之詩；迎日之長，推有熊寶鼎之筴。迺漏泉而豐澤，俾畫地之弛刑。簡策特書，國家縟典。臣退居故里，阻望屬車。侍祠者數百人，遐想漢儀之盛；上壽曰千萬歲，空馳虎拜之誠。《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程樞密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虎觀鼎新，復仰木天之壯；蜺旌順動，有光金匱之藏。事歲崇朝，禮超前代。中謝。臣聞編珠拱極，憲東壁之經星；群玉名山，峙西崑之策府。惟興國再臨於大駕，逮祐陵愈賁於上儀。元元本本而宏達爲群，巍巍煌煌乎卓絕之跡。於赫右文之旦，聿恢下武之聲。定負雖酌於瀛洲，它直尚僑於蘭若。迺更爽塏，肇建洪規。揭寶墨於璇題，帝中第一；鳩瓌材於芸閣，天下無雙。親屈至尊，式昭丕訓。瞻八世宸毫之秘，玩三王彝器之存。褚得肉，歐得骨，虞得筋，克兼衆妙；夏之璉，商之瑚，周之簋，仍獲餘珍。坐使清流，頓增榮觀。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息馬，功濟興龍。煥乎其有文章，皇風載遯；舉而措之事業，治具畢張。闡葱蒨於一時，暢醇醲於四表。先聖後聖，大書特書。臣辱在奉祠，莫遑陪乘。傳置郵之命，幸此道之益高；睹泰階之平，與斯民而胥慶。《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人起居太母回鑾表

聖主樂天，復交懽於北境；皇輿旋軫，爰就養於東朝。遠涉脩途，言歸華闕，極一人之喜豫，罄萬宇以懽呼。中賀。共惟皇太后殿下道配坤元，教形壺則。邁徽音於任姒，追淑範於娥嬋。彤史揚

休，久嬪京而贊治；赤光協吉，遂毓聖以開祥。白玉輅之時巡，奉褱衣而遐適。荐綿歲籥，越在鄰邦。蓋聖人之德，能通于神明；而天子之孝，克安於社稷。皇乾眷命，副九重長樂之思；敵國行成，修萬世甘泉之好。戒皇華而驂乘，備法駕以回鑾。正位慈寧，遂即含飴之樂；賦詩城穎，敢辭舍肉之言？臣等獲際昌期，叨居輔郡。傾心鳳闕，幸修清道之儀；矯首龍庭，恨阻奉觴之列。《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宰臣進六曹寺監庫務通用法表

六官分屬，綜甲令以惟繁；三尺裁書，幸終篇而甫奏。仰塵聽覽，采積兢惶。中謝。竊以帝奠九壠，必有規摹之遠；法垂一代，寧無前後之殊？歲時既閱於推移，可否滋多於因革。惟是文昌之要，尤爲政事之原。上係朝廷，倡紀綱於九牧；俯聯監寺，列筦庫之群司。儻無一定之文，孰究兩端之弊？中罹兵革，浸紊簡書。舉其宏綱，未免口傳之異；視諸故府，莫稽臆決之非。懋建丕彝，允歸華旦。恭惟皇帝陛下循堯治道，廣文伐功。上下相安，品式已臻於備具；國家間暇，政刑宜底於修明。紬大觀之遺編，作中興之寶訓。蓋琴瑟不調之甚，必解而張；俾江河所犯之難，不膠者卓。部居有要，凡日咸陳。臣等獲預編摩，久綿夙夜。因時立制，媿無山父將明之材；合古便今，庶幾蕭何畫一之法。《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張建康謝賜御製孔子七十二賢像贊表

細旃儲思，述闕里之聖賢；鴻筆垂光，賁琅函於郡國。濯冠拜況，紆袂增榮。竊以隆顙脩肱，仰素王之奇表；攀鱗附翼，萃諸國之異能。播高躅於誦弦，存憲言於竹帛。孰謂千齡之後，獲逢萬乘之知。雲漢爲章，像圖孔肖。蜀都繪壁，初無當宁之褒；唐帝摛辭，不及升堂之列。在古未見，惟聖迺能。中謝「一」。恭惟皇帝陛下舞羽修文，解絃更化。想象環於往日，崇木鐸之芳風。玉振金聲，發揮洙、泗之美；銀鈎鐵畫，度越羲、獻之前。加寵校官，匪頒寶軸。臣猥司留鑰，恭睹宸奎。七十子之肖仲尼，悉經題品；二千石不如逢掖，共慶瞻儀。《盤洲文集》卷三五。

「一」謝：原作「賀」，據題意改。

代賀冬至表 一

北宮擊磬，庸知樂律之諧；南至書雲，益見豐年之象。五緯相叶，萬物昭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受命中興，濟身大業。聖人以天下爲度，同彼疆此界之仁；斯民睹泰階之平，享右粥左餐之樂。當

以舒之化景，迎滋至之天休。臣叨廩祠官，養痾里社。振纓綏而接武，莫陪上壽之班；貢履襪而獻詩，願納踐長之慶。《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冬至表 二

疇人課密，當五年再閏之期；秘殿迎長，上萬歲三呼之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天之紀，與時偕行。無徧覆包函之殊，以生育養長爲事。邇遐安集，美宣王之中興；廊廟榮華，賢周公而大治。臣衰遲多病，叨竊叢祠，莫陪鵷鷺之班，徒深犬馬之戀。《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冬至表 三

闔門候景，茲審律於聽工；登臺望雲，遂紬書於往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慈儉保民。能用真儒，開八荒之壽域；備成熙事，變六樂於圓丘。式踐升辰，函蒙丕祉。臣夙叨華綴，久退私閤。空懷頌履之誠，莫預奉觴之慶。《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冬至表 四

闔門以候景至，式符巧曆之占；御殿以聽樂均，爰始黃鐘之奏。迎玉琯一陽之復，合嵩山萬歲之呼。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業濟化龍，勛優息馬。時則有若伊尹，克咸同德之休；王者莫高周文，更廣好生之治。升辰甫及，景福來臻。臣假守海邦，遙瞻天闕，踐長有慶，願賡履襪之詩；上壽多儀，莫綴簪紳之列。《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冬至表 五

氣和玉燭，當芸荔之應期；日永金鋪，仰槐楓之留景。斯名亞歲，共祝萬年。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光啓宏圖，力行柔道。寂爾干戈之偃，粲然俎豆之陳。上獵三靈之流，嘉祥屢獲；外連四海爲帶，比屋可封。逢聖世之榮懷，覺皇初之赳赳。咸馳善頌，式贊升辰。臣叨領州麾，遙瞻帝闕。傾心葵藿，已迎化國之舒；矯首鵷鑾，莫覲壽觴之舉。《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冬至表 六

擊鼓撞鍾，慶君臣之道得；獻履貢襪，迎天地之氣和。斯爲衍萬之元，仰慶呼三之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兆謀一旅，式命九圍。極兵寢刑錯之功，洽喙息跂行之德。效珍未嘗虛月，垂穎屢以逢年。惜大禹之寸陰，踐長則喜；受有熊之神策，介福無疆。臣叨畀左符，莫叅上笏。荔芸協序，共知玉燭之調；葵藿傾心，遐想金觴之舉。《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正旦表 一

夏正三朝，舉晉氏虎尊之禮；春王一統，布周人象魏之章。玉燭惟和，炎精有煥。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勲兼在昔，治致升平。七十曰耄，六十曰耆，擊壤見斯民之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均田知我后之仁。穀旦是臨，椒花可頌。臣奉祠里社，聯職殿廬。重坐說經，身遠侍中之席；九行上壽，心傾御史之觴。《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正旦表 二

正月之吉始和，治布周官之象；千歲可坐而致，禮稱漢殿之觴。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行如春，德盛在木。彪列上階之色，蜩蛸左个之居。去殺勝殘，踰一星而治定；植僵興仆，光九葉以基隆。時也求端，天其降嘏。臣濫官南海，遙拱北辰。目見耳聞，益謹朝宗之訓；手舞足蹈，莫陪上壽之班。

《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正旦表 三

漢殿陳儀，樂正奏黃龍之戲；晉庭制禮，直臣開白虎之尊。惟上聖之履端，宜百神之胙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指麾戡亂，目見迓衡。恢復古之皇綱，得用儒之治效。握樞秉籙，尊居螭馭之中；越契踰繩，何取鴻荒之際。受綿區之圖籍，來殊徼之梯航。三之日以是臨，萬斯年而有永。臣濫分魚契，阻望鴈行。上壽獻觴，莫贊移葭之慶；馳心存闕，第深傾藿之誠。《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賀正旦表 四

青達外震，亶逢歲紀之端；翠幄煴香，咸仰朝儀之肆。散皇風而隴嶺〔二〕，洽歡誦以呼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業類補天，思勤貳地。總神明之貺祐，成道德之安強。有并柯共穗以屢書，聞吠狗鳴鷄之旁達。躋三皇而軼五帝，懿鑠宣昭；燭六合而耀八紘，輝光充塞。凡式圍而鼓腹，俱擊壤以馳心。穀旦甫臨，椒花敢頌。臣濫叨器使，屢換斗杓。如北辰而拱星，深存華闕；傾東海以爲酒，阻獻羽觴。《盤洲文集》卷三五。

〔二〕嶺：原作「領」，據文意改。

代賀元會表

正上下之則，講元會以尊王；見天地之情，慶人正之協紀。禮超綿蕞，光載簡書。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化廣人文，治臻儒效。戴青旂於左个，式對熙辰；下彫輦於東廂，荐行縟典。萃諸道計偕之士，肅殊鄰使命之班。法酒序陳，瑞章前列。百神森從，疑風馬之裴回；九賓臚傳，偉雲龍之璀璨。

君臣相悅，皇帝知尊。臣名綴叢祠，身居舊里。張鈞天之九奏，遐想褻容；環嵩岳之三呼，莫陪大慶。《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天申節賀表 一

日永以正，夏氣和薰律之中；天命而生，商業系蘿圖之固。極華夷而抃蹈，洽草木以光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身濟中興，人逢上治。以息兵之神武，得享國之長年。佳氣葱葱，已信伯阿之望；卿雲旦旦，載賡帝舜之歌。臣恨守魚符，莫瞻龍表。以九爲節，想漢觴謁者之儀；則百斯男，申堯壤封人之祝。《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天申節賀表 二

皇乾眷而炎德輝，誕開興運；里社鳴而聖人出，盡括珍符。共堅戴舜之心，遙貢祝堯之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艱難系統，慈儉保邦。邁三代之英風，補百王之漏典。竹宮展采，仰華星皎月之祥；金匱奏篇，集甘露榮光之事。天錫無疆之祉，人均有截之歡。臣叨守偏城，獲逢誕節。觴稱萬壽，知嵩嶽之三呼；花覆千官，想鈞天之九奏。《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天申節貢銀狀

降年有永，崇萬壽以無疆；物土之宜，罄四方而來賀。退惟不腆，敢瀆蓋高？前件物，朱提之珍，番禺所湊。地不愛寶，參厥包厥棐之輸；天其用休，薦如阜如岡之祉。《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謝賜曆日表 一

課清臺之曆，雙璧五珠；賜方國之書，十行一札。凡居臨照，得以奉行。中謝。臣聞兼天大地大而作王，考旦中昏中而布政。惟統元妙一行之數，斯具注示萬年之符。恭惟皇帝陛下聖克憲章，效隆調一。羲宅南而和宅朔，法帝堯之授人時；趙舉春而倪舉秋，納魏相之陳月令。冒海隅之出日，靡天下以向風。臣敢不仰體愛民，深思率職？周旋以守，弗墜鳳司之頒；析隩有經，式安龍戶之舊。《盤

洲文集》卷三五。

代謝賜曆日表 二

三統一元，仰清臺之課密；五年再閏，協左氏之歸餘。中出穗書，遠霑竹使。中謝。臣聞作雄鳴雌鳴之律，歷法遂萌；建南正北正之官，疇人有述。亶惟昭代，高出舊章。共惟皇帝陛下侔德商周，措時夏子，居域中之大，以天下爲家。三階平而風雨時，不爽機衡之政；五星連而日月合，有開珠璧之祥。臣敢不恭體授時，深思奉職？左旋右轉，既天道之可知；東作西成，幸農祥之不爽。《盤洲文集》卷三五。

代張提舉謝立祖廟表

額日旌忠

真主念功，必賜鼎銘之美；大門徇節，遂膺廟食之褒。風動邇遐，感均存沒。中謝。伏以遼東奉祭彤之祭，匪出九重；章武立田氏之碑，但循甲令。躋聖世旌忠之典，酌禮家勤事之文。國有條章，人知砥礪。伏念臣先祖具官臣某，蚤因文翰，服在周行。嘗荷橐於宣和，繼剖符於南鄧。朔邊烽舉，分四道以勤王；赤縣飈回，無寸兵之傳堞。身獨嬰於白刃，血屢染於左輪。會廷臣請存趙而不諧，故敵國俾秣燕而遠去。遽傳長畢，不見中興。藏黃石於異鄉，已多丘木；嗣蓼莪之宗器，未實沚毛。方

諸父之拜章，自上天而降札。建其闕宇，錫以嘉名。尸忘裹革之還，石有麗牲之啓。仰瞻奕奕之作，遂假言言之靈。三槩寧侔，九京有曜。結草豈殊於今日，傾葵相誓於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濟業艱難，納民仁壽。坐格明良之遇，每先忠義之思。恩過禁樵，激卞彬而敢謝；歎興茂栢，欲裴邃之更生。有大烝之詔具存，非諸布之名不顯。傳之千載，光此一門。臣內省材駑，仰慚祖武，偶備員於使指，得貢牘於宸嚴。子孫不忘，已篤傳家之報；籩豆有楚，長堅許國之誠。《盤洲文集》卷三六。

代陳饒州謝到任表

引疾去朝，甫遂漳濱之卧；冒恩典郡，復成番水之行。班錄云初，凌兢曷措。中謝。伏念臣略無他技，久在常流。當桂管之召還，以葛言而入對。溫顏曲獎，朽質殊榮。俟罪長沙，未奉三年之計；收民南海，已成百舍之裝。會神聖之更張，雜智愚而並用。昇輔郡股肱之寄，易計臺耳目之除。脫彼瘴煙，近於天日。而臣浸嬰犬馬之恙，闕趨鵷鷺之行。本草石之寒溫，但知救死；問錢穀之出入，積致瘵官。不勝據蒺之憂，游瀝負薪之懇。拜鴻私之從欲，進華閣以就閒。方視蔭於窮居，忽承流於舊服。官曹不改，初無勿翦之棠；筋力既愆，非復能鳴之鴈。政茲求瘼，難以養痾。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財成泰道。勵精理國，每未明而求衣；軫慮字人，故嘗夜不安枕。乃如孱瑣，亦玷選掄。臣敢不整頓前規，鞭驅綿力？僮子歌宣布之頌，可謂逢時；庶民無愁歎之心，尚期校考。《盤洲文集》

卷三六。

代魏吉州謝上表

冒恩起廢，敢辭蜀道之難？改命承流，頓覺長安之近。厥初班錄，采切戰兢。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方，器非適用，自離群於棘寺，久遠迹於楓宸。畫戟兩州，效蔑聞於愷悌；繡衣三組，志尤慙於澄清。偶刊訓解魯論之書，中有感歎周公之語。言者謂其訕上，理官坐以投荒。窺白澤之圖，屢逢魑魅；染黃茅之瘴，幸免膏肓〔一〕。遇聖政之解紘，致流人之出籍。方作捫參之計，又叨易地之除。惟廬陵之古城，乃江西之劇郡。潢池賣劍，偶逢剽敫之稀；白粲連檣，咸懼轉輸之闕。顧惟謏薄，恐誤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發政瞻前，澤人重外。欲庶民之安田里，如彼漢宣；故丙夜之思姓名，不殊唐帝。豈容駑乘，亦玷獸符！臣敢不思補一毫，恪遵三尺？盡心聽訟，庶移珥筆之風；竭力運糧，會有積倉之日。《盤洲文集》卷三六。

〔一〕育：原作「盲」，據庫本、清刻本及張校改。

代辰州守謝到任表

拜散人江湖之號，方遂歸耕；分刺史菟魚之符，誤膺出守。遵瓜時而就道，差穀旦以臨人。中謝。伏念臣資不逮中，況惟每下。未足三冬之學，偶聯千佛之名。既備數於薦紳，遂服勞於簿領。幸清明之盛際，雜巧拙以兼收。猥以驚材，廁于駕綴。可以折獄，歷廷尉之三官；何自爲郎，點司刑於六屬。昨緣盈滿，旋即退休。一去日畿，三移星曆。上棟下宇，獲安故里之居；右粥左餐，仍竊叢祠之祿。豈云出綽，乃得把麾。惟廬溪之偏城，本黔中之古郡。丹砂化藥，有地產之延年；青箬裹鹽，無洞丁之奸命。使之作鎮，宜擇惟良。恭惟皇帝陛下化尚中和，治貴清靜。用真儒而無敵，不復談兵；以佚道而使民，率皆樂業。濫令嵬瑣，亦職藩宣。臣敢不內竭技能，仰酬器使？法西都之循吏，庶凝共理之功；訪西陽之逸書，少補右文之治。《盤洲文集》卷三六。又見《宋四六選》卷八。

全宋文卷四七一九

洪 适 一四

代福州守謝到任表

三載典城，方軫黜幽之懼；七條易地，采深聞命之驚。甫見兵民，已頒詔令。中謝。伏念臣空空能薄，汎汎品卑。蚤瞻咫尺之威，屢懷方寸之印。自飛芻於五筦，斯視蔭以八年。就戍西偏，偶洞蜚守條而纍化；徙官東表，媿仙羊感政以效祥。雖駑馬之十駕自鞭，顧鉛刀之一割已鈍。賴堯曦之暨遠，巨粵分以移風。佩犢帶牛，丕變潢池之習；羹魚飯稻，洊逢樂歲之豐。致此孱疏，安然糜竊。揆罔功而夕惕，恐大譴之日加。敢料恩私，復垂任使？惟閩川之要屏，邇岳狩之行都。地大俗繁，務叢物阜。必謀忠信慈惠之長，可歌宣布中和之詩。深慮器盈，有幸輟遣。茲蓋皇帝陛下憲章邃古，光演寶圖。鑿井耕田，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辭軒罷刃，賢周公而榮華至今。既大振於朝綱，每廣求於民瘼。謂臣久居遐遠而遷之以近，知臣稍更繁劇而勉其所長。自非竭一得之愚，何以答十行之賜？寵光

有此，驚蹇若何！臣敢不材罄夙宵，憂分旰昃？廣上聖仁心之澤，務在撫摩；師前賢治道之言，期於清靜。《盤洲文集》卷三六。

代雷州守謝到任表

惕日曠官，幸免癡龍之譴；治雷調守，洊叨銅虎之榮。遵瓜戍以入疆，見葭萌而宣化。中謝。伏念臣顓蒙瑣質，握齷常流。儲慶仙源，顧郿、霍出文昭之後；策勛聖域，慚向、歆爲漢雋之宗。蚤綴迹於薦紳，即抗容於簿領。頃紆邦紱，邈在海濱。佩犢何爲帶牛，盜蹤偶少；問羊然後及馬，政術莫知。深懼罷歸，幸臻善了。非上聖廣親親之大賜，則微臣考下下以何疑？方埃投閑，庶幾補過。敢意十行之寵，復尸千里之權？惟南合之小州，蓋徐聞之古郡。波涵渤澥，帆檣可達於群蠻；利足魚鹽，井邑已同於中縣。式塵共理，迺濫匪材。此蓋皇帝陛下功光祖宗，德合天地。濟艱難之丕業，題晏粲之昌期。念大分八百國之封，寔先同姓；有唯良二千石之慮，欲父遠人。致使卑凡，竊司班錄。臣敢不盡遵甲令以治，仰寬丙夜之憂？公族之應振振，弗忘古訓；君子之風廩廩，力企前修。《盤洲文集》

卷三六。

代謝赦表

鑾輅就乾，已報功而饗帝；鷄竿作解，爰歛福以錫民。凡在式園，率同擊壤。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粃糠巢燧，冠冕農黃。匱武興文，不膠馬上之治；制禮作樂，式展鹿中之祠。嶽祗下而瀆鬼從，地垠開而天閭決。六甲既迎於黃氣，一蜚豈泄於青蠅？合動籥之前言，鄙封錢之小慮。覃此蓼蕭之澤，脫然叢棘之囚。率土昭蘇，群情滌濯。臣濫司郡寄，獲廣上恩。札布十行，仰湯后解網之德；罪寬三細，體成王空囿之隆。《盤洲文集》卷三六。

荆門謝到任表

舊鄉學稼，久號龍具之中；昭代振淹，忽玷虎符之末。遵期上道，涓日備貲。中謝。伏念臣生也無庸，少而自苦。驚材僥幸，同介弟中詞學之科；天語褒嘉，稱先臣獲忠孝之報。驟躋儒館，始接英躔。暨禿節之來歸，蹈駭機於不測。而臣屢緣父命，前詣相門，達危疑欲去之情，掇猜忌不回之怒。既佐郡甫終於兩考，偶投荒正值於斯時。守臣觀望以中傷，御史憑依而論列。獄辭既上，乃飭法而却回；吏議不公，即舞文而求合。錮廢已綿於一紀，清明斯睹於三光。惟當陽君之故區，在雲夢澤之西

鄙。雖承平之風未復，而醇厚之俗不移。苟無貪吏之誅求，便有樂郊之氣象。深虞瘵曠，真抵譴何。茲蓋皇帝陛下覆物如天，視民猶子。遴侯邦之左契，錄治行於御屏。下詔百官，欲迭居於內外；承流六服，寧有間於邇遐！凡此博求，未嘗輕授。載惟異渥，猥及私門。追歎九原，出明綸而賜謚；召還二季，蠲清貫以登朝。當宰輔之進除書，顧姓名而勤聖問。念無是似之質，莫稱非常之恩。銘骨自期，粉身何補！臣敢不仰思旰食，力效秋毫？宣布隆寬，常佩七條之訓；撫柔凋瘵，敢輕一障之乘？

《盤洲文集》卷三六。

賀郊祀表

蒼駟六虬，欵頌祇而拜況；圜壇八陛，慶掃地之揭虔。熙事崇成，衆心交抃。中賀。切以七政以齊而輯瑞，稱類帝之彌文；四卜不從乃免牲，紀就郊之過舉。於皇昭代，何算陳編。恭惟皇帝陛下上聖凝姿，中天立極。藏干戈於既定，其興也淳焉；解琴瑟而更張，不膠者卓矣。自政機之獨攬，茲禋燎之載颺。玉梢璆磬以諧音，蘭酒柘漿之備物。靈旂來下，瑞謀光前。坐宣室以受釐，御端門而肆赦。臣耳聞錯事，身阻侍祠。舉相如數十人作歌，無庸馬走；若兒寬千萬歲上壽，有羨鴈行。《盤洲文

集》卷三六。

謝赦表

八音之調作歌，禮成繭栗；五刑之疑有赦，澤動雞竿。凡在堯封，率同虎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恩周地軸，治叶天璣。總攬權綱，振孝宣之治道；周張黼黻，講元鼎之侵容。壇奉玉以臚騶，府封錢而肆眚。鑿井而飲，已騰寧壹之歌；畫地爲牢，共迓空虚之慶。臣甫承人乏，獲布上恩。戒此遐萌，啓良心而遠罪；奉茲輕典，副盛德之好生。《盤洲文集》卷三六。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進壽東朝，宣恩北闕。殿上皆稱萬歲，瑞應非常；海內之凡九州，歌呼同慶。中賀。臣聞喜黃髮而頌壽母，魯國有詩；摘紫房以和慈顏，晉人自賦。若長樂備常珍之奉，在前王無故事之傳。恭惟皇帝陛下道大興商功，光系漢日。致其孝有曾閔事親之風，帝降之祥得黃老養性之福。雖蚤朝而晏罷，必夏清而冬溫。逢八十春秋之尊，出五三經籍之右。吹律式迎於首祚，舉觴遂介於長年。歡連宮闈，澤洽黎庶。比屋起南陔之養，瑤池呈西老之符。興慶之率百官，曾非曠典；建元之復三算，何算陳編！臣遠守小邦，側聞盛禮。迴鑾紀事，微蹤常錄於汗青；賜札錫民，異渥獲推於戴白。《盤洲文集》

卷三六。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皇太后慶八十牋

慶歸慈壺，禮講壽觴。鍊石以來，孰爭年於彤史；呼嵩所暨，咸播澤於黔黎。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德範光前，仁心及物。比任姒跡，助文謨武烈之興；好黃老言，得天長地久之應。方聖主極怡怡愉愉之養，宜皇乾錫穰穰簡簡之祥。式對三微，仰稱萬壽。黼黻斑衣之樂，秕糠黃髮之歌。寶殿騰歡，龜臺獻瑞。七十曰老，已誇古昔之希；八千爲春，永受邇遐之祝。臣博觀載籍，未睹異聞。恩在私門，記卷簾之殊渥；儀分廣陞，想貢牘之清班。《盤洲文集》卷三六。

代賀皇帝表

喬雲結幄，爛南極於紫霄；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郵音所暨，嘉頌載騰。中賀。竊以有三足鳥，說西崑之戴勝；鍊五色石，聞上古之斷鼈。已標仙籍之長生，或播皇風於不朽。慶綿長樂，事始昌辰。恭惟皇帝陛下聖稟姜任，行齊曾閔。問安視膳，蕃釐專鄉於媼神；據德依仁，介福鼎來於王母。禮行膝下，歡匝宮中。八千歲春，方百分之及一；十七代史，比萬壽以無雙。臣遠使重湖，與聞

曠典。仰泰階而肅序，厥路無繇；祝坤極之增年，後天而老。《盤洲文集》卷三六。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天申節表

日永星火以正夏，玉燭咸和；電繞斗樞而照郊，金鋪有慶。浮邇遐之喜氣，集高厚之厯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題期，勤勞濟業。天連珠而合璧，民擊壤以登臺。自躬攬於政機，更力行於治道。按六經而校德，方駕羲農；稱萬壽以獻觴，齊蹤彭老。臣叨居小壘，阻造廣庭。心慕堯封，不勝多男之祝；手披魯頌，乃賡台背之章。《盤洲文集》卷三六。

天申貢銀狀

九夏乘離，千秋迎節。雖下陳之封略，有上壽之章程。前件物，涌地效珍，瞻天贊慶。介荊州之三品，不腆方輸；匪朱提之一流，難參庭實。《盤洲文集》卷三六。

謝賜紹興二十九年曆日表

遠推竹律，據易道以歸奇；中出穗書，亘坤輿而班朔。雖爲常憲，時謂新恩。中謝。竊以命南正北正之官，曆翁迨始；積大餘小餘之數，閏法可求。惟昌辰革乖次之非，故大紀得厚生之善。足詆孟陬之殄，豈差大火之流？恭惟皇帝陛下欽象衡璇，齊尊曜魄。張登三之治具，受衍萬之休符。好雨好風，轉破塊鳴條之沴；若煙若霧，睹連珠合璧之祥。既成歲以定四時，蓋次春而大一統。遂令共貫，咸得開編。臣名綴典城，職當宣化。奉行政典，敢干木鐸之刑？勸劭農功，庶獲火耕之效。《盤洲文集》卷三六。

謝賜御製損齋記表

淵衷好易，玩山澤之立辭；睿藻名齋，揭日星而垂象。迺刊琬琰，溥及簪紳。臣中謝。竊以六位成書，有數家之口授；四方觀化，必當宁之躬行。與其考梁丘朱鹿之異同，何以益黃帝堯舜之平治？仰九五聖神之學，束三萬訓故之言。恭惟皇帝陛下，道纘緝熙理潛易簡。據狼弧蹈參伐而神武不殺，却慮妃屏玉女而清靜無爲。鉤探義文，室侈日蕩心之欲；品評唐漢，監持盈守位之非。爰標榜於宸

居，獨踐修於損德。翠不裂而璫不族，盡革紛華；墨之妙而筆之精，它無嗜好。著寶奎而襲六，合太極之函三。風動邇遐，日趨淳朴〔二〕。臣恭銘座右，已闕校官。今祿利而學者不明，共慚童習；自奉養之君子有節，上法聖謨。《盤洲文集》卷三七。

〔二〕淳：原作「御名」，據庫本改。

知徽州謝到任表

叨拜言綸，復分符竹。繇小壘而升輔郡，去遐邊而接故鄉。責重弗勝，恩隆難述。中謝。伏念臣弱材無似，末技易窮。頃獲戾於權臣，即問耕於田父。起廢忽臨於一障，備貪甫歷於三時。體鴻雁勞來之章，竭駑駘鞭策之力。政無善狀，偶見取於疲民；辭至外臺，遂共騰於需牘。豈期茂渥，有此超除！尺五去天，望觚稜而甚近；夫三爲屋，指井邑以相鄰。惟富州擇吏之不輕，恐譴域詣曹之莫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游和氣，澤播黎苗。方循名責實之朝，寸長必錄；故宣化承流之選，詳試所行。欲察字疇，不嫌易地。臣敢不究心簿領，率俗農桑？對以春秋，願奉典城之計；著于甲令，益圖報國之忠。《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赦表

凝旒行孝，方視絜於慈闈；貫索韜光，遂解除於密網。恩波匝宇，罪黨虛罔。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德過舜文，行高曾閔。自遠迎於駟駕，常款戲於斑衣。問安否之何如，偶愆調護；禱神祇于上下，必底康寧。亟圖勿藥之功，復霈蓼蕭之澤。仁心有過，和氣致祥。臣連玷左符，並逢曠典。二算之復八十，已敷惠於遐萌；五刑之屬三千，今滌瑕於茲土。願哀吉語，永介壽祺。《盤洲文集》卷三七。

大行皇太后上仙慰表

釁生慈壺，痛貫宸衷。奉諱之初，提封同戚。中慰。伏以大行皇太后，生全五福，德洽六宮。三母翼周，播徽音而並駕；一成祀夏，誕聖質以中興。方期壽祉之增，忽愴仙遊之隔。恭惟皇帝陛下得虞舜事親之道，極文王問疾之憂。念駟馭之艱難，養加於孝；逢棘風之變故，情過乎哀。願寬罔極之悲，式體系隆之重。臣限以官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盤洲文集》卷三七。

顯仁皇太后祔廟慰表

栢城襄事，隔慈景於東朝；厯主寧神，講嚴禋於清廟。凡居覆載，靡不悲懷。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養奪母儀，情深孺慕。五表而臨素幄，罔極哀悰；九虞之奉真游，弗純吉服。逮茲登配，益感劬勞。願抑凱風寒泉之思，以慰普天率土之望。臣限以職守在遠，不獲奔詣闕庭。《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賜紹興三十年曆日表

叙書則斷堯典，虔授民時；言天者以夏正，茂明曆法。妙於推筭，欽若統元。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受籍求端，握符行健。在璿璣以齊七政，徇木鐸以戒百官。大史司日月之行，不差宿離；鴻範著天人之應，時若燠寒。臣敢不仰體深仁，恪思共理？教下民之農事，復當火紀之朝；考要說於術家，有慶金穰之歲。《盤洲文集》卷三七。

賀立皇子建王表

選建宗英，行真王之故事；敕寧邦本，繫率土之群心。凡屬照臨，舉同呼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系隆漢統，彊固周宗。陳王業之艱難，永懷藝祖；辨廟祧之昭穆，不私太支。蚤求繩武之賢，久茂積身之德。若古有訓，惟斷乃成。一索得男，名協滄雷之象；衆星共北，光騰左轄之躔。復塞嫌萌，益高聖慮。臣猥臨近郡，獲拜細書。歌螽羽之詩，慕華封之善頌；作燕謀之祝，慚枚叟之逸才。

《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賜御書手詔表

方底再封，制官刑而出綽；周行九命，誦睿藻以書紳。具瞻雲漢之光，交積淵冰之懼。臣中謝。伏以三風之戒徇貨，若稽湯后之謨；八法之糾治邦，詳著周人之典。蓋驕驚不通古今，則安能應變？期會不報簿書，則何以責成？或舒緩以養名，或拱默而尸祿。迺居官無黔突之計，故載路有伐檀之譏。皆軫慮於冕旒，遂成章於筆墨。流傳所屆，廢格有誅。恭惟皇帝陛下弊革賄交，務先政核。六事謝苞苴之責，百篇等訓誥之文。罷蠙淮之魚，德高禹貢；去穉田之膳，指合周詩。風移當自於身脩，

奎采復盼於心畫。臣久違朝籍，猥守王畿。絕密嶺而斷楓香，願攀任昉；問馬曹而招竹隱，敢效徽之。《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賜紹興三十一年曆日表

璿璣齊以七政，鳳曆奏篇；攝提正于孟陬，龍躔更始。同文所暨，承式惟虔。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妙範圍，仁周動植。疇人雜候，最密清臺之書；正月始和，若觀象魏之法。紀中興而有永，極廣覆以相傳。臣職忝承流，榮霑賜札。永惟五紀，欲歛福於編氓；必使三時，無輟耕之游食。《盤洲文集》卷三七。

提舉浙西常平謝到任表

支郡理人，已殿道州之考；外臺置使，驟膺司部之除。入境云初，逾涯是懼。中謝。伏念臣品卑馬走，用鈔雞尸。洊分符竹之榮，蔑著涓塵之效。在外十九年矣，清班已隔於脩門；取禾三百廛兮，厚祿敢期於近甸？忽叨出綽，遂使登車。有萬鍾之藏，久見欺於鼠雀；開一廬以賣，方并按於狐狸。正積弊之剷除，豈弱材之堪任？茲蓋皇帝陛下更張治具，曲播人材。朝令夕行，智兼收於群策；叔出

季處，恩不替於一門。乃若皇華，付之驚品。臣敢不馳驅郡國，宣布詔條？發粟以振貧民，何須矯制；乘傳而張空簿，孰敢效尤？《盤洲文集》卷三七。

代朱丞相第三辭免表

秉鈞虛受，深懷覆餗之憂；批詔游盼，尚闕循牆之請。輒控再三之瀆，庶幾萬一之從。中謝。伏念臣識不照微，器非任重。浸執股肱之政，略無根柢之容。報上闕焉，省躬惕若。方大明更化，已臻琴瑟之調；而中昃傳餐，頗軫甲兵之問。若時枚卜，衆所具瞻。豈容測海之蠡，可備濟川之楫？月三日而成魄，誼合辭盈；階六符以觀天，理難代匱。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公聽，亟降可音。不嫌渙命之還，俾追師言之誚。姚崇成天下之務，別選能賢；汲黯寢淮南之謀，必期益國。《盤洲文集》卷三七。

江東常平謝到任表

影浙部之纓，厓能信宿；乘楚人之傳，復冒殊恩。甫入疆封，未知職守。中謝。伏念臣蚤緣薄伎，嘗綴清流。逢凶德之擅朝，踵親闡而去國。歲一章之在外，瀕死而生；車兩輻而居前，視今非

昔。忽出綸於中禁，得攬轡於內畿。革辜權之姦，詎能興利？理牢盆之筴，方欲求端。偶同產之典城，致孤根之易地。四牡勞來於周道，既榮文石之登；六鷁退飛於宋都，誰謂觚稜之遠！迹未陳於棠舍，官復在於桑疇。雖過家諧上冢之私，豈奉詔有察州之效？所憂短力，必抵大何。此蓋皇帝陛下責實人群，留神國用。棟梁枿枿，隨小大而度材；金穀米鹽，均邇遐而置使。有如臣者，亦在遣中。臣敢不靡鹽夙宵，徧行郡邑？問幾何於庾氏，仰副玉音；通什一於商人，少裨金府。《盤洲文集》卷三七。

欽宗皇帝升遐慰表

萬里蒙塵，咸俟翠華之返；一朝厭代，已成碧落之遊。音諱遠來，哀摧罔極。中慰。恭以五行孝慈淵聖皇帝堯仁舜孝，禹儉湯寬。位登九五之尊，時逢百六之會。重姜里之易，久矣明夷；迷襄野之途，期於傾否。遂傳脫屣，永斷回鑾。恭惟皇帝陛下，仰紹君臨，內懷友愛。陟彼岡而瞻望，恨鬲終天；抱其弓以烏號，痛深叩地。願講反兵之報，少寬當宁之悲。臣恨以官守，不獲奔走闕庭。《盤洲文集》

賀明堂禮成表

布政頒時，粲梓謨於汶上；稽經諏律，蒞祀典於宮中。豐澤既行，綿區同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存嚴父，禮謹事天。三歲親祠，屬有甲兵之間；六飛儼處，弗陳鑾輅之容。況當越紼之時，亦損垂裳之飾。笙磬設而不作，粲盛絜而益虔。事有權宜，靈斯悅豫。臣身拘乘傳，心在執籩。授五篇之詩，媿漢儒之難及；右四方之嘏，幸周頌之可歌。《盤洲文集》卷三七。

明堂貢銀狀

蒐越紼之儀，九筵陟配；謹執籩之職，萬寓駿奔。前件物，貨出朱提，品非白撰。稽舊圖於公玉，已頌我將；省內府之耐金，庶逃邦憲。《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赦表

明堂度九尺之筵，應房心於穹漢；天下亡一人之獄，流雨露之湛恩。凡在式圍，率同擊壤。中

謝。恭惟皇帝陛下輝光周頌，度越帝圖。涓吉日於杪秋，講多儀於路寢。禮成奠璧，已嚴父而配天；澤播封錢，何爲牢而畫地！臣獲聞熙事，猥綴外臺。鼓舞厖鴻，慶漏泉之大眚；奉行寬恤，懲掛壁之虛文。《盤洲文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四七二〇

洪 适 一五

賀誅完顏亮表

明詔出車，憺英威於毳幕；元凶染鏑，布吉語於藁街。喜匝幅員，事超簡策。中賀。竊以陽九厄於百六會，否終則傾；運一變者三十年，惡周必復。國贅旂於昔者，胡扛鼎以狷然。若聖與仁，不忍干戈之用；以大事小，屢捐玉帛之珍。悔禍有期，叛盟在彼。一介到闕，謂割地之請爲必從；兩宮蒙塵，豈戴天之讎而不報！雷霆震怒，日月耀兵。雖邊捷之交馳，偶淮師之小衄。致令對壘，直欲涉江。蓋瓜步既應童謠，那無天道；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孰知呼吸之間，已得分勢之報。禍胎殄絕，殺氣澄清。詎容去腹以實鹽，政可漆頭而爲器。示猾夏四夷之戒，尉在天九廟之靈。肥水之敗，苻堅尚猶亡國；澶淵之滅撻覽，永斷侵疆。俟猛將之犁庭，治舊京而迎蹕。役無再舉，慶不一書。恭惟皇帝陛下睿斷有爲，廟謨必勝。坐料日中之虜，迄成机上之屠。殲厥渠魁，斯足攄高文之憤；禪

於姑衍，何止歸鄆謹之田？臣文既無以磨崖，武又不能略地。距躍三陌，竊同折屐之歡；臚句九賓，願上奉觴之壽。《盤洲文集》卷三七。

車駕視師起居表

百將爭馳，必椎鋒而滅虜；九旂順動，欲按轡以勞軍。喜氣騰空，祥光護野。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振威撥亂，發憤罷和。坐滅凶酋，乃帝王以全而取勝；仰符天意，蓋春秋尤大於復讎。蒙犯祁寒，勤勞清蹕。茲周行於壁壘，即光復於京都。臣斗食無功，咫尺在望。負羈縻而巡天下，敢齒執殳；有壺簞以迎王師，竊思馮軾。《盤洲文集》卷三七。

謝賜紹興三十二年曆日表

居卿底日，以南正而思天；治曆明時，非魯人之失閏。紀元有永，賜札惟榮。中謝。共惟皇帝陛下德煥炎精，氣調玉燭。校疇人之疏密，得神筴之本元。正朔所加，暨中原之舊郡；鑾輿斯動，考古日於叢辰。臣乘傳備員，開編謹始。橫行破虜，年新數於中興；平糴利民，歲必觀於上熟。《盤洲文集》卷三七。

提刑司謝賜曆日表

歸奇象閏，大衍之數可推；乖次失方，孟陬之躔已正。札書所賜，綿宇爭傳。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政叶璣衡，明齊曜魄。義宅南而和宅朔，法帝堯之授人時；趙舉春而倪舉秋，納魏相之陳月令。昌海隅之出日，靡天下以向風。臣偶以攝空，游茲拜況。好生惡殺，體任德而省刑；力耕數耘，期歐民之樂業。《盤洲文集》卷三七。

車駕回臨安起居表

鳴葭近甸，俯臨細柳之營；回軫離宮，何取長楊之獵！百神迎蹕，萬寓騰歡。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業濟艱難，志圖清壹。淮陰已縛，非高祖僞雲夢之游；獬豸既平，宜宣王復文武之士。欲講清廟升祔之禮，不憚屬車來往之勞。天克相於吉行，民不知夫順動。臣幸因使指，入拜威顏，從駕在豹尾中，無階扈聖；快心於狼望北，尚冀銘功。《盤洲文集》卷三七。

欽宗皇帝祔廟慰表

靈駕居夷，緩七月因山之制；禮官踵故，講九虞祔室之儀。覆燾之間，悲摧罔極。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念深鵠翼，恨絕龍髯。攘狄復讎，啓周人之白旆；從戎下詔，同晉國之墨衰。方緣江而視師，爲外廟而回蹕。嚴禋之際，宿憤已攄。即聞卜洛之期，斯慰陟岡之孝。願裁戚抱，式徇輿情。《盤洲文集》

集》卷三七。

欽宗皇帝小祥慰表

蒼梧不返，正瞻望於靈輶；新穀既升，已變更於緹籥。凡居臨照，同盡攀號。中慰。恭惟皇帝陛下，承纘丕圖，盡傷遠狩。因心則友，履霜露以纏悲；折馘而還，封鯨鯢而示報。茲逢練祭，願抑哀情。《盤洲文集》卷三七。

顯仁皇后大祥慰表

坤載雲傾，痛栢陵之永閼；喪期有數，驚駟隙之如馳。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孝德無加，哀情罔極。臨朝而慕，不忘問寢之時；肆眚所行，尚軫稱觴之澤。茲逢祥祭，橫集悲悰。願欽對越之靈，式徇惇然之禮〔一〕。《盤洲文集》卷三七。

〔一〕惇：原作「御名」，據庫本改。

戶部員外郎淮東總領供職謝表

乘傳倉臺，久叨榮於鄉部；綴員郎位，遂董餉於軍門。下拜頂恩，疾驅莅職。中謝。伏念臣耳聞不廣，心計甚疏。迹遠朝班，失登瀛之故步；官慚使指，竊鬻海之虛名。頻年獲覲於清光，仍世俱霑於異渥。家聲有忝，處雁序而不能鳴；天語屢褒，謂駑材之皆可用。故茲推擇，驟出等夷。方高穹佑再造之機，而英斷講萬全之策。增淮瀆之幕府，下海道之樓船。七萃雲屯，舉張頤而待哺；千金日費，難拱手以蒙成。欲宿飽之可期，固空餐之是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故境，選擢群材。細柳屈

帝尊，惠已深於挾纘；前茅戒軍政，人自樂於椎鋒。念足食乃能足兵，已治內然後治外。猥令叢品，姑試事權。臣敢不慮在乏興，勉旃代匱？乘此胡亡之運，少佐武功；竭其父教之忠，不爲文具。《盤洲文集》卷三八。

太上皇帝內禪賀表

睿斷無前，寶圖有託。慶綿宗祏，瑞發乾坤。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臨照四方，憂勤三紀。開儲禁非懇切之請，巽大位於閒暇之時。殺單于而敗單于，攄高文之憤矣；家天下如官天下，法堯禹而兼之。樂哉別宮，釋此重負。臣偶分外寄，莫綴末班。徒傾微藿之誠，第祝大椿之壽。《盤洲文集》卷三八。

皇帝登寶位賀表

虔遵中詔，光御丕圖。四方歸心，千歲接統。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仁孝承祧。天之歷數在躬，重華協帝；王有聖德受命，下武繼文。規恢再造之功，鞏固無疆之祚。臣名參郎位，職閔轅門，徒馳拱極之誠，莫預呼嵩之列。《盤洲文集》卷三八。

登寶位貢銀狀

伏以龍飛御極，既天德之有開；虎拜奉珍，豈王人而可闕？前件物載諸《禹貢》，掌在周官。涌地效祥，敢參三帛之贄；旅庭率職，深慚九牧之金。《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登極赦書表

日月合明，仰大君之繼照；雷雨作解，洽盛德之好生。歡然有截之區，覃此非常之霈。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光宅帝尊。增重規疊矩之休，行破觚斲珣之政。問安視膳，傳治國之仁心；施惠布恩，薰空囹之協氣。臣幸因使事，獲拜札書。獄亡一人，頌已騰於廣陌；畿方千里，睹茲快於速郵。《盤洲文集》卷三八。

太上皇帝上尊號賀表

發揚聖德，膺受徽稱。諷日播傳，望雲呼僊。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居域中之大，以天下爲

公。位既正於青宮，心遂輕於黃屋。鬱鬱葱葱之氣，久著休符；巍巍蕩蕩之名，永光顯冊。乾坤合慶，宗廟產祥。臣遠采異聞，難形鉅美。事高堯典，六五帝以垂鴻；誠擬華封，八千春而介壽。《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皇帝上太上尊號表

考古先之闕典，崇太上之尊稱。傳命詔函，騰驪坤軸。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纂堯之緒，廣文之聲。五日一朝，未伸業業之孝；千秋萬歲，欲顯巍巍之名。乃揆休辰，式加明號。祝壽齡之綿永，彰聖德之輝光。臣迹滯江濱，心馳日下，望丹墀之九級，效喬嶽之三呼。《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會慶節表

舒虹紀節，日在析木之津；翔鳳騰章，下獻南山之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繼明疊矩，受命迓衡。傳位非漢唐，踵二皇之遐武；事親若曾閔，得萬國之歡心。初開長發之祥，共上無疆之祝。臣名塵省戶，身限都門。鴈鷺分行，莫筵班庭之列；岡陵介祉，第深存闕之誠。《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賜隆興元年曆日表

真主履端，七政在璣衡之器；疇人課密，萬民觀象魏之章。覆載無私，奉行唯謹。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光宅丕圖。元年者君之始年，春秋乃承於天意；九服其外曰蕃服，正朔已加其國人。式頒曆象之文，咸識旦昏之候。臣猥司外計，例拜新書，雖有考於王正，顧何知於帝力！

《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天申節表

業隆化馬，喜脫屣於繁機；節紀流虹，納垂紳之嘉頌。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希夷合道，昌熾錫符。宮室妥妥，可笑新豐之築；神祇擁右，不勞方丈之求。彌月斯臨，後天有禱。臣猥司軍饗，莫綴朝班。錄金鑑而上十章，具存彝訓；奉玉卮而稱萬壽，胥慶縟儀。

《盤洲文集》卷三八。

欽宗大祥慰太上表

瞻蒼梧之野，尚結愁雲；廢棠棣之篇，洊經旬歲。哀纏情而無盡，禮順變而有終。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望斷龍顏，愛敦雁齒〔一〕。書謂之五典，已分天下之憂。喪不過三年，遂畢聖人之孝。願寬悲愴，以對榮懷。《盤洲文集》卷三八。

〔一〕敦：原作「御名」，據庫本改。

又慰皇帝表

朔方遠狩，悵未返於龍輶；西汜疾馳，驚再更於葭律。悲纏當宁，恨結群編。中慰。恭惟皇帝陛下甫協帝華，如繩祖武。策士罷臨軒之禮，復讎興出塞之師。寒往暑來，遂畢三年之祭；乾旋坤轉，佇諏六綽之儀。願豁聖情，以尊神器。《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會慶節表

月管就盈，時既和於玉燭；星樞紀瑞，慶斯會於金鋪。凡在九圍，共祈萬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聖明繼伐，勤儉宅尊。披輿地之圖，欲規恢於禹迹；歷中天之載，實符合於漢興。誕節再逢，頌聲四起。臣名參郎選，職典軍須。竊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仰瞻魏闕，莫陪虎拜之班。《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立皇后表

吉協蓍經，儀成椒屋。星軒絢彩，地軸臚驩。中賀。竊以二《南》爲王化之基，六職脩陰令之事。必登建於邦媛，斯昭著於皇嬪。彤史所書，芳圖可監。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先治齊家。崇九廟之嚴禋，竭兩宮之孝養。再歲已勤於內助，中闈未奏於隆名。遵太上之訓詞，備有司之典冊。倪天所命，遡日爲明。大姒嗣徽音，益顯大任之德；長秋正坤極，永承長樂之顏。臣出掌軍須，側聞國慶。祝聖人之多子，竊效堯封；歌淑女之進賢，何慚周什！《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皇后牋

發祥龜筮，正位宮闈。歌二南芣苢之詩，備六服褱綸之禮。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明章淑範，肖似徽音。大練厚繒，法陰馬中興之后；重侯累將，鄙宣元外戚之家。坤極既尊，母儀可仰。臣方司外計，莫綴末班，慶椒掖之禮成，傾葵心而頌作。《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太上皇帝表

乾剛繼伐，爰契聖心，坤則正名，更勤慈訓。禮成今日，慶出陳編。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等遂泰元，凝神道妙。幾年薦舜，邁盛德於帝勛；三母翼周，示美音於太姒。章宮中之婦順，作天下之母儀。臣偶縛微官，竊聞縉典，班莫趨於九級，化益詠於二南。《盤洲文集》卷三八。

賀壽聖皇后牋

祥開穀旦，儀講椒塗。具嘉慶以無前，仰徽音之有續。中賀。恭惟壽聖皇后殿下景鍾撰德，沙鹿

垂光。夏之興也，以塗山助成寶業；葛之覃兮，于中谷允蹈聲詩。茲選建於副禕，益怡愉於長樂。臣職供外閫，身隔上都，敢哀擊壤之謠，用繼倪天之雅。《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除司農少卿表

分職供軍，每懼乏興之譴；結名司稼，更叨因任之榮。力短無庸，恩隆曷報。中謝。伏念臣螢光弗遠，鼠技易窮。偶竊郎曹之稱，來專餉道之事。逢時多壘，尸祿再期。興十萬師則費千金，況增禁旅；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遠出淮瀆。東遷齊附之遺黎，北受匈奴之雜種。市租輸入莫府，茲事蔑聞；衣食仰給縣官，其人愈衆。常虞不足之患，徒辱非常之刑。華袞白天，忽得有勞之獎；列卿惟月，遂塵不次之除。重拜綸言，彌光使指。深思激勸，獨誓糜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盛協華，政先核實。整軍經武，內堅再造之誠；任賢使能，兼屈萬全之策。雖輸平而款塞，益嚴備以防邊。不棄斗筲之材，庶終尺寸之效。臣敢不搏節出內，防閑弊欺？峙三遂之芻茭，瞻前敢闕？問一歲之錢穀，善後是

圖。《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賜隆興二年曆日表

泰階陳六符之經，若稽要說；玉燭調二年之曆，誕布新書。賜札爲榮，開編有考。中謝。竊以驗之天道則有分至啓閉之叙，施之人事則有析因夷隲之宜。明主求端，南向謹中星之候；疇人失閏，西流差大火之躔。課密奏篇，統元貽憲。恭惟皇帝陛下德參穹壤，政法陰陽。行夏之時，不爽孟陬之紀；紹堯之後，復修暘谷之官。荐居正以次春，始歸餘而成歲。臣例叨頒朔，未獲朝正。名玷穢臣，義實慚於九扈；職專饒道，積唯幸於千倉。《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中書舍人表

起草八埒，懼攝承之大譴；判花四戶，塵清切之近班。自憐骨相之寒，更冒身章之寵。瞻天拜命，跼地銜恩。中謝。竊以典冊之難，古今所重。欲發揮於聖意，用鼓動於群情。必兼麗卿、雲，無骭跛詆嫫之病；則上規姚、姒，有聲牙幽眇之風。如臣者學殖就荒，詞鋒愈鈍。異時擢第，竊入洛之虛聲；要路問程，綴登瀛之顯列。中遭禁錮，久事蟄藏。幸琴瑟之更張，齒搢紳而復用。疊懷郡戟，洊易使輅。遙聯卽位之名，分總軍儲之寄。束《春秋》於高閣，已謝毛錐；呼庚癸於首山，但防羽

檄。浸躋卿寺，重到帝城。蛻凡質於滄塗，駭英游於夢境。議禮同於聚訟，弗通因革之宜；孚號以之揚庭，莫擬坦明之訓。徒夸三組，蔑補一毫。叨睿主之親除，正詞臣之高選。顧掌制甚榮於內外，豈備負能善於始終？況朝政之所關，雖敕書而可議。詎容握齷之品，乃點論思之間？獲戾有期，循涯非據。此蓋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被六藝而佩禮文，學惟稽古；練群臣而核名實，官必擇材。何取鰕生，使陳薄技？重念臣一門再世，繼入北扉；同產三人，迭居西省。茲對紫薇之直，實增棠棣之華。蒙兩朝雨露之私，預盛事衣冠之數。儻報恩之有路，雖赴死而不辭。《盤洲文集》卷三八。又見《宋四六選》卷六。

謝宣召入學士院表

叨翰苑之優遷，循墻莫避；拜綸函之嚴召，瞻闕而趨。仰面命之非常，豈心期之敢望？中謝。竊以嚴、樂、司馬之於漢，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張、陸、九齡之於唐，出入得參乎謀議之職。禮秩歷時而逾重，官曹從昔而極清。不惟專掌於代言，至乃與聞於論相。冀階視蔭，有五塲學士之期；蓮炬分光，非半夜鬼神之問。迨皇朝之稽古，廣賢路而得人。或經年闕長而不除，必接畫量才而後用。如臣者學纔涉獵，志不激叩。自重入於脩門，即浸階於華序。久塵視草，咸刺《伐檀》。偶逢疆事之興，且改郊禋之卜。鈴條潛動，泥札交馳。適以獨負，復司外制。初乏湧泉之思，常懷閣筆之憂。報單于

之書，何能遏邊萌之禍？下奉天之詔，無以感悍卒之心。顧五技之盡窮，覲一麾而可去。忽盼鳳尾之詔，驟陟黿頭之班。紫誥黃麻，念史談嘗掌斯事；前鴻後雁，至盧奕三居其官。寵厚益驚，職親曷稱？茲蓋皇帝陛下詳明政體，精選人材。賜宴清閒，已命經筵之遞宿；問民疾苦，將修浴殿之舊儀。既灼見於愚忠，遂曲加於飾擢。臣敢不益尋素業，勉企前英？雖慚華國之辭，敢負致君之學？力行直道，每懲朋比之私；上報異恩，儻效涓埃之補。《盤洲文集》卷三八。

謝賜衣帶鞍馬表

色絲盛服，兼金賁於九環；釧轡文韉，上駟來於六廐。折腰增煥，問景知慚。中謝。伏念臣質謝囊鈍，業荒裘冶。試演綸之末伎；玷持橐之清班。帶櫛具而冠進賢，漫綴章逢之伍；駕齧膝而駟乘，旦敢萌馳驚之心？驚此龍光，被之駑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文陛，禮重禁林。市駿而築燕臺，始於郭隗；解衣而呼陸九，如彼唐宗。仰叨覆載之私，曷稱便蕃之錫？著鞭而騏驥居後，難逃劉琨之譏；束帶而賓客與言，竊起公西之慕。《盤洲文集》卷三八。